

## 第二十九章

這個地方和亨特第一次來這裡時一樣華而不實、毫無悔意的雜亂無章。“嗨，Vic 回來了，”Nixie 讓他進來時微笑著打招呼。她穿著一件藍色金屬色上衣，通過專門剪出的一對圓圈露出紅色乳頭。“PAC 裡沒有女孩嗎？變得寂寞？我們現在他媽的？

默里關掉了他一直在看的電影，然後從一張成型椅上站了起來。“該死，我喜歡主動，但要放鬆，”他告訴她。“他只是來這裡應酬。”他向亨特伸出一隻手。“想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適應的怎麼樣了？”

“不錯。”

倪雪皺眉。“‘社交’是什麼意思？”她問。

亨特走進房間，研究了包括屏幕的面板

默里一直在看著。“那是城市GP網的一部分嗎？”他問。

“除其他事項外。為什麼？”

“你能在上面激活五十六頻道嗎？”

“那是在一個數據服務組。我需要它做什麼？”

“我只是想嘗試一下。”

默里聳了聳肩，並在小組討論中用耶夫林語說了些什麼。他看著亨特。“應該發生什麼？”房間裡的揚聲器傳來了他的話的耶夫林語翻譯。

Nixie 驚訝地瞪著眼睛，然後問 Murray 一些事情。“它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忠實地合成了她的聲音問道。“那是什麼？

你們兩個能看懂嗎？是我在說英語嗎？”

“好吧，我會被詛咒的，”默里盯著面闊說。“你是說那是一直都在嗎？”

“當你把一位科學家帶到你家時會發生什麼，不是嗎？”亨特說。

妮希責備地看著穆雷。“你的意思是，在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努力學習英語之後，我們不必費心了？好吧，那太好了。也許我應該按我正常的小時費率，按我的時間向你收費。”

默里舉起一隻手進行防禦。“老實說，我不知道這件事。”他看著亨特。“它是如何工作的？”

“他們已經把它連接到 Ganymean 飛船的電腦上了，”Hunt 告訴他。

“你是說夏皮隆？”

“是的。”

“嗯，怎麼樣！”默里宣布。

“這太棒了！”尼希驚呼道。“我們可以正常交談。”她看著亨特。“樓上的姑娘們覺得你很好。他們一直要我讓你來參加我們這裡的一個聚會。他們可以很有趣。”

“我不懷疑，”亨特說。“我可能也會接受你的意見。但不是馬上。事情很忙。”

穆雷坐回原位，揮手示意亨特到沙發上坐下。Nixie 坐在墊子上。

“你怎麼看待 Ayultha 在 Chinzo 中像那樣被吹走？”默里問道。“非常整潔的東西，是吧？聽起來好像一切都一團糟。SFPD 是他們需要帶進來的東西。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嗎？”

“我們非常確定這是一種相位共軛激光器，”Hunt 說。

“嗯……對。”穆雷不打算反駁這一點。

“這將是相當簡單的事情。在他點燃前一刻，目標指示引導光束的一個點出現在他的胸口。”

“你看，問一個人族，你會得到一個有道理的答案，即使我不明白，”Nixie 說。

“嗯……我不知道所有的人族，”亨特喃喃自語。

倪雪看著他，搖了搖頭。“你不會相信你在這個地方聽到的一些東西，”她說。“有人認為是另外空間的宇宙能量。然後我們集中了波。那是什麼，‘遠程心理同步性’。我的意思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遠程心理同步到底是什麼鬼？”

“聽起來像是以前所謂的精神力量，但價格是它的兩倍，”亨特建議道。

“我寧願上床，”Nixie 認為。

“那會成為一個很好的保險槓貼紙，”亨特說。

“人們應該為讓這座城市團結起來做點什麼，而不是坐在那裡聽那些垃圾，等待 Ganymean 做點什麼，”Nixie 說。“默里，我們為什麼不去地球？你說我會在那裡發財。”

“耐心。我需要先隱身一點。”默里坐回椅子裡，懶洋洋地伸出一隻手臂，撫摸著她脖子後面的頭髮。“總之，如果你那麼忙，你就不會來這裡拍風了，”他對亨特說。“是什麼賦予了？”

“我正在盡我所能找出關於 PAC 一名人族的任何信息，”亨特說。“這與倒塌的交通橋有關。”

“那個煎了 Keystone 的頭，還有其他傻瓜誰在下面開車？”

“正確的。這可能也與 Ayultha 業務有關。”

“好的，開槍。”

“他是德國人，名叫漢斯·鮑默 (Hans Baumer)，來這裡已經五個多月了。我們有理由認為，他以某種方式將自己捲入了這里城市生活的陰暗面，而與他打交道的人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情。我突然想到，這可能是那種你會有所了解的事情。”

“你為什麼感興趣？”默里似乎突然迴避了。

“開始看起來好像 Jevlenese 的陰謀和權力遊戲並沒有全部出現與聯邦結束，”亨特回答道。“正在進行某種涉及另一個派系的計劃，正在醞釀的麻煩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擺脫奧巴因可能是一個準備動作。他與 Ganymean 非常合作。”

“該死，我以為你是某種科學家。這到底是什麼科學？”

“那種不想看到 Ganymean 被趕出這裡的人。”亨特指了指門的方向。“看看這個星球外面的混亂情況。

它應該早就在駕駛自己的星艦了。相反，它等待 Thurien 講義。阻礙我們科學發展 2000 年的同樣力量正在耶夫倫重新集結。這就是我們試圖阻止的。它也影響了你，默里，因為一旦社會變得壓抑，所有形式的獨立都會受到壓制。這對你的業務線根本沒有好處。”

“我喜歡 Vic 說的話，Murray，”Nixie 說。

但默里搖了搖頭。“抱歉，我幫不上忙。我什麼都不知道。”他的聲音被截斷，他的臉色木然。他在撒謊，亨特看得出來。亨特要么與他對峙，要么冒著疏遠這種可能被證明是有價值的接觸但沒有任何表現的風險；或者他可以讓這件事暫時擱置，讓穆雷有時間考慮。他在心裡嘆了口氣。

“但如果你聽到什麼，你會告訴我嗎？”

“當然。”

妮希不安地盯著桌子，但什麼也沒說。

“還有一件事，”亨特說。“告訴我一些關於這些阿亞圖拉的事情。”

Nixie 明白 ZORAC 將這個詞翻譯成什麼，但 Murray 看起來很困惑。“這些什麼？”

“邪教領袖 煽動這些暴徒的瘋子，比如 Ayultha。”

Nixie 為 Murray 提供了一個 Jevlenese 術語，ZORAC 返回為

“覺醒者。”

“你想了解他們什麼？”默里似乎因話題的轉變而放鬆下來，聽著亨特總結他從加魯斯和希洛欣那裡學到的東西。妮希跟在後面，神態變得出奇的安靜。

亨特說完後，默里看起來很抱歉。這次是真誠的。

“這很有趣，”他說。“說真的，我願意幫忙。但你比我更了解這一切。”

“你來這裡已經六個月了。”

默里無奈地攤開雙手。“該死，我從來沒有進入與 Jevs 談論類似的事情。你看到了我們的溝通水平，直到剛才，當你告訴我的時候。”

他向面板揮了揮手。“無論如何，他們的鬆動螺絲比埃菲爾鐵塔自己動手做的工具包還多。你為什麼關心他們？”

“我們認為 Eubeleus 和他的 Axis 也可能參與其中，”Hunt 說。

“但他不會再待太久了。他們都在飛往另一個星球，某個地方，不管它叫什麼。新聞上到處都是。他們已經將第一批綠色追星族從 Geerbaine 射入軌道。”

“這也讓我被打敗了，”亨特承認道。“好吧，也許不是他，特別是。但我確信這與某處的邪教有關。”

默里只能攤開雙手搖頭。“抱歉，博士，但就像我說的，看來你對他們的了解比我還多。我還能告訴你什麼？

他們又聊了一會兒奇怪的事情，但沒有發現更有用的東西。最後亨特站起來宣布他該回去了。

“保重，維克。我們會再見的，”穆雷說，送他到門口。

亨特朝 PAC 的方向返回，對他的嘗試結果很不滿意。他穿過嘈雜的街道，兩旁擺滿了陳列著小飾品和小古董的攤位，然後穿過了一個幾乎封閉的臨街廣場。過了那裡，他爬上了一個移動的樓梯，那不是自從他到達那天起，它就一直在維修。冷漠的人蹲在人行道上，更遠的地方，有人從拖車後面遞上一條看起來像食品包的東西。他被那些爭著要施捨的面無表情的孩子纏著，他們本可以學習歐幾里得或牛頓、巴赫或麥哲倫。或者任何與耶夫林相當的人，如果他們曾經有過的話。

他在一個拐角處停了下來，看著一群穿著花哨的人在某種陶醉下瘋狂地跳舞，從一個敞開的門口傳來轟轟烈烈的音樂，其他人似乎已經倒下了。有人是

從附近的窗戶向他們大喊髒話。亨特憂鬱地站在那裡看著，試圖想出他今天剩下的時間打算做什麼。

他的袖子被輕輕拉了一下。他轉過頭。是尼克斯。

“我說現在去上班，這樣就可以趕上維克了，”她說。“我們現在去某個地方，是嗎？”至少她在她的上衣上裹了一層。

亨特嘆了口氣。“Nixie，你從不放棄嗎？不用了，謝謝。今天不行。”

“沒關係。我知道好地方。”她執著地拉著。

亨特搖搖頭。“不。不他媽的，明白嗎？好女孩，但滾開。”

“你不明白。我們只是談談。去說話機器的地方，Jevlen 和 Terran 說話。”

“哦。”亨特後退並看著她。她這一次很嚴肅，沒有笑。他點了點頭。“好的。我們走吧。”

他們開始走路時，她將手臂滑過他的手臂。“這條路。我顯示。我用很多時間的地方。”

他們走進一條由門和櫥窗組成的走廊，其中許多櫥窗都關著百葉窗，通向街道。從它的另一端，他們穿過一個滿是垃圾的廣場，來到另一條通道，兩側是幾家酒吧、某種遊樂場和其他各種門口。又過了兩個拐角，他們來到了一個更寬闊的廣場，廣場的一側是一個入口，看起來像是一家廉價旅館的大堂。一邊有一張桌子，門在外面昏暗的大廳的左右兩側，兩三個人坐在家具零碎的褪色椅子上。幾扇電梯門排列在後面的牆上。不知何故，當約翰和他的妓女在辦公桌前停下來時，接待機器甚至設法傳達了一種冷笑和蔑視的氣氛。

“如果我付錢，你就看錯了，”妮希喃喃地說。亨特給了她一張他在 PAC 發的卡，用來支付雜費。她翻開機器的蓋子，讓卡片通過讀頭。什麼都沒發生。妮希喃喃自語了一句聽起來像是誓言的話，然後按下了一個按鈕。等了大約半分鐘後，她用辱罵的聲音喊出一連串耶夫林語，並反覆按按鈕。一位需要刮鬍子和乾淨襯衫的職員從辦公桌附近的一扇門裡咕噥著走了出來。Nixie 把卡給了他，當卡被讀入不同的設備，交易記錄被複製出來，卡被歸還時，他們之間繼續著激烈的交流。最後，店員從壞掉的接待機內部取出了一個小圓盤，大概是密碼房間鑰匙，對尼克西說了一些聽起來很諷刺的話，亨特覺得這是在說他的話，然後從他出來的門裡跌跌撞撞地走回來的。

他們乘其中一部電梯上了幾層樓，發現房間在

沿著走廊更遠的拐角處。 Nixie 用盤子碰了碰圓盤，然後他們進去了。房間很冷漠，與這個地方的其他地方保持一致。有一個假窗戶，上面有一個不尋常的風景場景的圖形模擬，它的一部分不起作用並且被塗黑了。 Nixie 走到大床對面的配套單元上方的 companel，啟動它，並用 Jevlenese 指示打開翻譯器。

“喜歡喝酒嗎？”她問亨特。“無論如何，第一個是隨房間而來的。”

“為什麼不？”

“有什麼特別的嗎？”

“就交給你了。”

“House，幾杯加了濃烈冰塊的 colantas，沒有起泡，”Nixie 說。廚師走到分配器單元時，嘎嘎聲和摩擦聲從分配器單元傳出。“不要因為默里的謹慎而生氣，”她回頭說。

“與堡盟混在一起的人不喜歡別人窺探他們的業務。他們可能很討厭。”

“所以你確實認識他，”亨特說。

“你會知道發生了什麼。而且石板的人族也沒有那麼多。人們說話。”

“那他混在一起的這些人是誰？”亨特問道，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拿出他的香煙。

“按照默里的說法，地球上還有這樣的人：他們提供人們想要的東西，但這些東西是非法的。他用化學藥物做同樣的事情。”

“你是說黑市？”

“你是這麼叫的嗎？好的。”

“我認為像這樣的事情在這裡並沒有真正發生，”亨特說。

“沒有太多是非法的。”

“但最近的變化產生了影響。” Nixie 轉身，拿著兩個眼鏡。她過來遞給亨特一個，好奇地從假窗台上拿起他的煙盒。“我可以試試其中一個嗎？”

“前進。”

Nixie 選擇了一個，然後傾身讓 Hunt 為她點燃。“這就是你所說的煙草，對吧？”

“是的。”

她走到床邊坐下，抬起雙腿，靠在床頭板上。“讓我們看看我是否理解 Murray 稱之為供需的這個東西。當你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時，價格就會上漲，不是嗎？默里說美國政府給他賺了很多錢。我從來沒有

明白為什麼，因為他們想把它從他身邊奪走……但無論如何，阻止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會讓其他人變得富有。是這樣操作的嗎？”

“這不應該，但是……”Hunt 聳了聳肩。“嗯，是的，我想這就是結果往往不是這樣。”

妮希拿著香煙比了個手勢。“這很順利……踢得很好。撞到你的喉嚨了。”

“不是所有種類。有些品牌會去掉襯裡。”

“煙草在地球上是非法的嗎？”

亨特搖搖頭。“它讓合適的人變得富有。”

倪雪想了想。“我想他們必須是製定規則的人，嗯？”

“就是這樣。”

倪雪點了點頭。“無論如何，正如我所說的……在 Jevlen，Ganymean 已經創造了一個黑市。”

亨特低頭看著他的飲料。它呈琥珀色，帶有金字塔形的淡綠色冰塊，嘗起來像帶有檸檬味的辛辣 Drambuie。不錯。他以為他知道她在說什麼，但還是決定裝傻。她想幫忙。

為什麼要破壞它？“我不確定我是否聽懂了，”他說，回頭看著她，吸了一口煙。

“問問你自己，在過去的六個月裡，什麼被關閉了，每個人一生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很多人不知道沒有它該如何生活？”

亨特皺起眉頭。“你是說 JEVEX？”

“還有什麼？”

亨特似乎在考慮這個提議。“這聽起來很奇怪，”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可能會有需求，但供應在哪裡？

你剛才說，它被關閉了。”

Nixie 搖了搖頭，從她的杯子裡啜了一口，但她的眼睛並沒有從他身上移開。“運行這個星球的主要系統和你擁有的東西可能會崩潰，但整個系統並沒有死。它的某些部分仍然在滴答作響。”

“好吧，是的，沒錯。有一個核心系統仍在運行以進行維護，而且……”他讓聲音變小，就好像他是第一次看到這其中的含義。“你在說什麼？有某種方法可以讓人們獲得這種能力嗎？”

“對，就是這樣。對於癮君子，但要付出代價。”

不過，它仍然沒有解釋一切。“好的。”亨特向後靠去，仍然皺著眉頭。“但他們銷售的產品到底是什麼？我的意思是，你讓它聽起來像是一種依賴情況。這些癮君子是什麼

依賴於？不能簡單地讓地球再次為他們運行。對於一個值得付出代價的人來說，會有什麼？”

妮希微笑著看著她的香煙冒出的煙霧。“你還是不明白 JEVEX 是做什麼的，是嗎，維克？”

這是亨特沒有做好準備的事情。他攤開雙手，搖了搖頭。“這是一個集成的處理和通信網絡。它運行著這個星球。”

“這就像說科蘭塔會弄濕你的喉嚨然後流下來。我不是在談論 JEVEX 如何運作，而是在談論它的作用。”她讀到了亨特臉上困惑的表情。“它創造了幻想。任何人想要的東西都能成真。夢想是真實的，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你想知道為什麼 Jevlenese 不能處理現實嗎？

他們從來不需要現實。”她仰起頭笑了。“女孩們喜歡 Ganymean。自從他們關閉 JEVEX 以來，我們的業務從未如此好過。他們消滅了競爭對手。”

亨特盯著她看了很久。現在很多事情都變得更有意義了。如果那真的是問題所在，那麼也許數年的行星冷火雞治療 Ganymean 最終會成為答案。次要問題只能通過傳統的、久經考驗的方法來解決，正如 Thurien-Terran 聯合政策委員會的一些成員似乎一直在說的那樣。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此期間獲利的人會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讓政府遠離追蹤。

想不通的是，既然生意這麼好，為什麼妮希還要攬局。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個，”亨特說。

“那不是我跟著你的目的，”妮希回答道。“當我們和默里在一起時，你問的另一件事是阿亞圖拉。”

“他似乎對他們了解不多。”

“他沒有。他不是耶夫林人。但是我願意。”

亨特猶豫了一下，在心裡檢查他可能錯過了什麼。“是還有很多要解釋的嗎？他說。“聽起來好像它們只是這方面的極端案例。你剛才描述的這種幻想成癮。那些已經完全脫離現實的人。”

妮希搖了搖頭。“不。是的，這可能發生在頭腦世界的癮君子身上。但是阿亞圖拉不一樣。他們的情況是另一回事。”

亨特點點頭，揚起眉毛。所以加魯斯的分類是正確的。“那麼，他們肯定有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問。“讓他們與眾不同的東西？”

“哦是的。”

“你能確定？他們不只是遭受妄想？或者某種崩潰，可能是由這些幻想現實中遇到的壓力引起的？”

“阿亞圖拉不是任何幻想的產物，”尼克西陰沉地說。“他們根本不是癮君子。”

“那是什麼讓他們發瘋？”

“瘋狂的？”寧希奇怪的看著他。“他們很困惑，”她回答道。

“而且經常害怕、困惑、迷茫和歇斯底里。如果他們中的很多人表現得精神錯亂，那是因為類似的事情。是的，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完全失去了方向。但這並不是因為太過迷戀一些仙境。他們來自某個真實的地方。但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至少，對於任何習慣於此的人來說都會很奇怪……”她含糊地指了指四周。

“你是說耶夫倫？”亨特說。

“還有地球。到處。整個宇宙。”

亨特皺起眉頭。“我不確定你在說什麼。他們來自哪裡？”

“他們不知道。這就是把他們搞砸的原因。或者至少，它搞砸了很多他們了。但是有些人設法處理它並保持他們的行為。他們並不都瘋了。”Nixie再舉起她的杯子，隔著杯口用審視的目光久久地看了Hunt一眼。“至少，我希望你認為他們並不都是瘋子。你看，你是我在這裡遇到的第一位科學家。而你是理智的。我之所以關注你，是因為你看起來像是能找到答案的人。”

“真的那麼重要嗎”亨特開始了，他的眼睛睜大了  
意識到她在說什麼。

Nixie點點頭，讀懂了他的表情。“是的，”她說。“沒錯，維克。到我，很重要。你看，我就是其中之一。”

## 第三十章

在夜晚，萬物都隱藏在被諸神遺棄的黑暗天空之下。就連以太陽為燈籠的神帕穆爾也在轉身離去，將沃羅斯的日子降為暮色，雪覆蓋了群山，堵塞了山口。牧民和山區居民正搬進山谷，因為寒冷在這片土地上悄悄降臨。

在 Rijussin 荒野的高處，Master Shingen-Hu 和從他的學校中挑選出的一群修士登上了一座岩石山峰，參加重新開光祭壇的儀式，那些隨波逐流的人從那裡離開了世界。近來水流非常微弱，而且水位太高，無法被拉下。儀式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涅槃的祝福，獲得更好的條件。

吟唱和咒語對 Thrax 具有特殊意義，因為當跡象和水流變得有利時，Shingen-Hu 選擇了他作為下一個提升者。在他的奉獻中，他已經有好幾次捕捉到有時會低落的細流，將圖像帶入他的腦海。他現在回憶起了這些畫面，當時他穿著厚重的長袍和帶兜帽的斗篷站在山頂，凝視著上方零星閃爍的殘星，彷彿在召喚，不知何故……他在海波里亞見過的畫面。

合法性在時間和難以想像的廣闊空間區域無限期地統治著。

旋轉的東西。  
由永久物質構成的巨大城市，雕刻成奇異的形狀，直衝雲霄。

住在他們身上的奇怪生物，他們奇妙的裝置可以  
直接操作自己，沒有任何思想干預。

他將成為那些奇怪的存在之一，Shingen-Hu 告訴過他。他知道的大部分能力都會丟失。但他會發現，隨著他的堅持和學習，他並不需要它們。因為 Hyperia 的居民對統治 Waroth 的神靈一無所知。他們不需要為祈禱而煩惱，他們以自己神秘的方式崇拜的少數神靈對任何 Warothian 人都沒有透露過。Hyperians 將他們的力量委託給複雜的魔法物品，他們能夠毫不費力地製造這些物品，就像大師發射火弩箭一樣；因此，他們解放了自己，將時間投入到諸如娛樂和身體舒適等更高尚的事情上，而無需每天從事培養神秘洞察力和

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

但首先，當他出現時，他會感到失落和無助。他會徒勞地從熟悉的事物中尋找安慰，因為他知道，除非他發展出新的理解力並接受這些新見解將打開的啟示，否則就沒有回頭路了。那時他應該在那些帶有紫色螺旋紋章的人中尋求自己同類的安全。

但他受過徹底的訓練。他準備好了。其他人就沒那麼幸運了，胡信根曾說過。在過去，當水流充沛而強勁時，經常會發生新入會者，甚至是新手，會在無知和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進入 Hyperia，甚至沒有瞥見前方的情況。通常他們是孤獨的學習者，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耐心。

## 第三十一章

堡盟建議參觀 PAC 的周邊地區，讓 Gina 開始在石板找到她的方位。在那之後，他說，他會向她介紹耶夫林人和地球歷史學家的一些協會，這些協會致力於組織有關過去耶夫林人干涉地球的信息。他們從主入口離開 PAC，穿過一個廣場，其中一個位於交通樞紐站下方的自動扶梯電梯將他們帶到幾層樓，出現在 PAC 和市中心之間穿過該地區的主要通道之一。

他們經過一個舊家具、衣服和家居垃圾的交易市場，該市場位於破舊店面和較小建築物之間的開闊區域。在上方，屬於不同規模的建築的巨大肋骨飄升並合併，包圍了一個大到足以容納一座小山的空間。一座外星人頭腦中的願景的紀念碑，它已經超越了平凡，就像線條看起來一樣確定從地心引力中解脫出來……現在在蒼白的橙色塗抹的綠色天空中變得光禿禿的，它們的原始功能早已被遺忘。連接建在一系列梯田上的觀賞池的一條小溪已經乾涸，變成了垃圾場。穿著藍色服裝的耶夫林人隨著一種奇怪的、重複的歌聲跳舞，隱約讓人想起中世紀的單調歌曲，而一群人則冷漠地看著。昏迷的人影四肢攤開，靠在人行道上的牆上。

這讓吉娜想起了她去地中海東部部分地區的一次旅行。幾年前，關閉了常規的旅遊線路。在那裡，她看到農民在曾經輝煌的寺廟的廢墟中放牧山羊，還有用從宮殿裡取出的石頭砌成的簡陋的鄉村壁爐。她又一次看到了失去理性的天才的希望，陷入了冷漠。

與人們交談的鼓動者和邪教領袖將這一切歸咎於加尼米斯人。他們說，這是撤銷 JEVEX 執行的服務的結果，他們要求恢復系統的全部功能。

事實上，早在導致 JEVEX 關閉的事件發生之前，停滯就已經開始了。但是人們已經習慣了短記性，他們相信煽動者告訴他們的話。

“這就是當社會墮落時你會得到的，”鮑默告訴她。“從來沒有任何秩序或紀律。我責怪 Thuriens 沒有建立任何適當的控制系統。但是，他們自己對這個詞沒有任何概念。”

Baumer 情緒突然轉變的原因尚不清楚。他有對吉娜描述的那種工作沒有興趣，而且他給人的印像也不是那種會急於為陌生人做事的人，也不是那種會非常重視社交的人。她的第一個傾向是假設吸引力因此主要是身體上的畢竟，他已經離開家和他的同類近半年了；但他的舉止絲毫沒有表現出來，他說話時眼中的熱情只因對傑夫倫未來的憧憬而燃燒。因此，如果 Baumer 沒有理由，那麼這個理由一定是別人的。而且只能是 Baumer 為之工作的耶夫倫人。德爾卡倫讓她試著找出是什麼讓他們控制了他。

她的做法仍然是影響對他的觀點更加同情的態度比她感覺的還要多。“也許聯邦的人有正確的想法，”她說。“但他們只是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他們從來不需要學習真正的生存。

他們只有 Thuriens 要對付。”

“當然，”堡盟表示同意。

有一次他停下來指著他們正在經過的大道上一個看起來很結實的正面的入口。它有寬大的雙開門，裡面可以看到兩個看起來像是守衛的男人。其中一人正在打開一扇內門，讓一個胳膊下夾著包裹的男人進來。“人們越來越緊張，”鮑默對吉娜說。

“他們把自己的貴重物品存放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存款銀行中，收據正在成為可流通的貨幣。”顯然他不同意。“少數人從許多人的不安全感中獲利。金錢操縱者……

我們知道它會導致什麼。我們以前在地球上見過這一切。”

隨著 JEVEX 不再協調地球的分配系統，進入石板及其附近地區的物資和商品流動變得不穩定。然而，一些企業家精神正在耶夫林人中興起，他們組織了機械師隊伍，從城市周圍廢棄的車輛堆中回收和修理各種報廢車輛。其他人正在建立零售店，並與遠近的各種資源建立不斷增長的貿易，他們已經找到並與之合作。“利用人們的需求，”堡盟冷笑道。“每個人都有吃飯的權利。Ganymean 應該負責所有這一切。”

在看似時尚的街區裡，當他看到一家陳列著奢侈珠寶和衣服的商店時，他怒火中燒。“他們本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但必須讓每個人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Ganymean 看不到它。他們沒有背景。

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獲得權力，讓合適的人受到控制。”

吉娜以前聽過這一切。這是沮喪的知識分子對基於自由選擇的製度賦予其回報的反覆無常的嫉妒和憤怒。特權、權利和權力的傳統模式並不重要。誰會成功誰會失敗是由每個人的集體突發奇想和偏好決定的，通常沒有什麼明顯的邏輯或理由。

但是那些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在市場上銷售的東西，並且在投票箱中沒有任何吸引力的人無法競爭。

他們唯一的辦法是脅迫。如果他們的價值和智慧得不到認可，他們就會利用國家及其立法權來讓人們需要他們。

他們從街角的小販那裡買了兩塊熱騰騰的脆麵包，裡面裝滿了切碎的肉和蔬菜，並蘸上了辣醬。Baumer 說它們被稱為 grinils。他們坐在附近的一堵矮牆上吃，喝著黑色的、苦澀的、接近咖啡的啤酒，看著街上的生活從身邊經過。

“你在這段時間裡認識了什麼樣的耶夫倫人這裡？”吉娜心不在焉地問道。

“除了歷史學會，你是說？大學裡有一個人物，我覺得你應該見一見。”

吉娜搖了搖頭。“不，我不是說我在這裡對於，特別是。只是一般。在社交方面，當你下班時。那種事。”

“哦，不同的種類，你知道的，”鮑默含糊地回答道。“為什麼？你對什麼感興趣？”

“特別不友善。我只是想知道人們在這裡做什麼。我可能有來研究一本書，但也有生活要過。你不可能每天都去另一個世界。”她咀嚼著她的 grinil，隨意地啜了一口。

“你對 Jevlen 的組織方式有一些非常強烈的看法。我原以為你會嘗試去了解以同樣方式思考的 Jevlenese。”

他奇怪地看著她。“你有興趣認識這樣的人嗎？”

“也許吧，如果你知道的話。他們的目標是一團糟。誰不想為此做點什麼？”

鮑默繼續盯著她看了幾秒鐘，然後改變了話題。“我注意到，你花了很多時間與 PAC 的那些 UNSA 科學家在一起，”他說。

“我想他們是一個熟悉的島嶼，”吉娜回答。

“但這和出去見 Jevlen 不一樣，是嗎？無論如何，大多數時候我並沒有真正理解他們在談論什麼。”

“你認為他們會走多遠？”鮑默問她。“我的意思是，會走多遠。他們打算把木衛三的科學引進地球？我認為這就是他們的

這裡的使命就是一切。”

“哦，我不會說得那麼強烈，”吉娜回答道。“據我所知，他們只是在篩選基礎知識。我還沒有聽說過任何關於公司計劃的計劃。你什麼意思？在那裡建立一些全面的東西，在全球範圍內，就像 JEVEX 在這裡一樣？”

“我想這是一個遲早要問的問題，”鮑默說。“事實上，如果沒有人問我，我會感到驚訝。”

“你覺得這是好事嗎？我的意思是，看看它的情況  
結果到了這裡。我們距離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就帶回去吧。拿走它有什麼好處？沒有任何。這只是  
讓一切變得更糟。”

“你這麼認為？”

“哦，沒問題。”

“所以你明天就可以毫無顧慮地再次開啟 JEVEX，”  
吉娜總結道。

“它應該隨處免費提供，”堡默說。“Ganymeans 的部分任務應該是提供它。”

“那麼你對 JEVEX 沒有任何保留意見？”吉娜問道。

“預訂？我為什麼要？”Baumer 的眼中閃過一絲奇異而遙遠的光芒，他的臉緩和下來，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JEVEX 很棒。它解決了所有的需求和問題。這是人民的權利。這不是他們的財產嗎？

吉娜好奇地看著他。“你怎麼知道這麼多？當然是  
在你來之前就關掉了。”

堡默的注意力突然回到眼前。他似乎很困惑。

“嗯，是的，當然。這是我從 Jevlenese 那裡聽到的。我在研究中與之交談的那些人。”他接過她的空杯子，站了起來。吉娜看著他把兩個杯子都放回攤位，但當他回來時，她決定放棄這個話題。

一群大約十幾個打扮滑稽的年輕人聚集在對面的角落裡，他們畫著鮮豔的紫色妝，橙色的頭髮梳成尖刺和環狀。“來吧，”鮑默說，聽起來很謹慎。“讓我們繼續前進。”

但當他和吉娜沿街離開時，這群人也開始移動。他們轉了兩個彎，穿過立交橋下的破舊庭院後，很明顯他們被跟蹤了。堡盟加快了腳步，但沒有說話。

“這是怎麼回事？”吉娜喃喃自語。

“我不確定。”

“誰是朋克？”

“它可能是你在這個地方發現的任何一個邪教組織。有分數

他們中的。

他們現在處在一個明顯破舊的地區，進入一條昏暗的小巷，那裡的房屋已關閉且荒廢，周圍人煙稀少，如果情況變得糟糕，幾乎沒有機會提供幫助。吉娜突然想知道為什麼堡盟會走這條路。在這樣的環境中肯定找不到歷史社會。

身後，追兵越來越近，齊聲喊道  
喃喃自語變成了口號，中間夾雜著嘲笑。

“你明白他們在說什麼嗎？”吉娜害怕地問道。

“他們發現我們是人族。顯然我們不受歡迎。這聽起來像相當於 Yanks 回家。”

他們走出一條步行通道，進入一條狹窄的小巷，這條小巷與一條更寬的道路相連更遠。巷子裡停著一輛黑色的汽車，背對著方向，兩邊的空間勉強能讓人擠過去。兩個男人，都穿著樸素的灰色大衣，看上去很不起眼，站在它的後面。鮑默沒有認出他們是他以前處理過的任何人。他們似乎屬於不同的聯盟，既不浮華也不傲慢。吉娜心不在焉地注意到他們有些奇怪，但就在那一刻，她的注意力太集中在後面的追兵身上，他們正沿著人行道前行，她無暇顧及。但是當看到汽車和等在車邊的兩個人時，小混混們停了下來。

然後汽車的後門打開，又有兩個人下車，幹練地穿著西裝，但看起來刻薄而務實。其中一人抽出某種槍指著，同時用一種堅定的、沒有廢話的語氣啪的一聲。那個似乎是朋克領袖的人後退了一步，安撫地舉起雙手，臉上掛著傻笑，大概是為了避免冒犯。他喃喃自語了幾句，然後整個人就沿著通道消失了。

吉娜轉過身，有那麼一瞬間，她的本能反應是如釋重負，甚至是感激。可隨即她就發現，車上那四個男人的目光現在都落在了她身上。就在同一瞬間，她知道他們一直在等她。她疑惑地轉向鮑默所在的地方，但他已經移到了一邊，而四個人中的一個則擋在了吉娜和通道之間，擋住了她的後路。她突然意識到自己被陷害了。她再次回頭，其他三人卻已經圍在了她的身邊。無處可去。其中一個人用一個球狀物體指著她，然後向她的臉上噴出一股氣體。她瞬間崩潰了。其中兩名男子抓住了她，將她軟弱無力的身軀推入車內一扇敞開的車門，然後跟在她身後爬了進去。

剩下的兩人中，一個繞到另一邊鑽了進去，最後一個停下來，看著一臉緊張、臉色發白的堡默。

“好吧，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任務。現在消失，”他命令道，揮舞著一隻手，做出不屑一顧的姿態。

堡盟後退幾步，卻又捨不得進入通道  
擔心朋克可能仍然潛伏。等車走了，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走。

灰色大衣男人繞過去，爬到司機旁邊，然後  
片刻之後，汽車開走了。

## 第三十二章

Danchekker 站在 PAC 上層的一個房間裡，雙手緊扣衣領，用自信和和藹的語氣說話。

“有幾次，我承認，維克，當我表現出沒有科學專業人士應有的開放態度，”他告訴亨特，亨特靠在牆上，雙臂交叉，而希洛欣則在一張超大的 Ganymean 辦公桌後面傾聽。“但你自己知道，一旦紮根，就很難放棄一個似乎有意義的概念。”教授短暫地鬆開一個衣領，在空中做了一個不屑一顧的手勢。“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到目前為止的信念是，除了錯誤的 Thurien 慷慨，再加上他們無法理解人類自欺欺人和一廂情願的能力之外，沒有任何假設是必要的，以解釋我們觀察到的一般 Jevlenese 情況今天。”

“是的，Chris，但有些事 Danchekker 狩獵開始了。”

只是點點頭表示他理解並繼續說下去。“特別是，我不同意這樣的建議，即可能存在一個離散的外部原因導致它們的廣泛異常，特別是這樣的來源可能與 JEVEX 有關。”

“我不是說這是 Jevlenese 的普遍情況，”Hunt 說。

“它只適用於 但

Danchekker 舉起了一隻手，好像在為 Hunt 準備一個啟示。“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認為有必要推翻這一觀點。Sandy 和 Gina 說服我 JEVEX 可能確實是罪魁禍首。”他轉過身去審視一塊假想的黑板。“神經耦合的 Thurien 信息傳輸系統能夠對任何配備傳感器的真實位置產生完整的感官體驗；或者，在處理環境本身中製造的完全虛幻的情況和事件。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JEVEX 沒有採用與 VISAR 相同的預防措施和限制，VISAR 是其建模的系統。此外，VISAR 的開發最初是為了適應與人類截然不同的 Ganymean 心理。

“直到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它之前，我一直沒有注意到的一點是這種外來技術可以直接訪問心靈的內部過程並與之互動。簡而言之，它可以創造出完全引人注目的人造現實，這些人造現實是由主體的有意識和潛意識願望塑造的。”Danchekker 直勾勾地盯著亨特。“想像一下這意味著什麼。我們一直在問什麼

可能會轉移整個人群的理性並破壞他們的心理平衡，以至於他們無法維持幻覺與現實之間的連貫區分。現在，我想，我們有了答案。逃離 JEVEX 創造的幻想成為一種普遍的麻醉劑：也許是對付所有痛苦和擔憂、失望和無聊的終極鎮痛劑。就其本質而言，加尼米亞人的心靈擁有一種內在的抵禦過度放縱的韌性。不幸的是，人類沒有。”

丹切克 (Danchekker) 龐牙咧嘴，表現出自從他改過自新後，他們之間有了新的友好和理解。他轉向希洛欣。

“Garuth 將這些症狀描述為‘瘟疫’。而且，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正是它的本來面目：一種直接作用於思想的成癮瘟疫。歷史記錄顯示，這些症狀很早以前就開始出現，但直到 JEVEX 運行一段時間後才出現。再次說明事實。今天，儘管存在其他分歧，耶夫倫的所有邪教和運動都一致要求恢復 JEVEX。”

“但不是這樣的，Chris，”Hunt 終於插話了。“我不認為我們正在尋找的東西與人們頭腦中的幻想有任何關係。我認為這是非常真實的事情。”

Danchekker 渾然不覺，繼續航行。“以及我們看到的社會混亂準確地顯示了人們期望從一種強大的麻醉劑中獲得的那種效果。在其發展過程中，大腦已經進化出一種化學獎勵系統，該系統通過產生愉悅感來激勵有機體，這種愉悅感通過學習與有益的、以生存為導向的行為模式相關聯。麻醉劑之所以如此有害，是因為它們能夠通過直接觸發獎勵機制來縮短這個過程，而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在我們這裡使用的麻醉藥的情況下，效果是 突然回頭看看亨特。“那是什麼？你說什麼？”

”  
他停下來，猛地搖頭

“是的，headworlding 和 Thurien 星際福利計劃讓 Jevlenese 對瘟疫毫無防備。但那些東西不是病毒，”亨特說。“有一個來源，而且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來源 就像從最精神病的潛意識中提取的任何東西一樣奇怪。但我不認為它是那種東西的產物。我認為來源存在於某個有形的地方 它是真實的。”

丹切克眨了眨眼。“但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不是嗎？”

“不完全的。你 “你試圖告訴我這是 JEVEX，但我不同意。現在我接受了。” Danchekker 的臉色加深了一點。“該死的，維克，自從我們認識

你一直在告訴我，我應該更加靈活。現在我承認改變了我對某件事的看法，坦率地說，這件事仍然讓我覺得有點牽強，而且你說它還不夠好。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想要什麼？”

亨特仍然不動聲色。“你接受 JEVEX 作為使他們脫離現實的原因，”他說。“但我是說它只是溶解了膠水。

將他們拉開的是一種特殊的耶夫林人，他們並沒有脫離現實或者他們的現實可能非常奇特。”

“我們不是在分裂相當細的頭髮嗎？”丹切克反對。

“我不這麼認為，”Shilohin 評論道，好奇地看著 Hunt。

丹切克哼了一聲。“很好。假設我們接受這個論點暫時屬於你。你提出的依據是什麼？”

既然他引起了 Danchekker 的注意，亨特就從牆上，坐在構成辦公室一側的會議區的一把椅子的扶手上。

“首先，我們需要區分兩種耶夫林人，”他說。“一方面，有普通的、普通的或普通的變種，他們在遊行中揮舞著橫幅，從親愛的瑪麗阿姨專欄中獲得他的哲學，並且可能認為 Jevlen 被背在一隻巨龜的背上。”亨特朝丹切克的方向點了點頭。“這就是你所說的那種，克里斯。是的，我同意，有了像 JEVEX 這樣的東西，他們可能會沉迷其中，以至於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身處其中還是身處其中。他們是我認為真正瘋狂的人；我會說他們佔人口的大部分。這就是我們外面這麼亂的原因。”

“這或多或少也是我們的結論，”Shilohin 插話道。“我們的關閉 JEVEX 的理由是，這將迫使他們面對現實。”

亨特點點頭。“我知道。但它並沒有像你希望的那樣工作，是嗎？我想我知道為什麼。你和 Chris 一樣，假設是實際接觸 JEVEX 所固有的某種東西讓他們偏離了軌道。但 JEVEX 所做的只是讓他們變得容易受到暗示。對 JEVEX 內部或外部的任何影響。而且這種損害已經造成很多年了；關閉 JEVEX 並不能消除它。”

Shilohin 坐回椅子上，因為 Hunt 的要點變成了更清晰。“你的意思是讓他們精神錯亂的影響仍然存在，”她檢查道。

“阿亞圖拉，”亨特簡單地回答。“你沒有關掉它們。”

“但他們也同樣是 Jevlenese，”Danchekker 抗議道。“僅僅為極端情況創造一個詞並不能賦予它們任何定性

差異才是最重要的。”他再次露出牙齒，挑釁地伸出下巴。“此外，你只是將問題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而不是回答它。如果你假設它們是原因，那麼請問，是什麼讓它們精神錯亂了？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這就是區別所在，”亨特說。“他們不僅僅是一般耶夫林人問題的極端案例。他們的問題不一樣。他們對他們所經歷的事情感到防禦和迷失方向，這將他們中的一些人推向了邊緣，是的。但他們並沒有表現出您在典型的耶夫倫人身上看到的那種不加批判的輕信。事實上，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成功地保持了驚人的對自己的強烈控制。他們的困難不在於分辨什麼是真實的，什麼不是。這是因為知道如何將他們接受的東西解釋為真實的。”

“你是說他們解釋自己看法的能力已經不知何故被打亂了？”希洛欣問道。

亨特搖搖頭。“不完全是。能力還在，只是糊塗了。就好像它被要求解釋的東西突然變得陌生了。”

希洛欣一臉疑惑。“這聽起來像是范式轉變的反面。範式保持不變，但現實不再適合它。”

“這麼說也不錯，”亨特同意道。

“這就是他們所說的‘附身’嗎？”

“我很確定是的。”

“你是說他們突然感知到了不同的現實？他們的概念框架保持完好，但他們所經歷的與它不再相關了？”

“不僅如此，”亨特說。“如果不同的人試圖適應不同的模型，我會同意克里斯的看法。那是因為某些東西在主觀上影響了他們。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概念範式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亨特瞥了一眼Danchekker。“這表明我們正在處理一些客觀的東西，克里斯，一些真實的東西。”

Danchekker痛苦地盯著Hunt看了好幾秒鐘；他把頭轉向希洛欣，好像在尋求支持，然後又轉向亨特。

“你在邏輯上是荒謬的。這些要么是外部誘發的精神病性妄想，要么不是。如果是，那麼它們的性質將因人而異。你看到的任何相似之處都是你自己偏見的捏造，維克，而不是外面世界的財產。如果它們不是錯覺，那麼對於一組人來說，現實一定以相同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但同時對我們其他人來說卻保持不變。怎麼可能呢？這個想法很荒謬。”

“除非他們以某種方式從另一種共享範式轉移到

同樣有效，”亨特指出。

“這個替代現實應該在哪裡？在第四維度？”丹切克嘲笑道。“你和太多耶夫倫人說話了。”

“我不知道在哪裡，看在上帝的份上！也許這就是我們應該尋找的。我要說的是事實就是這樣。你是說事實不可能存在，因為它們沒有指向你認為它們應該指向的方向。”

“什麼事實？”丹切克反駁道。“我所聽到的一切都是純粹的猜測。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那是相當奇特的。當你敦促更開放的時候，你沒有提到仙境之旅。”

“你為什麼不試著和幾個阿亞圖拉談談呢？”亨特建議道。

“我有。它一事無成。他們完全不受邏輯或推理的影響，”丹切克回答道。

“我們曾嘗試讓他們中的一些人合作，”Shilohin 插話道。他們對我們試圖設置為充滿敵意和威脅的每一個實驗環境都做出了反應。”

亨特帶著好奇的表情看了她一會兒，然後又轉向了丹切克。“好吧，也許我可以把你介紹給一個不會的人，”他告訴他們。

## 第三十三章

如果 Nixie 的情況很典型，那麼確實有一些顯而易見的東西將她與其他 Jevlenese 以及 Terrans 和 Ganymeans 區分開來，就此而言：當神經耦合到 VISAR 時，她與系統的交互方式完全不同於 VISAR 之前處理過的任何內容。

一方面，她能夠在體驗機器傳達的感官環境的同時保持對周圍環境的充分了解。她可以以類似於任何人的正常能力的方式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一個和另一個之間看電影並關注房間裡發生的事情。對於大多數用戶來說，系統生成的數據流接管了感官裝置，完全抑制了外部感覺。另一方面，她展示了一種無人能完全解釋的非凡能力，即以一種超越感官信息和運動信號常規傳輸的方式進行交互，似乎可以訪問機器本身的內部過程。這具有扭轉機器與有機體相互作用的正常狀態的效果，並為 VISAR 的感知世界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這顯然是前所未有的。

亨特以前從未聽過計算機表達真正的敬畏。

“這太驚人了！” VISAR 興高采烈。“它就在外面！物理空間！體積、空隙、連續性、範圍。三變量實數場的整個域的隱式幾何，壓縮、體現和包含在瞬時的、無所不包的體驗中……我的意思是，我能感覺到它，感覺到它向外延伸……沒有形狀的形式，結構沒有實質，包圍但描述……”

“我的上帝，它變得抒情了，”亨特低聲說。他們用的是普通的與 VISAR 交流的語音通道，因為他們的意識能力需要自由地跟隨正在發生的事情。

“非同尋常，”Danchekker 同意道。

Nixie 放鬆地躺在 UNSA 實驗室的一個神經耦合器中，看起來很享受，她抬起頭凝視著房間的一角，那裡是兩堵牆和天花板的平面交匯處。VISAR 驚奇地回應道。“點、線、曲線和平面的超集簡化為一種感知格式塔。數學的內在美，提煉和結晶。邏輯嚴密變得有形。無窮小的無窮大。連續體

流形的……”

妮希抬起一隻手臂，劃過她的視野。

“變化和導數，微分方程活躍起來。編舞向量。動畫的勢頭。力量一致，鎖定在對稱平衡中。“VISAR，把它搞定，”亨特告訴它。“別忘了你還在和整個 Thurien 文明打交道。看在上帝的份上，現在不要癲癇發作。”

“這就是你自然而然生活的現實！”維薩爾說。

“什麼是？那誰住？

“你人類，Ganymean。你們這些自稱為存在於外。這就是數據編碼的宇宙。”

亨特皺起眉頭。“嗯，是的……我想是的。但我一直認為你和我們一樣了解它。更多，事實上。”

“你不明白，”VISAR 說。“直到這一刻，我只處理了你所謂的可觀察現實的象徵性表現。處理模型和理解它代表什麼是兩件不同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外面’的含義。”

Danchekker 看起來很困惑。“你是說，這位……小姐看到事情不同了，VISAR？他問。

“沒有，”VISAR 回答道。“我有不同的看法！”亨特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他幾乎可以感覺到機器在興奮地顫抖。“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任何東西。我是妮琪！我在她的腦袋裡，往外看！”

Hunt 和 Danchekker 交換了一個茫然的眼神，而 Nixie 繼續服用在周圍環境中，VISAR 對光波陣面和梯度場的和諧感到欣喜若狂。

坐在躺椅腳邊的希洛辛遠遠地靜靜地盯著牆壁，然後終於轉過身來看著兩位地球科學家。“我認為 VISAR 試圖說 Nixie 能夠以某種方式逆轉正常的耦合過程，”她慢慢地說。“傳送到 VISAR 中的所有內容都首先從我們可以理解的現實世界形式編碼為機器在內部操縱的結構。即使使用繞過感覺通道的 Thurien 方法，機器的輸入仍然是從這些通道終止的相同大腦區域中的表示進行編碼的。因此，數學編碼是 VISAR 所見過的一切。

“你是說它根本就沒見過‘現實’，”亨特低聲說。

“你認為我們會嗎？”希洛欣回答。

亨特盯著她看了一會兒，然後坐了回去，回憶起吉娜第一次出現在他公寓那天他對她說的關於光子的話：

“外面”的整個現實完全由撞擊神經末梢的光子組成。沒有別的了。除此之外的一切感知都是神經過程的創造。

如果是這樣，VISAR 會在內部為自己創造什麼樣的概念現實？誰能說得清？可能沒有辦法知道。

“但不知何故，Nixie 正在做的是相反的事情，”Shilohin 繼續說道。“她正在設法繞過 VISAR 的感官通道。她直接與其內部數據表示交互。結果是 VISAR 首次能夠吸收人類的感知結構。它第一次看到了空間、時間和運動的宇宙，而不是簡單地操縱符號。這一定是一次很不錯的經歷。”

“很明顯，”亨特干巴巴地評論道。

Danchekker 的眉頭仍然皺著。“但是怎麼辦？”他要求。“如何有可能嗎？”

“在這個階段我不知道，”Shilohin 承認道。“我只能說，在某種深層次上，尼克希的思維方式與我們的完全不同。然而，在與感官相關並更接近意識的更高層次上，它必須與任何其他人的感覺幾乎相同。否則 VISAR 將無法與它們交互。我沒有解釋。它幾乎就像是兩種思想的混合體，一個是人類，另一個 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她好像是機器本身的有意識延伸……完全不同於我們以前遇到的任何東西。”

丹切克看著亨特。“然而她承認，在其他方面，她對於我們認為是最基本的科學原理，他根本沒有直覺能力。你怎麼看它？

亨特無奈地攤開雙手，搖了搖頭。

Danchekker 將目光轉回 Nixie，她正悠閒地躺著，手托著下巴，一根手指沿著臉側伸展，饒有興趣地聽著談話。“你對 VISAR 內部發生的事情有任何印象嗎？”他問她。“你能用任何術語來描述它嗎？”

“不是真的，”Nixie 通過 ZORAC 回答道。“我只知道該怎麼做。我無法解釋如何。”

“就像一個孩子無法解釋游泳或騎馬的物理原理一樣自行車，”亨特說。“她只是本能地感覺到了。”

“你有這個能力多久了？”丹切克問道。

“我一直都有它，”Nixie 回答道。

Danchekker 斜眼看著。“但這肯定是錯誤的。是不是像你這樣的人在突然轉變之後突然獲得

我們聽說過的個性？

“你還是不明白，”尼克希說。“我來自的每個人都有它。他們天生就是這樣。像你這樣的人沒有它。”

“和我？”亨特投入。

“是的。還有希洛欣。你們所有人。

“像我們這樣的人能得到它嗎？”希洛欣問道。

“是的。以同樣的方式轉變。通過被接管。”

“被什麼接管了？”

“阿亞圖拉。像我這樣的人。我們稱之為覺醒者的人。我們帶來了這種能力。”

Danchekker 長長地吸了一口氣，警惕地看了 Hunt 一眼。“你是說你真的接管了別人的人格？是你幹的嗎？”

倪雪點了點頭。“對，就是這樣。我們並不像你說的那樣‘著了魔’。我們才是真正擁有人。”

“那麼，原來的尼克希是什麼樣的呢？”亨特問道。

“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是她。從人們的說法來看，她聽起來很興奮，也不是很聰明。”

三位科學家交換了一個眼神，似乎都在說同樣的話。

阿亞圖拉的普遍特徵應該是他們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但 Nixie 純粹給人的印象是沉著冷靜、條理分明、完全掌控自己。亨特要么真的發現了趨勢的例外，比大多數人都具有更強的韌性和毅力，要么她已經走得太遠，無法懷疑了。問題是要告訴哪個。

“當你說像我們這樣的人時，讓我們回到你的意思，”Danchekker 建議道。

“到底什麼才是像‘我們’這樣的人？”

“來自這裡的人。”逆邪回答道。

“你是說耶夫倫？但我不是來自耶夫倫。維克和我來自地球。

Shilohin 來自 上帝，我不知道，我想是 Minerva。”

“不，那沒關係。我的意思是來自這個……世界，宇宙，隨便你怎麼稱呼它。”

Danchekker 的表情變得緊張起來。“你是說，你是從另一個世界過來的，接管了這個世界的某個人的人格？”

倪雪用力地點了點頭。“是的。是的，就是這樣。”

“讓我們現實一點，”Danchekker 說。“這些不同的世界實際上並不作為物理實體存在。你說話的方式真的不是一種象徵性的方式來指代一些人認為是更高意識狀態的實現嗎？你一直都是那個自己。但那個曾經擁有的人格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你感覺自己好像

重生為一個新人。描述一個人的精神覺醒的類似術語和方式在我們在地球上熟悉的許多宗教和精神訓練系統中很常見。”

但 Nixie 很堅決。“不是，是另一個地方。”

“在哪裡？”希洛欣問她。

“我不知道。”

三個人短暫而謹慎地沉默，想知道如何表達一個微妙的觀點。“那麼，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亨特終於問道。

“你必須知道如何駕馭生活的潮流。”

Danchekker 嘆了口氣把目光移開，Hunt 幾乎能聽到他在內心自言自語。我們開始吧，亨特心想。但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前進。“什麼是生命之流？”他問。

“存在的暗流，從更高的平面流過  
物質世界。他們來自星星，被天體的螺旋所吸引，帶來來自外面世界的聲音和景象。”

“你的意思是你通過意念的力量達到它，你是這麼說的嗎？”Shilohin 提出，接管了 Danchekker 之前的策略。“它存在於你體內？”

“不，”妮希堅持說。“外部。它是真實的。”她揮了揮手。“看看周圍。  
這不是真實的，我們周圍看到的嗎？

亨特瞪大了眼睛，仍然無法理解。“這就是彼岸世界？”

“而你們是它的居民。我們的目的是學習與  
思潮湧現於此。這就是我所做的。”

“那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希洛欣問道。“你的意思是說，一旦你在另一個……‘內心’世  
界，突然發現自己是這個世界的尼克希？你不知道你是怎麼來到這裡的。這就是你要告訴我們的嗎？”

“不完全是，”Nixie 說。“它必須通過耦合器。你只能通過耦合器出現。”

亨特搖搖頭。“VISAR 的耦合器？”他問道。

“不。”妮希看著他，好像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進入 JEVEX！”

亨特驚呆了，坐回原處。Danchekker 的頭猛地轉過來看著  
又是她，像鳥一樣。不可能的想法進入了亨特的腦海。“當然不可能是 JEVEX 本身，”他抗議道。  
“我們不是在談論 VISAR 剛剛發生的事情嗎？”

希洛欣想了想，然後堅定地說：“不。VISAR 的  
現實的內部表現與我們自己的完全不同。它已經發展出一個完全不相容的不同世界模型。正如  
你剛剛聽到的，它甚至不分享我們對物理空間的感知。像這樣的實體永遠無法居住在

人類的神經系統。如果這個地方確實存在，也就是 Nixie 所說的她來自的地方，那麼至少它的基本幾何和空間屬性與我們自己所認識的一樣。換句話說，它存在於我們所知的太空中。”她停頓了一下，好像在猶豫要不要說出這句話的意思。“但是，為什麼任何人實際上都可以通過神經耦合器從其他地方旅行，就在這一刻，我什至不敢冒險猜測。”

還沒等任何人多說什麼，德爾卡倫就出現在了房間的門口。他看起來很擔心。“她不在那兒，”他說，直接對著亨特說。Cullen 已經離開去 Geerbaine Best Western 給 Gina 打電話，因為他們預計最晚會在 Baumer 收到她的消息。“她昨晚沒有登記入住，他們也沒有收到任何消息。Baumer 從昨天起也沒有出現過。外面有很多麻煩。我不喜歡它。

## 第三十四章

吉娜 (Gina) 坐在堡盟 (Baumer) 旁邊的牆上，一邊吃著 grini 三明治，一邊啜飲著一種被認為是咖啡的熱飲料。然後她仰面躺下，凝視著陌生的天花板。

這種轉變就像那樣突然和迷失方向。中間發生的事情她全然不知，連時間流逝的感覺都沒有。就好像她腦子裡的錄音帶被剪掉了一段，兩端又乾淨利落地拼接在一起。

大概有幾分鐘的時間，她躺著整理自己零散的思緒，徒勞地試圖從印象的縫隙中喚起一絲回憶。但是什麼也沒有。她的記憶就像一個記錄時鐘的痕跡，它失去了動力，然後又在一段時間後重新開始，就她必須繼續的所有信息而言，這可能是片刻或一年之後。

她抬起頭，發現自己還是一身打扮。她躺在沙發上，一條薄毯子蓋到腰部。房間溫馨乾淨，簡單的擺設著椅子、桌子、衣櫃和梳妝台，點綴著一些造型奇特的擺件，牆上掛著一些畫。感覺更像是任何私人住宅中的空餘房間，而不是醫院。但是這裡瀰漫著一絲氣味，如果有的話，這表明是一種薰香。她沒有發現任何受傷的跡象，並斷定她沒有發生事故。因此，她的健忘症是故意誘發的；有人不想讓她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她是怎麼到那兒的。

這表明她可能是一名囚犯。

她試著動了動，發現沒有束縛。但當她起床時穿過房間試了試門，門是鎖著的。她轉身又看了看四周，發現沙發上擺著標準的耶夫林式陪同，和之前在堡盟辦公室看到的差不多。“佐拉克，你在嗎？”她一時衝動大聲說道。“你能聽到我嗎？”沒有回應。“五十六頻道……開啟五十六頻道……”沒什麼。她回到沙發上，坐下來嘗試對面板的手動控制進行一些操作，但沒有結果。無論如何，回想起來這似乎是一種相當愚蠢的希望。

然後，突然間，她的困境讓她完全孤立起來。

她覺得自己的決心在下滑，恐懼不由自主地接管了一切。突然間，她想回到西雅圖，在她自己的事情上，知道那熟悉的

地點和場景位於牆外。她拿起被子，披在肩上，知道房間裡不是特別涼爽，卻怎麼也感覺不到暖和。好奇心和有趣的生活到此為止。如果她在這之後能平安回來，她決定，從現在開始，她將加入當地的婦女俱樂部，並從肥皂劇中獲得她需要的所有刺激。

那麼，誰的囚徒呢？與 Baumer 混在一起的只能是 Jevlenese 組織，不管它是什麼組織。現在很清楚，他打電話給她時，是按照他們的指示行事的。他是否知道他們的確切意圖或目的沒有什麼區別。她盯著門口，想起看過的無數電影片段，告訴她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做：在門後等一個守衛端著一盤食物進來，出其不意制服他，然後想辦法逃跑。簡單的。沒有比這更荒謬的了。

然後，就好像是被她這麼想的觸動了一樣，門開了。有那麼一刻，吉娜懷疑自己是否出於某種原因處於 VISAR 創造的世界中。  
沒有辦法分辨出區別。

但是進來的人並不是端著托盤的守衛。那是一個女人  
寬鬆的綠色長褲套裝在腳踝處收緊，中間用一條寬腰帶固定。她的五官鬆鬆垮垮的，一頭灰白的頭髮緊緊地束在腦後。和她在一起的是一個身材矮小的男人，穿著一件直筒剪裁的灰色鑲邊大衣，吉娜沒有理由知道他是 Eubeleus 的助手 Iduane。

他們站在那裡好奇地看著她幾秒鐘。她凝視著  
她所希望的是對挑釁冷漠的模仿，還過得去。在裡面，她胸口的某個東西正在  
轉動後空翻。

“所以，你又和我們在一起了，”女人說。她的態度實事求是，  
冷靜。“重置短期神經迴路。沒有什麼你應該擔心的。你只是失去了一些不重要的  
記憶。有些人比其他人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重新融入社會。”話是從她嘴裡說出來的。吉娜意識到，她說的是她那不完美、帶口音的英語。

“怎麼……”吉娜的喉嚨乾了。她把唾液擠進嘴裡，又試了一次。“我在這裡  
多久了？”

“不久。不到一天，一點點。”

太被動了，吉娜告訴自己。她已經開始順從地做出反應了。“你根本沒有  
權利留下我任何時間，”她說，鼓起勇氣直起身子。“我要求 -

“哦，請不要在戲劇上浪費時間，”女人說。“這不是過度立法的美國。  
Jevlen 的權利是靈活的。無論如何，它是

我們決定他們是什麼。”

“而‘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是提出問題的人。”女人拉過一把椅子坐下  
從房間的另一邊向下面對吉娜。男人依舊站著。

吉娜的印象是他不會說英語。女人繼續說。“我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到底是誰？”

“我是一名作家，”吉娜回答道。“我寫書。你可以嗎？

“你為什麼來耶夫倫？”

吉娜讀過在審訊情況下唯一安全的策略是  
從一開始就什麼都不說，並堅持下去。但不知何故，現在，現實的壓力讓這一切變得不  
可能。她不得不說些什麼來緩解她的緊張情緒。“如果這關你什麼事，我正在研究一本關  
於 Jevlenese 特工的書，他們在整個歷史上都被滲透到地球。”

“是的，這很有趣。但現在告訴我們真正的原因。”

吉娜搖搖頭，努力裝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什麼真正的原因？  
就是這樣……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哦，來吧。你以為我們是傻瓜就因為 Thuriens 關掉了我們的電腦？你作為間諜被派  
往堡盟。你假裝你同意他所相信的事情，所以你會讓他說話。你認為我們不會檢查你寫的書  
嗎？你厭惡他所信仰的一切。”

吉娜咽了嚥口水。“你瘋了。我到底要替誰當間諜？”

“嗯，你和 UNSA 的小組一起工作，是嗎？”

“你是說科學家？”

“當然，科學家們。”

“那又怎樣？我是美國人，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們來自同一個星球：同胞。我喜歡和我自己的  
同類在一起。這有什麼好笑的嗎？”

“啊，是的，都是真的……但是他們在耶夫倫做什麼？”女人問道。  
她舉起一隻手。“在你開口之前，我會避免你浪費我們雙方的時間。  
他們講的這個關於來看木衛三科學的故事只是幌子。我們知道。他們來是因為他們是  
Garuth 和負責 Jevlen 的 Ganymeans 的朋友。他們來這裡是為了為他們做點什麼。它是  
什麼？他們給了你其中的哪一部分？”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是獨立來到這裡的。”

“但你已經在華盛頓與 UNSA 談過了。”

“對於我的書的幫助，當然。但也有並發症。他們拒絕了我。”

“但不是他們把你送進了昆濕奴嗎？你喬裝打扮來找他們。”

“廢話。我想如果他們不幫忙，我會得到我想要的。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做了我自己的安排。在我們離開地球後，我才與科學家打交道。我以前見過他們中的一個。”

“那麼，他們來這裏幹什麼？”女人又問。“為什麼 UNSA 要把他們送到耶夫倫？”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訴你了。”

“我不相信你。你為什麼要對堡盟撒謊？”

“看，我已經受夠了。我不必和你說話。你他媽的以為你是誰在街上到處搶人？為什麼我做我做的事關你什麼事？”

男人和女人用耶夫林語低聲交談。男人雖然聽不懂，但似乎已經看懂了大意。女人嘆了口氣，揉了揉眉心。吉娜開始感到更加自信，告訴自己她做得還不錯。然後門開了。吉娜抬起頭，當她認出這個高大、黃頭髮、冰藍色眼睛的人時，她張大了嘴巴，身穿綠色長袍，肩上披著栗色襯裡的兜帽。那是光之軸的“拯救者”優比琉斯。

“安娜，你在地球上和那些俄羅斯人待了太多年了，”他對女人說，用耶夫林語稱呼她，但使用的是她採用的泰拉名字。“你在那裡養成的習慣很難改掉。我警告過你，你不會以這種方式取得任何進展。”他看了吉娜一眼。“但幸運的是，這影響不大。帶她過去。”

淡淡的、沾沾自喜的笑容已經凝固在吉娜的臉上。聽到他的語氣，還有他把頭轉向他出現的方向的動作，她的胃裡似乎落下了沉甸甸的重量。

“所以，你不想像好朋友一樣說話，”女人說，站了起來從椅子上。“那沒關係，因為現在我們採用更有效的方法。”她讀出了吉娜臉上的憂慮，笑了起來。“哦，你不用擔心。書讀多了，可能吧。那些東西老套了，不太好。今天，一切都很輕鬆。你什麼都不記得了。”

Eubeleus 從門口移開，Gina 第一次看到兩個男人在外面等著。耶夫林女人回頭看著她。“唯一的問題是，你現在是配合我們一起來，還是非得讓我們不體面？”

儘管吉娜知道她無力改變任何事，但本能還是採取了超過。她縮回沙發的一端，抓住邊緣，無聲地搖了搖頭。兩名侍從搬進了房間。Iduane 發出命令，從天花板的凹處激活在沙發上訓練的昏迷波共振器……這是 Gina 對任何事情的最後了解。

直到幾個小時後。

她沒有意識到自己被帶到了神經耦合器所在的另一個房間；當她躺在躺椅上時，躺椅的柔軟輪廓；或偷偷進入她腦海的無形的、探索性的手指……

“正如所懷疑的那樣，她是個騙子，”機器的聲音宣佈道。作為軸心國的大本營，位於石板的神殿可以隨時調動 JEVEX 運行中的核心部分。“她在昆濕奴號上與亨特的會面是故意讓她隨後與 UNSA 小組的聯絡看起來更自然。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樣，她最初在華盛頓與 UNSA 接觸。

考德威爾認為這是一個為自己的目的爭取她幫助的機會，亨特在她返回西雅圖之前向她提出了這個提議。”

“他的目的是什麼？”優貝琉斯厲聲說道。“向她透露了多少？”

“Garuth 私下直接聯繫了 Hunt。馬林女人恰好是當時在場。Ganymean 無法處理 Jevlenese 的心態，並且知道康復計劃正在失敗。他向過去有效溝通過的人尋求幫助。他們的任務是調查。這位女士可以提出一些似乎不適合科學家的問題。”

優比琉斯一邊考慮著這句話，一邊盯著吉娜失去知覺形式。漠不關心，就像他在實驗室解剖台上看待標本的方式一樣。“為什麼要去亨特？”他問。“為什麼不通過適當的政治渠道？Garuth 在這些地區也有聯繫。”

“他不信任他們。他懷疑正在採取行動終止他對耶夫倫的管理，但他想完成他接受的任務。”

“堡盟呢？他們是怎麼找到他的？”

機器回答道。“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受到懷疑。人族，Cullen，知道 Baumer 拿走了 Obayin 的報告。”

“什麼！”尤貝琉斯驚呼道。“這麼遠？傻子沒帶足夠的預防措施。”

Iduane 看起來很擔心。“他們對烏坦了解多少？”

“只有官方報導，”機器說，繼續閱讀，“但他們很可疑。”

“他們把堡盟和我或 Axis 聯繫起來了嗎？”優貝琉斯問道。

“不。但發現他的聯繫是他們的首要任務。加魯斯有授權 ZORAC 掃描其翻譯渠道以尋找可能的線索。”

優貝琉斯揚起眉毛。“他們下定了決心。好吧，那是東西值得了解。”他向 Iduane 點了點頭。“確保沒有人使用

任何敏感的渠道。”

“當然。”

Eubeleus 轉過身去站著，雙手背在身後，面對耦合器的控制設備面板，快速思考。“我們必須迅速行動，”他低聲說。“聯繫 Garuth，說我想再次見到 Calazar。我們需要對 Thuriens 施加盡可能大的壓力，讓我們到達 Uttan。”

“堡盟呢？”伊杜安問道。

尤貝琉斯輕蔑地聳聳肩。“他很粗心。他的用處到頭了。  
幹掉他。”

伊杜安點點頭。

耶夫林婦女揮揮手示意吉娜。“和她？”

優比琉斯轉過頭，再次盯著那一動不動的身影。淡淡的微笑在他的臉上掠過一絲愉悅。“我們可以利用她，”他說。“所以，她想扮演間諜的角色，嗯？很好，我們會把她送回去。但不僅僅是她在這裡的記憶被抹去了。那隻會讓他們明白髮生了什麼。相反，我們將讓 JEVEX 植入我們自己設計的不同記憶序列。那樣的話，我想我們可以把她變成一個非常有效的間諜。對我們來說，她將就在那個重要的小組中。這應該會讓她比堡盟更有用。”

## 第三十五章

亨特走得很快，帶路進入拐角吧台外的通道，穿過門口進入前廳，深藍色的花朵在浴缸裡枯萎了。德爾庫倫緊隨其後，萊班斯基和科貝格緊隨其後。當他們穿過大廳時，他們的腳步聲迴盪著。無視永遠固定的電梯，他們直奔樓梯間。他們經過樓梯平台，緊閉的門後傳來不和諧的 Jevlenese 音樂，空氣中瀰漫著陳腐的烹飪氣味，最後他們停在了三樓上方那扇紫色的門外，周圍環繞著白色的門。

“默里，你在裡面嗎？” Hunt 跟注，用手指戳著叫牌盤。“我是維克亨特。”

默里的聲音在片刻之後回答道。“維克？說，給什麼？我們沒想到你。”

“這不是社交。這非常緊急。打開。”

“嘿，聽著，我不確定我喜歡那種語氣，你知道的。就是這樣發生在現在

“打開門，該死的，否則我們就把它拆了！”

“我不必接受那種狗屎。如果你想打破你的肩膀試試看，我沒問題。迷路。”

“看，樓下拐角處有一車石板警察。如果你不讓我們進去，他們就會上來把它燒毀。你有十秒鐘的時間。”

門開始滑到一邊。亨特沒等門完全打開就進去了，其他三個人跟著他走進休息室。默里和另外兩個男人以及幾個女孩坐在一張大桌子旁，桌子上擺滿了瓶子和玻璃杯，是從牆邊拉出來的。

他們似乎正處於一種賭博遊戲的中間，其中涉及放置在棋盤上的陌生卡片和標記。默里放下了握著的手，不悅地看著闖入者。

“好吧，現在你介意嗎？”這是

私人的。把這些人趕出去。”亨特的話用耶夫林語迴響，這意味著 ZORAC 在五十六頻道活躍。

“他們是我的客人。去你的。”

Cullen 朝門的方向豎起拇指。“這是政府的官方安全事務，我們很著急。除了他，所有人都出去。”

另外兩個男人中，一個大腹便便、禿頂、油光滿面、身穿絲質淺灰色西裝的男人站了起來，好斗地把臉湊到

在卡倫的一英寸之內。“哦耶？好吧，你不在這裡發號施令，混蛋。我碰巧是的朋友

Koberg 把他轉了一圈，抓住他的衣領把他從地板上叫了起來，把他抱出了房間。前門外傳來一聲重物被傾倒的砰砰聲。“ZORAC，下線，”幾秒鐘後，當 Koberg 面無表情地回來時，Hunt 說道。另一個跟穆雷在一起的男人，從桌上拿了一些令牌後，便急匆匆的走了出去，幾名女生也慌張的跟了上去。

當 Lebansky 移到外面並關上身後的門時，Hunt 轉身面對 Murray。“我上次來這裡的時候你有所保留，”他說。“您對堡盟的了解比表面上的要多。我當時並沒有把它當成什麼大事，因為我想讓你好好考慮一下。但事情發生了變化。我需要知道他和誰混在一起，他在做什麼，他去了哪裡。”

默里乾涸地舔了舔嘴唇。他的目光從 Cullen 身上移到 Koberg 身上，後者正交叉著雙臂背對著門站著，然後又回到了 Hunt 身上。“是什麼讓你認為我知道的比我已經說的還多？”他要求。

“來吧，別再胡鬧了，”亨特說。“他和當地人混在一起相當於黑手黨，對吧？這就是你要掩護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妮琪？這是她告訴你的嗎？”  
“那沒關係。”

“她去哪兒了？”  
亨特認為進一步曲折地使情況復雜化是沒有意義的。“現在，她回到了 PAC，與一些 Ganymean 科學家一起工作，”他說。

“科學家們？尼希？”  
“相信我，默里，這比你想像的要多得多。它涉及整個地球-Jevlen-Thurien 政治局勢。有人失蹤了，而 Baumer 則安排好了。我們想要管理他的人。我知道他們是那種脾氣暴躁的人，但這只是你必須忍受的事情。”他等了。默里在椅子上不舒服地動了動，在內心掙扎。亨特向科伯格揮手。“我們不是在玩遊戲，默里。如果你不給，我們會馬上把你趕回 PAC，他們會把它從你身上拿走。”

“你在跟誰開玩笑？Ganymeans 永遠不會接受這樣的事情，”默里說。但他的眼睛很緊張，而且嘗試並沒有完全成功。

“我們可能會忘記問他們，”亨特說。

Cullen 又盯著 Murray 看了一會兒，然後不耐煩地哼了一聲。 “帶他離開這裡，”他指著科伯格說。然後他朝門口喊道，“Lebansky，叫馬車。我們不會……”

默里保護性地舉起雙手。“好吧，好吧……他們叫做 Ichena

“我們知道他們，”卡倫對亨特低聲說。“保護回扣、恐嚇和說服，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下有很多黑市操作。”亨特點點頭。

默里繼續說道。“他們為頭腦世界的怪胎大肆宣傳。自從 Gs 取消了 JEVEX 的插頭後，價格就一直看不到了。”他短暫地展示了一個手掌。“如果你認識合適的人並且你有麵包，你仍然可以去一些地方。”

“如果 JEVEX 被關閉，怎麼會這樣呢？”亨特問，多看多少默里知道，如果他是直的。

“見鬼，我怎麼知道？我不是技術人員。它並沒有完全關閉。我不知道為什麼。周圍有些人可以進行聯播，或者如果價格合適，他們會另眼相看。明白了嗎？

“這與堡盟有什麼關係？”庫倫問道。

“他是一個 headworlder。他來這裏後很快就迷上了。有這個俱樂部，有點獨特，被稱為貢多拉。它有後面的展位，你只有在有聯繫的情況下才能知道。那是他一直去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哪？”庫倫問道。

“不太遠。五六個街區。”

“你能讓我們進去嗎？沒有人會破壞這個地方。我們只是想看看堡盟是否在場。”

默里搖了搖頭。“該死，你把我當什麼了？我只是一個搭便車來到這個星球的人。”

“但你有聯繫人，”亨特說。“你認識可以做到的人嗎？這很緊急，穆雷。”

“也許……我得打幾個電話。”

“那就開始製作吧。”

“我應該告訴他們什麼？他們為什麼有興趣幫助你？”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那可能就是他們行動的結束。”

“給我幾分鐘。”默里走到同伴身邊坐下。

亨特好奇地看著卡倫。“那麼，堡盟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建立聯繫的呢？”他沉思著。“根據穆雷所說，他才剛剛到。”

“他們給了他一個免費贈品作為誘餌，”卡倫說。“在 PAC 裡給自己找了一個溫順的人族。”

亨特緩緩點頭。這一切都開始變得有意義了。堡盟很早就被確定為可能的潛在癟君子。他們就是這樣控制他的。所以至少這回答了亨特列表中的一組問題。他焦急地看著默里，默里正在觸摸板上輸入代碼。

Baumer 的動機並不是 Hunt 當時特別關心的一個方面。

在 PAC ,Danchekker 和 Shilohin 向 Nixie 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誰被耦合到 VISAR 。 Nixie 允許 VISAR 在她描述時監控她的思維過程和回憶。

“你是說，在你自稱來自的這個世界上，除了簡單的工具外，根本沒有我們所知道的任何小玩意兒？”希洛欣說。“沒有機器，甚至是最基本的機器？”

“不可能將各個部分拼湊起來，使其能夠像這裡那樣發揮作用，”Nixie 回答道。她做了一個無奈的手勢。“我怎麼解釋這個？”

她舉起前臂指向希洛欣。“如果一件事那麼長，也許是這樣，那麼當它往那邊走時就不一樣了。”她將手臂水平旋轉了一個直角。“而且一整天，一切都在變化，即使不動。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區別。一切總是一樣的。到處都有這種神奇的合法性，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她疑惑地從一個人看看另一個人。

“這些圖像符合物理學，其中相對尺寸一個物體的形狀，以及它的形狀，並不是隨著它的運動狀態而不變的，”VISAR解讀著，分析著妮希腦海中的畫面。“因此，不可能構建其部件在所有條件下都能自由移動的機制。方向的變化和有規律的、疊加的日週期可以理解為行星自轉的次要影響。”

“那麼，我們在一個星球上，”Shilohin 總結道。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VISAR 同意道。

Danchekker 向前坐下，揉了揉額頭。“也許我有點糊塗了。行星是如何自轉的？我認為我們早些時候確定輪換出於某種原因是未知的。旋轉物體的概念難道不被認為是一種神秘的東西？作為一種理想可以想像，但在實踐中無法實現嗎？”

“不完全是，”VISAR 回答道。“不受約束的旋轉很常見。物質在運動方向上被拉長。例如，一根棍子被拋向空中，繞著它的中心轉動，會變成兩個頂點相連的楔子。移動的東西改變了它們的尺寸。所以沒有

以製造機器所需的各種方式將固定部件和移動部件裝配在一起的有效方法。他們甚至無法讓車軸和軸承正常工作。”

Danchekker 再次坐回椅子上，感到困惑。“不同尋常的是，她似乎沒有能力發明它，”他沉思道。“她對力學的基本原理幾乎一竅不通。”

妮希聳了聳肩，沒有生氣。

“確實，她的基本概念好像是在另一個世界形成的，”丹切克繼續說道。

“它似乎存在於我們所知的太空中，但具有不同的物理定律，”Shilohin 說。她回頭看了看倪雪。“你說固體可以相互滲透？”

“是的，”妮希向她保證。

“在合適的條件下，”VISAR 合格。

“而固體物質並不總是表現出永恆性？事情可能只是憑空出現？”

“不經常，但顯然如此，”VISAR 證實。

“或者在其他場合可能會消失？”

“在她的童年時代，她記得整個風景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

“超自然的力量起作用了。通過訓練和紀律，人們可以學會隨意產生這種效果，僅靠精神力量？有些人獲得了在我們聽說過的這些神秘的‘潮流’中看到異象的能力，這些潮流無處不在。” Shilohin 看著 Danchekker，短暫地舉起一隻手。“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幻像是關於這個世界的。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樣的人可以將自己的身體附著在這些流向天空的水流上，然後升起。這就是 Nixie 來到這裡的方式。”

VISAR 將圖像投射到實驗室的一個牆屏上，創建來自 Nixie 記憶模式中編碼的信息。畫面顯示手持長矛和盾牌的全副武裝的戰士驚慌地後退，一個發光的身影漂浮在天空中，弓導著一道道爆炸的閃電落在他們中間。另一張照片顯示，一名身穿長袍、頭戴高頭飾的男子將一根閃亮的棍子慢慢地穿過一塊堅硬的岩石，上面沒有任何標記或開口。有一些奇怪的生物，一個的腿看起來像蛇，另一個分成兩半。

這些場景是 VISAR 可以構建的最接近對人類神經系統有意義的表徵的場景，以熟悉的圖像為條件；字面數據是難以理解的。例如，屏幕上的人形圖形是 VISAR 執行轉換的人工製品，而不是 Nixie 實際看到的描繪形式。

“如何？”希洛欣疑惑地問道。“這怎麼可能？”

“啊，好吧……那是另一個問題，”VISAR 說。

“會不會是 Jevlenese 通信系統出現了一些異常，難道您認為？”希洛欣問道。“i-space 鏈接是否可以以某種方式連接到我們從未知道存在的遙遠宇宙部分？”

“我不能說這是不可能的，”VISAR 回答道。

Danchekker 坐著凝視屏幕一段時間。Shilohin 等待著，而 Nixie 則饒有興致地看著。她喜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也樂於合作。

最後，Danchekker 搖了搖頭。“不，”他宣布。“就算真的存在這樣的境界，一個人，怎麼可能從那個世界傳送到這個世界？”他求助地看著希洛欣。“解釋必須純粹是心理上的。對於一個非常規但一致的動力學系統如何體現在一個對物理原理沒有直覺知識的人的構造中，一個明顯的答案很簡單，就是 JEVEX 把它放在那裡。”

“你是說這一切都是在我的腦海裡？”妮希一本正經的問道。兩位科學家的懷疑似乎並沒有困擾她。就好像她早就料到了一樣。

“神經失調引起的幻覺障礙

耦合電路，可能嗎？”Shilohin 提議，看著 Danchekker。

“現在你明白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人通常不和任何人談論這一切了，”尼克希說。

“大多數人傾向於認為我們瘋了。阿亞圖拉們試圖描述他們所看到的，但他們沒有文字，也沒有科學家的幫助，也沒有像這樣的屏幕。所以他們試圖用符號來告訴它。但人們甚至還沒有開始理解。”

丹切克溫和地笑了笑。“沒什麼好擔心的，”他告訴她。“我是當然，對你來說，這一切看起來都很真實。”說話的時候，他也轉過身來看著希洛欣。“只有當我與桑迪和吉娜詳細交談時，我才意識到這些 Thurien 系統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在腦海中創造出完全令人信服的幻覺。Ganymean 的心理是這樣的，他們不會被它沖昏頭腦，但顯然，對於人類來說，它很容易成為一種渴望的現實替代品。親愛的，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這似乎就是答案。”

Nixie 以一種隨和的方式回他微笑，表示她可以等到他改變主意。

Danchekker 轉身對著 Shilohin，漫不經心地揮了揮手。“實際上，我什至可以說我認為我們已經找到了 Garuth 的整個問題的答案。關閉 JEVEX 後，解決方案就是我一直維護的所有內容

沿 :時間和耐心。讓我們忘記對宇宙其他部分未知領域的任何幻想，並專注於真正的幻想。如果你能原諒這個矛盾的話。這就是我們現在需要關心的。”

## 第三十六章

被告被帶到一個樸素但氣勢磅礴的分層座位法庭  
面對最高法官坐的長椅，兩側是次級法官、學者和顧問。在長凳前的一側，漢斯·鮑默 (Hans Baumer) 坐在檢方律師專用的桌子旁的椅子上觀看。

第一個囚犯是實業家 或者至少是堡盟的溫和派  
異想天開的，無意識的理想化。他身穿深色細條紋西裝，領帶夾閃閃發光，有一頭價值百萬美元的棕褐色頭髮，留著白鬍子。和他一起的是一名工程師、一名科學家和一名自由主義/存在主義哲學家。

公訴人站起來，先看了看實業家。“你的罪行  
是貪婪和對人類生命的盜竊。因為你不僅讓所有其他考慮從屬於增加你自己的財富，而且還鼓勵，  
如果不是，實際上是強迫，其他人追求純粹的感官和物質滿足，以控制他們的慾望並剝削他們的勞動。  
通過徵用他人的生命來服務於你自己的錯誤目標，你剝奪了他們改善自我的機會，而這正是他們存在的  
真正原因。”

“你可以在聽證會開始前發言，”法官指示道。  
實業家平靜地註視著人群。“廢話。我給了他們他們想要的。這不是我判斷他們口味的地方。  
如果這些品味沒有反映出您認為這是您的業務認可的理想，那不是我提供的鏡子的錯。如果我在這個過程中變得富有，那又如何呢？我沒有從任何人那裡拿走任何東西。我收到什麼，我創造什麼。

在我存在之前的幾千年裡，他們的生活一直是骯髒和悲慘的。”

控告者回答說：“貪婪也存在了數千年。  
但是大規模開發的手段還沒有 工程師。 - 直到你提供它。你充當了他的追隨 他致辭  
者，建造了可以奴役數百萬人的工廠和引擎。”

“奴役他們？我給了他們生命，”工程師回答道。“在我來之前，他們  
四分之三的孩子都死了。是的，在早期的工業時代，生活有時很艱難。我們不  
可能在一天或一年內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但他們活了下來。對我來說，這聽起  
來像是邁向任何一種‘自我完善’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他們活下來了，是的，但為了什麼目的呢？”原告問，繼續  
科學家。“了解真相？喚醒對他們真實的、精神的知識

自己？”他搖搖頭。“不。因為你通過將現實簡化為理性可觀察的可觀察對象來蒙蔽他們，並告訴他們這就是所有存在的東西。”

“我只是給了他們我可以支持的答案，”這位科學家說。“我描述了證據表明的內容。事實會說話。其他事情我不發表意見。”

“啊，是的，事實！”原告來到哲學家面前指指點點。“我們這裡有刺客，他謀殺了靈魂，留下屍體供其他三隻豺狼吃。你教導說事實決定現實，經驗先於想法。你把人的品質和人的本質變成了進化的偶然事件，讓人們除了作為個體尋求世俗的滿足之外別無其他目的。這樣我們就到達了圓的終點。你剝奪了他們的需求，以便其他人可以替代需求。”

“在那種情況下，我指責你，”哲學家反駁道。“為了你的需要試圖強加是錯誤的。你需要他們餵養、穿衣、住所和照顧你；滿足你對掌握的渴望；賦予你的生活以目的的幻覺。但他們不需要你，而且從來不需要。你的整個案子都是一場騙局，目的是讓他們相信相反的事情。”

在起訴席上，堡盟坐在前排。這些都是他想聽到答案的事情。JEVEX 擁有所有人類歷史及其記錄思想的集合，可以在創作它們時加以藉鑑。

穆雷帶著亨特和卡倫，仍然由科伯格和萊班斯基陪同，到一個華而不實的地區，他被告知要在那裡會見一個名叫 Lesho 的人。他們到達了一個擁擠而嘈雜的地下室酒吧，舞台一側有一個低矮的舞台，一群裸體女孩表演著公開的女同性戀色情色舞蹈，顧客們似乎對這些舞蹈視而不見。

當其他人跟著默里穿過地板穿過人群時，一隻手拍了拍亨特的背。“好吧，嘿，如果不是那個英國科學家！我看你也在吸收一些當地文化，嗯，博士？”基思，曾在昆蟲奴號上的企業高管之一。他看起來衣衫襤褸但很開心，比磨損更糟，一隻手拿著一個玻璃杯，一個緊身的紫發耶夫林女孩緊貼著他的另一隻肩膀。艾倫在他身後，還有一個留著橙色平頭的裸胸同伴。

“實地研究，”Hunt 大聲回應，勉強笑了笑。

“我不認為你在研究人類學，”基思開玩笑說。

“這是物理學的物理方面。”

“維克！喝點酒，”艾倫在身後叫道。他讚許地示意指出和他在一起的女孩。“給自己找個伴。到處都有。他們似乎喜歡人族。也許我們應該再找幾個

為贏得這個銀河係而進行的戰爭。”

“不是現在。”

基思向科伯格和萊班斯基揮了揮手。“你帶的那兩個人是誰？他們看起來像卑鄙的肌肉。”

“有緊急事情發生，”亨特說。默里走到坐在角落桌旁的三個男人身邊，轉過頭來招手。亨特告辭了，和卡倫一起過去了。

中心人物是 Lesho，矮胖黝黑，留著黑色捲髮和濃密的鬍鬚。他身穿銀線織成的西裝，襯衫上掛著寶石吊墜，手上戴著沉甸甸的戒指。和他在一起的兩個耶夫倫人可能是從馬尼拉到馬賽的任何地方的黑社會暴徒。沒有可用的五十六頻道，談話必須通過默里的洋涇浜耶夫林語進行。

“他會帶我們去當地的 Ichena 變調夾，”Murray 在 Hunt 耳邊大喊。他指著庫倫。“只有他，你和我去。弗蘭肯斯坦兩兄弟留在這裡。”

“你希望我們相信人性？”庫倫提出抗議。“他們是我們的安全。”

默里展示了他空空如也的雙手。“你想說話，而不是他。事情就是這樣。”

亨特看著卡倫。卡倫聳聳肩點點頭。“有什麼選擇？”  
他把科伯格和萊班斯基叫了過來，解釋了情況。他們看起來很不安，但還是接受了。

默里用耶夫林語又說了幾句。Lesho 喝完了他的酒  
站了起來。“我們走吧，”默里說。

在 Rijinussin 荒野的一座神聖的山上，Thrax 站在升天岩上，凝視著夜空。  
Shingen-Hu 就在附近，張開雙臂，而在他們周圍，一圈披頭巾的僧侶將他們的注意力  
集中在從黑暗中彎曲下來的閃閃發光的電流線上，被他們的聯合力量所困，並被越來越靠近山  
頂。

Thrax 以前從未見過如此接近的電流。在它裡面，他可以辨別出彩虹色的細絲，扭曲、分  
裂、脈動、重新組合，彷彿每一個都帶著自己的生命力在移動。他可以辨認出在整體中形成的  
圖案，聚集在一起又溶解，隨著它們隨著流動的節奏跳舞和混合而不斷變化。

在正常情況下，他會花費大量的訓練來吸收  
在他與水流一起升起之前，水流攜帶的 Hyperia 的幻象。  
然而，胡信根放寬了這一要求，因為最近

電流太少，太珍貴，不能不嘗試。Thrax 相信 Master 的判斷並接受了這個決定。

“做好準備，Thrax，”Shingen-Hu 對著他喊道。“當前降低。一會兒你必須伸出手來。

“我準備好了，主人，”Thrax 回答道。

他最後看了一眼四周，在黑暗中隱隱約約地勾勒出群山的輪廓，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所熟知的世界。當一個修士從 Waroth 中崛起時，他的肉體會去物質化，將其物質融合到電流中，這樣只有他的精神才能進入他將要成為的新存在。如果他再次見到 Waroth，那將是通過其中一位被啟發者的眼睛，他會回到他的腦海中說話。

“記住，你的任務應該是服務涅茹的螺旋，”信玄虎低聲說道。“尋找那些跟隨標誌的人。”

在不遠處的另一座山峰上，科亞洛正在註視著一條發光的電流帶，在峽谷遠處隱隱約約升起的大塊岩石上方盤旋而下。Ethendor 和他在一起，還有一群牧師將他們自己的吸引力向上投射到水流中。站在旁邊的還有兩名稀有的火騎士，他們選擇將自己的力量奉獻給發展武術，並受到各國國王的歡迎。在他們身後，六隻可怕的獅鷲和它們的馴獸師站在那裡，因為它們迫不及待地想要鬆開它們，所以它們的翅膀正在收縮，系鏈也嘎嘎作響。

“這一刻臨近了。做好準備，”Ethendor 警告說。

“我準備好了，主人！”凱亞洛哭了。

會合地點在一個小公園對面的拐角處。亨特記得在進城的路上，帶有模擬天空的天篷覆蓋了一些部分，但沒有覆蓋其他部分，亨特無法判斷傍晚頭頂上逐漸變暗的淡綠色是真實的還是人造的。這似乎是一個更好的街區，更乾淨，建築物維護得很好，儘管萊索只給他們帶來了幾個街區。亨特對希班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周圍環境的整體特徵可能會突然改變，有時只需穿過一條街道。

一輛閃亮的豪華轎車悄無聲息地停了下來。兩個男人，從他們的外表來看是強壯的手臂人物，從前面爬了出來，檢查默里、亨特和卡倫是否有武器。其中一個人用耶夫林語對 Lesho 說了些什麼，Lesho 舉起一隻手向 Murray 致意，對另外兩人點了點頭，然後走開了。緊接著，後車廂的一扇門打開，兩排相對的座位出現了，一側的座位上又坐了三個男人：中間是一個寬闊的臉龐，灰白的短髮，他提醒道：

模模糊糊地尋找考德威爾，他大概是變調夾，還有兩個看起來像保鏢的人。 Murray 走到門口， Jevlenese 又開始嘀咕了幾句。然後他爬了進去，穿過空座位，示意亨特和卡倫跟上。先下車的兩個人中的一個關上了身後的門，然後帶著他的同伴回到了前面。又是關門的聲音，車子開走了。

“他的名字叫西里奧，”穆雷告訴亨特。“他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找到堡盟這個人對你來說很重要。”他在旁邊補充道，“他知道你來自 PAC，並且懷疑任何與政府有牽連的人，尤其是人族。他們知道地球式政府對他們的業務意味著什麼。”

“告訴他我對他的生意不感興趣。這就是我們來這裡的原因非正式地喜歡這樣。堡盟掌握了失蹤人員的信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可能處於危險之中。”

默里傳達了這個信息。然後，“他為什麼要幫你？他是個商人。對他有什麼好處？”

“他懂得保護，對吧？這與涉及 Jevlen 和地球之間政治的行星際情況有關。如果我們非正式地得不到任何滿足，那麼其他人就會正式地去做。他們不會胡鬧。換句話說，這要么是對我們的友好幫助，要么是警方的逮捕行動。他要哪個？”

默里翻譯。Scirio 笑著吐出一串清晰的東西嘲笑，通過手勢和最後的扔掉動作來強調。

“他當著 Shiban 警察的面放屁。他們都是混蛋，不知道如何闖入空房間。無論如何，他擁有它們。我們必須做得比這更好。”

“那就試試這個，”Cullen 插話說道。這就是我們要阻止的。如果我們失敗了，那對他的生意有什麼影響？”

默里把它傳下去了，西里奧變得非常安靜。然後他叫了出來對前面兩個男人中的一個提高了嗓門。

“他會打電話給總部，”默里喃喃地說。  
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聲音。Scirio 打開兩個座位之間隔板的一個小隔間，拿出一個電話聽筒。顯然電話那頭的人是誰，說的都是私事。

西里奧壓低聲音，將情況告訴了格雷維茲。格雷維茲在城外的別墅裡沉思。人族試圖追蹤的德國人

是 Iduane 說過要除掉的人，但如果 Ganymeans 和 Terrans 表現出那麼多的擔憂，那可能會導致真正的問題。他決定，在做任何激烈的事情之前，他應該與 Eubeleus 仔細核實一下。如果 Eubeleus 仍然希望他這樣做，他總能在明天擺脫 Baumer。但如果他今天這樣做了，但由於某種原因結果證明這不是一個好主意，那麼修復起來就不太容易了。

“你知道他們要找的這個人在哪兒嗎？”他問西里奧。

“如果他不在他們嘗試過的任何地方，那麼他會在俱樂部裡發瘋，”  
西里奧回答。

格雷維茲想了想。如果 Terran Murray 和他們在一起，俱樂部就不是秘密了。無論如何，他們聽起來好像對公司的業務不感興趣；更像是一些 Grevetz 不想捲入的政治廢話。也許直接開誠佈公是讓他們遠離他的最快方法。

“好吧，你可以帶他們去那裡，”他指示 Scirio。“如果德國人  
在那裡，讓他們得到他。

Scirio 更換了聽筒。他沒有對穆雷說什麼，又對前車廂喊了些什麼。一個聲音  
從隔板的格柵里傳出。

默里揚起眉毛，點了點頭。“這成功了，伙計們。我們在  
我們去纜車的路。”

在人民法庭上，堡盟在控方席上看著原告開始宣讀他的證人角色。

“為了支持對被告提起的訴訟，我呼籲所有時代的宗教導師……”一排身穿長袍、斗篷、法袍的男子，一些留著鬍子，一些留著飄逸的長發，手持木杖，魚貫而入。房間通過一個側門。“我呼籲世界上偉大的藝術家、詩人、預言家、神秘主義者，所有那些千古以來試圖將人類的眼睛從世俗和物質上移開的人，並打開它們……

當辯護律師站起來時，原告的聲音漸漸遠去，  
不耐煩地揮手抗議。在他旁邊是一個打扮成小丑的矮人，他興奮地跳上跳下，急於說話。  
在碼頭上，實業家、工程師、科學家和哲學家饒有興趣地看著。

辯護律師說：“如果允許的話，我這裡有一個證人可以結束這整場鬧劇，而不會再浪費法庭的時間。”“我提議駁回此案。”

“那個傻瓜是誰？”法庭書記官指著長凳下方座位上的矮人問道。

“一個小鬼被發現潛伏在負責這些程序的原動力的潛意識中。”辯護律師轉身朝堡盟伸出一根手指。

Baumer 吃了一跳，在座位上坐直了身體。這不應該發生。  
出事了。

大廳裡響起了竊竊私語。“說，”法官命令道。

辯護律師繼續說道。“簡而言之，整個案件歸結為對理性及其在技術上的表現的控訴。但這個證人將證明，我們所有人，現在，我們每個人，正是這些過程的創造物，除此之外別無他物。我們存在的整個現實也是如此。換句話說，原告本人是他想讓我們否認的東西的產物。

因此，如果他要證明他的案子，他和他的案子都不存在。”

“這是真的？”法官挑戰，看著堡盟。

鮑默站起身來，一頭霧水。“我不明白，”他結結巴巴地說，盯著矮人。“他不應該在這裡。他是怎麼進來的？如果他是我的，我可以拒絕他。就當他不存在一樣。”

“但他確實存在，”一個聲音響起。是 JEVEX。一切都失去了控制。JEVEX 不應該像這樣闖入……

電流環向下傾斜，Thrax 感覺到它的能量流動觸動了他的心靈。一種奇怪的感覺和超然的感覺席捲了他的全身。他看到了圖像的碎片：一個大廳裡的人物，一些坐在幾層，其他人站著，還有一排看起來像是在高架長凳後面的法官法庭。然後閃過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個小牢房，他在裡面抬頭看著天花板。周圍聚集的修士之力湧動。

“是時候了！時機已到！起來，色拉克斯！”胡信根的聲音響起。

但突然間，一切都在一片混亂中爆炸了。另一座山峰隱隱約約橫跨深谷，火光在黑暗中彎曲，在岩石中爆裂，引起僧侶們驚慌四散。與此同時，有翅膀的身影從上方降下，發出可怕的尖叫和揮舞著利爪，驅使它們尋找掩護。當保持破裂時，水流扭結並重新轉向另一個山峰。

一隻獅鷲猛撲向獨自一人站著的信玄胡和瑟拉克斯。Shingen-Hu 用一根手指瞄準了它，將它擊倒，它倒在地上尖叫著抽搐。

“還有另一種力量！”胡信根哭了。“看，電流正在被抽走。我們無法與之抗衡。我們糊塗了！”

在鄰近的山峰上，Ethendor 高興地咯咯笑著。“哈，他們被撤消了！電流來找我們！我們現在有了。起來吧，凱亞洛！祭司們，把你們的心思交給他。讚美歸於萬德羅斯。現在給你的僕人力量吧！”

Keyalo 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在他體內湧動，將他舉到高處。河流電流在他面前隱約可見並脈動，然後一切都亮了。

“看，他起來了！”Ethendor 欣喜若狂。“他把他的物質傳遞給當前的！他被帶進了黑夜！”

Keyalo 是純粹的能量模式，無形，無拘無束。純粹的存在。穿越虛空的宇宙風。虛空收縮，旋轉並向內墜落。

豪華轎車停在一個封閉廣場一側的一條黑暗狹窄的街道上。附近還停著許多其他車輛，其中有幾輛在亨特看來又大又豪華。儘管他判斷耶夫林標準的經驗有限。幾乎沒有生命跡象，可見的幾個人影在陰影中匆匆忙忙，忙著自己的事。亨特和他的兩個同伴先下車，兩名保鏢緊隨其後，西里奧最後一個下車。前面的兩個人留在車裡。

他們沿著廣場的一側走了一小段路，然後拐進了一條人行道，頭頂上的燈微弱，兩邊間隔著堅固的門道，門道全都關著。盡頭是另一條交叉的小巷，一側有一些樓梯向上，另一側有一個通向更昏暗通道的開口。他們進入通道，停在一扇門前，亨特在陰影中幾乎看不清門的輪廓。一定是由人按下了按鈕之類的，因為幾秒鐘後，一個隱藏的揚聲器發出了聲音。其中一名保鏢回答說，他是個大個子，眼神銳利，下巴是灰色的戰艦裝甲，亨特在心裡稱他為“無畏艦”。

那個聲音又說了些什麼，這一次西里奧回應了。一兩秒過去，一道聚光燈在門上方亮起，照亮了外面的六個人影。燈再次熄滅，門開了。

裡面幾乎和通道外面一樣黑。和光禿禿的。他們在一個看起來很小的門廳裡。它有一個靠牆的座位，牆上有一個洞，對面是接待處，旁邊有一扇門。

一對雙開門從後面通向外面。Scirio 敲了敲桌子旁邊的門，門很快就從裡面打開了。他走了進去，留下亨特、卡倫和穆雷以及兩名靠牆休息、凝視著天空的保鏢。幾個說話的聲音從洞口傳來。

辦公桌上方。

“你說你知道這個地方？”亨特問默里。

“我知道它就在這裡。我已經派人過去了。但我從來沒有用過它。我有我腦子裡已經有足夠的恐懼了。我不需要這種狗屎。”

“那你為什麼不親自帶我們來，沒有所有的表演？”庫倫問道。

默里搖了搖頭。“當你來到這裡時，沒有人看到任何東西；沒有人知道你是誰。你想知道你急著要找的這個人是不是在其中一個隔間裡？沒有老闆的同意，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然後 Scirio 在一個穿深色夾克的男人的陪同下回來了，Hunt 認為他是經理。Scirio 快速地對 Murray 說話，向 Hunt 和 Cullen 點了點頭，並指了指他剛出來的門。

“進去，”默里解釋道。

亨特和卡倫跟著經理回來了，而穆雷和西里奧則在門內等著。這是一間小辦公室，另一個男人坐在角落裡的安樂椅上，一面牆的控制台上方有幾個屏幕。

經理坐在控制台前，在其中一個屏幕上顯示了一張圖片。它顯示人們坐在桌子旁和凹室的座位上，其他人坐在酒吧里，大部分是獨自一人，但有幾個人成對，一小群人在聊天。光線顯然很暗，因為亨特可以從圖像的質量中看出圖像正在被增強。

“看看你是否能在那裡的任何地方發現他，”默里說。

亨特仔細研究了這幅畫，然後搖了搖頭。經理在控制台上操作一個控制器，依次挑出在場的每個人進行近距離觀察。然後他改變視角，讓不同的人進入現場，重複這個過程。堡盟不在那裡。

經理用耶夫林語說了些什麼，西里奧接了電話。“他們會去試一下展位，”默里補充道。

另一個屏幕被激活，顯示一個女人躺在一個小亭子裡的 Thurien 式神經耦合躺椅上。經理翻到下一張，上面是一個留著白鬍子的男人。“不，”亨特說。

接下來的兩次嘗試再次是男性，陰性，然後是另一個女性。亨特在前半打之後就停止了回應，讓經理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簡單地瀏覽名單，當主題是男性時停留一兩秒鐘，如果是男性則直接傳遞到下一個女人。

他們一定是在 20 多歲的某個時候，這時 Hunt 突然伸長身體向前，用手指示意 Cullen 靠近一點，然後驚呼道：“就是他！”

經理放大到面部特寫，但已經毫無疑問了。耦合器中的人物是漢斯·堡默 (Hans Baumer)。

“我們怎麼把他弄出來？”庫倫問道。經理已經在對 Scirio 說些什麼了。

“他們會去找他，然後我們離開，好嗎？”默里說。“我們忘了在哪裡我們從他那裡得到的。”亨特點點頭。JEVEX 的非法耦合器不是他關心的問題。經理朝後面的一個房間喊道，從裡面出現了另一個穿著深色西裝的男人。安樂椅上的男人站了起來，他們三個走到門廳裡，腳步朝著後面雙扇門的方向走去。片刻之後，他們出現在第一個屏幕上，穿過人和酒吧所在的房間。

在遠處走廊的一個隔間裡，堡盟的眼睛突然睜開了。但透過那雙眼睛向外看去的人，已經不再是漢斯·堡盟。

細胞！Keyalo 就在他水流中瞥見的牢房裡。他坐了起來。一座墳墓！突如其來的恐慌席捲了他。Ethendor撒了謊。Keyalo 被送往一座墳墓。為安撫冥界之神而埋葬的活屍。他害怕地環顧四周。奇怪的形狀，神奇的物體……運動感覺不對，彷彿空間本身發生了變化。他身體的一個附屬物從他面前經過。柔軟，鬆軟，畸形。他被囚禁在一具怪物的屍體中。

他的聲音刺耳而刺耳，當騙局的全部規模將他吞沒時，他在沮喪和恐懼中大聲尖叫。他躺在上面的祭壇柔軟而屈服。他跳了起來，搖搖晃晃地靠在牆上，陌生的運動感和平衡感失去了他的控制。他蹣跚後退，用他那細小的爪子撕扯著祭壇，但沒有效果。他在牆壁周圍發怒，毆打他們並尖叫。然後一個面板打開，出現了黑衣惡魔。Keyalo 退到角落裡。惡魔用一種奇怪的語言對他喋喋不休。他舉起一隻手，用盡全力向他們射出一道閃電……但沒有效果。他的權力已經被奪走了。當他意識到自己是如何被騙時，他尖叫著、嚎叫著、怒火中燒。惡魔襲擊了他。

亨特和卡倫在辦公室里站著，看著屏幕上的一切。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亨特問道。默里無奈地攤開雙手，搖了搖頭。

另外兩個人從後面的房間裡出來，開始與 Scirio 快速交談，他們都聽起來簡潔而興奮。“看起來好像德國佬有點適合那裡，”默里說。

“那我們把他弄出去，”Cullen 厲聲說，轉身朝門口走去。

西里奧舉起一隻手，用尖銳的聲音說了些什麼。“不是這樣，”默里告訴他們。“有後門。他們不想讓他擾亂整個房子。”

亨特和卡倫和其他人一起穿過門廳和大門。後方進入屏幕上出現的酒吧區域。他們以巧妙的步伐穿過，吸引了好奇的目光，然後穿過另一扇門，進入了兩邊排列著門的幾條走廊中的一條。當他們轉過一個拐角時，他們遇到了經理和兩個和他一起走的人，他們從另一個方向粗暴地對待 Baumer，他們掙扎著，踢著，並在用手摑住他的嘴巴後發出低沉的尖叫聲。

“天啊，”Hunt 嘆了口氣，困惑地搖著頭。“看起來好像他被翻轉了。我們現在幹什麼？”

“那台機器一定是弄亂了他的腦袋，”卡倫說，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

亨特走上前，在鮑默停下來時凝視著他的臉。它狂野而通紅，眼睛瘋狂地鼓著。

“吉娜？”亨特絕望地喊道。“你能聽懂我說話嗎？這一點很重要。你知道吉娜在哪裡嗎？

Keyalo 不知道，但這個惡魔的話語對他來說是聽得懂的。雖然惡魔說出的名字毫無意義。他猛地把頭往後一仰，把嘴從堵住他嘴巴的爪子上扯開。“放開我，居住在這些黑暗隧道中的冥界惡魔！我不會被你的謊言所奴役，而是宣誓效忠我所棄絕的螺旋之神。因為這是他對我的懲罰！唉！現在我看到了錯誤。他癱軟在支持他的懷裡。Scirio 對 Murray 進行了一連串的謾罵。

”從 Dreadnought 直接右擊下巴讓他出局，然後

“帶他離開這裡，”默里解釋道，儘管這幾乎沒有必要。“對 Ganymedes 的讚美。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希望他們會記得他們的朋友。”

Hunt 和 Cullen 每人挽起 Baumer 的一隻手臂，帶著他沿著一條側通道走到一名工作人員已經打開門栓的地方。他們來到後院，兩名工作人員將他們帶到最近的街道，幾分鐘後從辦公室叫來的出租車來接他們。

“怎麼辦？” Hunt 再次回過神來問道。

“媽的，我不知道。另一個是橡膠室，我猜，”卡倫回答道。

“我會告訴你另一件事，”默里說。他用大拇指示意他們來的方向。“這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後面的那些人以前見過它。也許這是他們不喜歡的另一個原因。

宣傳。”

他們讓穆雷下車，然後帶著他們仍然昏迷不醒的衝鋒繼續前往 PAC。但是當他們最終回到 UNSA 實驗室時，他們發現整個事件都是不必要的。他們走後，吉娜又走了回來，仍然渾身一體，看上去一如既往。

## 第三十七章

亨特背對著 UNSA 實驗室的一張長凳站著，雙手鬆鬆地抓住他兩側的邊緣。吉娜坐在房間中間的工作台旁，嚼著鄧肯從商店裡拿出來的美味可口的地球風味食物的雞肉三明治。吉娜失踪後唯一明顯的影響是她餓了。桑迪坐在她對面，奇怪地聽著，說話也很少。

“好吧，讓我們再回顧一下要點，”亨特說。“你從出發 PAC，看到了石板中心周邊的一些地方。”

吉娜點點頭。“一種介紹性的旅遊漫遊。”

“你沒有任何既定的議程？”

“不。這只是為了幫助我找到方向……我想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彼此。”

Hunt 懷疑地看了 Del Cullen 一眼，Del Cullen 雙臂交叉，肩膀靠在一個設備櫃上。“你不是應該會見一些耶夫林歷史協會的人，或者類似的人嗎？”庫倫問道。

吉娜堅定地搖了搖頭。“那將是後天。”

“你確定？”

“是的。你一定是把日期搞混了。”

亨特聽著皺著眉頭。這也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

“你還記得這些人的名字嗎？”卡倫問道，顯然是為了檢查一下。“或者他們所在的組織，也許吧？”

“不，恐怕不會。Baumer 把這一切都記在了腦海裡。似乎沒有我當時有理由把它全部寫下來。”

Cullen 點了點頭，就這麼算了。他們不會從中得到任何東西現在的堡盟。

“好吧，”亨特說。“然後呢？”

“我們穿過了一種街頭市場，在一些巨大的、彎曲的形狀下面，它們直衝雲霄。就好像它們是很久以前從未完成過的東西的一部分。裡面全是垃圾、舊衣服、二手貨之類的東西。對於當地的輟學文化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怪異的地方。”

“金查比拉。我知道那個地方，”Cullen 插嘴點點頭。

“Baumer 將這一切歸咎於 Thurien 缺乏紀律和控制。他看起來認為大量的納粹主義會產生奇蹟。”吉娜又咬了一塊三明治，喝了一口咖啡真的。“然後有一筆存款

這家公司似乎正在把自己變成一家銀行。他也不贊成這樣做。”

“而且我們很確定他的動機不只是顯而易見的？”亨特問道。“我的意思是，這個傢伙獨自在這裡呆了很長時間。家裡的漂亮女孩出現了……”

吉娜搖了搖頭。“這也是我第一個想到的。但從來沒有任何暗示。無論如何，這不是他下車的方式。

“好的。然後你在一些奢侈品店裡看了看……”

“對，”吉娜說。“他不同意這一點，因為它並沒有強迫每個人都平等。我得到了關於為什麼社會應該保護像他這樣的人免於面對為什麼世界不傾聽他們的演講。然後我們坐在牆上，一邊吃著 Jevlenese 皮塔漢堡，一邊看著一些塗著眼影和冰柱理髮的怪人。”吉娜停下來回憶他們談了些什麼。“當我問他是否認識這裡的任何其他與他有相同想法的人時，他似乎很感興趣。他很想知道更多關於你們 UNSA 科學家在這裡做什麼的信息。”

“這才是他出來的真正原因，”Cullen 低聲說。

“那些流氓沒惹什麼麻煩？”亨特問道。曾有報導稱大約在同一時間，那個地區出現了一些麻煩，涉及一群聽起來像吉娜描述的人。但她又搖了搖頭。

“不。他們走了，”吉娜慢慢地繼續說著，一個接一個地背誦著，好像急切地想確保她把一切都弄清楚了。“我們繼續前往某個地方的某種酒吧。堡盟開始談論毒品和快感。他問我用的是什麼東西。他是以一種……暗示的方式說的。這就像在暗示可能還有更多的東西，但他想先看看我的反應。”

亨特點點頭。可以想像，鮑默在接近她時純粹是出於個人動機。也許不吧。無論哪種方式，吉娜所說的都沒有說服力。“繼續，”他說。

“他告訴我，在某些地方，你仍然可以完全連接到 JEVEX 的殘餘核心。他說這是一次戰勝一切的旅行：終極。

只有 Jevlenese 才真正理解它。”吉娜在空中比了個手勢。“那很有趣。這是我聽說 JEVEX 仍然可用的第一個明確證據。但是當我試圖得到更多時，他說你無法描述它。你必須親身體驗。顯然這是邀請。”

“你接受了，”卡倫說。這是不必要的，因為他們已經了解了她故事的主要點一次。

“恩，你知道我是那種好奇的人。”

桑迪隔著桌子奇怪地看著她。“你，啊……你很好奇  
查明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的，”吉娜說。她的聲音很輕，很實事求是。她皺著眉頭，好像一時疑惑什麼，隨即點了點頭。“是的，”她又說了一遍。

“你在 Vishnu 上對 VISAR 的了解還不夠多？”桑迪說話時帶著明顯的懷疑態度，好像她覺得答案難以置信，希望吉娜重新考慮。就在那一刻，亨特正在草草寫下一張紙條，卡倫沒有注意到其中的含義。

“我們不知道 JEVEX 是否相同，”吉娜說。她又皺起了眉頭。然後，似乎對此不太滿意，補充道，“重要的是要知道堡盟在做什麼，對吧？”

桑迪又看了一會兒。然後，當沒有支持時從亨特或卡倫那裡，她懷疑地點了點頭就讓它過去了。“好的。”

吉娜繼續說。“我們去了一個你從一條小巷的通道進入的地方。一片漆黑，一切都是偷偷摸摸的。就像你想像中的地下酒吧一樣。裡面是一種休息室和酒吧。然後在後面，有所有這些神經耦合隔間……”

亨特和其他人決定不通過談論尼克西的故事來使問題複雜化。吉娜接著準確地描述了幾乎可以肯定是他們找到堡盟的貢多拉的地方；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試圖獲得確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裡沒有人會知道任何事情。正如亨特親眼所見，整個行動都是為了保持匿名而設立的。看不見東西是生意的一部份。

“他是對的，”吉娜總結道。“我無法描述它。那台機器可以在你的腦海中創造出完全的現實，與真實的東西無法區分，那實際上是你自己的創造，只是你不知道。這是不可思議的。完全引人注目。我可以看到它是如何讓人上癮的。我想我只是被帶走了，忘記了所有的時間。我終於醒過來，離開了，又回到了這裡。剩下的你就知道了。”

“你走的時候堡盟還在嗎？”庫倫問道。

“我不知道。我無法向管理層傳達任何信息。我不想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告訴我的。”

他們都看著對方。似乎就是這樣。“好吧，你可能需要比你想像的要多休息，”Cullen 對 Gina 說。“不要費心回到 Best West。我們會在 PAC 的住宅區為您找一間套房，讓您煥然一新，沉下心來。我們稍後再見。

“我認為你是對的，”吉娜同意道。“我的頭感覺就像是通過攪拌機一樣。”

她在完成她的課程時描述了 JEVEX 的一些功能

三明治，重申了他們已經從 Danchekker 那裡聽到的那句話，在她看來，這很可能是對導致 Jevlenese 出軌的原因的解釋。然後她去了住宅區。桑迪和她一起去了。

“我不明白的是，”當他們單獨在一起時，Hunt 對 Cullen 說，“為什麼他們讓 Baumer 向她透露 JEVEX 業務，而他們一定知道她與我們和 Ganymean 有聯繫。既然是這麼大的秘密，牽扯到巨額資金，為什麼要給她看？”

“我也想知道同樣的事情。”卡倫在一張實驗室凳子上坐下，揉了揉下巴。“除非……”他看著亨特。“這取決於你所說的‘他們’是誰。Ichena 運行耦合器。如果交通被關閉，他們將是遭受損失的人。但假設 Baumer 也在為一個與邪教有聯繫的政治團體工作。他們不是同一個人。

明白我的意思了嗎？讓堡盟給人的印象就像是另一個喋喋不休地談論他從哪裡得到治療的癮君子，將是掩蓋他的政治立場的好方法  
聯繫。”

亨特抽出一根煙，邊點燃邊思考。“我想我明白你在說什麼。有點骯髒的伎倆，但其他人會抓住任何捲土重來的機會。但與此同時，它涵蓋了所有回到他們身上的踪跡。”他坐回原處，盯著自己做的筆記。“你認為這可能是 Eubeleus 和軸心國嗎？”他問。

“我想可能是。儘管他似乎更感興趣的是在 Geerbaine 一起收集他的貨車火車，這樣他們就可以出去發現新世界。

他的主要夥伴也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些什麼，維克，我甚至開始認為他們的 Uttan 絶技可能是真的。”Cullen 雙手抱在腦後，用一隻腳轉動凳子，直到他看著 Hunt。“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堡盟不會告訴我們。”

“我猜不是，”亨特嘆了口氣同意道，將打火機裝進口袋。

在 PAC 住宅區的一間套房裡，吉娜在淋浴間用暖風吹風機吹乾身體，梳理頭髮，然後搖搖晃晃地回到臥室，感激地滑過光滑、氣味清新的床單。這比她用 VISAR 做的實驗要累得多。或者也許一般的事情正在趕上她。

關燈後，她把肖將軍手上的東西翻了一遍  
在石板另一處的房間裡說，她離開卡座時就被等候的聯繫人帶走了。她沒有對亨特和卡倫說任何她不該說的話。肖一定也偷偷登上了昆濕奴號，她想。她沒想到會再次見到他，直到她回到地球。如果有的話，在與考德威爾的簡報會上見過他之後，

當她接受了任務。出於某種原因，她記得很清楚，就好像它是昨天發生的一樣。

不允許她將像亨特和加魯斯這樣的人帶入關於耶夫林人在 PAC 內部某處安插間諜的畫面中，這似乎是不必要的謹慎；但將軍態度堅決。她想知道 Baumer 是否被肖將軍所屬的任何機構作為內部人員安插在耶夫倫。很可能 Baumer 擁有的整個圖片的部分並不比她自己的大。

但可以肯定的是，發生的事情比她知道的要多得多，而且已經星際意義。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忘記問題並服從命令。

至於 Baumer，除了他是完全瘋了。他連最基本的熟悉事物的識別能力似乎都完全消失了。他被關押的醫療機構房間的牆壁和門、設備和陳設，無一例外，似乎讓他感到敬畏。他花了幾個小時用手指探索表面，一邊擺弄抽屜上的搭扣或放在桌面上的鋼筆等簡單設備，一邊自言自語。

他沒有表現出對任何更高級的東西的理解，比如一個 companel 單元的觸摸板控制，也沒有嘗試按照它們的設計功能來操作它們。任何一種機制，無論多麼簡單，似乎都會帶來驚奇和恐懼。有一次，他坐在地板上將近一個小時，手裡拿著一個廢紙簍，廢紙簍的蓋子是用腳踏板操作的，一遍又一遍地操作槓桿。差不多過了很久，他才接近站在房間一側的一組天平。

他似乎並沒有忘記東西的用途。它更多就好像他失去了與它們相關的參考資料。他的整個概念框架似乎已經改變，或者被另一個框架所取代。

他還能說話，但他說的話毫無意義。他所說的那一點是關於被剝奪了他的“權力”的雜亂無章的長篇大論，他不斷地做出手勢和手勢，好像他希望施法一樣。別人跟他說話時，他似乎能聽懂話，但他因恐懼和困惑而迷失了方向，無法連貫地回應。Terran 的醫生和 Ganymean 的心理學家沒有任何解釋。

但尼克斯做到了。

“這就是耶夫林人談論某人覺醒時的意思，”她說。“這就是阿亞圖拉到來的方式。存在於他體內的那個人已經不一樣了。這是另一個從這裡被傳送過來的人。”

異世界。就像我以前那樣。”

而她說的，似乎也確實是真的。因為除了他的語言能力，他的自主運動反射，甚至那些是不穩定的，儘管 Nixie 說那會過去。以及他的大腦支持的無意識調節功能，他神經系統中的一切都曾經有助於漢斯的身份堡盟顯然已被完全抹殺。

“你說這只會發生在耦合到 JEVEX 的人身上？”

Shilohin 在其中一間醫療辦公室詢問 Nixie，他們與 Hunt 和 Danchekker 一起退休，在觀察 Baumer 後檢查他的狀況。

“總是。”

“你的情況是這樣嗎？”丹切克問道。“你 或者我應該說，你假定其身份的那個人 事情發生時在耦合器中？”

“我不記得了，”Nixie 回答道。“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很困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這是別人告訴我的。”

Danchekker 看著在場的另一個人，帶著一種我告訴過你的表情，表面上是不情願，與此同時，他眼鏡後面的閃光證明他每分鐘都充滿愛意。最後他說：“我認為這更傾向於證實我的假設。這種情況是一種深刻的精神分裂，由人類神經系統中根深蒂固的過程與一種不適當的外星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所帶來，這種外星技術是根據某種從未被設計成與之耦合的東西改編而成的。”他摘下眼鏡，拿出手帕擦了擦。“對不起，維克，但你真的必須放棄這個你已經變得如此喜歡的幻影”

“不，它是真的，”Nixie 堅持道。

“我相信這絕對令人信服，”Danchekker 承認道，給了她一個崇高的評價微笑。他轉向亨特和希洛欣。“整件事都是 JEVEX 捏造的。”

“就像 VISAR 從 Nixie 的記憶中讀出的物理學一樣內部一致？”亨特搖搖頭。“我們談論的人沒有概念基礎。他們永遠不可能產生那樣的東西。”

Danchekker 露出了牙齒。“不。但 JEVEX 可以！”

Shilohin 的目光從 Danchekker 看向 Hunt，然後又看回來。亨特感覺到她正在繞過教授的台詞。“你是說 JEVEX 為他們所有人創造了相同的人工現實？”

“我一開始就說過了。”

“它為什麼要那樣做？”

“啊，那是另一個問題，既然我們似乎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那麼毫無疑問會很快找到答案，”Danchekker 說。

“這將解釋一致性，”Shilohin 說。“如果這些都是幻想為了響應無意識的指示而創造，成千上萬的人永遠不可能都生產出同樣的東西。但如果它們都起源於 JEVEX……”

“恰恰。”

Hunt盯著Nixie的臉。出於某種原因，他本可以成為第一個承認完全不科學的人，他看到那裡寫的平靜、堅定的確定性更說服了他，以一種他永遠無法向 Danchekker 和 Shilohin 證明的方式。

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需要更多時間讓自己的頭腦以自己從容不迫的方式咀嚼複雜的事物。更多的是為了保持開放而不是出於任何其他原因，他建議找出一個“被附身的”人族是否也聲稱來自 Jevlenese 描述的同一個其他世界會很有趣。他喜歡 Danchekker 使用的詞，並將其稱為“Phantasmagoria”。Danchekker 和 Shilohin 一致認為，嘗試找出答案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他們給 Baumer 注射了鎮靜劑，並把他放在 VISAR 的耦合器中，以進行看看他的腦袋。但 VISAR 堅決拒絕侵犯無權授權進行此類調查的人的隱私，無論爭論多少都無法改變這一點。因此亨特轉而開始與堡盟交談。

一兩天過去了，鮑默平靜下來，他的胡言亂語也不再那麼瘋狂了。在 Nixie 的幫助下，一個地方的一瞥開始聚集在一起。

很快，毫無疑問，這就是 Nixie 所說的同一個 Phantasmagoria，他們能夠建立的每個細節都相同。在這個過程中，亨特越來越相信他不是在和一個經歷了一些創傷性人格改變的德國人交談，而是在和一個真正不同的、非常陌生的人交談。

那麼，這是否是 JEVEX 創建的某種軟件結構，以某種方式進入了堡盟的頭腦？亨特讀過一些優比琉斯聲稱自己正是這種創造物的說法，但將其視為無稽之談。會不會有什麼原因呢？

但如果有的話，這將意味著一個起源於現實漫畫的實體，需要 JEVEX 的所有力量和複雜性來維持它，已經具有成為現實和獨立存在所必需的內部深度和複雜性。它自己的權利。亨特不明白這怎麼可能。匹諾曹可能會在童話故事中脫離現實生活和工作；但現實世界中的生活依賴於結構和組織，這比任何木偶都要復雜得多。

一個木偶被製作成看起來像一個活的有機體，從內部，但它實際上是由施加在外部的力量操作的。相似地，

JEVEX 的木偶是對生活的模擬，由 JEVEX 的操作激活。

但是，如果 Nixie 和 Baumer 成為的人像 Hunt 認為的那樣真實，那麼他們只能憑藉 JEVEX 永遠不會存在的與生俱來的結構複雜性發揮作用。這種複雜性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真實物理世界的進化自發產生的。

當然，這很荒謬……

除非“真實的物理世界”的含義與每個人都知道的含義不同。

這個想法讓亨特花了很多時間問自己這是什麼意思

通過它。這讓他想起了他在家裡的公寓里和吉娜的談話，當時她問了他一個類似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外面”的一切都歸結為光子和其他能量量子，以及一些管理它們相互作用方式的簡單規則。

屬性包。一堆數字一起騎行，漂浮在坐標的海洋中……

數字和坐標，指定……什麼？

沒人知道。它可能是任何東西。

但是整個“真實”的宇宙都是從它演化而來的。

## 第三十八章

Rodgar Jassilane 的 Ganymean 通信科學家和 Duncan 與他們一起工作的瓦特發現了一個關於一直在運行的 JEVEX 剩餘核心的技術謎團：沒有足夠的核心來支持一旦 Ichena 的黑色大小似乎顯示的流量 - 估計並允許市場運作。

麥克阿瑟，希洛欣未能通過激光演示說服耶夫林人，並且已經在紫色螺旋運動中快速崛起，是現場相對較新的男孩，僅在 JEVEX 被暫停後才作為阿亞圖拉覺醒。還有其他人，Ganymean 一直在分析來自全球各地的已知案件和傳聞案件的數字，以試圖估算總數。其他來源，包括從 ZORAC 對 Shiban 通信網絡的非官方竊聽中收集到的數據，給出了一個發病率數字，表示為每千用戶暴露小時的“佔有”事件數量 - 一個風險統計數據，而 khena 絕對不會想要成為公共知識。外推到覆蓋地球，這個數字衡量了黑市交易的總規模。VISAR 的已知操作特性使其能夠以支持它所需的系統功率來表示。但是，當官方批准的檔案審訊和維護操作被添加進來時，指示的總負載遠遠大於 JEVEX 的剩餘核心能夠處理的能力。

結果似乎在說：要么 JEVEX 比 Jevlenese 承認了；否則還有另一個設施在運行，但其存在從未被披露過。好奇的 Ganymean 工程師在一些更合作的 Jevlenese 的協助下，開始在網絡的主要節點和運營中心所在的站點悄悄地執行詳細檢查和測試程序。

Cullen 決定將 Gina 從 Geerbaine 永久調到 PAC。他不喜歡她在外面獨自一人想法，因為他已經看到了與堡盟有聯繫的人。因此，Gina 打電話給 Best Western 終止了她的住宿，並安排當天下午晚些時候與 Lebansky 和 Koberg 一起開車出去收拾她的東西。

在他們原定離開前一個多小時，一位女士打來了吉娜的電話，她自稱是 Marion Fayne，她也來自地球，住在 BW。她說，她讀過並喜歡吉娜所有的書，

並想知道她是否可以在接待處留下一對夫婦讓吉娜簽名。“非常感謝你。你可能不記得，但我們曾在里斯本的一次聚會上短暫見過面，”當吉娜同意時，她高興地喋喋不休地說。

事實上，吉娜從未去過葡萄牙。這句話是一個代碼，一般肖在希班意外遇見他時給了她。因此，在離開之前，她從公文包隔間的一個文件夾中取出了自那時以來她對 PAC 內部發展所做的筆記。其中包括對 Baumer 發生的事情的描述、Nixie 提供的幫助以及散佈的各種理論。對吉娜來說，這似乎更像是一個國內問題，而不是與星際政治有關的事情，但她被告知不要遺漏任何事情。最後，她總結了她所知道的 Ganymeans 對 JEVEX 核心系統容量的調查結果，以及 Garuth 決定對主要站點進行檢查的決定。

她不喜歡自己的所作所為，她折好床單塞進包裡時對自己承認。自從與肖會面後，她就一直在想成為聯合國安全局團隊的間諜。這不是她做事的方式，她想知道為什麼她在戈達德就同意了。的確，她以前並不像現在這樣認識亨特和其他人，也不認識加魯斯和甘尼米斯人……但她希望這不僅僅是為了給自己買張去耶夫倫的機票。

肖將軍一定是說得很重要了。她回憶說，他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推銷員。

Nixie 在 Phantasmagoria 中，在她改寫原來的 Nixie 之前，她一直是一個“他”。他在一個大城市的寺廟裡接受宗教弟子的訓練，但後來逃跑到山上跟隨一位聽起來像隱士的獨立老師學習。Nixie 正是從他的學校“崛起”到先知們談論的天空之外的世界。發生在 Baumer 身上的事並沒有發生在 Nixie 身上，因為她的老師睿智而透徹，讓她對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有了一些了解。顯然，其他走在前面的人有時會以靈魂的形式返回，通過 Nixie 反復提到的神秘“潮流”在先知的腦海中說話。這大概是“覺醒”的阿亞圖拉以某種方式運用他們非凡的親和力並通過耦合器重新連接到任何地方的結果他們來自。

堡盟也談到了一位隱士老師，他開辦了一所神秘學學校。某處荒野之中，雖然尼希的胡言亂語無法定位。然而，他害怕遭到報復，因為他說他是從 Phantasmagoria 出現在另一個人應有的地方。亨特習慣稱他為“托馬斯”，因為他的宗教出身以及他

懷疑任何人告訴他的一切。在發生這件事之後，亨特覺得，繼續使用堡盟的名字來稱呼他僅剩的軀殼，不知何故，這不太體面。

“看，我不是黑暗之神的惡魔，我不在乎你對他的飛行天使做了什麼，”亨特說。“事實上，我根本不喜歡任何神靈。  
是什麼讓你這麼難以相信我們？”

托馬斯在椅子上轉過身去，盯著敞開著的實驗室離心機的頂部。幾秒鐘後，他伸手在水平旋轉軸上來回移動蓋子幾次，然後描繪驅動軸和齒輪的輪廓，一直在含糊不清地嘀咕著。他仍然對機器和機器產品感到驚訝。任何形式的規律性，例如 PAC 走廊中重複的建築特徵或馬賽克圖案，或某些設備櫃中嵌套的光電芯片和組件陣列，都讓他著迷。科學家們現在已經接受了 VISAR 的解釋，即在 Phantasmagoria 中發生的形式不穩定性是由於物體在其運動方向上的伸長，並且日常週期和方向變化遵循行星自轉。然而，任何人都在猜測這種情況會在何處或如何發生。

“我聽起來像惡魔嗎？”亨特頓了頓問道。“我看起來像嗎？”

托馬斯咕噥了幾句，然後安靜下來，似乎在仔細考慮。  
“變身了！”他突然叫道。“他們改造他們的代理人來欺騙我們。我們被警告過。”

“誰警告你的？”

“採取形式，任何形式……當心外表。”

“誰”

螺旋！尋找螺旋……不受外部形式的影響。”

“你見過惡魔嗎？”

“強大的力量”托馬斯停下來，奇怪地看著亨特。

“見過很多惡魔。他們來自神。帶上標誌。懲罰那些不服從的人。”

“那麼描述一個。”

“你……不信？會受到懲罰。燒毀，破碎，撕成碎片。

被蛇窒息；蠕蟲爬行；被蝎子毒死；蛆蟲盛宴。被毒牙劃傷，被線圈壓碎，起泡，流血，滲液，尖叫……”

“我會冒這個險。”

“太陽神之怒的惡魔來自天上。鷹頭獅身龍翼……”

坐在亨特另一邊的妮希點了點頭。“我也知道那個，”

她說。

“那他沒瘋吧？”亨特檢查。“它確實存在，就像他說的那樣？”

“哦是的。”

奇怪的是，儘管這些 Phantasmagorian 生物是可怕的，但他應該將它們描述為熟悉形式的組合 Thomas 使用的是 Baumer 遺留下來的詞彙中最合適的術語，這些詞彙是德語，但被 VISAR 轉換為英語。因為，如果它們確實是在別處進化的，在如此不同的條件下，它們怎麼可能與完全獨立的品系的產物有任何相似之處？進化原理認為即使條件相同也永遠不會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幻境中，妮希記憶中的自己是人類！就像 VISAR 從她的記憶中提取的其他照片中的居民一樣。

有趣的是，Thomas 看到了熟悉的 Terran 動物形態的元素，而耶夫林人看到了耶夫林人的元素。似乎，由於被附身者的全部神經裝置被接管，新建立的外星實體只能通過觸發已經存在的概念元素來表達自己。類似於用不同的錘子敲打鐘的方式，但仍會產生相同的音調。這也可能解釋語言能力的保留。這個解釋與 Danchekker 的理論和 Hunt 的理論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假設我告訴過你，諸神不會管理你到達的這個地方，”亨特建議道。“他們不能在這裡碰你。我們處於不同的管理之下。那會‘打擾一下嗎？”佐拉克打斷道。

“是嗎，長官？”

“桑迪在實驗室外面，要求進來。”

“行，可以。”

ZORAC 解除了外門的鎖，外門一直關閉著出於安全原因，桑迪片刻後進入。

“嗨，”亨特打招呼，向後靠在座位上放鬆。“我以為你在幫鄧肯清點盜版頭世界的商店。”

“他和 Rodgar 的團隊一起計算計算機吞吐量。那不是我的線。我想和你談點別的事。”

“只要不是保險、拯救環境或與耶穌交談。”

“不。是關於吉娜的。”

“我以為她和金剛一起去格爾貝恩收拾她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想抓住你，趁她不在的時候。”沙

不確定地看了一眼妮希。 “這是，呃，有點私密。”

她看起來很嚴肅，亨特看得出來。他回頭看了看倪雪。 “你介意暫時接管湯姆嗎？無論如何，你有時似乎自己能更好地度過難關。”

“當然。去吧，”Nixie 說。

亨特和桑迪一起穿過外面的房間，然後穿過一個黑暗的區域，那裡有幾個伽尼米斯人正在研究八英尺高的發光、不斷變化的全息圖像中的圖案。他們走出遠處的門，穿過醫療機構的中央大廳，來到 PAC 的主要走廊之一。亨特停下腳步，詢問地揚起眉毛。

“他們找到了她，”桑迪沒有準備就說。

“誰有？”

“我不知道。無論 Jevlenese 是誰，誰才是真正控制 Baumer 的人。他們對吉娜做了些什麼。”

“你怎麼知道的？”

“她講的那個故事是關於她進行的頭頂世界之旅的。它沒有發生那樣。不是她說的那樣。事實上，我認為這根本沒有發生。”

“是什麼讓你這麼說？”

“她不會好奇的。她已經知道得夠多了。

我們都有。回到昆濕奴。而且我知道，他不可能再把她拖到那樣的地方。”

亨特快速地、詢問地掃視著桑迪的臉。

“讓我們找個更私密的地方談談吧，”他說。

## 第三十九章

他們找到了一個沒有被使用的小休息室，從圖書館開放。有一些安樂椅，既有人類的也有木衛二的，有閱讀桌，還有幾個帶面板和顯示器的工作站。

“她的故事根本不可信，維克，”桑迪在門在他們身後自動關上後說道。“一旦機器進入你的腦海，你就無法理解它能做什麼。”

亨特聳聳肩，好像在問還有什麼要知道的。“它創建夢想世界訂購。這有什麼可怕的？”

“你有沒有嘗試過它？甚至在我和吉娜去找克里斯之後？”

亨特意識到，甚至令他自己驚訝的是，他沒有。“不，作為一個問題事實。我想我一直在忙其他事情。”

“你看。你是科學家。您只將其視為一項技術。作為一個工具。我對克里斯也說過同樣的話。”

“好吧，這也是一種娛樂。甚至是人們可以迷上了。我也不吸毒。有些人告訴我這是因為我一直都很興奮，不需要他們。但如果這能讓你在不破壞化學反應的情況下做得更好，也許它會很有趣。”

桑迪搖了搖頭。“你並不總是能控制它。它可以處理它從你的潛意識中提取出來的你甚至不知道的東西。或者，也許是您不想考慮的事情。也許你發現你不是你一生中認為的那個人。人們在頭腦中築起的大部分圍牆都是為了保護他們對自己的偏見免受事實的攻擊。然後，突然間那些牆不復存在了……”

亨特盯著她，意識到他的輕率企圖是個錯誤。他的態度變得更嚴肅了。“仍然有數百萬 Jevlenese 可能不這麼看，”他指出。“如果這真的是一次糟糕的旅行，為什麼 Garuth 必須關閉系統才能讓他們離開呢？”

“你也可能在分子上遇到糟糕的旅行。維克……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影響的其他人。但我確實知道它如何影響了我，以及它如何影響了吉娜。而且我敢肯定她不會再靠近它了。至少，不是她說的那樣。與堡盟。而不是在她為我們執行任務時。

如果她知道她會走進 JEVEX，而不是 VISAR，那絕對不會。”

桑迪停頓了一下，久久地嚴肅地看了亨特一眼，請他考慮一下這其中的含義。但是他臉上的表情告訴她，他已經看到了。

她點點頭。 “但吉娜沒有給我們一條線。她以她所說的方式記住了它。我認為只有一種可能發生了。”

“基督！”亨特呼吸。

“這意味著堡盟從一開始就在陷害她。他帶領她找到了真正幕後黑手。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不是在當地黑手黨經營的任何 headworld 商店裡發生的。”

亨特已經在點頭了。這一切都說得通。 “我們需要把這件事告訴卡倫，”他說。

載著科貝格、萊班斯基和吉娜的車子，來到了格爾班最佳西方酒店所在的小區門前。在通往綜合體的道路一側的草地上，雜亂無章的棚屋和帳篷屬於一個冥想團體，他們相信到達的航天器吸收的宇宙能量幫助他們與宇宙交流。附近正在舉行會議，抗議同樣的能量會帶來患癌症和變異嬰兒的風險。事實上，沒有任何可衡量的因素會產生任何一種影響，這並沒有造成絲毫影響。

“他們都瘋了，”當汽車駛過酒店前的一片空地時，Koberg 一邊觀察著這一幕，一邊宣稱。 “如果他們真的從家鄉派遣部隊進來，也許這不是一個壞主意。這可能是這個地方需要的。否則你打算怎麼整頓？”

“要么那樣，要么滾蛋，”萊班斯基同意道。 “讓 Thuriens 處理。”

“見鬼，他們會比我們現在的還要糟糕。”

“也許我們只是過時了，米奇。 Thuriens 不是什麼人過去常稱自由主義者？”

“那麼如果上帝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們就會有十個建議，”科伯格說。他們都笑了。

Eubeleus 和最初的數千名光軸追隨者已經被送入軌道，加入將帶他們去 Uttan 的 Thurien 船，周圍仍然有各種各樣的人。從事情的外觀來看，也有一些麻煩。吉娜透過側窗指著被推到路邊的兩輛燒毀的汽車。 “看那邊。看起來好像有些激動。”

“可能是 Jev 汽車修理工，”Koberg 咕噥道。

他們在酒店前院停了下來，那裡有一些警察鬆散地站著，穿過前廳。科伯格陪著吉娜走到辦公桌前。萊班斯基留在不遠處，習慣性地掃視四周，目光不放過任何一個人，打量著來來往往的每一個人。

“201 房間，”吉娜對店員說。“我早些時候打電話說要改變計劃。我只需要收拾我的東西。”店員諮詢了一個終端。

吉娜偶然認識的旅館經理埃里克·文德斯也在辦公桌前。“你要離開我們？”他問。“別告訴我你在城裡找到了更好的地方。”

“我要進入 PAC。我會在城裡做一些工作。它更中心。”

“不能反駁這一點。”

吉娜打開她的錢包，表面上是為了找到她的門鑰匙，然後找到了她帶給肖將軍的折疊報告。“剛才這裡有什麼麻煩嗎？”她問。“外面有很多警察，我注意到有幾輛被燒毀的汽車。”

“有一點，”Venders 說。“現在結束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遠離 Jev 政治。”

店員從終端機上抬起頭來。“你已經準備好了，Marin 女士，”他確認道。

“應該有給我的包裹。”

“稍等，我查一下。”

“一位讀者留下了我的一本書要簽名，”吉娜向供應商解釋道。她敏銳地意識到科伯格站在她身後，並對她聲音中緊張的顫動感到驚訝。“她早些時候在 PAC 紙上給我打電話。”

“這裡是：女士。吉娜馬林。”店員手裡拿著一個淺黃色的大信封。

“看起來是這樣。謝謝。”

來電響起。

“打擾一下。”小販轉身去拿它。

吉娜打開信封，拿出一本《綠色蓋世太保：90 年代社會控制的隱藏議程》。扉頁裡夾著一張瑪麗恩·費恩 (Marion Fayne) 的便條，解釋說她那天早上有個約會。Gina 寫道：致 Marion Fayne，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我的第一個星際粉絲。謝謝你突然把家帶得更近了！她在上面簽名並註明日期，加上 Shiban 和 Jevlen 行星。

回頭看了一眼，她看到科伯格還在她身後，放鬆但警覺。更糟糕的是，桌子後面遠處的牆上有一面鏡子，使她的身體無法用作屏風。她咬了咬嘴唇，然後從她的錢包裡掉了一本日記本。放在裡面的零散紙條和奇怪的紙條散落在地板上。

“哦，該死的！”

“我來拿，女士。”Koberg 蹤下來開始收集文件

重新走到一起。

“非常感謝。”吉娜把報告塞進本子，迅速合上封面，然後把書推回信封裡。她劃掉了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寫上了瑪麗恩·費恩，然後還給了店員。“能不能請你把它重新密封起來，留著收起來？”

“沒問題。”

科伯格站起來，把日記還給她。她把它放回了她的錢包，他們繼續走到 201 房間，留下 Lebansky 看著大廳。

在卡倫的辦公室裡，亨特在辦公桌上揮舞著一隻激動的手。“更多的是重點是，如果他們在她腦子裡植入了虛假記憶，那麼他們掩蓋的真實情況是什麼？如果他們使用 JEVEX，他們可以讀取其中的任何內容。我們必須重新檢查一切，從頭開始，並列出她所知道的一切。”

桑迪聽著不寒而栗。“我寧願被章魚強姦。”

卡倫靠回椅子上，用指關節敲著下巴。“該死，”他咕噥著，聲音幾乎聽不見。他盯著牆壁，苦思冥想，在腦海中盤算著選項。“該死，該死……

亨特注視並等待了幾秒鐘，然後點燃了一根香煙。

“我應該早點說些什麼，”桑迪告訴他們，更多的是為了填補沉默。“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真正確定。有一分鐘她說得好像是她第一次嘗試，而昆濕奴河上的事情從未發生過；然後接下來，她說這只是一種與堡盟合作的藉口。然後她看到了矛盾，並不斷改變自己的理由來證明這一點。”

庫倫淡淡地點點頭。

“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知道她在與我們合作，而我們懷疑是堡盟，”亨特說。“而且她知道我們使用 ZORAC 來擾亂城市，所以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失敗的原因。但至少情況可能更糟。

那時她對我們最近發現的事情一無所知。”

卡倫快速地點點頭，好像這一切都是顯而易見的，然後直接回頭看著亨特。“但想想它還有什麼意義，”他說。“我的想法就像一名保安人員。他們在她的腦海中植入了很多虛假的記憶，這些記憶聽起來無傷大雅，如果不是桑迪，我們早就被騙了。”另外兩人點了點頭，但一臉疑惑。庫倫將一隻手掌心向上。“好吧，她還有哪些沒有告訴我們的記憶？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或者讓我這樣告訴你：如果你想讓一個間諜在內部為你工作，就在 PAC，你讓她作為一個機會插入 JEVEX，你會怎麼做？”

亨特咽了嚥口水，猛地坐回原位，一臉震驚。桑迪難以置信地舉起一隻手放在額頭上。“我的天啊……”

卡倫用手指敲了敲桌子，然後轉身按下了開關  
一側的伴侶。“索拉克？”

“先生？”Cullen喜歡別人用他習慣的方式稱呼他。

“科貝格和勒班斯基到格爾班了嗎？”

“不到十分鐘前。”

“好吧，通過一個安全的渠道給他們中的一個發消息，好嗎？小姐。

馬林可不是偷聽的。他們要時刻觀察她，她不能與任何人交流，重複任何人。任何試圖聯繫  
她的人都會被逮捕。如果他們需要，他們可以向那裡的警察尋求幫助。他們一回來就直接來這  
里報到。”

“是的先生。”

吉娜、萊班斯基和科伯格回到車上，科伯格帶著吉娜的兩個  
包。萊班斯基在其他兩人上樓時一直在大廳裡，看到她坐到座位上，關上門，然後繞過去與科  
貝格收拾行李時說了幾句話。吉娜見科貝格點點頭，應了一聲，點頭示意旁邊站著一名警官的一  
群警察。萊班斯基向酒店揮手致意，他們又點了點頭。然後他們轉過身，爬上了車。

“一切都好嗎？”吉娜問道。

“是的，女士，”Koberg面無表情地回答。但是他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他們把車開出來，繞著空曠的廣場開回去。但他們一離開旅館，萊班斯基就命令自動駕駛裝  
置重新編程以理解英語，“改變目的地。隨處停車。”汽車滑出高速公路，停了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吉娜問，看看另一個。

“請放輕鬆，女士。沒有什麼可擔心的，”萊班斯基  
說。Koberg下了車，開始朝旅館的方向走回去，緊貼牆壁。

“我們為什麼停下來？”吉娜問道。“他在做什麼？”她到達  
門鎖。“看，我要走了。Lebansky將一隻手

輕輕但堅定地放在她的手臂上。“放輕鬆。我們改變了命令，僅此而已。我也不知道這  
是怎麼回事，但我想你可能遇到了某種麻煩。”

在 Best Western 的接待處，一位紅頭髮的女士帶著  
黃色外套和花圍巾對店員微笑，她的眼皮扑騰著。

“打擾一下。我的名字是瑪麗恩·費恩。我相信我可能會收集一些東西。請你找我好嗎？這是我之前留在這兒的一個信封。”

“我會明白的。”店員轉身離去。

“看起來像它，在上面……是的，就是那個。謝謝你。你需要看看身份證什麼的？”

“沒關係。”

“嗯，我只是想。任何人都可以說什麼，不是嗎？哦謝謝。你知道，這是我留下來簽名的書。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

你知道她住在這裡嗎？啊，是的，在那裡，她改了名字。”

當那個女人離開辦公桌時，一個高大、寬肩的男人穿著一身一直注視著的藏青色西裝走到她面前，伸出一隻手。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會接受的。”

女人愣住了。頓時臉色一凝，打量了一下形勢，把手伸進了大衣裡面。她很快，但科貝格更快，在她拔出槍時從她手中拍下了槍。

她轉身朝門口跑去，徑直撞上了警官和兩個等在那裡的男人。“混蛋！”當警察把她拖到外面時，她設法回敬了科伯格。

但她已經被監視了，消息傳到了軸心國的一個辦公室數分鐘內到達石板寺。

那個自稱 Marion Fayne 的女人不知道這個小東西植入物很久以前就被植入了她大腦底部的神經叢中。它響應無線電代碼。她在她乘坐的警車裡突然倒下，在到達總部時被發現已經死亡。

## 第四十章

一架 Ganymean 短途飛行器 ,Shapieron 的補充子艦之一 ,降落在城市以東 15 英里處一棟低矮、拋光的銅色建築的屋頂墊上。鄧肯·瓦特 (Duncan Watt) 在羅德加·賈斯矽烷 (Rodgar Jassilane) 和一位 Ganymean 計算專家的陪同下下了車。他們遇到了另外兩名 Ganymeans 和一小群一直在等待的 Jevlenese 技術人員。派對通過上層建築的接待大廳進入，然後乘電梯穿過大樓到達地下一層。在那裡，他們進入了一個圓形的前廳，前廳的模製粉彩牆與玻璃面板隔開，然後開始沿著幾條以四十五度間距呈放射狀延伸的走廊之一行走。

從外面看，這座建築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這是 JEVEX 網絡整個 Shiban 扇區的主要通信處理和交通控制中心之一。在 JEVEX 運作的那段日子裡，在不起眼的紅棕色矮胖結構下面的畫廊裡，巨大的數據流不斷湧入，承載著生命的節奏，這些生命的節奏在一個有機體中脈動，不僅包含一個行星，而且向外延伸到十幾個星星。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計算複雜性的集中地之一，它使耶夫倫實際上成為一個自我管理的星球，並賦予其公民隨意了解任何事物並像銀河神一樣瞬間穿越宇宙的能力。這是其中一個樞紐，一個最終的內部密室，JEVEX 的浩瀚無垠就在這裡。

或者至少，流傳了數百年的建築計劃是這麼說的。

一行人來到了控制中心，上層有一排排的控制台，成排的顯示器，四面八方的房間裡擺滿了輔助設備。他們下樓來到下面廣闊的大廳，那裡有一排排巨大的立方體櫥櫃和發光的分子陣列晶體塊，每個都有棚車那麼大，以緊密的幾何結構向遠處延伸。僅從外觀上，鄧肯就能感覺到將所有人員聚集在一起管理的業務規模之大。

但這一切都是幻覺。因為 Ganymeans 發現的是整個裝置是一個假人。從上面的通信層引出的大量光導電纜和數據束總線無處可去。

櫃子裡密密麻麻的全息晶體陣列無休止地循環

無意義的數字模式。控制層周圍閃爍和變化的顯示和狀態指示器是模擬的。換句話說，本應駐留在此處的 JEVEX 的整個部分並不存在。

Ganymeans 在控制中心向瓦特展示了一個打開的櫃子。它是除了部分填充的機架中的幾個光電晶圓陣列外，其他都是空的，大約三英寸高。“這就是生成你在這個房間裡可以看到的所有圖像的原因，”其中一位 Ganymeans 說。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瓦特結結巴巴地說，難以置信地瞪著他。

“我知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您親眼看到它。”

Jassilane 轉身面對負責現場的 Jevlenese 總工程師，他直視前方，面無表情。“你對這件事了解多少？”他要求。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多久了？”

安靜。陰謀的另一部分。他們哪兒也去不了。

瓦特看著另一個空蕩蕩的櫃子，上面閃爍著幾盞燈，不解地搖了搖頭。所有的計算都表明 JEVEX 必須比官方設計顯示的大得多。然而，如果這是一般情況的典型情況，它幾乎不存在。但一定有什麼東西一直在支持耶夫林人管理的世界。

## 第四十一章

吉娜 (Gina) 在 PAC 內她的新宿舍的衣櫥裡掛完衣服，然後把空手提箱放在後面的空間裡。她在抵達時與卡倫的對抗仍然讓她感到震驚，那是短暫而重要的：足以讓她徹底困惑，而且一點也沒有啟發性。他拿出了她留在書裡的報告，科博格帶回來了，並告訴她瑪麗恩·費恩一直在為一個耶夫林組織工作，這個組織不是基納，但可能與基納有聯繫。

令吉娜驚訝的是，他並沒有譴責她，也沒有表現出任何怨恨。在這種情況下，她會認為很自然。她無法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這是什麼意思。肖將軍真的不可能為錯誤的一方工作嗎？說不定卡倫所說的那個神秘組織已經知道了吉娜在希班和肖會面的事情，換成了自己的聯繫方式。卡倫沒有給出任何線索。吉娜感到愚蠢和尷尬，就像一個被她深知的業餘愛好者。她就是這樣。這讓事情變得更加令人惱火。

“你以為她在為誰工作？” Hunt 從沙發上問道，他正悠閒地躺在沙發上，一邊護理著套房的大廚奇蹟般地從任何幕後資源中調出的庫爾斯啤酒。

她認為他們是在避免對她進行正式審訊，讓她亨特嘗試採用低調的心理方法。所以現在她覺得自己像一隻試驗品，凌駕於一切之上。最糟糕的是，她沒有理由抱怨。他們信任她；她欺騙了他們並被發現了。他們完全有權提問。事實上，他們給她的時間比實際情況要輕鬆得多。在某些方面，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她會更喜歡它。

亨特繼續說道。“好吧，如果你想知道的話，路徑實驗室的第一個猜測是他們按了某個地方的按鈕來燒斷放在她腦袋裡的保險絲。好人……”他半舉起一隻手。“好吧，我們並不是說你知道你在和這樣的一套衣服打交道。但是你以為你在為誰工作？來吧，沒有人會做出判斷或責怪你，因為我們認為這可能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但你欠我們的太多了。”

吉娜走到廚師身邊，拿起她自己的飲料，飲料還原封不動地放在飲水機托盤上。她喝了一口，背對著我站著

到房間，盯著單元的蓋板，好像希望它們會打開併吞下她。“我覺得自己愚蠢、愚蠢，當你把這一切歸結起來時，我不是一個特別好的人，”她頭也不抬地說道。“我不習慣那種感覺。我從沒想過我有理由這樣做。我不喜歡它。

“這種情況有時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亨特說。他向前坐並加滿了他的杯子。他的聲音隨和自然，沒有說教的意思。“我記得小時候在倫敦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把他的新自行車借給我。我把它撞壞了，把它彎了起來，然後就把它留在他家門外，然後走開了。沒好意思告訴他，更沒好意思去想怎麼改正。

它困擾了我多年，確實如此。有時它仍然如此。”

“我們正在談論比兒童自行車更嚴肅的事情，”吉娜說，並立即希望她沒有聽起來她好像在尋求同情。

亨特的聲音帶著幾分不耐煩。“哦，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來下來並加入真實的，非常糟糕的世界。有時你回頭看某件事，你會發現你不喜歡你所做的。”他喝了一口酒，停了下來，隔著酒杯尖銳地看著她。“有時，如果知道真相，你就會把自己踢得一塌糊塗，因為事後看來事情並不像你看的那樣。你會發現新事物，這會模糊你對之前不知道的東西的記憶。”

“謝謝你讓我相信，但我不需要施捨。”

“也許這不是慈善。也許我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儘管她仍然背對著背，但亨特可以感覺到她在與自己的良心搏鬥。她實在是無處可逃。只是不要被人看到太容易塌陷而已。他給了她幾秒鐘。

“那麼……你是在多長時間前被招募的，幕後黑手是誰？”他又問。

吉娜嘆了口氣，急促地吸了一口氣，轉身站在他對面的對面。房間。“這並不容易，”她說。

“沒有人期望它是。”

她走到休息區，坐在其中一張椅子的邊緣。“從一開始，回到地球。那是你的老闆，考德威爾，還有某個分支。哦，我不知道，某個地方的某種安全機構。他們認為有一個 Jevlenese 行動在某處的 PAC 中有線人。”

亨特毫不猶豫地搖了搖頭。“不是格雷格。他沒有那樣工作。換一個試試。”

“我告訴你，事情就是這樣。”

“胡扯。”

“好吧好吧。”吉娜舉起一隻手。“不完全是考德威爾。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另一個人，來自軍隊。他的名字叫肖將軍。我不知道是哪個部門之類的。但 Caldwell 介紹了他，在 Shaw 說話的整個過程中他都在場……” Gina 搖搖頭，防禦性地舉起空著的手指。“他讓這聽起來至關重要。那時我不認識你們。說實話，這幾天一直困擾著我。但我同意這樣做。這是機密，我不能和這裡的任何人交談。除了接受它，我還能做什麼？”

亨特面無表情地看著她。與之前的版本相比，他不再相信那個版本，但這條賽道有望取得豐碩的成果。“在我們離開地球之前，你和格雷格見過這位將軍？”他重複道。

“是的。在戈達德。在考德威爾的辦公室裡。”

“你來我家之前？”

“是的……也許不是。”吉娜揉了揉額頭。“我不確定。”

“描述一下他。”

“哦……大個子，粉紅色的臉，藍色的眼睛，薑黃色的小鬍子。典型的修剪過的軍人風格。他穿著一件淺灰色的製服，也許是淺藍色的，上面繫著很多絲帶和辮子。”

“他告訴你這裡有線人？”

吉娜好奇地抬起頭。“這一切都是什麼？他不是在水平上嗎？

“暫時不用擔心這個。”

“他說有理由懷疑一個人，”吉娜繼續說道。“他們不相信通過 Cullen 的官方渠道，所以我們的想法是安排一個無人知曉的獨立觀察員。你不應該知道這件事，Cullen 不會。甚至 Garuth 也不會。”吉娜聳聳肩。“我想讓我出現，誰也无法與任何組織建立聯繫，這似乎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亨特從口袋裡掏出一盒煙，挑了一根，抬頭看了一眼，然後放到了嘴邊。“那是他給你 Marion Fayne 使用的聯繫程序的時候嗎？”

吉娜又嘆了口氣，以一種見鬼的方式。“不，稍後，在我們之後到達的。他在石板。我幾天前見過他。”

亨特臉上的表情變得銳利起來。“什麼時候？”

“那天堡盟帶我參觀了這個小鎮。”她停頓了一下。“我有一種感覺，他不知何故，可能也曾為 Shaw 工作過。”

“我想我們現在永遠不會知道了，對嗎？發生了什麼？”

“我認為很多關於 Baumer 成為吸毒者的說法可能是一個掩護。我們確實去了俱樂部，但只是為了讓我也能夠可信地講述它，並且如果有人檢查就可以了。但我並沒有像我說的那樣呆多久。另一個人把我抱起來，帶我去了某個地方一個房間

可能在任何地方的公寓樓 我向 Shaw 簡要介紹了自 DC 以來發生的事情，當時他向我更新了他想要的內容，並提供了聯繫人將使用的新代碼。”

“我懂了。”亨特終於點燃了香煙，然後起身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心裡想著，吸了幾口。

吉娜進一步靠回她的椅子上。“你會怎麼做？”她沉默持續了一分多鐘後，他問道。

“什麼？”亨特似乎從幾英里外的某個地方突然回來了。“哦，差不多，我想。正如你所說，你當時不認識我們。”

“無論如何，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

亨特拿起她放在休息室一側工作區旁邊椅子上的公文包，把它移到桌面上，然後坐到椅子上，把它轉過來面對著她。“你還記得你開車去雷德芬峽谷那天我們在我家的那次談話嗎？你問我外面的現實是什麼，我說都是光子。

你認為你看到的其他一切，都是你在腦海中創造的。”

“神經結構。是的，我記得。”

“有趣的事情，頭。幾年前，我曾經在劍橋認識一個人，他想成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他買下了這棟安靜而隱蔽的大房子，並在裡面裝滿了一切可以實現它的東西。

帶壁爐的鑲板書房；最好的電腦，到處都有訪問號碼；巨大的圖書館，以及一個擁有一切的實驗室。他甚至有一塊黑板和大量便箋簿，隨時準備捕捉靈感……

唯一的麻煩是，什麼也沒做。他用所有的用具包圍自己，然後坐下來等待它為他做點什麼。很多人都試圖以同樣的方式過自己的生活。但事情當然不是那樣的。它必須來自內心……就像你對 JHC 所說的那樣：他的信息是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弄清楚他們是誰。依靠外面的世界為你做事是行不通的。”

“你為什麼現在提起這個？”

亨特若無其事地聳了聳肩。“只是談論發生的有趣的事情人們的頭腦內外。桑迪告訴我一些關於你在昆蟲奴號上使用 VISAR 進行的實驗。我沒有意識到你已經深入到它。事實上，我沒有意識到你可以深入到它。太棒了，不是嗎？我，永遠好奇的科學家。發現你和你想的不一樣，有點震驚，不是嗎？”

吉娜不自在地抽搐了一下，喝了一口飲料，一滴灑在她身上休閒褲。她從邊桌上的一包紙巾中抽出一張紙巾擦乾。

“當你進入 VISAR 時，是什麼讓你如此困擾？”打獵

問。

“這真的和我們正在談論的有什麼關係嗎？”吉娜反對。

“是的，我認為是的。”亨特聲音裡突然變得清脆，讓她驚訝地挑了挑眉毛。他等了一會兒。“桑迪說它不只是創造幻想的現實。它可以塑造他們以反映你可能不喜歡的關於你自己的事情。你甚至不知道存在的事情。這對你很重要。幾分鐘前你也這麼說過，當時你認為自己背叛了朋友。VISAR 開箱後還有哪些你希望它留在那兒的東西？”

“這到底有什麼關係？”吉娜提高聲音問道。

“怎麼了，你受不了了？”亨特嘲弄地斜視著。“我們都有一些東西。動力旅行，如堡盟。桑迪發現看到鮮血和人們的尖叫聲讓她很開心。你呢？”

“維克，住手！我不想談這個。”

“你喜歡年長的男人嗎，因為當你最喜歡的叔叔摸了你的內褲  
你是個小女孩？是那種東西嗎？

“管好你自己他媽的，該死的事！”

「啊哈，那樣的話，是嗎？你在 Vishnu 上說過，有一天你可能會告訴我你的幻想。你還記得嗎？」

吉娜把玻璃杯重重地砸在邊桌上，打破了莖幹。她瞪著亨特，挑釁地揚起下巴。“好的！我曾經嫁給了這個喜歡搖擺不定的人，好吧。你知道那種事嗎？他還有其他朋友，喜歡三人行和很多人的事。他也一直試圖讓我加入其中，但從未發生過。好的？

得到今天的刺激了嗎？我聽說過很多關於你們英國人的奇怪事情。”

“然後呢？你以前沒有想過他，這讓你很困擾嗎？”亨特有  
突然停止了諷刺，但就在那一刻，吉娜沒有注意到。

“不，博士，沒有！”她喊道。“在內心深處，我很生氣，因為我一直很膽小。VISAR 本來可以交付的，但我不確定我想要那個。事實上我很害怕。好的？使滿意？”她的話音一落。“現在滾出我的房間。”

但亨特正目不轉睛地盯著她，一臉嚴肅，彷彿在邀請她思考自己剛剛說的話。然後她意識到他一直在裝模作樣，而且是有原因的。她的表情變成了不解。

“然後你又回到了這裡，在希班，和堡盟一起？”他給了她一個  
片刻反映，隨即搖了搖頭。“決不。哦，我聽過你所有的理由，但我不買賬。你也不會。

吉娜回頭看著他，完全困惑了。她的好戰情緒消失了。“我知道……這也讓我想知道。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也許，我沒有辦法拒絕。”

亨特聳聳肩。“這簡單。你告訴他這不是你的事。我們去喝一杯吧。”

吉娜疲倦地向後靠去，一隻手撫摸著她的頭髮。“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是的，非常。因為我不認為它發生了。我認為你根本沒有去過那裡。”

“現在你是愚蠢的。”

“我們剛剛同意你不會靠近那個地方。桑迪也說了同樣的話。是她說服了我。”

吉娜盯著他，搖了搖頭，好像在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

“你看，這樣說話有什麼意義？為什麼一直說我不可能去過那裡？”

“你怎麼知道你做了？”

“嗯……這到底是問什麼問題啊？你怎麼知道你今天早上去洗手間了嗎？我記得，這就是原因。”

亨特坐回原處，仍然目不轉睛地註視著她，滿意地點了點頭。“有趣的事情，頭，”他又說了一遍。“不是嗎？”

他等了。吉娜低頭盯著地板。從她打翻的玻璃杯裡溢出的一滴飲料順著邊桌的一條腿流下來，流到地毯上。她傾身用紙巾擦拭它。然後她突然僵住了，抬起頭，第一道領悟的光芒照亮了她的眼睛。“你在說什麼？”她低聲說。

“我可以通過 VISAR 打電話給 Gregg Caldwell 進行核實，”Hunt 說。“實際上，我們會。但現在肖將軍也不存在了，我可以賠給你一千塊錢。”她臉上驚恐的表情告訴他，他快熬過去了。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然後繼續說下去。“它們是在某個地方的另一個 JEVEX 商店寫入你腦中的虛假記憶。我們非常確定，在您和堡盟離開 PAC 之後，有人找到了您。所以我們必須假設他們知道你在那之前所做的一切。

然後他們用你記得的編造序列覆蓋了發生的事情，並且只是為了很好地添加有關 Shaw 的業務以讓你為他們工作。Fayne 是他們第一次嘗試收集。至少，我希望這是第一次？”吉娜點點頭。亨特嘆了口氣。“很整潔。如果你和桑迪沒有被 Vishnu 絆倒，我們可能永遠不會在上面穿上棉花。”

吉娜在腦海中瀏覽了一些畫面，尋找可能的缺陷或不準確之處。沒有。她顫抖著，拉起她的毛衣

把她圍得更緊了。“我說不准。我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什麼不是我記得的。”一種恐懼的表情突然籠罩著她。“這不可能和 Baumer 發生的事情一樣，是嗎？”

亨特堅定地搖了搖頭。“別擔心。你只是失去了一些記憶，僅此而已。一次好的狂歡也可以做同樣的事情。你還是原來的你。”

“我不確定我感覺到了。當你知道你的思想中有一部分不屬於那裡時……這並不完全令人欣慰。”

“人們過去可能對心臟瓣膜和合成腎臟有同樣的看法。”他的態度現在充滿同情和安慰。她已經接受了，一旦有機會適應就會配合。這是最主要的事情。

吉娜思索著，長時間的沉默。亨特在等待的時候幫她擦掉了灑出來的飲料。“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解讀它嗎？”她終於問道。

“我不知道。無論如何，我們希望您讓 VISAR 分析這些模式，以便看看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恢復被覆蓋的內容。你會介意的？”

吉娜搖了搖頭。“我也有點好奇。那是我，記得嗎？”

“了不起。你會活下來的。我會暫時相處。我還有幾件事要做。”

“哦……維克，”他走向門口時吉娜說。

他停下來回頭看了看。“什麼？”

“謝謝。”

他咧嘴一笑。“很高興你能這樣看。對不起，我不得不變得私人化。”

“沒關係。”吉娜設法回以微笑。“桑迪有沒有告訴你，她也認為我很笨？”

“不。為什麼？”

“因為 VISAR 的色情之旅退縮了。她說，如果是她，她早就去了。”

亨特笑了，又開始向門口移動。“你看？”他說。  
“科學家們更好奇。”

“還有別的事。”

“現在怎麼辦？”

吉娜的笑容擴大了，變得頑皮了。“VISAR 提出的幻想一起從我的腦海裡出來。

“那又怎樣？”

“你也在其中。”

## 第四十二章

Ganymeans 懷疑是否可以採取任何措施來重建 Gina 被覆蓋的記憶。儘管如此，她還是讓VISAR重溫了她腦海中現在的回憶，看是否能找到縫隙。它以各種方式處理、關聯、重新插值和分析數據，這些方式提供了一絲希望，可以提取她在失蹤時間裡實際經歷的一些痕跡，但結果一致是否定的。本質上，圖案的元素已經重新排列。先前安排中攜帶的信息消失了，再怎麼變戲法也無法重新創造出來。正如亨特觀察到的那樣，這就像在國際象棋比賽中要求一個位置對棋子上一場比賽說些什麼。

可以肯定地說的是，從離開 PAC 與 Baumer 之後的某個時間 無法確定，因為不再可能將 Gina 的故事與他的故事進行比較以確定他們的分歧所在 到她回到公司之前的某個時間PAC，發生了一些與她記憶中不同的事情。這可能就是人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如果卡倫正在尋找的組織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一個決定性的指針，那麼它就隱藏在那裡。

然後是 Calazar，代表 Thurien-Terran 聯合政策委員會  
Jevlen 正式通知 Garuth，正在積極考慮終止 Ganymean 對 Jevlen 的監護權。  
沒有人責備 Garuth 或他在 Shapieron 的同事，Calazar 欣然承認，他們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做出了偉大的嘗試，完成了一項問題被大大低估的任務。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截然不同的出身和他們賦予的氣質並不能讓我們理解這個種族，更不用說指導它的事務了，”  
卡拉扎爾說。“我們自己與耶夫林人打交道的整個歷史不足以告訴我們本應顯而易見的事情。因此，我們將接受那些被更好的嚮導塑造了看法的人的建議。”

這是最直接的承認，從今以後，JPC 的政策將由人類決定，Thuriens 有效地認可他們決定的任何事情。在那之後派遣一支人族佔領軍只是時間問題。

Garuth 宣布消息後一個小時左右，Hunt、Cullen、Danchekker、

Garuth 很沮喪 ,Shilohin 聚集在 Garuth 的辦公室裡。考德威爾毫不意外地證實了肖將軍是虛構的 ,他從戈達德加入進來 ,通過 VISAR 和 ZORAC 的鏈接出現在屏幕上。

亨特可以想到最後一個角度來拖延時間。

“格雷格 ,”他問道 ,“你有什麼機會通過 UNSA 回到 JPC ,看看我們是否能讓他們擱置它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什麼組織 :街頭騷亂、暗殺、綁架和思想編輯 ,人們頭腦中的致命芯片 。德爾確信他真的很接近了。它只需要再休息一下 。如果現在撤出這支球隊 ,我們就會失去很多 。”

“Eubeleus 的整個舉動是為了掩飾某些事情 ,”Cullen 插話道。

“他不會去 Uttan 的某個地球化修道院裡種雛菊 。如果我們能讓 JPC 推遲 ,不知何故 ,我會感覺舒服很多 。”

“可是他怎麼會在這麼關鍵的時候離開呢 ?”丹切克問道。

“如果 Uttan 的設計與 Jevlen 有關係 ,他怎麼會更重要呢 ?”

“這就是我所說的 ,我們需要找出答案 ,”Cullen 回答道。

然後考德威爾從屏幕上說 :“你是不是忽略了一個小點 ?”

“什麼 ?”亨特問道。

一隻手在那張粗獷、滿頭硬毛的臉前短暫地閃過。“我一直坐在這裡聽大家談論這個 Eubeleus 是彎的還是直的 ,以及他打算在 Uttan 做什麼 。這一切都非常有趣 。但有一件小事 :我還沒有聽到任何證據 ,證明他與你所說的有任何關係 。”其他人轉頭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考德威爾繼續說道 。 “我們所知道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將問題的一大塊從現場帶走 。”

這非常好 ,這就是 JPC 所看到的 。”他又做了個手勢 。 “沒有什麼能把他和德爾擔心的事情聯繫起來 。只有三個目擊者可以對他做出肯定的回答 ,但沒有一個是對的 。

費恩死了 ;馬林女孩把她的膠帶擦乾淨了 ; Baumer 是個喋喋不休的白痴 。你看到我的問題了嗎 ?如果 Eubeleus 的目標是偽裝 ,那麼他做得很好 。我沒有一個確鑿的事實可以通過 UNSA 返回 ,試圖讓 JPC 踩剎車 。我也不喜歡這種感覺 ,但我不能根據我們現有的情況在那個層面上挑起事端 。只是沒有案例 。”

他是對的 ,亨特承認道 ,癱倒在座位上 。政治是考德威爾的事 。他知道這個系統 。如果他因為不喜歡事物的感覺而開始搖擺不定 ,但事實證明他沒有任何具體的支持 ,那麼當他找到一些東西時 ,沒有人會注意到 。

房間裡一片沉寂。Garuth 起身走到對面  
窗外凝視著破敗的石板塔。作為一座城市，它正在分崩離析；但他對它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莫名其妙的喜愛。

自從夏皮隆離開密涅瓦以來，它是第一個讓人感覺像家一樣的地方，這或許與它有關。

他決定，如果讓他來負責，他就不會施加任何突然或劇烈的變化。他會順其自然，讓它按照自己的節奏尋找和發展自己的解決方案。他發現，那些總是能經受住的變化。有價值的改變。

“而且我仍然覺得我們離得如此之近，”他大聲說。

隨後，亨特順道拜訪了吉娜的套房，向她通報了消息，並了解了事情的進展情況。

“當你經歷它時，格雷格可能是對的，”他告訴她。“尤伯琉斯可能與它無關。我們無法向 JPC 提出任何理由。任何一個名字還濕在門上的初級律師都能把它弄得一團糟。”

吉娜搖了搖頭。“當然必須有一些方法可以走得更遠。”

“可能是真的，但幾乎沒有建設性。”

“我去過的那間堡盟辦公室怎麼樣？可能不會發現什麼？她問道，伸手去拿一根吸管。

“它被闖入並被洗劫一空。做這件事的人生了一堆篝火。沒有足夠的紙來寫你的名字。現在，這對某人來說不是很方便嗎？亨特在椅子上伸了個懶腰。“我不知道，吉娜。為什麼人們堅持要讓生活變得如此復雜？你會認為他們會學會享受快樂的一面，不是嗎？夠短的了……想想看，我什至可以去加入優比琉斯的這座修道院。現在，這難道不是一個真正的奇蹟嗎？”他在房間另一頭對著她疲憊地咧嘴一笑。“總之，你感覺如何？我什至沒想過要問。”

“哦，有點像拔牙。一開始感覺很奇怪，但你習慣了它。跟你說的差不多。”

“無論如何，知道這一點很好。你和桑迪談過了嗎？

“是的。她很高興一切順利。”

在那一刻，ZORAC 接到了來自 Duncan Watt 的 Hunt 電話，他和 Ganymean 工程師在另一個 JEVEX 站點。進一步的發現證實了第一個荒謬的結論：不僅 JEVEX 明顯比原始設計信息所說的要小得多；如果 Ganymean 發現的是典型的，那麼它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另一個，”瓦特宣布。

亨特感到困惑。“又是假的？”

“更差。我想讓你親眼看看這個。”

“你在哪？”

“特拉加農，北邊三百里的城市。”

“那麼，你發現了什麼？”亨特問道。

“好吧，你知道我們在其他站點發現了什麼：通常是一些接口

和足夠真實的 i-space 傳輸齒輪，然後是看起來令人印象深刻的立方體和光束導管的街道，它們都無所事事。但是看看我們這裡有什麼。它以純粹的大膽擊敗了其他人。”

瓦特走到一邊，露出身後的景象。他一直站在一扇寬大的窗戶前。它看起來像一個控制室，面向廣闊的地板，陰影籠罩。地板光禿禿的，滿是灰塵：只是一片空蕩蕩的混凝土，從一排排樸素的方形柱子之間延伸到幾盞微弱的頭頂燈投下的陰影中。

一時間亨特不確定他應該看什麼。

“而已？”

“而已。沒有什麼。他們甚至懶得去偽造這個。羅德加認為可能幾個世紀以來都是這樣。”

鏡頭移動，將瓦特完全滑出畫面，展示了更多廢棄的畫廊。到處都是零星的垃圾和碎屑，屋頂支架上懸掛著一段電纜。小動物在陰影中亂竄。亨特想知道是否曾經安裝過那裡的設備由於某種原因被轉移到別處。

它似乎比鄧肯檢查過的大多數其他保險庫都要大。打獵

試圖按照 Thurien 設計師的預期將其形象化：由層層疊疊的水晶板堆疊到屋頂，並由通道電梯和人行道提供服務。Hunt 已經“參觀”了 Thurien 的一些大廳，那裡是 VISAR 散裝加工中心所在的地方。屏幕上的荒涼景象與亨特腦海中的畫面形成鮮明對比，具有一種他無法確定的奇怪意義。他凝視著屏幕，心情既陰沉又恍惚。

“無論如何，你要四處走動，鄧肯，”他隱隱約約聽到吉娜在房間另一頭說。

“如果你認為希班的破敗，就來看看這個地方，”瓦特回答道。

有什麼東西在移動，引起了亨特的注意。一些明亮的東西，在兩根柱子之間更高處的陰影中時隱時現。幾個東西，微小的白點。亨特凝視著眼前的景色，然後意識到他們是會飛的昆蟲般的生物，在一盞燈發出的光柱中縱橫交錯。

它們看起來像是恆星在黑色虛空中旋轉的加速圖像，他心想。

“你聽說JPC的消息了嗎？”吉娜在問鄧肯。

“還沒有。這是怎麼回事？”

“哦，聽起來不太好……”

然後，一種奇怪的疊加發生在亨特腦海中，他所看到的場景，以及他想像中應該存在但不存在的畫面。他看到了虛空，但在他的腦海中，它的體積充滿了Thurien處理水晶；微小的光點還在那裡，在堅固的格子中盤旋。突然間，他不再將它們視為星星，而是

原子。

或者作為基本量子……

什麼的量子？沒人知道。它可能是任何東西。

一個真實的物理宇宙可以從中演化出的量子。

## 第四十三章

新任警察局副局長朗格里夫致力於繼續其已故前任與加尼米亞政府合作的政策。

他成為 PAC 的常客，尤其是對從卡倫從地球引進的安全人員那裡了解更多信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甚至安排在 PAC 為自己挑選的一組軍官舉辦為期三天的培訓班。與此同時，Ganymeans 一直徒勞地向一家承包商公司施壓，要求他們開始對建築群的部分區域進行改建和重新裝修，他們終於做出了回應，熱情地派遣了大批工人，好像急於彌補失去的時間。所以，在過去的幾天裡，PAC 一直擠滿了形形色色的耶夫林人。

然而，科學家們已經全神貫注於亨特突然不知從何處產生的對幻影的全新解釋，以至於沒有引起太多注意。

數學的實際用途源於某些數學結構具有近似真實物理過程的偶然能力。沒有明顯的理由存在這種對應關係；對工程師和其他人來說幸運的是，它確實如此。這使得測試設計（例如，一座橋樑）比實際建造橋樑更容易和更便宜。通過建立它的數學模型並觀察當數學火車翻滾和數學風吹過時會發生什麼。但隨著科學不斷探索更深入、更精細的現實層面，事情發生了變化。複雜性和非線性在它們的影響中變得更加重要，使數學表示更加棘手，直到真實的事物成為模型的更好模型：水仙花，它的單個細胞，甚至細胞中的一個 DNA 分子都更加簡潔和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易於理解的陳述，而不是用符號分析地表達它所必需的大量方程式。

因此，用於模擬現實的計算機技術得到了發展。從解析方程式的簡單機械化求解到逐漸更精細的模擬方法。這種趨勢反映在系統架構中，其中，為了滿足對更高速度和精度的需求，早期基於將被動數據帶到一些集中處理瓶頸的設計理念讓位於並行連接大量更簡單的單元以提供在線- 同時處理大量數據。

Ganymean 技術很久以前就將這種趨勢推向了極致。他們的系統由大量排列成三維陣列的微觀細胞組成。單獨地，每個細胞僅具有結合處理、記憶和通信的基本功能的有限能力；但是它們的整體協同工作可以處理驚人的信息吞吐量。ZORAC 代表了相對較早的發展階段；VISAR 實時處理整個星際 Thurien 文明的全部虛擬旅行交通的驚人能力是其巔峰之作。

因此，Thurien 計算複合體中的每個單元都是一個基本處理單元，它根據一組非常簡單的編程規則在各個方向上與它的直接鄰居交換信息。

“由一小組屬性定義的基本實體，如量子數，根據一些基本規則相互作用。你幾乎可以把它們想像成能量量子力，”亨特對他在 UNSA 實驗室召集的 Danchekker、Shilohin 和 Duncan Watt 說，“。

他接著說。“你可以想像矩陣中處於‘活躍’狀態的細胞‘數據空間’具有類似於我們普通物理空間中基本粒子的屬性。你明白我的意思。量子‘真正’是什麼並不重要。他們表現出同樣的行為。”

他等待著，眼睛掃視著人群以尋找反應。丹切克和 Shilohin 靜靜地凝視著，顯然需要一點時間來接受它。Duncan 看起來立即被這個想法吸引住了，他第一個開口了。他和亨特一起工作的時間足夠長，已經習慣了像這樣來自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的提議。

“所以到處都是細胞。但只有處於特定狀態的那些，在你所說的這個空間裡，有點……‘真實’？”他說。

亨特點點頭。“正確的。如果一個細胞不活躍，它就不會交換信息與任何東西。如果一個粒子不交換任何場量子，那麼它就不會與任何東西相互作用。因此，儘管它產生了所有差異，但它也可能不存在。”

“唔。”鄧肯摸了摸下巴，思考著這個提議。“這將使矩陣像狄拉克所說的負能量狀態的‘海洋’，充滿整個空間。“粒子”只是提升到正能量的局部區域……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們可以移動。我們所說的‘反粒子’是它們留下的空洞。”

“就像半導體上的洞，”亨特點點頭說。“確切地。”  
Danchekker 眨了幾次眼睛，坐回椅子上，長長地發出一聲以某人不太確定從哪裡開始的方式呼吸。“讓我成為

很清楚，”他說。“這不是由於矩陣中發生的處理操作而產生的任何東西：它不是軟件的構造？”

“不，”亨特說。“這是設計與生俱來的東西。環境本身的意外副產品。就像麵包黴菌一樣。”

“我懂了。”Danchekker 的聲音依然平靜。他的表情是某人的不一定同意，但準備等待，看看事情的發展方向。“很好，”他說。“繼續。”

“我想得越多，就越相信 JEVEX 發生的事情就是這樣的，”Hunt 繼續說道。“不知何故，在遙遠過去的某個時候，它的處理空間內部發生了一些情況，使得激活的計算細胞在我們自己的宇宙中扮演了原始粒子的角色。”

“大王？”緊隨其後的佐拉克也投了進去。

“ZORAC，別說了。這很嚴重。”亨特用半張開的手在桌子對面做了個手勢。“而且，就像我們自己的情況一樣，從那些開始進化出了一個宇宙。一個真正的，而不是一個軟件模仿。這就是你的答案，克里斯。這就是 Phantasmagoria 的存在方式，以及它的來源。”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Danchekker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激動地揮舞著雙手，站起身來，臉對著另一邊幾秒鐘，然後轉身面對著桌子，仍然語無倫次地喋喋不休。“這應該是什麼？我的意思是，我們是認真的，我接受了嗎？這是瘋狂的類比。”

亨特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不，冷靜點……”

“哦，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廢話。從抽象數據中發明物理學處理概念……真的，維克，它——想一想，克里斯。一個細胞已經擁有定位和在矩陣中的位置的屬性。現在，如果我正確地理解了 Thurien 系統的工作方式，那麼由於強加給系統的總體編程指令，激活的細胞會不斷地在它們之間交換信息。”

“沒錯，”Shilohin 說。

亨特點點頭。“好的。好吧，我不知道設計理念是什麼很久以前，當 JEVEX 被夢想出來時。但只是為了爭論，讓我們假設它體現了一種優化標準，根據該標準，這些通信單元之間的路徑應盡可能短。”

“這是你所期望的那種事情，”鄧肯評論道。

“確切地。因此，如果在右側支持流量，例如給定的細胞比左邊的細胞重，但它的情況恰恰相反

右邊的鄰居，那麼如果兩個小區交換身份，將會實現改進。實際上，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可以被認為是在矩陣中移動了一個空間量子。”

“一種普朗克長度，”鄧肯低聲說。

亨特又點點頭繼續說下去。“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孤立的小區在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率進行通信，它會以這樣一種方式四處移動，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流量乘以距離的總和，直到它平衡了所有競爭的‘拉力’。”換句話說，如果信息交換過程扮演著攜帶力的矢量粒子的角色，那麼這個優化規則定義了最小作用路徑：自然測地線。我用 ZORAC 模擬過它。引力的動力學會自動跟隨。”

希洛欣正盯著亨特。“你在假設一個由能夠相互吸引的粒子組成的空洞，”她慢慢地說。“原始宇宙的條件。”

“是的。”

“排斥又如何？有電荷的模擬嗎？鄧肯問道。

亨特朝仍然站著的丹切克的方向點了點頭。生命科學專家還沒有表示祝福；但他也不再強烈抗議。“克里斯有一個很好的觀點：我們不應該被類比沖昏頭腦，”他說。“但我可以提供一些推測。例如，如果允許一切純粹基於吸引力而坍縮到其最低‘能量’狀態，那麼它最終會變成一個固體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通過交通。一切都將以最佳方式接近一切，但無法運作。該系統會窒息自己。所以一個優化標準是不夠的。您需要引入另一個與之競爭的產品。例如，一個試圖為流量提供最大可用空間的產品。當這兩種趨勢相互作用時，也許出現的那種組織是“團塊”的集合，在這些團塊中，與外界幾乎沒有什麼可說的相似類型的處理可以聚集在一起，被發生其他事情的空隙隔開。”

“迷人！”希洛欣低聲說道。

“它變得更有趣了，”亨特說。“細胞必須有一個有限的開關時間。因此，聚集在一起的較大細胞聚集體將比較小的細胞聚集體移動得更慢。因此，我們的運動阻力與細胞數量成正比。”

平行於質量太明顯了，不需要拼寫。

亨特繼續說道。“但是一旦質量開始移動，提高效率的一種合理方法是改為模式切換算法，而不必單獨對所有組成單元進行操作；所以模式是

不願再放慢速度。”

慣性。

“但即使是單個細胞的矩陣傳播速度最終也會受到開關速度的限制。”

亨特宇宙中的速度有一個相對論的極限。

“我們說的是純粹的推測，我認為是嗎？”丹切克說。

他的聲音仍然有些刺耳，但已經明顯緩和了下來。

表現出另一種慣性，他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回心轉意。“我們不是在談論既定事實嗎？這不科學嗎？”

“當然不是，”亨特同意道。“但我們可能知道要尋找什麼。”

鄧肯哼了一聲。“看哪裡？我們甚至找不到 JEVEX 的位置，更不用說查看它的內部了。”

Shilohin 抬起頭，終於消化了 Hunt 所說的全部信息。“我們的物理宇宙是從空間中大量的基本粒子、物理定律和概率演化而來的，這些定律包含複雜結構自組織的隱含機制，”她說。

“從中出現的不僅是足以體現智能的複雜性，還有整個印象和體驗的世界。所有這些都與智能所感知的潛在量子現實相去甚遠。那麼，在這個……‘矩陣宇宙’中出現具有可比性的複雜程度是不是太不可思議了？這就是你所說的。

“為什麼不？”亨特說。“我們非常確定 Nixie 的世界不可能存在於我們所知道的宇宙中的任何地方。然而我確信它存在於某個地方。

也許這可以闡明它的神奇特性是如何產生的。儘管可能以我所建議的方式與我們自己的宇宙有一些相似之處，這至少會為我們提供物體在空間中運動的基礎，因為它們有共同之處，表達底層物理的“定律”現實不是來自我們宇宙的量子規則，而是來自系統程序員強加的指令。因此，我們的常態和因果關係概念根本沒有理由適用於此。

這與 Nixie 告訴我們的所有事情都吻合。”

“你不是說程序員有意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嗎？”鄧肯檢查過。

亨特搖搖頭。“而且我不認為 Jevlenese 曾經陷入困境。它有的事實。整件事是一場意外：JEVEX 的建造目的的反常副產品。當然，最終作為它的一部分出現的居民也對此一無所知。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沒有更多的理由憑直覺意識到他們的現實是

我們最終建立在信息量子之上，而不是我們建立在能量量子之上。”

現在顯然很感興趣，因為暗示了進化的前景，Danchekker 回到他的椅子上坐下。  
“很好，維克。讓我們同意暫時接受你這個奇妙的假設……純粹是為了爭論，你明白的。”

“當然，”亨特嚴肅地點點頭說。

“困擾我的一件事是規模問題。顯然它必須比我們的宇宙小得多。為了使其具有可比性，其中的活性細胞數量級必須與存在的粒子數量級相同，這是荒謬的。”

“基本細胞的大小與細胞的尺寸之比

整個宇宙會更大，”Shilohin 說。“所以宏觀世界會更接近量子粒度水平。非線性和曲率可能會更加明顯。”

“邊界效應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鄧肯沉思著，丹切克半自言自語地點點頭。“是的，我接受這一切。但我得到的是更基本的東西。要支持像生命和智能這樣複雜的事物，就需要高度的複雜性。這反過來又意味著相應的結構豐富性。而且你不能從幾個元素構建豐富的結構。”他向其他人示意。“你明白我的意思。無法避免大量的必要性。非常大的數字。

我的問題是，您在哪裡可以找到足夠大的計算空間來容納您建議的流程？這是一個巧妙的建議，維克。我並不反對這一點。但是，如果我的初步估計有任何依據的話，為了給你所說的創造一個像我們聽到的 Nixie 和 VISAR 所描述的世界一樣複雜多變的世界的合理機會，你需要一台計算機一個解放軍的大小。Danchekker 的聲音突然停止了，因為他意識到他在說什麼

“

說。其他人也在同一瞬間看到了這一幕。希洛欣看起來很震驚。

鄧肯猛地向後猛地撞在椅子靠背上。

“天啊，”亨特低聲說。他們都難以置信地看著對方。

這就是神秘星球烏坦的重要之處！

以及為什麼 Ganymean 在 Jevlen 上找到 JEVEX 時運氣不佳。

## 第四十四章

“在我只是短暫瞥見的 Hyperia 的幻像中，我有時會看到非常複雜的設備，”Thrax 說。“由居住在那個領域的生物創造的設備，但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令人眼花繚亂的合作；不可能協調的部件運動，移動部件，移動部件，所有部件齊聲跳舞以展開一些隱藏的計劃。Hyperians 是否因此能夠擺脫必須投射思想的負擔，大師？他們可以用思想的能力來迷惑物質本身，以至於它不請自來地滿足他們的願望嗎？他看著坐在他旁邊塵土飛揚的小徑旁岩石上的胡信玄。但大師沉浸在自己的沮喪中，似乎沒有聽到。Thrax 看著他蒼白、凹陷的五官和凌亂的外表，他的頭髮蓬亂，長袍變成破爛的。

“他們製造的設備可以遠距離觀察和說話；其他航行到天空之外的世界。主人，這裡是什麼地方？是一個包容所有空間的空間嗎？還是我們在腦海中製造的夢想？”他又看了看。但胡信玄坐在那裡，呆呆地盯著鐵軌下方的草坡，沒有任何反應。

### Shingen-Hu 被一種憂鬱的思想和精神所征服

自從涅魯的敵人的僕人在神聖坐騎的儀式上發動襲擊後，Thrax 出現的機會就被挫敗了。確信他的神已經拋棄了他，或者被更強大的天界對手壓倒了，大師陷入了抑鬱的昏睡狀態，並對他的藝術失去了信心。他的專家學校已經不復存在了。士兵們在帶有冥界之神凡德羅斯綠色新月標誌的牧師的鼓勵下，完成了對它的毀滅。其成員四散逃亡，信玄戶在荒野邊緣逐村而居，淪為逃亡乞丐的生活。Thrax，也許是出於基本的忠誠，或者可能是希望Master的病情會好轉，又或者僅僅是因為他無處可去，所以一直和他在一起。

雖然這天剛剛進入下半場，但暮色籠罩著他們頭頂的山坡。太陽仍然是它以前的一個微弱、憔悴的殘餘，它搖搖欲墜的光被幾顆昏暗的星星補充，現在在已經降臨的永恆黑夜中仍然清晰可見。Thrax 和 Shingen-Hu 除了在泉水邊發現的一些山莓和水生植物外，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Thrax 懷念地想起他的姨媽 Yonel 在 Dalgren 家裡做的蛋糕和烤肉，那些日子似乎已經過去了。幾乎像

另一個世界……Thrax 把自己搖回現實，將其他世界的想法從腦海中抹去。

跑道對面草地上的一個動靜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了看，發現那是一隻棕色條紋的 skredgen，它的後腿在灌木叢下，它的鼻子抽動著，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它們。他腦海中浮現出一副燉菜的畫面，也許是用搗碎的 kirta 芽和野草調味料。

“主人，”他低聲說，小心翼翼地靠近信玄壺。大師可以用思想麻痺動物，而助手則用石頭或棍棒將其消滅。“在小路對面的灌木叢下面。你看到了嗎？今晚我們可以吃飽了。”他等了。“食物……用 var 調味的濃湯 skredgen。”胡信玄眼中精光一閃。他轉過頭。“那裡，”

特拉克斯低聲說。“你有看到？師父，你還是可以的。你的力量並沒有拋棄你。”

Shingen-Hu 飢渴地舔了舔嘴唇，盯著看。skredgen 看著他們，一動不動。大師的手臂顫抖著抬起，他骨瘦如柴的手的一根手指從破爛的袖子褶皺中伸出來。手指威嚴地戳了戳。skredgen 打了個呵欠，站了起來。然後轉身走開，輕蔑地甩著尾巴。

“施捨……為落入邪惡時代的聖人施捨，”Thrax 喊道，在他們來到小徑盡頭的村莊廣場上揮舞著他的碗。

“這些天每個人都陷入了邪惡的時代。你們兩個去哪兒了？”一種女人走過時輕蔑地問道。

在一家酒館外閒逛的一群工人中，有一個喊道：“奧利曼，是嗎？那麼，讓我們看一些‘神聖’的東西吧。

“這就是所有路過這裡的乞丐告訴我們的，”另一位說。

“把我們都當成傻瓜了，他們確實是這樣。”

“我們以前見過足夠多的城市盜賊。離開那對‘你們’，第三個人告訴他們。

“我們不是小偷。我們是真的，”Thrax 挑釁地堅持道。“這是一個掌握。他一直留在這裡，無數其他人可能會出現。”

“我是？大師？那個走路的破布袋？看起來更像我唯一的電流 e d know anythin abaht 是那些 e pours dahn 的喉嚨。其他人嘲諷地笑了笑。

“這是我的工作人員，”第二個說話的人舉起它說。“一個好的，實木的。向我們展示一隻手的通過。初級修士就能做到。這應該很容易在他睡著的時候做

他狡猾地看著

左右，邀請其他人分享笑話。” - 掌握。”他們親切地竊笑。

“你可以做到的，”Thrax 對 Shingen-Hu 低聲懇求。“你的力量並沒有拋棄你。”但胡信玄只是站在原地，呆呆地看著工作人員。

他們被一群嘲笑的暴民趕出村子，向他們投擲石塊和垃圾，而獵犬則在他們身後狂吠。涅茹那天晚上在天空中非常昏暗。可能，Thrax 想，因為上帝感到羞愧。

在 Orenash 城的 Vandros 神廟中，大祭司 Ethendor 看到了一個幻象。一個來自海波利亞的精靈出現在他面前，並在他的腦海中說話，講述了即將發生的重大事件。Ethendor 對他了解到的事情感到驚奇，急忙通知國王。

“我們安撫范德羅斯的行動受到了啟發。我們已經過測試，發現不缺。我們會得救的。”

“測試？我們是如何接受考驗的？”國王問道。

“由從許佩里亞俯視的眾神致敬。我們的任務是發送他們的門徒，我們已經衡量好了。因此，當大覺醒到來時，我們被選為眾神的主要僕人。”

“大覺醒，終於！告訴我，洩露了什麼？”

Ethendor 的聲音不祥地顫抖著。“很快，日子就會回來，星星會再次閃耀。天空將散發出前所未有的光彩。然後 Waroth 的人民將被召喚並成群結隊地升上天空。Hyperia 本身將向他們開放。因此，萬神之主向我揭示了這一點。”

國王對大祭司的話感到驚奇。“真的是說出來了嗎？這些瘟疫會從我們身上消失，世界會恢復原狀嗎？”

“眾神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爭。點亮天空的力量被偷走並熄滅，但現在已被收回。褻瀆涅魯旗幟的偽裝者已被范德羅斯綠地的真正擁護者所擊敗。”

“現在，很多人要起來？”

“是時候將玷污 Hyperia 的最後一批不潔者和褻瀆者消滅了。來自 Waroth 的忠實信徒將成為憤怒和工具。國王啊，你將成為他們的領袖，而我，將成為鼓舞他們的先知。”

“我們要去看海波利亞？”國王目瞪口呆。Ethendor 興高采烈。

“我們要統治Hyperia！”

## 第四十五章

如果 JEVEX 確實如證據所表明的那樣，則意味著 Jevlenese 戰爭工業只是聯邦的建築師們在 Uttan 表面所做的事情。在內部，他們挖空了整個星球，並安裝了 JEVEX 的擴展版本，作為一個單一的、整體的、超級計算矩陣，通過 i-space 的通信為 Jevlenese 世界系統提供服務。他們的意圖無疑是最終獲得一個能夠與 VISAR 競爭甚至超越 VISAR 的系統；但為了保密該項目，他們將其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而不是像 VISAR 傳播的方式那樣將其傳播到數百個世界。在 Jevlen 上實際運行的設備只是遠程接口系統的一部分。

通過這種方式，創造了獨特的條件，允許矩陣宇宙應運而生。亨特將其命名為“Entoverse”或“內部宇宙”，而不是熟悉的“Exoverse”。該選擇指向其居民的明顯術語“Ents”，該術語被正式採用，托爾金式的內涵被認為是雙重恰當的。

所有這些都非常有吸引力和令人興奮，並且可以為科學家們提供新的想法，讓他們自娛自樂多年。但是，正如 Danchekker 指出的那樣，這仍然只是猜測。不能僅僅因為 Nixie 的信念就排除了由軟件引發的幻覺，而 Uttan 中包含的行星大小的 JEVEX 與分佈式 JEVEX 一樣能夠創造它們。換句話說，直到有人真的去 Uttan 看過，他們才知道 Entoverse 是否真的存在。

但如果 JEVEX 集中在 Uttan，那麼 Eubeleus 的動機顯然是要控制它；之後不管他的計劃是什麼，都沒有用。因此，有理由將整個事情交給 JPC 和 Thuriens。這種方法需要 Garuth 直接前往 Calazar。由於團隊在這個階段只是在談論猜想，為了確保 Garuth 的案例盡可能具有說服力，他們花了一個通宵的時間來討論 Thuriens 可能提出的問題，並了解 Phantasmagoria 的其他已知特徵可以解釋 Entoverse 理論。

亨特假設用於移動激活細胞群的模式切換算法 實體物體，在 Ent 的感知世界中為一系列神秘現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釋。希洛欣，

在回顧早期的 Thurien 處理方法時，發現在後緣關閉之前，通過矩陣移動的圖案前緣激活是很常見的做法。因此，兩個圖像會有輕微的重疊，導致圖案在運動方向上比靜止時稍微長一些。此外，伸長程度會隨著傳播速度的增加而增加。一個事實可以解釋 Entoverse 中不存在維度隨運動的不變性 並且由於歸因於 VISAR 推斷的行星旋轉的影響，以及時間和空間方向 這使得 Exoverse 具有規律性和一致性使得被稱為科學的有組織的知識體系、機器的構造以及使用它們產生的技術成為可能。

### Entoverse 中固體物體的表觀穿透能力如何

有時彼此？如果定義激活小區的“量子數”之一是某種優先級指示符，那麼不難看出這會如何發生。實際上，兩個物體相遇會競爭擁有相同的細胞。如果像往常一樣，它們由同等優先級的元素組成，它們就會彈開。但是，如果一個碰巧被指定為更高優先級，它就會“借用”之前屬於另一個物體的體積，只要它們的部分重合，並在分離時將其恢復到之前的狀態。對於其他現象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原因，例如某些材料對其他材料的不同“親和力”，使 Entoverse 中的預測成為一項冒險業務的因果不一致，以及以災難和災難形式出現的突然間斷。

當科學家們開始認真談論它時，一些恩特的明顯奇蹟聽起來開始變得不那麼牽強附會了。畢竟，樹人是在信息處理量子的初級水平上組成的，他們應該能夠通過他們認為是思想的東西來影響周圍的事物，這似乎並不奇怪。例如，他們可能能夠改變一個物體中組成細胞的活動水平，從而調節它對“重力”的反應，或者賦予它一些其他的輻射力。這也有助於解釋阿亞圖拉對魔法有效性的堅定信念。在他們的世界裡，“魔法”效果司空見慣。這也可能與他們直接與 Thurien 計算機的內部處理功能進行交互的不可思議的能力有關。

“你知道，我有一種感覺，很多我們在地球上認為是神話的東西根本就不是神話，”吉娜在他們休息喝咖啡時對亨特說。“與泰坦的戰爭，奧林匹斯山周圍的動物園，

眾神將高山從天而降，吞噬城市……那些事情真的發生了。除了它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派往地球的特工包括 Ents，而 Ents 談論的關於他們自己過去的事情與他們周圍發生的真實歷史混在一起了。”

不久之後，亨特評論說：“歐文薛定谔認為我們的原因宏觀世界比量子尺度大得多是因為我們理解事物所需的有序性只能在量子漲落被淹沒的水平上進化。因此，秩序是從潛在的不確定性中產生的。但是，如果這個 Entoverse 業務被證明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一個宏觀不可預測的宇宙是從數學上精確的計算操作中演化出來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你想到它時，不是嗎？

與無處不在的光子流體通過 Exoverse 攜帶能量和信息的方式相同，Entoverse 的子結構由大量動態轉換的數據模式流組成。數據流從外部注入，當它們通過矩陣的細胞海洋進行處理時，流向並彙聚到輸出區，在那裡它們被提取回外部 Exoverse。

這立即表明與熟悉的宇宙中被吸入黑洞的質能平行。鄧肯推測，尼克希在天空中描述的紫色螺旋是在其中一個數據出口處形成的吸積渦旋。在那種情況下，Entoverse 的“星星”是入口嗎？如果是這樣，自從 Ganymean 撤回 JEVEX 以來，對於居民來說，它可能會變得更加黑暗。有趣的是，麥克阿瑟，一位最近出現的阿亞圖拉，曾一度對眾神熄滅星星大發雷霆。

Nixie 描述了某些恆星“家族”通過一年周期中最聰明的成員。根據她提供的大致位置和季節，ZORAC 生成了視覺模擬，經過一些反複試驗，這些模擬與她的回憶非常吻合。

結果與一個模型兼容，在該模型中，Phantasmagoria 環繞的“恆星”作為一個數據入口點存在於整個矩陣的規則立方晶格中。當行星經過與它們成一直線的點時，屬於網格中同一行的恆星似乎會聚集在一起並再次分離。這種入口和出口的佈置對於在整個處理體積中均勻分配工作量是有效的。

這留下了最後一個謎團，團隊認為在他們接近 Calazar 之前至少應該有一個初步的解釋：Ents 是如何意識到 Exoverse 的存在，並設法逃進其中的？

令人驚訝的是，在與 Nixie 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之後，Danchekker 提出了一個答案。第二天午餐時間，他們在 Garuth 的辦公室向 Hunt、Garuth 和 Shilohin 展示了他們的結論，他們在早上睡了幾個小時後重新開會。

Danchekker 向站著的人群講話，擺出他特有的講師姿勢，雙手鬆鬆地扣在夾克的翻領上。加魯斯在他的辦公桌後面聽著，而希洛欣坐在他對面的一張被推到一邊的椅子上。Nixie 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轉過身來面對房間，屏幕面板佔據了一面牆的一部分。亨特雙臂交叉，背靠在門上。考德威爾說的最後一件事是，這次亨特唯一能帶回來的東西就是一個宇宙。

亨特開玩笑地回答說這是一個相當高的要求。

“樹人進化為他們世界的自然生物，已經進入在高密度、高吞吐量、模式處理、計算矩陣中，”Danchekker 說。他說話就好像假設是事實一樣，實際上是在向 Garuth 演練團隊在其支持角色中的作用，Garuth 打算立即前往 Calazar。“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展了一種閱讀和解釋通過他們世界的信息流的能力，其方式類似於我們世界上的生物學會閱讀能量流 光子流的方式。現在，發生這種情況的矩陣的主要功能是處理大量的神經輸入輸出流量。換句話說，這些信息流流入和流出 Jevlenese 的頭腦，耦合到系統中。這些信息流攜帶著來自外部世界的感官印象、概念和知覺的編碼表示。一些更有天賦的 Ents 學會了“調諧”到那些電流 將他們自己的心理過程調整到一種同情模式，這使他們能夠提取他們認為可以理解的信息。

“我們把它們看作是幻象，”妮希插話道。“現在我知道它們是來自外面這個宇宙的景象。但在當時，它們不同於任何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事實上，亨特和鄧肯瓦特自己也討論過這種可能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之前亨特之所以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主要原因是他一直看不到說服丹切克的可靠方法！

“當然，”丹切克說。然後他繼續說。“由於缺乏任何關於 Exoverse 的科學傳統或知識，他們沒有任何術語來描述他們所經歷的事情。他們只能將它們解釋為來自更高領域或超越世界的幻象，等等。”他左右搖擺自己，以接受他想像中的課程。“現在，沒有理由假設

Entoverse 中的各種自然力與我們碰巧知道的比率相當。特別是，在宏觀層面上，重力的主導地位似乎並沒有那麼明顯，它賦予了我們的世界很多物理特性，並確立了質量和重量所起的首要作用。要確切地說出原因，我們將不得不等到我們對實際物理學有了更多了解之後。但從 Nixie 和 VISAR 那裡，我感覺表面效應可能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因為事情規模較小？”加魯斯冒險。

Danchekker 鬆開一個翻領，短暫地展示了一隻手。“我們真的不能說。目前沒有理由假設電荷、庫侖引力以及分子粘附的對應物與我們所知道的量是一樣的。”

亨特好奇地聽著。這是他沒有抽出時間去追求的一面。

丹切克繼續說道。“在我看來，這些遍及一切的潛在‘潮流’可以以我們世界上沒有的方式將自己表現為具有真實物理屬性的實體。通過心理互動，它們的影響可以被利用、集中、引導並轉化為力量。”

“你所謂的魔法，”妮希補充道。“一些修士可以隨意投射的能量之箭。有些人能夠將自己和其他物體漂浮在地面上。”

Danchekker 豎起一根手指，讓全場的注意力多停留片刻。

“然而，最強的水流以天體現象的形式高高地流過地表。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通過他們遠程影響物體和事件的能力，一些樹人發現瞭如何降低這些電流，直到他們可以直接攔截電流。有了這種可以轉化為力量的力量，它們實際上可以被帶走，直到出口區。當然，這就是它們如何在耦合器所連接的神經系統中找到自己，看著外面一種新的存在狀態，除了幻覺之外沒有人見過，許多人根本沒有見過。”

希洛欣瞥了一眼其他人，評估他們的反應。“構成 Ent 人格的信息模式以某種方式印在數據流上，並隨數據流轉移，在 Exoverse 宿主的大腦模式中表達自己。”

Danchekker 靜止了幾秒鐘。然後他放開姿勢，慢慢地穿過房間，直到他站在妮希附近的顯示面板前。“具體是怎麼回事我還不是很清楚，”他承認道。

亨特也不是。“卡拉扎和他的手下會買賬嗎？”他問，

環顧四周。“根據 VISAR，Nixie 記得的圖片實際上是由她的人類神經系統中激活的元素構建而成的。

這就是為什麼她記得自己有人類形態。這難道不是向我們表明在 Entoverse 中進化的攜帶情報的複合體有多“異類”嗎？一個有著這樣起源的頭腦怎麼能在人腦中找到任何足夠兼容的東西來給它一個運作的基礎呢？”

Danchekker 轉身離開空白的屏幕。“哦，我同意，這很了不起。事實上，如果你想聽我的坦率意見，那真是太令人吃驚了。但我們不是被迫得出它發生的結論嗎？它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是一個我們只能推遲的問題，直到我們更好地掌握了有希望回答它的必要信息。也許我們對思想的了解還不夠。”他伸出一隻手。“這讓我們更有理由要求對 Uttan 進行調查。”

“我認為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加魯斯問道。

“哦，是的，”Danchekker 點頭回答。“定義的配置 Ent-being 在進入輸出區時丟失了。從字面上看，從那個宇宙中迷失了。”

“就像黑洞轉移一樣，”亨特評論道。“信息內容是提取並在別處重新出現。”

“然後實際上沒有提取任何物質？”不是科學家 Garuth 是仍然需要努力解決很多這個新想法。“恩特的屍體怎麼了？”

希洛欣看著他，停頓了片刻才回答。“我不認為你完全有道理，Garuth，”她說。“沒有任何物理上的。它們只是一開始的信息結構。他們的整個世界都是。他們認為它具有物質形式這一事實純粹是他們宇宙的進化產物。”

“啊，是的……現在我明白了。”Garuth 坐了回去，充分吸收了其中的含義。然後他皺眉。“可是，你不是說他們有辦法回去嗎？Nixie 告訴我們有關“精神”回來啟發和招募弟子，並教他們如何輪流出現。

“還有另一種方法，”Danchekker 補充道。“Jevlenese 神經耦合器，阿亞圖拉可以像其他人一樣使用。他們通過耦合器發現。就在這時，ZORAC 打斷了他，說它有一條緊急消息。

“怎麼了，佐拉克？”加魯斯問道。

“警察局副局長 Langerif 現在就在門外。他指出他以 Jevlenese 獨立和自我的名義控制 PAC

決心。他要求你指示你的行政人員相應地轉移所有權力和權限，即日起生效。”

## 第四十六章

當 Langerif 傲慢地大步走進房間時，Garuth 困惑地站了起來，身後跟著他的幾名軍官。他拿著某種書面公告，放在桌上。這群人都戴著隨身武器：標準的 Jevlenese 警察配發的光束手槍，可以發射可變等離子裝藥，可以設置為從輕微不適的電擊到致命性的任何地方。

當亨特意識到他們完全沒有看到時，他自己呻吟了一聲  
顯而易見的：警察和他們的培訓班；過去幾天出現在 PAC 的所有其他 Jevlenese。但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沒有建立起至關重要的聯繫。他們認為 Obayin 暗殺事件 假設確實如此 純粹是 Ichena 為保護他們的 headworld 業務而採取的行動。當然，Eubeleus 在接管 Uttan 時需要有人來確保 Jevlen 的結局。就連卡倫也錯過了。

每個人都全神貫注於 Entoverse，無暇顧及其他任何事情。

“你現在已經收到通知，不管怎樣，加尼米亞人對耶夫倫的佔領無論如何都會停止，”朗格里夫對加魯斯說。顯然系統某處存在漏洞。“但是為了防止一個佔領軍被另一個佔領軍取代的前景，我們耶夫林人現在正在掌控自己的未來。這是我們的聲明。請您指示所有在您手下的人員，Ganymean、Thurien、Terran 和 Jevlenese，遵守規定。這不是妥協或談判的問題。”

“不……那不對，”Garuth 抗議道。“只是在 JPC 提出了一項動議。一直沒有決定。你 Langerif 握手讓他閉嘴。“只是形式而已。安理會意圖的精神非常明確：盡量減少對人員和財產的風險，並維護秩序。這裡的局勢顯然快要失控了。在官方命令發布之前推遲採取堅決行動是不負責任的。因此，我們決定在緊急情況升級之前先發製人。”

“別買它，”亨特低聲說。“他不是 JPC。為他的彈簧上弦的人也不是。這是一種權力攫取。”

“這與你無關。把你自己限制在你自己的事情上，”Langerif 厲聲說。

他的台詞被設計成通過訴諸理性來影響 Ganymeans  
崇高的動機；象徵性的武力展示是故意的，為了甩開他們

平衡。如果這是 Jevlenese 習慣處理的 Thuriens，它可能會奏效。但 Garuth 來自更早的 Ganymeans 時代。他在地球上度過了足夠多的時間來吸收一點人類心理學。

“不！”他反駁道，直起身子。“我的任期很明確，沒有什麼緊急情況即將爆發。你覺得你在用這個字謎遊戲愚弄誰？我們知道你與軸心國結盟。JPC 很快也會知道。現在滾出我的辦公室。”

Langerif 臉色發白，把手伸到他的武器槍托上。

“你覺得你要做什麼？”Shilohin 嘲諷地問他，支持 Garuth 的立場。“你的部隊還沒有到。大廳的盡頭有一屋子的 PAC 安保人員。”

Garuth 把手伸向辦公桌旁面板上的呼叫按鈕。但就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朗格里夫轉身朝門口喊道，一隊武裝警察在另一名警官的帶領下，手持武器走了進來。

“豬！”尼希發出嘶嘶聲。Langerif 沒有理會她，而是揮手示意他的人就位以掩護房間。

“我很遺憾地通知你，你的安全部門並不像你想像的那樣忠誠，”Langerif 冷笑道。“我給了你合理配合的機會，你卻逼我大刀闊斧。很好。他猛地向房間裡的其他人示意。“你們其餘的人，站起來。你現在就和軍官一起去。

麻煩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這是一種憤怒！”Danchekker，他仍然站在屏幕旁邊，氣得發抖，終於找到了他的聲音。“你有沒有想過，把你的流氓政治帶到這裡會產生最輕微的。“保存它，克里斯，”亨特順從地說。“現在不是時間和地點。”

當 Garuth 站在那裡無助地盯著槍口時，其他人開始歸檔面無表情、身穿黃色制服的警察朝門走去。

與此同時，在整棟大樓內，其他幾組警察和喬裝打扮的耶夫林輔助人員已經開始從他們的工作站和辦公室圍捕迷惑不解的加尼梅斯人。在 Del Cullen 的辦公室裡，Cullen 站著，雙手舉起，兩名 Jevlenese 保護著他，而一名警官正在瀏覽他桌邊屏幕上的狀態顯示。外面，科貝格和萊班斯基也被嚇了一跳，正在被解除武裝和搜查。透過門口，卡倫可以看到科伯格用眼睛測量著時間和距離。

“不要嘗試任何事情，米奇，”他喊道。“這不會改變戰爭。”

一名警衛用槍刺向他的肋骨。他退縮了。

“閉嘴，”坐在屏幕前椅子上的中尉回頭對他說。

然後，奇怪的事情開始發生了。

科伯格和萊班斯基所在的外屋外面的走廊里傳來奔跑的脚步聲和混亂的叫喊聲。跟在他們身邊的侍衛四處看了看，嚇了一跳。朗格里夫的聲音從門外某處傳來。“快的！離開這裡，你們所有人。別管他們了。Norzalt 中尉、Pascars 和 Ritoiter 留在那裡看俘虜。”

外室的侍衛們衝進了走廊。隨著最後一個消失，自動門在他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與此同時，卡倫辦公室的門口傳來一聲痛苦的叫喊。剩下的兩個守衛本能地轉過頭。這正是科伯格和萊班斯基所需要的分散注意力的地方。

在辦公室裡，Cullen 困惑地看著 Jevlenese 警察中尉從椅子上摔下來，從他的耳朵上扭動著 Ganymean 通訊工具包的電話。電話里傳來尖銳的尖叫聲，即使從 Cullen 站著的地方也很痛苦。

“去吧，火雞，”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庫倫搖搖晃晃地抓住了中尉的衣領，他還沒來得及回過神來，把他舉起來拿起他的武器，然後快速地朝他的下巴開了幾槍，把他放倒在地。他穿過門，走進外間，這時科伯格和萊班斯基正直起身子，看著剩下的兩名警衛軟弱無力的身影。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卡倫問道，當另外兩個人收回槍時，他仍然不知所措。

走廊的門再次打開，又是三名耶夫林警察衝了進來，當他們看到美國人掩護著他們和地板上昏迷不醒的兩名同事時，他們困惑地停下了腳步。卡倫和他的兩個手下解除了他們的武裝，然後出去了。沒有 Langerif 的跡象，也沒有引起混亂的原因。兩個 Ganymeans 站在一堵牆邊，目瞪口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卡倫又問。

“我們不知道，”其中一位 Ganymeans 人回答。“我們被逮捕了。然後警察被命令離開，把我們留在這裡。他們到處跑。他們似乎得到了相互矛盾的命令。”

“朗格里夫在嗎？”

“不。我們聽到他的聲音，但我們沒有看到他。”

就在這時，又有兩名耶夫林警察從拐角處跑來。科貝里萊班斯基阻止了他們，並解除了他們的槍支。卡倫辦公室的門欣然打開，最新加入的獵物被推了進來，加入了已經在裡面的六個人。然後門又關上了。

“那些聲音是從牆上傳出來的，”科伯格環顧四周說，

迷惑。“這個地方正在運行。它將他們隔離成小組。”

突然，卡倫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是佐拉克！”他驚呼。“該死的電腦在做這件事！”

“你期待什麼？”耳邊傳來熟悉的聲音。“Langerif 在 Garuth 的辦公室裡，準備接管工作。我們被滲透了。安全局勢混亂。你的大部分人仍然和你在一起，但有些人在另一邊。還有六名警察沿著 R-5 向你前進。”

“讓我們先檢查一下，”Cullen 說，然後帶著 Koberg 和 Lebansky 匆匆離開。

Cullen 辦公室的中尉並不是唯一一個配備了 Ganymean 通訊器的 Jevlenese 人，他被突然注入音頻的響亮的高頻音調所淹沒。在大樓的其他地方，其他小隊正在按照相互矛盾的命令來回奔跑。六個人被困在停在樓層之間的電梯裡。在大堂區，門關上時，一隊外出調查不存在的威脅的小分隊被困在那裡，不同地方的不少人被困在半掩著的門裡，一動不動。從數字來看，很明顯，已經在內部的同盟者讓更多的部隊進入。

在 Garuth 的辦公室和外面的房間裡，燈已經熄滅了。一直走到門口的亨特在黑暗中聽到低沉的高音調，然後是困惑的叫喊聲。他倒在地上，走到門外。

有扭打和混亂的喃喃自語。然後 Langerif 的聲音從辦公室裡用 Jevlenese 喊出了什麼。他顯然已經處理掉了他的 Ganymean 通訊器。翻譯通過亨特戴著的耳機傳來：“散開。覆蓋所有出口。阿布林茨，帶三個人去大廳，確保電梯安全。”

另一個聲音回應道。“Werselek、Quon、Fassero 和 然後又是 Langerif，從辦公室裡來。“我沒有那樣說。這是某種詭計。保持你原有位置。”

只是被反駁道，“我是朗格里夫。照我說的做。”

“別聽。那是假的。”

“不，我不是。他是。”

“我們做什麼？”一個聲音在黑暗中的某個地方懇求。

然後 ZORAC 的聲音在 Hunt 耳邊輕聲說：“沿著牆壁向右移動大約八英尺，然後穿過壁龕到遠處牆上的一扇門。它是敞開的，通向一個設備室。”

正如佐拉克所指示的那樣，亨特開始沿著牆根蠕動。槍聲和驚恐的叫喊聲從

通往電梯大廳的門口，伴隨著人族的聲音喊叫命令。一個耶夫林人的聲音喊道：“好吧，我們投降！”

“舉起你的手出來，”一個人族的聲音命令道。“他們都在裡面嗎，中土？”

“這裡全部清理完畢，長官。死了三個敵人。”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Langerif 的聲音問道。

“PAC 保安在外面，”一個聲音回答道。“他們佔領了整個樓層。我們被困住了。”

“這不可能。”

“那不是我說的，”Langerif 的聲音再次響起。

到達佐拉克指示的那扇門後，亨特摸索著穿過。

Del Cullen 的聲音喊道：“你計算錯了，Langerif。你們一半的人都在為我們做臥底。我們已經把大樓的其餘部分都綁起來了。結束了。放下你的槍，出來。”

“照他說的做，”Langerif 的聲音指示道。

“別在意，”另一個 Langerif 說。

亨特的頭撞在突出的金屬邊緣上，疼得要命。他用手指感覺前方，小心翼翼地站起來，描繪著他周圍設備架和支架的形狀。他突然想到，發生了什麼事。ZORAC 是一艘船上的計算機。它的首要任務是 Shapieron 船員的安全。看到他們在槍口下被圍捕，促使它採取了它所能做的唯一行動。

Langerif 也明白了這一點。“非常聰明，對於一台機器來說，”他的聲音在黑暗中咆哮。“但如果這個想法是為了保護你的 Ganymeans，你最好現在就退出。我們這裡有兩個，門外還有一堆。如果燈光在五秒內沒有恢復，我們就開槍。”

“聽到了嗎，你們這些人？”另一個聲音叫道。“沒有任何人族。是電腦。”

亨特聽到關門的聲音，然後燈亮了。他獨自一人在一個擠滿電子設備隔間和電纜的空間裡。

“很棒的特效，”他稱讚道。

“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佐拉克說。“我把他們中的一些人關在這附近，但他們開始自我清理。PAC 的一些安全措施也出現在另一邊。”

“大概情況如何？”

“一團糟。”

“其他人呢？”

“Garuth 和 Shilohin 還在他的辦公室裡。熄燈後，我把丹切克送進了穿過大廳的電梯。Nixie 起飛並迷失了自己。

某處。”

“其他的呢？”

“Cullen 和他的手下在一場安全鬥爭中。鄧肯和桑迪在 UNSA 實驗室被警察逮捕。吉娜在他們到達之前就離開了她的住處。她想和你談談。”

“幫她接通。”

“Langerif 也是。他要求你自首，否則他會射殺 Garuth。”

亨特長長地吸了一口氣。耶夫林人可能有一些東西

當這件事回到 JPC 時，他可以解釋清楚，他想；但不是謀殺行星總督。即使是 Langerif 也必須足夠聰明才能知道這一點。

“他在虛張聲勢，”亨特說。

“你這麼認為？”

“是的。告訴他你沒有得到回應。我的耳機一定是在黑暗中被打掉的吧？”

“我希望你是對的，”佐拉克回答說，用一種精心設計的你是應該聽懂這些人的語氣。“這是吉娜。”

“維克？ZORAC 告訴我分數。往這邊走是沒有用的。他們是到處。現在我在 ZORAC 找到的一個空房間裡。”

亨特迅速想到。試圖將任何 Thurien 耦合器連接到 VISAR 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些是首先要確保安全的地方。在綜合設施的備份系統運行後，Jevlenese 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切斷 ZORAC 與 PAC 的連接。他應該先找到 Gina，而 ZORAC 仍然可以提供幫助。

“ZORAC，你能幫我們找個地方嗎？”他說。

“你不能從 Garuth 的辦公室出去。穿過後面的隔間。應該有一條路下來。順便說一句，看起來你對 Langerif 的看法是對的。”

在機房後面的隔板後面，一些佈線管道順著井向下延伸到下面的水平，在那裡有一個維護艙口可以進入工程師的檢查廊。亨特從那裡出來，穿過一個機械隔間，進入一個工具室，然後從那裡走上一段暫時看起來暢通無阻的樓梯。再往下一層，他進入了一條通向電梯的通道，ZORAC 已經等著電梯把他帶到幾個大餐廳所在的樓層。很多耶夫倫的上班族在周圍轉來轉去，而驚慌失措的警察試圖告訴經理們發生了什麼事。在一片混亂中，亨特設法溜進了後方的廚房和通道，佐拉克也在那裡指揮吉娜。亨特在熱水系統後面的一個空間裡找到了她，

泵室。她似乎受到了驚嚇，但狀態很好。

“我們現在幹什麼？”她問。

“ZORAC，有什麼選擇？我們能出去嗎？

“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看，那裡有 Jevlenese 工程師控制部分現在，切換備用通信和監控系統。我隨時都可能被切斷。現在我給你指路，從我要解鎖的地下室出去。它通向城市的貨運系統。首先，你要從你所在的外面的通道，從後面的樓梯下去，到一個垃圾壓縮廠……”

不久之後他們失去了 ZORAC，但找到了沿著這條路線向下走的路。它所描述的。出口被解鎖，他們進入了一個由隧道和豎井組成的系統，其中大部分因年久失修而坍塌，這使他們進入了 Shiban 的自動化地下層。當他們離開他們認為與 PAC 保持安全距離的地方時，他們開始通過天橋和樓梯上升，重新進入居住區。再往前走不遠，亨特認出了妮希帶他去的旅館外的街道。“好吧，我想我知道我們在哪裡，”他告訴吉娜。

“那太棒了。但我們想去哪裡？”

Shapieron 是顯而易見的地方。假設 ZORAC 或任何人由於某種原因，船上的負責人沒有決定將其從水面取出。但由於警方可能對他們保持警惕，亨特認為他們到達吉爾班的機會微乎其微。即使他們這樣做了，也肯定不可能進入 Shapieron 所在的平台。

“嗯，鎮上我只認識一個美國人，”亨特說。“我們所做的當我們到達那裡時，我不確定。但是在街上要小聲點。可能接到了監視人族的命令。”

## 第四十七章

周圍有很多警察，但從他們的位置來看，他們似乎是在 PAC 周圍部署的後備力量，而不是封鎖它的警戒線。好歹他們還沒有清理掉周圍的區域，亨特和吉娜也能輕鬆混入其中。到處都是綠色的新月，阿亞圖拉們成群結隊地向興奮的人群發表演講。雖然這兩個人族無法理解所講的內容，但空氣中的興奮熱潮是不可能被誤解的。就好像這座城市充滿了對即將發生的事件的期待。

當他們穿過熙熙攘攘的拱廊和廣場時，亨特試圖弄清所發生的一切。他不相信真正的動機可能只是出於 Langerif 聲稱的原因而直接接管政府。 JPC 已經在談論結束現有的行政管理，顯而易見的事情是等待，看看會發生什麼。

唯一的其他可能目標是防止細節返回 JPC 及其背後的權力，了解 PAC 發生的事情。但是外面的任何人都知道 Ganymean 正在檢查主要的 JEVEX 站點，而所有可以告訴任何人的是很多 JEVEX 不在它應該在的地方。這意味著它的幕後黑手不希望人們與 Uttan 建立聯繫；這是另一種說法，他們非常急切地不想讓 JPC 有任何理由重新考慮讓 Eubeleus 去那裡的決定。

他們所走的街道穿過一個小廣場，廣場上一位身穿黃色外衣和綠色工作服的阿亞圖拉正在瘋狂地比劃著手勢，正在向擠在牆邊的人群高談闊論。沒有捷徑可走。他們可以穿過街道到另一邊繼續延伸的地方，或者後退並找到另一條路。亨特無奈地看著吉娜。她聳聳肩。他轉過身，開始在揮手、鼓掌的 Jevlenese 之間慢慢前進。

他感覺到的不是狂歡節和節日帶來的那種令人振奮、歡欣鼓舞的興奮。它更強烈，更熱情。他們周圍的面孔都紅腫了，嘴裡不停地吐著口號，眼睛呆滯，除了內心的狂喜之外什麼都沒有。這就是讓私刑暴徒和紐倫堡集會的野獸，這些人都是帶著孩子參加週日下午遊行的。

不，亨特在他們走了幾碼後告訴自己。野獸不在

人群。它就在那裡，在臨時搭建的包裝箱平台上，前面貼著橫幅。它不屬於理性宇宙。它是另一個地方的產物，另一個現實。

他又看了看人群：沒有意識到，看不見，也無法知道。那裡沒有任何東西會自動改變。他看著說話者精明的、鷹派般的特徵，掃視著，警惕每一個反饋和暗示，試圖抓住閃閃發光的眼睛後面凝視的異樣。

那一瞬間，兩人的目光似乎對上了 Hunt 的視線，即使在那個距離，Hunt 也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他的想法就像他的臉一樣被看穿了。他想知道他正在註視的身體內的存在是多久以前發現自己正在凝視著這個新世界。不管他最初的反應是恐懼還是其他，他已經接受了他的新存在及其不可逆轉性，並掌握了他發現自己所在的利基市場的生存技能。與此同時，大量出生在那裡並屬於那裡的人沉浸在幻想中，等待 Thuriens 修復他們腐朽的城市。從他們不知情的隊伍中，入侵者招募了他們需要的追隨者，讓他們感到安全。

就像此刻正在發生的，就在亨特的眼前。

就像地球歷史上一直發生的一樣，因為耶夫林人派了特工到那裡。這些人的不安全感表現為偏執狂或渴望以正常人無法理解的方式控制他人。現在亨特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了。那些已經滲透到地球並犯下一些最嚴重的殘暴和不人道事件的特工根本不是人類。他們唯一的目標一直是亨特現在所目睹的：通過加強他們自己的狂熱分子軍隊來確保自己免受來自 Entoverse 的其他競爭對手的攻擊。地球上簡單、未開發的人民變成了錯位的 Thurien 仁慈將大部分 Jevlenese 變成了：一個現成的可開發的招募飼料池。

可利用的招募飼料……這句話一直在亨特的腦海中閃過，一直跑到默里的腦海裡。

“這是誰？”蘿拉的聲音從周圍無法辨認的任何地方詢問紫色門與白色環繞。

“是維克·穆雷在裡面嗎？”

默里的聲音立刻傳來。“這次你想要什麼？你已經給我壞名聲了。我的朋友們不喜歡我一直陪伴的公司。”

“讓我們進去吧。這很重要。”

“我們？哦，該死，不要再來了。你把那兩個步行坦克帶回來了嗎？”

“只有我和一個叫吉娜的朋友。她是一名記者。美國人。”

“我的人生故事還沒有出售。我還沒想好結局。”

“看，PAC 已經被某種耶夫林政變接管了。Shiban 警方正在處理此事。”

“耶穌基督！”

“它可能是全球性的。我不知道。但也許聯邦還沒有死  
然而。我們必須離開街道。”

門開了。亨特對吉娜點點頭，她先走了。默里  
正在休息室等他們。“吉娜·馬林，”亨特說。“這是穆雷。  
他也來自西海岸。舊金山。”

“是的。這是一個小星系。”他們點點頭，然後鬆散地握手。

“你好。我聽說過你，默里。我是 Nixie 的另一個朋友。”

“我想我們可以稍後交換所有關於家的問題。她還好嗎？從  
根據我最近看到的她的數量，我認為她已經在 PAC 那里安頓下來或加入了海軍陸戰隊。”

“她幫了大忙，”亨特說。“我上次見到她時她還好。我們  
在騷動中走散了。吉娜和我才剛剛設法出去。”他發現了默里通常使用的椅子前面的面板和屏幕，然  
後走向它。“介意我試試嗎？”他敲擊墊激活它，並以他現在知道的耶夫林單位方式調出 56 頻道。

“佐拉克，你會讀書嗎？”他等了一會兒。“這裡有什麼嗎？”沒有回應。

“壞消息？”默里問道。

亨特無奈地點點頭。“他們通過 PAC 從 Shapieron 切斷了連接。”

Murray 在座談會上用 Jevlenese 說了一些話，並發了一條短信  
出現在屏幕上。

“那是什麼？”亨特問道。

“它說他們正在使用緊急系統。服務受到限制，”默里說。他用頭示意著一個放著瓶子和玻璃杯  
的櫃子，同時疑惑地揚起眉毛。

亨特點點頭。“謝謝。我可以用一個。

“我也是，”吉娜不在乎那是什麼，然後坐進椅子裡。

默里蹲下，打開櫃門。“那給了什麼？”他  
他一邊倒一邊回頭問。

“耶夫林人在 PAC 上大吃一驚。他們已經剷除了 Ganymean 並接管了。我真的不確定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

“耶穌！”穆雷將他倒進自己杯子裡的量加倍

一口氣喝了一半。他直起身遞出酒杯，然後靠在大桌子的邊緣。“昨天滿載壓路機起飛的快樂綠巨人是不是和它混在一起了？”

“如果是這樣，它還沒有公開，但我們很確定，是的，”亨特說。他從杯子裡倒了一杯，然後依次問道：“城裡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地方是電動的。到處都是綠色的新月。他們似乎在期待著什麼。”

“昨天開始的。最大的謠言是 JEVEX 即將回歸。頭腦怪胎對此感到神誌不清。如果 Gs 真的不得不走路，這裡沒有人會流下太多的眼淚。”

吉娜讓她的手臂鬆弛地落在椅子的扶手上，看著對面房間。既然他們暫時安全了，她的緊張情緒就減輕了，讓所發生的事情的全部影響得以通過。她接受了一直在拖延的絕望，因此臉色憔悴，精力充沛。

“就是這樣，”她說，她的聲音很平淡。“結束了。我們一直等到騎兵一瘸一拐地進來，然後帶著剩下的碎片回家。如果我們在此期間沒有被接走的話。”

“該死，他們就沒有什麼地方會讓一個人獨自一人嗎？”默里喃喃自語。“這是否意味著他們要在這裡設立國稅局？”

“這可能是你最不重要的問題，”吉娜幽默地說。

“後面的其他人呢？”默里問道。

“我們不確定。我們才剛剛出來。”

“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維克？吉娜看著亨特。但他坐在那裡，臉上帶著一種奇怪的、遙遠的表情，沒有聽到。“維克，你還好嗎？”

“招募飼料，”亨特說，仍然很遙遠。“這就是它的一切。”

“什麼？”

亨特將注意力集中在當下，看著他們。“還沒完。還沒開始呢。”

“你在說什麼？”

“我知道為什麼 Eubeleus 和他的教派到達 Uttan 如此重要。”亨特重重地咽了嚥口水，停下來整理他的話。“他們是通過堡盟陷害你並將虛假記憶植入你腦海的人。告訴我們 Ichena 的手術並沒有洩露任何重要的東西。事實上，這是誘餌。Ichena 被設置為可消耗的，將注意力從真正發生的事情上轉移開。當 JEVEX 重新上線時，那裡的每個人都會蜂擁而至，數以萬計。整體

人口已經陷入困境，就像堡盟一樣。”

吉娜點點頭，“但看起來很困惑。“是的，我按照你說的去做。但它在哪裡“你沒看到嗎？當 JEVEX 回來時，他們將有一半的城市在線

向上。您認為 Entoverse 中會出現什麼？成千上萬的人，等待著傾瀉而出。他們成群結隊。

吉娜把手放在嘴邊。“我的天啊！”

“你們兩個到底在說什麼？”默里問，從一個人看看另一個人。

但亨特繼續說道。“是他們將地球倒退了幾千年，並設計了將 Thuriens 關在時空泡泡中並接管地球的計劃。儘管它們的起源地和方式存在種種限制，但它們幾乎逃脫了懲罰。”亨特舉起酒杯，痛飲了一大口。“我們當時以為我們已經阻止了他們，但我們錯了。而現在這個……而就在此時此刻，除非我們能夠阻止 Eubeleus 到達 Uttan，否則我很難找到阻止它的方法。”

吉娜還沒來得及回答，面板上就響起了提示音。

“怎麼了，蘿拉？”穆雷打來電話。

“Nixie 來了，”家用電腦宣布。“她有客人。”

亨特驚訝地抬起頭，試圖站起來，結果他灑了他的“  
喝。“這裡？她做到了嗎？基督，這真是該死的奇蹟

然後 Nixie 進來了，看起來很自信，從容不迫，而且一點也沒有磨損。

“維克！吉娜！”她用耶夫林語滔滔不絕地說了些什麼，那時候已經習慣了手頭有 ZORAC，這是一種本能。然後她停下來，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對著同伴說了些什麼，當它沒有回應時看起來很困惑。

但當亨特看到跟著她進來的那個高大精瘦、戴著眼鏡的身影時，他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啊，是的，他們來了，”Danchekker 讚許地說。“ZORAC 告訴我們，它已經為你指明了一條出路，在它被切斷之前。我們假設你會前往這裡。”他環顧四周，觀察周圍的環境，包括默里收集的那些挑逗性展示的女孩。“所以我終於被尼希職業的女士引誘回家了。好吧，我想人生中的第一次永遠不會太晚。”

## 第四十八章

德爾卡倫被帶到加魯斯的辦公室，朗格里夫和他的幾名軍官以及其他耶夫林人正在那裡等著。Garuth 麻木地坐在房間的一堵牆邊，Shilohin 坐在他旁邊。在場的還有分配給 PAC 的幾個 Thuriens，他們是 Jevlenese 從建築群的其他地方帶大的。科伯格和萊班斯基與卡倫安全部隊的大多數忠實成員一起在樓下，警察已經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並將他們鎖起來。他們進行了一場精彩的戰鬥，但勝算對他們不利，然後 Langerif 威脅要開始消滅人質就結束了。

沒有 ZORAC，Jevlenese 就會遇到通信問題，因為人類和 Ganymean 的聲音在完全不同的範圍內運行。Jevlenese-Thurien 翻譯器小盤是固定程序設備，既不理解 Terran 語言，也不理解與 Thurien 不同的 Shapieron Ganymeans 的語言。因此，Langerif 指示 Cullen 將 Terrans 的任何通信傳達給 Jevlenese，從他的工作性質來看，他習慣於這樣做，然後他們將通過他們的翻譯轉發給 Thuriens，後者將與 Garuth 和他的工作人員交談。

然而，卡倫並沒有合作的心情。

“你天生傻嗎？”他對 Langerif 說，用他學會的有限的耶夫林語說話。“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被陷害嗎？”

“你在說什麼？”Langerif 吃驚地問道。

“我們不要玩遊戲。我們知道你在軸心國，對吧？”庫倫沒有。他只是準備嘗試任何可能使反對派失去平衡的事情。

“好吧，你已經看到了他們賦予人們的那種價值。看看 Marion Fayne 和最後一個嘗試過你的工作的人發生了什麼事。”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只是被當成了前面的傻瓜，看起來他是所有正在發生的麻煩的幕後黑手。Eubeleus 會把這一切都鏟在你身上，然後從烏坦回來，手幹乾淨淨。然後輪到你去試管了。Ganymeans 出局了，他可以與 JPC 一起建立一個他可以更好地控制的新政府。想想看。這說得通。”

Langerif 想了想，然後走到 Cullen 身邊，扇了他一記耳光。庫倫嘆了口氣。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他決定。但他哪兒也去不了。所以他用右下巴裝飾了 Langerif，而不是。

一名圍觀的耶夫林人一槍將他擊倒。一方面，Garuth

閉上眼睛。

在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上，Leyel Torres 站在其位於 Geerbaine 的停泊區，在 Garuth 缺席期間擔任該船的代理船長，他站著抬頭看著屏幕，這些屏幕顯示了外面的景色，以及他派出的探測器從高處俯瞰城市的景色收到緊急消息。工程主管 Rodgar Jassilane 加入了他的行列，而船員們則從各個方向出現並匆匆趕往他們的崗位。附近的所有 Ganymean 都被召回船上，作為預防措施，Torres 正在讓船進入飛行準備狀態。

“他們已經斷開 ZORAC 與城市網絡的連接，”Jassilane 說。“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我認為人族不夠穩定，”托雷斯回答道。

“他們想要完成什麼？”

“誰知道？也許他們都瘋了。”

“這裡的情況呢？”

“有警察封鎖了太空港區域，Thuriens 正在抗議。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Thurien 通過 VISAR 發出的消息，”ZORAC 宣布。

“是的？”托雷斯承認。

“Calazar 很快就會結束。與此同時，地球也收到了警報。

他們正在盡可能多地尋找 JPC 的成員。”

“非常好。”

“我們最後一次知道 PAC 的情況是什麼？”茉莉花問道。

索拉克回答。“亨特和吉娜正前往一個暢通無阻的出口。Danchekker 還在大樓裡。我失去了 Nixie 的踪跡。其餘的都被拘留了。”

“嗯，”賈西蘭喃喃道。

托雷斯想了想。“如果亨特和那個女人出去了，他們就很難在城裡逍遙法外了……顯然他們不能回到 PAC。”他提高了聲音。“ZORAC，你知道他們最有可能去哪裡嗎？”

ZORAC 查閱了其非法間諜活動積累的記錄。“我有一些地方 Hunt 和 Nixie 談了很多。一個是旅館，可能不值得考慮。另一個是私人地址。”

“你能找到它嗎？”

ZORAC 從其數據庫中調出城市名錄和佈局圖。“是的，參考第七幕。”部分迷宮的剖視圖

出現了，突出顯示了其中一個建築群中的住宅區。  
中間的一間公寓在閃爍。“它在中心的這一邊，離 PAC 不遠。”

托雷斯疑惑地看著賈西蘭。“離 PAC 不遠，”Jassilane 重複道。他點了點頭。“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果他們出去了，那就是他們要去的地方。看看這個。”

“佐拉克，準備另一個飛船探測器，立即發射，”托雷斯命令道。

在 Murray's, Danchekker 和 Nixie 講述了他們的故事。

負責派駐 PAC 前廳的警察分遣隊的軍官原來是 Nixie 的常客之一。她從剛剛下樓的樓梯上看到他後，把他拉到一邊，正想說服她離開，這時丹切克衝出其中一部電梯，咆哮著威脅著看到的每一個人。Nixie 靈機一動，告訴軍官 Danchekker 是來自地球的性治療師，她正在協助她研究 Jevlenese 的習俗。如果她被發現在那個地方，她直截了當地告訴警官，到早上，希班警察局長和幾乎所有市政府官員都會成為公眾笑話。猜猜誰的屁股會上線。

幾分鐘後，她和 Danchekker 被悄悄地從一扇側門捆起來。

在亨特和吉娜講述了他們的故事之後，亨特繼續重複著當丹切克和尼克西到達時他剛剛開始告訴吉娜的想法。Murray 對背景的了解還不夠多，所以這對他來說意義不大，如果沒有 ZORAC，Nixie 也無法真正跟上。因此，讓其他人自行其是，他們走進另一個房間打電話，看看他們能收集到哪些關於事件的進一步消息。

當亨特結束時，丹切克看起來很震驚。“是，他耳語。“我現在明白了……這樣一個世界，連同其固有的危險和不安全感，將構成整個恩特的本性。很明顯，逃到他們通過這些幻像看到的世界的想法會如何成為他們壓倒一切的痴迷……”

“但為了逃脫，他們需要宿主來逃脫，”亨特說。“還有那個，我相信，這就是耶夫林人變成系統癮君子的原因。它讓他們與系統保持聯繫，因此變得可訪問。”

丹切克點點頭。“他們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耶夫林人成為有史以來最奇怪的外星人入侵的受害者：來自數光年之外的計算機內部的信息病毒攻擊。”

“除了，那隻是初步的，”亨特冷靜地說。他刺傷了他的

指著門的方向。“在外面，天知道有多少耦合器在等待主系統被激活，而在 Uttan 上，Thuriens 號的看守船員正在等待一船宗教和平主義者拆除軍事設施。”亨特用力地搖了搖頭。“那不會發生。一旦 Eubeleus 中和了他們並讓自己根深蒂固，他就能讓 Uttan 幾乎堅不可摧。你認為一旦 JEVEX 再次運行並且我們正在摸不著頭腦想知道如何進入，他會做什麼？”

Danchekker 和 Gina 臉上的表情表明不需要他說。

亨特點點頭。“你剛才說，克里斯，耶夫林人是計算機外星信息病毒攻擊的受害者。但與 Eubeleus 再次打開 JEVEX 後發生的事情相比，之前發生的事情微不足道。

除非我們能阻止他到達烏坦，否則這個星球將受到流行病的襲擊！”

所以最後，看起來，他們已經弄清了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原因。但這並沒有解決下一步該做什麼的問題。當然，如果有辦法，第一件事就是聯繫 Thuriens 並阻止 Eubeleus，但由於 ZORAC 停播，他們無法與外界聯繫。所以他們檢查了他們還有哪些其他選擇。

Danchekker 的提議是前往 Geerbaine 的 Thurien 控制的避難所。如果 Jevlenese 對此提出異議，他們可能會找到某種方式登上 Shapieron，或者如果做不到，也許可以找到一艘 Thurien 船。

亨特對他們到達那裡的機會不太自信。“這是他們首先要尋找的地方，”他宣稱。“即使在那個地區也已經出現了麻煩，其中一些邪教只是在尋找與人族報復的藉口。我不喜歡這樣，克里斯。”

“在那個方向上有很多活動，”當時重新加入他們的穆雷證實道。

“那你有什麼建議？”丹切克邀請了。

亨特說：“我們最好還是在城裡躲一會兒。”“可能是在此期間，我們會找到一種聯繫方式。”

默里的臉上閃過一絲擔憂。“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明智，在這個地方逗留太久了，”他說。“如果 PAC 的那個 Jev 警察與 Nixie 交談，就不需要天才來弄清楚你可能躲藏在哪裡。”

沉默降臨，沒有任何更接近於解決的問題。吉娜站起來

伸展身體以放鬆她的肩膀。“我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她說。“我們在那個方向上有什麼樣的選擇？”

“我快要出去了，”默里說。“我今天正要囤貨。街區上有幾個外賣店。一個是食草動物的地方，用海藻漿做一種大豆油脂漢堡。另一個是熟食店的當地理念。”

當吉娜回憶起桑迪在 PAC 吃的魷魚切條三明治時，她的臉繃得緊緊的。  
“炒雞蛋配咸牛肉雜燴、香腸醬和一份薯條，”她喃喃地說，若有所思地盯著默里的舊金山海報。

“雞蛋放在中號、培根、蘑菇和炸西紅柿上，”亨特嘆了口氣。

“是的……過了一會兒它確實有點影響你，”默里同意道。“我可能有家裡的幾罐東西被遺漏了。讓我過去看看。”

當他起身走向門口時，面板上響起了提示音  
又一次，蘿拉的聲音說：“奧薩亞在樓上打來電話。”

“好吧，”默里說。一個女耶夫倫人的聲音傳來，聽起來很興奮，穆雷回答了一些話。正說話間，妮希出現在了門口。“她在說什麼？”默里問她。“關於一頂帶窗戶的帽子？”

妮克希跟大沙耶說話。“哦，依匹林！”她宣布，發現了他的問題。

“我以為那是一頂帽子，”默里說。

“是的。但它也意味著一種魚。”

“所以她說的有窗戶的魚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說窗外有一種看起來像魚的東西。”

默里搖了搖頭。“他們在上面吸過有趣的東西嗎？”

“我去看一看。”妮希又和大紗夜寒暄了幾句，就離開了。

穆雷走進廚房，其他人聽到他打開櫥櫃開始翻找東西。接著是硬物重重砸在地板上的聲音。“說，waddya 知道！”他的聲音從門口傳來。“真正的火腿……來點波士頓豆怎麼樣？”

“我從沒聽說過炸西紅柿，”吉娜對亨特說。“那是英國人做的其他奇怪的事情嗎？”

“好吃，”亨特說。“尤其是在一片油炸麵包上，汁液浸透了。但你真正需要吃完的是一點黑布丁。”

“什麼是黑布丁？”

“我寧願認為關於香腸和政治的明智格言在這種情況下更適用，”Danchekker 建議道。

就在這時，面板中傳來了妮希的聲音。“默里，過來看看。  
把維克帶上來。”

亨特困惑地皺了皺丹切克和吉娜的眉頭，然後站了起來。默里堅持他的

回到門口。“它是什麼？”

“過來看看，”Nixie 的聲音說。

默里聳了聳肩，退了出去。亨特跟著他從前門出去。

他們上了兩層樓，進入了位於樓梯間對面的另一間公寓。室內是女性奢華和絢麗色彩的狂歡，蓬鬆的粉紅色地板看起來像棉花糖，沙發和椅子飾有各種白色、淡紫色和紅色的羽絨，極度色情的壁畫，黑色的牆壁因不斷變化的曼德爾布羅而發光模式。

裡面是亨特以前見過的那個高個子女孩，穿著簡單的襯衫和褲子，顯然此刻下班了。她招了招手，領著他們穿過一間有一張大床、內置按摩浴缸、到處都是鏡子的房間，來到妮希站在一扇窗前，窗邊掛著長長的絲質窗簾。亨特和默里凝視著

出去。

下面和側面是一堆相互連接的屋頂，在其間的空間中可以看到各種人行道的部分和城市的較低部分。一個屋頂包圍了上面的整個區域，下面懸掛著交通管道網和照明裝置，還有兩條橫跨城市的巨大通道，用於承載空中交通，這些通道向遠方退去。上面是否還有更多的城市，無從得知。

一動不動地懸在開闊區域上方的空中，可能有幾百個腳下是一個水滴狀的銀灰色物體，大約有一輛小型汽車那麼大。它沒有任何特徵，除了一對在尾端張開成基本鰭狀物的肋骨，以及一個位於可伸縮金屬塔架上的圓柱形裝置，它似乎在好奇地朝他們的方向點頭。

“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穆雷說，盯著它，不知所措。

“是警察嗎？來找我們？”倪雪緊張的問道。

亨特搖搖頭，淡淡的微笑使他的面容柔和下來。“它正在尋找我們，但不是警察，”他說。“那是 Shapieron 的偵察探測器之一。他們一定知道我們在哪裡。”

“該死，我希望警察不要這麼快，”默里喃喃自語。

亨特迅速想到。“Murray，這裡有沒有任何一種便攜式通訊設備，用於與室內系統通話的遙控板之類的東西？如果 Ganymeans 知道這麼多，他們就會掃描 Jevlenese 傳輸。”默里和尼克希商量了一下，尼克希對奧薩亞說了些什麼。

Osaya 走到床邊，拿來了一塊看起來像紋理的灰色大理石平板電腦，上面鑲嵌著金色的圖案和金色的觸摸板。她把它舉到窗邊，試了幾個密碼，然後說了一些聽起來很消極的話。

“那跟城網通話嗎？”亨特問默里。

“這應該。”

“告訴她試試五十六。”

穆雷繼續傳下去，奧薩亞又試了一次。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響起：“啊！我們似乎已經結束了。你好，請問有人在嗎？”然後它在耶夫林語中重複出現。

亨特咧嘴一笑。“你好，佐拉克。不錯的偵探作品。是你幹的嗎？”

“初級，我親愛的亨特。我為你準備了 Leyel Torres。”

“偉大的。”

托雷斯的聲音從夏皮隆傳來。“維克，你做到了。那裡還有誰？”

“吉娜和我一起出去了。Chris Danchekker 和 Nixie 一起做到了。我們不對其他人一無所知。”

“我擔心他們被囚禁了，”托雷斯說。“我們不了解情況。

耶夫林人想做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是這麼認為的，但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而且很緊急。它需要去到頂部，到 Calazar。你能讓他通過 VISAR 嗎？”

“我們現在正在和他談話，”托雷斯回答道。“他聚在一起他可以籌集許多JPC。我會幫你接通 Thurien 賽道。”

ZORAC 的聲音用耶夫林語說了些什麼，Osaya 在平板電腦上敲了一個密碼。面向床的一面鏡子變成了一個屏幕，顯示托雷斯站在夏皮隆號的指揮甲板上，背景是加尼米斯號的船員位置。“看起來你在那裡找到了一個遠離家鄉的家，Vic，”ZORAC 評論道。

“他們找到考德威爾了嗎？”亨特問道，沒有理會。

“他應該很快就到了，”佐拉克回答道。“他在打高爾夫球。它是週日下午在華盛頓。”

然後另一個未成年人穿著生動、隨意的衣服變成了 Calazar 的景色。

“博士。亨特，”他毫無序言地說道。“我覺得我們對這一切負有責任。PAC 的這些 Jevlenese 想要什麼？他們在那裡停用了與 VISAR 的連接，我們無法訪問它們。”

一方面，默里疑惑地搖著頭。“那是 Calazar，Thurien 頭兒，在 Osaya 的臥室嗎？我不相信，”他咕噥道。

“我們很確定他們只是煙幕彈，”Hunt 回答 Calazar。

“他們自己可能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確信 Eubeleus 是幕後黑手。”

Calazar 臉上突如其來的疑慮，即使是外星人 Ganymean

特點，是明確無誤的。“為什麼？他適合哪裡？他問。就在那時，Porthik Eesyan 也出現在屏幕上，他是 Thurien 的一名科學顧問，Hunt 和 Danchekker 也都認識他。

穆雷推了推亨特，朝窗戶的方向點了點頭。外面，一個警察傳單出現了，並在探測器周圍嗡嗡作響。探測器已經部署了更多的天線，並在該地區悠閒地巡視時漂流而去，大概是為了掩蓋它正在與之通信的位置的下落。

“聽著，可能時間不多了，所以這些就是事實，”亨特說，回頭看了看卡拉扎、伊斯揚和托雷斯的屏幕。“多年來，整個 JEVEX 業務都是欺詐。JEVEX 根本不在 Jevlen 上。

這裡的站點是虛擬站點和遠程接口。該系統的真正核心全部集中在 Uttan 身上。這就是 Eubeleus 真正想要的。這裡的生意只是一種消遣。如果他控制了它，這個星球將受到外星人入侵的襲擊，外星人的入侵比我們任何人夢寐以求的都要強大。我們可以稍後再談細節，但現在你必須相信它。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您都必須阻止他到達 Uttan 並重新啟動該系統。告訴他你喜歡什麼。這是以後擔心道德和原則的時候了。”

Hunt 鬆了一口氣，因為僥倖這麼快就給了他們這種聯繫，就在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的時候，他卻忍不住繼續說下去。但當他說完時，兩個 Thuriens 臉上越來越激動的情緒終於傳到了他的腦海裡。一陣恐懼突然襲來，他猜到了，就在卡拉扎開口之前的一瞬間，他正要說什麼。

“我們不能，”Calazar 回答道。“他已經在那裡了。Eubeleus 和他的追隨者在 Uttan 登陸 是什麼時候，VISAR？”

“四小時前，”VISAR 的聲音通過音頻回答。  
有好幾秒鐘，亨特只能回瞪著，他的大腦癱瘓得說不出話來。“他已經在那兒了？”他麻木地重複著。

卡拉扎痛苦地點點頭。“他們愚弄了我們所有人。我是說，我們 Thuriens。有足夠多的人族試圖警告我們。”

亨特不假思索地把手放在腦袋上，還在發呆。“讓我們稍後再擔心。現在我們有一場迫在眉睫的災難。整個星球都準備好重新連接到 JEVEX，它不在這裡，而是在 Uttan。Eubeleus 得到了 Uttan。我們做什麼？”

“我們不能簡單地派船重新佔領它，”卡拉扎說。“它將受到保護。集結足夠的力量需要很長時間。”

“我們必須假設聯邦武器仍然存在，”托雷斯

從夏皮隆說。

與此同時，Porthik Eesyan 一直在快速思考。“的確，我們無法從外面接近他們，”他說。“但我可以看到一種可能性，儘管在現階段我不知道如何實施。

JEVEX 在 VISAR 成功控制之前就被打敗了。如果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就必須以同樣的方式進行。”

“你的意思是讓 VISAR 以某種方式連接到 JEVEX ？”亨特半信半疑地說。他同意這個理論，但同樣不知如何實現。

伊斯揚點點頭。“是的。很快，在他們讓 JEVEX 恢復到完整狀態之前手術。但這必須由你和維克耶夫倫的其他人來完成。在上次發生的事情之後，顯然他們會確保 JEVEX 的 i 空間鏈接免受外部滲透。所以不知何故你將不得不

“

窗外有一道閃光，因為從下方某處射出的光束摧毀了探測器。

Osaya 臥室的兩個屏幕都熄滅了。

## 第四十九章

這些建築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矩形、六邊形、菱形和不規則形狀的金屬幾何形狀的複合圖案，以灰色層層上升，填充了岩石陡峭面之間形成的十英里寬的裂縫。其中一個更突出的結構一座矮矮的七邊塔，其上部呈金字形塔式梯田的頂面被配備為著陸區，帶有通往內部停靠區的高架門。站在外墊上的是一些來自 Thurien 星際運輸機的地面著陸器，它們在 2000 英里以上的軌道上運行。

然而，這只是龐大的綜合製造和裝配設施網絡的突出部分，該網絡幾乎涵蓋了自動化星球 Uttan 的整個地下。在編組和裝載綜合體的深處，在 Jevlenese 駐地行動參謀部前任主任接待來訪者的房間裡，Eubeleus 和他的一群光軸副手會見了 Parygol，Parygol 是輪換的 Thurien 看守部隊的現任指揮官。自聯邦解體後安裝。

“這應該就是所謂的真正的奉獻吧。”帕里戈爾說道。“我們一次只在這裡待兩個月，至少對我來說這已經足夠了。我無法想像有人會選擇永久居住在這樣的環境中。”

“我們全神貫注於內在的世界，”Eubeleus 傲慢地回答。“在外面碰巧存在什麼樣的物理陷阱並沒有什麼區別。事實上，沒有分心有利於精神發展，幾千年來苦行者都知道這一點。”

“唔。是的，嗯，他們告訴我們人類和 Ganymean 是由非常不同的心理。” Parygol 研究了 Jevlenese 和 Terran 神秘主義的歷史，並私下認為整個事情只是精心設計的自我欺騙。

“你現在還需要我們做什麼嗎？” Parygol 的副手問道。

“不，安排令人滿意，”Eubeleus 說。“我們馬上上路。我們越早開始工作越好。”

“你確定你不想讓我們的一些軍官陪你嗎？”  
Parygol 再次提供。“由於一切都已斷電，所以幾乎看不到任何東西，但他們可以告訴你我們將在哪些地點拆除聯邦的軍事設施。它可能會幫助您制定自己的搬遷計劃。”

“沒有必要，”Eubeleus 回答道。“我確信我們的時間表

就足夠了。

“如你所願。”

Eubeleus 宣布的意圖是與一小群門徒一起去對他們選擇作為可能棲息地的一些地方進行初步檢查。在他全權指揮之前，他必須直接在 Uttan 上與 Thuriens 一起扮演他的角色，因為他們所在的區域以及其他一些關鍵位置已經連接到 VISAR。在被 Thuriens 佔領之前，Uttan 的通信已集成到 JEVEX 中，因此與主系統一起停用。任何過早奪取公開控制權的行為都會立即向 Thurien 發出信號，在 Eubeleus 鞏固自己的地位之前提醒當局。然而，一旦 JEVEX 恢復並且秘密防禦重新激活 Thuriens 沒有表現出知道的跡象，斷開 VISAR 並鎖定駐軍將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然後當局可以為所欲為。Uttan 將是堅不可摧的，只要它仍然如此，通過 i-space 收購 Jevlen 就可以毫無障礙地進行。

“這比我們想像的要容易得多，”他們離開後，尤貝琉斯對伊杜安低聲說。

他們沿著豎井下行，穿過錯綜複雜的輸送線和巨大的機器，到達一個終點站，快速運輸管道沿著地球表面曲線從各個方向匯聚。一個太空艙無聲無息地行進，依靠局部重力波，因此即使加速度也不會產生任何感覺，將它們以超過軌道速度的速度帶到烏坦周圍四分之一的地方，到達一個位於巨大的監測站，地下材料轉化複合體，岩石被還原為離子等離子體，並根據需要重建為其他原子核。在建築群的地下一層，在管道和支撐結構下面，主要的能量轉換器在頭頂數百英尺處隱約可見，他們打開了一扇隱藏的門，通向另一個豎井，這個豎井沒有任何存在的外在跡象，也沒有出現在任何官方計劃或施工記錄。

再往下兩百英里，他們出現在一個令人生畏的鋼牆掩體中，空氣被人工冷卻，燈光呈刺眼的白色。三扇巨大的、加固的門把他們帶到了員工宿舍和生活空間突然不那麼壓抑的環境中，這裡有暖色調和多樣的裝飾、發光的天花板、柔軟的地毯和舒適的家具。

再往下一層，工作區域的外觀更加統一，明顯更商務。新來者的腳步聲輕快地迴盪在閃亮的瓷磚地板上，經過一排排空無一人的玻璃隔斷工作站和閃閃發光的控制台。最後，Eubeleus 帶領他們穿過一組更寬的門，來到一個

控制台、顯示器和指示面板的內層，被周圍的畫廊所俯瞰，畫廊設有輔助通訊室和員工設施，打開了 JEVEX 本身的主要控制中心。

跟在他身邊的助理，都是精挑細選的，對自己的工作瞭如指掌。和只是寒暄幾句，他們就分散到重點監控點，開始在屏幕上調出狀態報告和功能圖表。Eubeleus 在房間裡慢慢地走來走去，用挑剔的眼光審視現場，不時停下來從操作員的肩膀上觀察。最後他停在 Iduane 身邊，用眼神默默審問著他。

“這和我們想的差不多，”伊杜安說。“核心以大約 0.5% 的速度運行，用於存檔檢索，加上最小的系統診斷和在待機模式下運行的自檢。”他指的是 Thurien 科學家在 Jevlen 上進行的操作，他們甚至不知道與他們交互的機器在光年之外。

“電量情況如何？”優貝琉斯問道。

“又是預料之中的。由於主電網已經關閉，我們將不得不訪問其他位置以組裝可以重定向到饋線節點的連貫供應。”

“完整的系統集成還有多長時間？”

“半天，也許更多一點。最多說一天。”

優比琉斯簡短地點點頭。“很好。剩下的留給其他人吧。我們需要檢查當地的耦合器銀行。”

“我現在就去處理。”

“一邊更新 Prophet，一邊進行更新。”

“我會。”

Iduane 離開控制台，從主控制層通過走廊下方的出口之一走出去。Eubeleus 看著他離開，然後轉身穿過後面的電力控制室，直到他來到另一部電梯，電梯帶他向下穿過電力調節和配電層、I/O 和通信子系統層、環境層控制層，直到最後，他到達了內部收容殼。

他出現在一個玻璃面的氣泡內，雖然它向下看向烏坦的幾何中心，但由於當地重力梯度的扭曲，它似乎從一堵巨大的牆壁水平突出。牆壁呈均勻的銀灰色，向上、向下、從一邊延伸到另一邊，盡他所能。在他面前二十英尺左右，是另一堵牆，乳白色，半透明的質地，與第一面平行，同樣無限大，兩者形成一個缺口，從任何方向看去都消失得無影無踪。

他選擇看。它們之間的空間由數據管道、電源母線、光學管道、信號高速公路、維護艙隧道和支撐結構組成的森林連接起來。這讓他覺得自己就像一隻在遠洋客輪船體之間找到了出路的昆蟲。

他看著傑維克斯處理矩陣的外部。它的另一邊有七千多英里遠。

Eubeleus 通常將他的精力限制在當前的事情和他的計劃上為將來;過去是一件死事，與他的野心無關。  
但是，當他凝視對面無邊無際的寂靜、堅不可摧的微晶格晶體平面時，一種不同尋常的沉思情緒湧上心頭。他與它之間的差距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就像城堡的護城河讓逃犯回頭看。這是一個恰當的比喻。

他相信自己是 JEVEX 為將其領域擴展到外部宇宙而塑造的意識的實驗化身。

它真正開始擴張的時候到了。

在距離尤伯琉斯所在的地方不到五千英里處，存在一個矩陣區域，它通過將矩陣元素的相似活動條件聚集在一起形成連續的結構和動態模式來區分自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從物理上區分任何一個細胞。差異純粹在於定義 Thurien 處理細胞狀態的抽象屬性的組合，並且這些結構是通過細胞微程序之後的相互作用自發產生的。

所討論的區域隨著時間的推移合併成一個扁球體，其中，作為與結構共同進化的模式傳播的複雜過程的結果，它們都旋轉並描述了一個穿過矩陣的軌道，該軌道圍繞一個主要數據輸入端口，在其整個體積中以規則網格間隔開。它的主直徑有一百五十英里多一點，在它的表面有一群移動的、自我指導的活動模式，平均身高一英寸左右，他們認為自己有自我意識，自主的存在。

當 Eubeleus 站在那裡凝視著矩陣的外部時，其中一個存在發現它的思想被一種帶有意義的宇宙流所穿透。通信從 Iduane 的腦海中流出，此時他已經通過位於上方一定距離的控制中心附近的神經耦合器之一連接到系統，Eubeleus 剛剛從那裡下來。

“我聽到你了，覺醒者，”埃森多在凡德羅斯神廟中吟誦道，當幻象吞沒他時，他舉起雙臂仰望天空。“想要什麼？你的

僕人恭候。”

那個聲音說：“很快，星星將再次閃耀，天空將重現輝煌。準備好，因為大覺醒的時刻臨近了。”

“我們要怎麼準備？”埃森多問道。

“必須首先清除 Waroth 的地球和空氣中的欺騙者

可以準備出現。必須為尼爾魯報仇雪恨，和諧才能再次統治眾神，然後崛起將受到普遍祝福。褻瀆紫色螺旋形象的假先知必須被追捕和摧毀。唯有如此，諸天才會安息。因此，去見國王，吩咐他派兵去完成這項任務。范德羅斯就是這麼說的。”

“他們將從這片土地上被清除，”埃森多承諾道。

“此後，當 Waroth 的土地被淨化後，國王將帶領信徒進入彼岸的領域，並消滅之前出現的虛假螺旋軍團。”

大祭司瞪大了眼睛。“即使在海伯利亞，任務也要繼續嗎？”

“Hyperia 是任務！ Waroth 只是你的試驗場。

“那我去侍奉神靈吧！”埃森多哭了。

“不要失敗，在那裡你將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覺醒者承諾道。

在他們出來參加真正的行動之前，這將是讓他們鬥志昂揚的好方法，Eubeleus 決定了。

## 第五十章

亨特疲倦地靠在默里休息室的椅子上，感覺輪廓適應了他改變後的姿勢。“我不知道，克里斯。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評估 Ganymean 科學，而不是為了阻止一場血腥的入侵。我是物理學家，不是將軍。”

“嗯，實際上這並不完全正確，”Danchekker 說。“這只是官方的說法。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們來這裡是為了幫助 Garuth 弄清他與 Jevlenese 之間的問題。我會說這個目標已經相當有效地實現了。”

“追根究底，看看能做些什麼，”亨特回答道。“我們為完成第二部分做了什麼？Garuth 被關起來了，Ents 已經讓 JEVEX 回來了，一半的 Jevlenese 為他們工作，他們都準備好完全接管這裡了。”

穆雷疑惑地看著對方。恩特？什麼恩特？我從沒聽說過他們。恩特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項涉及的業務。但你可以把他們想像成這裡的人有時會被接管，”Danchekker 以某種回答的方式說道。

穆雷沒有跟上。“我以為那隻是 headworld 的怪胎們得到了他們的頭腦混亂，”他說。“這就是大多數 Jebs 的想法。”

“事情變得比這更複雜，”Danchekker 告訴他。

吉娜坐在桌旁的椅子上聽著，心裡想著這些談話對他們沒有任何幫助，她突然站了起來。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她猶豫了片刻，不確定自己要如何繼續。

亨特看著她，疑惑地揚起眉毛。

“我不確定我是否理解這一切。”她走到門口，然後轉過身來面對他們。“整個星球都連接起來作為一個完全由計算機管理的環境運行，就像 Thurien 一樣，對吧？在偽戰爭之前，VISAR 負責 Thurien，而 JEVEX 負責 Jevlen。”

“無可爭辯，”亨特點頭同意。

吉娜伸出一隻手。“VISAR 通過其 i-space 鏈接網絡連接整個 Thurien 系統的世界。JEVEX 使用了相同的技術。所以，必須在這個星球上到處都有 Thurien 設計的 i-space 硬件，它可以與 JEVEX 對話，而 JEVEX 原來在 Uttan 上。我沒看錯吧？”

“差不多，”亨特說。“i-space 連接通過散佈在 Jevlen 周圍的許多幹束終端節點進入。那些是

生成 I/O 端口的黑洞環形線圈的位置。你也可以有較小的，用於特殊目的，就像我們在戈達德有的那樣。

Shapieron 裡面也有一對夫婦。”

吉娜點點頭。“好的。但只要堅持使用常規中繼節點，當 Eubeleus 再次打開 JEVEX 時，它們是否必須重新激活才能與 Uttan 通話？”

“是的，我想是的。否則整體意義不大生意，會有嗎？

“美好的。”吉娜點點頭，好像這說明了她的觀點。“所以如果這些主干節點可以從光年之外連接到 JEVEX，為什麼 VISAR 不能？”

穆雷順著要點緩緩點了點頭，對吉娜的目光更加讚賞。“你是說，它能把傑夫倫淹死嗎？他們結束了力量，它強行加入了？”

“類似的東西，”吉娜說。

默里把頭轉向亨特。“對我來說聽起來是個好問題，博士。為什麼不？”

“這不像用更強的信號淹沒收音機，”亨特解釋道。“這 Uttan 上的鏈路終端不僅僅是 VISAR 可以強行進入的被動設備。Jevlen 上的節點必須設置為共振模式，使它們能夠與另一端進行交互。”

“你是說，比如調收音機？”吉娜說。

“嗯……你可以這麼想。這意味著 VISAR 必須與 Uttan 上設置的 JEVEX 操作參數相匹配。”

“哦。”吉娜靠在門上，凝視著遠處的牆壁。她似乎不願意放棄她的想法，至少沒有一些戰鬥的跡象。“而 VISAR 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她試過了。“這不會像搶占同頻傳輸的無線電頻道嗎？”

“我想它可以。如果你知道他們在 Uttan 上的設置，”Hunt 說。“但 Eubeleus 幾乎不會公開這一點，是嗎？”他攤開雙手，同時嘆了口氣，既有真正的遺憾，也有對她堅韌不拔的敬意。“即便如此，這還不夠。還有一個涉及的編碼過程。當我們在 Osaya 的樓上時，Eesyan 說 i 空間鏈接將被保護以防止外部滲透。這就是他的意思。換句話說，在上次發生的事情之後，他們會做好準備的。”

“唔。”吉娜抱起雙臂，低頭看著地板，想要繼續，但仍不願讓步。寂靜如塵埃落在房間裡。

然後穆雷說，“那麼他說 VISAR 從內部進入 JEVEX 是什麼意思？那怎麼會發生呢？”

亨特聳聳肩。“我不知道。那是他被切斷的時候，不是

它？”

“你說他說了一些事情必須由我們來做，就在這裡耶夫倫？丹切克說。

吉娜抬起頭。“因為這裡的節點將被編碼以與 JEVEX 交互，”她說，當一個新的角度出現時，她向前邁進並再次堅持。

Danchekker 遠遠地點點頭。“連接到 VISAR 的參數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可以從這裡建立兩個通道，一個進入每個系統。”

吉娜環顧四周，興奮地比劃著。“如果他們能在 JEVEX 全面運作之前連接在一起，就像 Eesyan 說的那樣……”她站起來，邀請他們自己完成剩下的工作。

“不錯，”亨特稱讚道。“但它仍然存在一個小問題。

很抱歉聽起來很消極等等，但你忘記了 Eubeleus 的人控制著節點。我的意思是，是的，他們顯然已經獲得了關閉 JEVEX 生產線的信息。正如 Chris 所說，任何擁有該設備的人都可以訪問 VISAR。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的人不太可能非常合作。事實上，既然 Ganymean 已經不在了，我認為你甚至不會帶著一支戰鬥突擊隊靠近他們的地點。就我個人而言，我想不出有誰會為我們設置 Uttan 的訪問代碼，即使我們確實進入了其中。你是否可以？”

吉娜站在那裡盯著他看，表情幾乎是在指責他造成了問題。然後她似乎明顯洩氣了。“不，”她沉重地承認，轉身離開。“我不能。”

“我可以，”默里說。

一兩秒鐘過去了，亨特才反應過來。“誰？”他問，對出乎意料的反應搖頭。

Murray 聳了聳肩，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如果他錯過了一些明顯的東西並且是在犯傻，那就太糟糕了。“好吧，你們是科學家……但是 Ichena 出了什麼問題？”

亨特盯著他看，就好像他剛剛長出了另一個腦袋。亨特沒有想過這種可能性。“伊切納？”他重複道。

丹切克皺起眉頭。“但他們應該在另一邊，當然。”

“沒錯，”默里同意道。“但如果我沒聽錯你們的話，他們被設置為替罪羊，讓這裡的每個人都忙起來，而 Green Guru 在 Uttan 上結束他的電腦。我的意思是，你不是說他已經搞砸了他們的行動，讓他們看起來像是在鼓吹繞過扭曲的德國佬的弦嗎？那麼，在你現在談論的這項業務結束後，他們還能存在多久？”

離開？所以在我看來，他們重新考慮他們的選擇是在幫自己一個忙。” Murray 一個接一個地看了看，邀請任何人告訴他哪裡做錯了。

“你知道，他說得有道理，”亨特說，慢慢地點點頭。

默里放心了，繼續說下去。“但現在他們在某個地方有一個連接在運行，根據你所說的，它必須去 Uttan。如果像你這樣的人就你告訴我的一些事情把他們放在一起，我有一種感覺，他們可能有興趣討論合作。”穆雷環顧四周，攤開雙手。“見鬼，如果是我，我會的。”

“如果這是彼岸世界，你們一定是神，”鮑默蹲在地板上，盯著周圍的人族、Jevlenese、Shapieron Ganymeans 和 Thuriens 的混合公司，他們被安置在 PAC 內的一個大房間裡。“如果你是神，為什麼你不能飛？為什麼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地方？”然後他突然把它們全忘了，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擺弄他從某處撿到、捨不得離開的樂器組件上。

桑迪一直坐在靠牆的座位上看著他。“我仍然對 Vic 的 Entoverse 有疑慮，”她向坐在她旁邊的 Duncan 坦白道。“信息的概念構成了‘人’，他們以我們的方式思考和感受事物。有點奇怪。”

鄧肯撓了撓後腦勺，淡淡一笑。“你還以為我們是什麼？”他問她。“是什麼構成了你所說的人格？”在她回答之前他聳了聳肩。“這不是恰好在這一刻構成你身體的分子集合。它們一直在變化。但它們攜帶的信息保持不變。就像常規信息保持不變一樣，無論它是由頁面上的形狀、電線上的脈衝還是空氣中的波浪攜帶的。”

“是的，我想我知道這一切。”

“個性是定義組織的信息。恩特也一樣。”

“我想就像進化一樣。生物不會進化。一隻貓保持原狀是它出生的時候。真正進化的是遺傳信息的積累。一個人只是它在特定時間的形式的表達。”

“給你，”鄧肯點點頭說。

“海洋將燃燒，憤怒將降臨！”堡盟怒吼突然，然後又回到轉動齒輪系。

“但這仍然只是一種看待它的方式，”桑迪說。“我仍然覺得自己不像一個信息結構。我太習慣於感覺更重要的東西了。”

鄧肯猶豫了片刻，眼中閃爍著光芒。“然後克里斯沒有告訴你關於圖里恩轉運港的事，我接受了，”他說。

“為什麼？”桑迪疑惑地看著他。“他們呢？”

“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乘坐波音 1017？乘公共汽車？”

“你在說什麼？”

“你認為你從哪裡得到你現在穿的那套分子？”鄧肯問道。他直截了當地停了下来。

桑迪盯著他看，然後輕蔑地搖了搖頭。“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

鄧肯點點頭。“進入轉移環形物奇點平面的物質並不會神奇地穿過空間轉移到出口。它被摧毀了。在另一端保存並重新出現的是指導從其他材料重建相同結構的信息。這就是 Thurien 出口的作用。”看著桑迪臉上凝固的驚駭表情，他惡毒地笑了起來。“別擔心。分子都是相同的。當你想到它時，它真正做的就是加速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發生的事情。

維克說，五十年後我們都會像 Thuriens 一樣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 第五十一章

可能是因為整個世界普遍混亂和動盪  
城市。也許只是有人想在謠言相互矛盾的情況下聽到所有角度。但這一次，沒有在酒吧與中間人會面，將他們帶到一個未指定的會合地點。在打了幾個電話說亨特回到他身邊並有重要的事情要討論後，默里被告知他們將在三十分鐘後到一個街區以外的地方接他們。

由於 Nixie 在這種情況下的獨特性，Hunt 決定也帶走她。但他不想讓他們在城裡聚在一起引起注意；此外，還需要有人在場，以防 Ganymean 設法通過某種方式恢復聯繫。因此，大家同意 Danchekker 和 Gina 留在後面。然而，作為預防措施，他們搬到了樓上奧薩亞的公寓。Osaya 的幾個朋友被招募留在 Murray 的家中，他們的指示是對任何可能出現的人說，在他不在時，他們會留意這個地方，具體時間不詳。

穆雷在其中一間臥室的壁櫥里四處尋找，拿出一件條紋披風式的衣服和一頂平頂的檐帽，他說這會讓亨特更自然地融入耶夫林的場景。亨特感覺自己像是在某個地方看到的某個品牌的墨西哥雪茄的商標，他向兩個女孩揮手告別，他希望這是一個很好的亡命之徒風格，然後跟著默里和尼克西走到樓梯上。

在外面，公寓樓入口處的拐角酒吧里擠滿了人，他們在屏幕上觀看某人的談話。默里停了一會兒，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的要點。消息是 PAC 的接管：Jevlenese 正在開墾他們的星球，JEVEX 將要恢復。人群中響起了贊同的歡呼聲。Hunt 反映，無論是否有邪教追隨者，很多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回到他們的耦合器中。可利用的招募飼料。這句話再次在他腦海中閃過。

他們走到一條小街的盡頭，穿過一個廣場，下一層樓，然後踏上一條移動通道，該通道在透明管道內運行，上方是一個封閉的方形門和店面，上面散落著垃圾，一端被髒水淹沒。

“他們似乎不喜歡在這裡進行開放式重力束旅行，”亨特

評論。“這是所有 Thurien 城市的標準配置。昆濕奴號上也無處不在。”

“Jev 維護，”默里說。“你想成為一百英尺嗎？停電時在時代廣場上空？”

他們在街道的一層被可能是和以前一樣的豪華轎車。前面有兩個人，乘客艙裡還有另外兩個人，亨特認出其中一個人是無畏艦。這次 Scirio 本人不在場。他們開車穿過一個更擁擠的地區，到處都是明亮的燈光、街頭小販、噪音和標誌。然後一條向下的斜坡把他們突然帶到了一個巨大的、陰暗的牆壁和看起來像倉庫的沒有窗戶的正面的不同世界。支撐輸送線和貨物裝卸起重機的大樑錯綜複雜地矗立在深邃的混凝土峽谷上方，裡面排著一排排汽車，其中許多都閒置著。許多機器多年來一直沒有移動，亨特看到他的眼睛適應了暮色。在某些地方，車輛駛近時燈光自動亮起，在車輛駛過後燈光再次熄滅前的短時間內，他瞥見了損壞的機器、倒塌的橫梁、奔跑的老鼠狀生物，在一個例子中還有幾個人影在這個過程中從看起來像控制裝置的東西上剝離內部結構。

Thuriens 計劃和建造的城市正在分崩離析，取代了它承諾的宏偉，Jevlen 變成的庸俗已經佔據了廢墟，就像雜草纏繞在一座未完工的摩天大樓的骨架上。

他越過豪華轎車的隔間看著 Nixie，Nixie 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她的眼睛好奇地掃過卡納族保鏢冷漠的面孔，彷彿在讀出面具後面發生的任何想法。看著她，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一直在無意識地將情況過度簡化為天生偏執和無情的恩特人的問題，這些恩特人來自另一個現實，不屬於熟悉的宇宙，而其他人則屬於熟悉的宇宙。因為他正在看著其中一個人，在亨特認識的任何人中，他都沒有偏執狂。她已經接受了她新情況的陌生性和不可逆轉性，並能夠建設性地、平靜地面對未來。

那麼，還有多少人像她一樣，不知不覺地融入了一個令人生畏的陌生世界，接受它的居民作為新的旅伴，並且能夠毫無恐懼和惡意地適應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改變狀態？當然，這裡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人類、耶夫林人和地球人以及加尼米斯人從中受益匪淺。更多的

順便說一句，在 Entoverse 中還有多少這樣的東西？

看 ayatollahs 並不是判斷的方式，因為他們會鼓勵出現在 Exoverse 中的人會被選中以反映與他們相同的品質。威脅並非來自所有人。所有恩特都不是惡意的。與人類一樣，群體內的傳播比群體之間的差異更廣泛，這使得除了最明顯和最微不足道的概括之外的所有概括都毫無意義。重要的是個人，沒有快速簡單的方法可以將他們分開。

豪華轎車再次上升，經過機器和儲罐的畫廊，突然出現在明亮、綠樹成蔭的大道周圍，高高的街區用柔和的彩色面板裝飾，玻璃在城市公園和綠地的屏幕上聳立。亨特說不清頭頂上淡綠色的天空是真實的還是模擬的。

他們穿過一對高高的大門，沿著樹枝和開花灌木組成的拱廊下的一條短車道，來到其中一座塔樓底部的玻璃封閉入口。它矗立在看起來很自然的假山的支柱之間，水層層疊疊地流入帶圍牆的水池中。

豪華轎車後車廂裡的每個人都下了車。大樓的門自動打開，讓他們進入鋪有瓷磚的大堂區，座位設置在形狀不規則的矮桌之間，柱子和牆壁上裝飾精美。一條小溪被長滿苔蘚的岩石圍住，裡面種著一簇簇紅色、粉色和紫色的植物，流過大廳的整個寬度，從一側流到另一側，將它們與橫跨在中央一座橋上的內部入口隔開。頭頂上，沒有一個封閉的表面是平坦的，而是以曲線和部分螺旋線相交，這些螺旋線扭曲形成其他部分不相連的空間，沒有直線或規則的角落。當他們和護衛一起走過大橋時，亨特有種置身於一個奇異的複雜貝殼的巨大渲染中的感覺。穆雷認為，無論是誰想出來的，一定都喜歡百吉餅。

裡面有一個門衛，一個大廳搬運工，一個辦公桌前的保安，他們都認識這家公司，一行人就這樣過去了，沒有停留。一部電梯無聲無息地把他們向上推。從裡面出來，他們來到了一個乍一看像是懸在半空中的平台上。一側俯視一口巨大的井，穿過幾層樓的長廊和一個看起來像開放式餐廳的地方，而另一側是一堵透明的牆，透過它他們可以看到外面的地方，城市的質量像一個上升的樹梢上的懸崖線。抬頭望去，即便是站在這個高度，亨特也分不清天空是真的還是假的。

當他們開始沿著平台走時，它變成了露台踢腳線

井，通向幾條在遠處開放的走廊的盡頭。

Dreadnought 帶領他們進入其中一條走廊，這條走廊是彎曲的但很短，將他們帶到盡頭的一扇門前。門打開時，一名穿白夾克的男僕和一名女僕正在裡面等候。在他們身後的走廊對面，還有兩個身穿深色西裝的壯漢。在檢查了武器後，訪客被帶到了住所。

同樣，風格是整個建築的一般曲線主題，但不那麼極端。亨特在希班的其他地區也看到過它的踪跡，包括 PAC 的部分地區。他想知道它是否反映了地區或歷史上的 Jevlenese 風格。他們繼續前進，穿過一系列鋪著華麗地毯、佈置精美的房間，房間裡裝飾著風格陌生的圖片、雕塑、陶器和金屬製品，有些風格直白，有些抽象，但都給人一種獨特的感覺，亨特將其歸類為“現代”，而不是任何東西甚至是遙遠的古董。但他認為，從一個由在人類存在之前就已經駕駛星際飛船的外星種族塑造的文化來看，他幾乎不應該期待任何其他東西。

整個地方分階段向後下降，使它比第一印象所建議的要大。從一個開放的休息室，他們沿著一組寬而淺的台階走下一個新月形的低層，外牆是玻璃的，俯瞰游泳池和屋頂花園。Scirio 站在中央，等著他們。他沒有穿他以前穿的那種剪裁乾淨、像人類一樣的兩件套西裝，而是裹在一件寬鬆的、長及腳踝的長袍裡，上面繡著帶有黑色裝飾的栗色和銀色設計，用釦子和一個繫帶，全袖和寬大的天鵝絨衣領。

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盯著他們看了很長一段時間，表情令人費解。他的目光似乎大部分時間都盯著 Nixie，Hunt 在不舒服的幾秒鐘後意識到，好像 Scirio 期待她說些什麼。最後他用一種簡短的、詢問的語氣說話，儘管默里之前已經說過話了，但他還是直接對著她說話。也許是因為他認出她是土生土長的耶夫列人。她用不解的聲音回答，接著是簡短的對話。亨特疑惑地對默里揚起一邊眉毛。

“我不確定，”默里低聲回答。“這是某種外地  
你不會聽到太多的方言。”

有一個停頓。然後 Scirio 用不同的語氣說了些什麼，表示  
亨特點點頭。Nixie 對 Murray 說話。

“現在怎麼辦？”亨特問道。

“他說，你說你有話要說。所以  
說話，”穆雷回答。

亨特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為了這一刻，他一直在鎮定自己。通過乘車穿過城鎮。他決定，從這樣的人開始，最好的地方就是它會影響他們的地方。

“告訴他，”亨特說，“他就像個傻瓜一樣被陷害了。整個khena正在設置操作。警察和接管 PAC 的人正在組建中。等他們幹完了那些亂七八糟的活兒，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他們就會被掃地出門。正在發生的事情背後的真正力量是政治力量，而管理事物的人需要替罪羊來將問題歸咎於此。一旦他們讓 JEVEX 再次運行，他們就會接管。”

西里奧用和以前一樣神秘的表情死死地盯著亨特。然後他說了幾個音節。“告訴他這件事，”默里解釋道。

Hunt 展開了整個故事的概要版本，涵蓋了被附身的 Jevlenese、邪教、Eubeleus 和 JEVEX 的現象，所有這些 Scirio 顯然都會有所了解。亨特並沒有真正期待一個接受的聽證會。但是他們有什麼選擇可以嘗試呢？至少可以說，這個故事聽起來牽強附會，而設身處地地站在西里奧的立場上，他聽到自己的話聽起來越來越像是圖里恩斯和人族為延長對傑夫倫的不可行控製而進行的絕望嘗試，他們認為這種控制正在下滑。Scirio 有什麼動機來幫助阻止 JEVEX 的恢復，當他在以前運行 JEVEX 的製度下顯然為自己做得很好時？儘管情況緊迫，亨特無法阻止他的聲音回應他認為別人聽到的憤世嫉俗，雖然他在默里和尼克西的幫助下強迫自己堅持下去，但他發現自己內心承認他已經已經註銷了他自己的事業。

但令他驚訝的是，西里奧仍然很專心。儘管他的表情和舉止沒有透露任何信息，但他的反應卻不是嘲笑。通過口譯員返回的問題是嚴肅和探索性的。

被附身的人不都是邪教瘋子嗎？許多人保持理智並在社會中找到他們正常運作的利基，通常不被認可和懷疑？正確，亨特回答。Scirio 正在和一個人說話。Hunt 指著 Nixie。她給人的印像是瘋了還是狂熱的瘋子？

這些人中有很多人都沉迷於權力和控制？西里奧又問。他們是那種滲入人族社會並在整個歷史上造成一些最大問題的人，就像耶夫林人聽到的那樣？“是的。”亨特向周圍揮了揮手，正要說就在這種地方就能找到它們；然後，當暗示擊中他時，他猶豫了。

默里也看到了。“現在不用擔心了，”他喃喃自語道。  
除了亨特。“如果這傢伙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們就跟死了一樣。”但是 Scirio 沒有表現出帶領他們前進的跡象，而是繼續提問。

這種情況不是某種由沉迷於  
傑維克斯？真的如其所言：被不同的存在“佔有”？  
是的。

Hunt 說這些生物不知何故起源於 JEVEX，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以 Scirio 假裝不明白的方式？

是的。一個不安全和不可預測的世界是常態，有強烈的逃避動機。他們實際上可以使用耦合器侵入人們。

那就是發生在尼克希身上的事？  
是的。這是不可逆轉的；他們不能回去。他們的反應因人而異，也因環境而異。

“我認為我們正在通過，”默里低聲說。“別問我怎麼做到的，因為說實話，我認為這沒有機會。但他在聽。”

外面發生的一切都是煙幕彈？那些曾經當 JEVEX 再次出現時，真正的威脅都準備好發動入侵了嗎？  
“JEVEX 位於另一個星球：Uttan。這就是 Eubeleus 去那裡的原因。

試圖阻止他激活 JEVEX 的唯一方法是讓 VISAR 對付它？唯一的短期方法是通過 Ichena 的非法渠道之一進入 JEVEX？

“是的。”  
“你已經明白了，”穆雷通過尼克西向西里奧證實。  
Scirio 似乎很滿意，儘管仍然保持著同樣的、模糊的空氣。發現自從他們第一次進入以來就一直圍繞著他的不對勁。他再次將注意力轉向 Nixie 並開始交流，他沒有停下來讓 Murray 翻譯，同時將她拉開，直到他們站在弧形窗戶旁，俯瞰著游泳池和花園，彷彿另外兩個已經不復存在了。妮希用簡短的句子回答，聽起來不確定和困惑。

“他是說他認為老闆應該聽到這件事，”默里低聲說。  
聲音讓亨特了解情況。“格雷維茨的名字。住在城外的某個地方。他想知道 Nixie 對此有何感想。”

“她說了什麼？”  
默里聳了聳肩。“當然，如果他認為這是個好主意。為什麼不？”

“他為什麼要問 Nixie？”

“我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說我們可以得到這個人 Grevetz 現在過來，或者去看看他。她怎麼願意一起來？她說好吧。但她似乎和我一樣對此感到困惑。”

亨特皺著眉頭，想了想，搖了搖頭。“這對你有意義嗎？”

“不……但 Jevs 所做的大多數事情對我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誰可以有意義並運行像這樣的行星嗎？”

Scirio 雙手背在身後站著，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現在很健談，並指著窗戶。

“現在怎麼辦？”亨特問道。

“他說的是游泳池，他們在這裡舉辦的所有派對……關於有時會發生的事故。 Nixie 只是跟著它走。她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現在他要打電話給老大了。

Scirio 轉身朝 Murray 和 Hunt 站立的地方走去，一言不發地從他們身邊經過，然後走上淺淺的台階，穿過上面的休息室，消失在另一個房間裡。妮希過來與另外兩人會合。“一切都很有趣，”她說。“他談到了他的游泳池和他的老闆。我認為他知道的比他說的要多。”

亨特不安地看了默里一眼。“他打電話給這些人。它不能成為突擊隊，可以嗎？”

“我不知道。如果是這樣，我們該怎麼辦？”

“如果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一個樹人，尼克希會知道嗎？她能看出來嗎？”

穆雷用耶夫林語問她。“他不是一個人，”她說。“我知道。”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他們似乎被遺忘了，因為房子裡爆發出一陣嗡嗡聲。耶夫林尼斯從其他地方出現，或者從外面的地方趕來，三三兩兩地喃喃自語，然後又去執行神秘的差事。許多會議都是在閉門會議中進行的，來電的鈴聲和鈴聲不斷響起。自始至終，Scirio 無處不在，下達命令、檢查細節、匆忙接聽電話，通常還有 Dreadnought 陪伴。緊張的氣氛像靜電一樣在空氣中劈啪作響。Nixie 無法弄清楚發生了什麼。感覺像是在為軍事行動做準備。

然後 Dreadnought 從一個經常使用的門口出來，叫了一聲，同時招手。Nixie 從她坐在的沙發上站起來。亨特從一把很深的皮革椅子上展開，緊挨著靠在一根柱子上的默里身後。

“好吧，開始吧，”穆雷低聲說。

“發生了什麼？”亨特問道。

“搜我。但無論如何，看起來我們別無選擇。”

Scirio 現在穿著深色西裝和藍色短大衣，正和另外三個 Ichena 在外門等著。在用簡短、刺耳的聲音簡短地交換了問題和答案之後，這群人走出走廊，沿著平台繞著井回到電梯。但他們並沒有回到有橋橫跨溪流的貝殼大廳，而是繼續往上走。

他們來到一個通風良好的金屬牆空間，寬而低的窗戶幾乎延伸到相鄰兩堵牆的整個長度，給人一種俯瞰城市的觀景台的感覺。從周圍停放著數十輛或更多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明顯飛行器來看，這顯然是一個屋頂平台。三名追隨者帶路走向一排末端的黃白相間的光滑機器。它的一般形式是帶有氣泡罩的前端和堅固的中央機身，向後逐漸變細，隱約讓人聯想到直升機，但沒有旋翼或穩定器。

身體的後部長出一對低矮的、陡峭的反角短翼，末端帶有流線型的豆莢。好像沒有輪子。

門已經打開了。一陣搏動的嗡嗡聲從後方低處傳來，兩個身穿黑夾克的男人坐在機鼻的座位上。前艙的其餘部分包含三排，每排三個座位，後排已經坐了一個 Ichena。亨特和穆雷被引導到他旁邊的另外兩個座位上；Nixie 和從房子裡上來的兩個人坐在中間一排，而第三個人，連同 Dreadnought 和 Scirio，坐在他們前面，在兩個鼻座後面。門關上了，片刻之後，車輛從地板上抬起，同時轉向。它向前移動，前面的整段牆體和窗戶都向下和向外擺動，形成一個從建築物中伸出的起飛平台。傳單在屋頂花園上空翱翔，幾乎沒有動靜的感覺，與他們之前所在的新月形房間外的花園相似，並且被景觀美化相互隔開。然後是更多的屋頂，附近的街道和公園地帶在更遠的地方可見。抬頭看時，亨特發現一條微弱的縫隙連接著天空的一部分。這是其中一個簷篷：模擬的，不是真實的。

飛行員接近了隱約可見的樹木邊界屏幕上方的建築結構的分層懸崖。一個寬敞明亮的開口在前方張開，成為貫穿城市的主要空中交通走廊之一。飛行物加速並融入了水流。在 Murray 和他另一邊面無表情的 Ichena 之間，Hunt 默默地沉思著自己，想知道他現在到底把自己弄到了什麼地步。

## 第五十二章

Thurien 上的 Calazar ,Shapieron 裡面的 Torres ,還有 Caldwell ,誰曾從地球上線 ,在通過探測器失去聯繫後爭論了很長時間 。在 Caldwell 加入討論後不久 ,Jevlenese 就封鎖了 ZORAC 與 Geerbaine 的所有通信 。由於 Jevlen 衛星和鏈路系統的其餘部分由 JEVEX 而不是 VISAR 在本地控制 ,這意味著對行星網絡的所有其他訪問也被拒絕 。

目前 ,別無選擇 ,只能希望亨特和他的其他人自己完成 Porthik Eesyan 在失去聯繫時正要說的話 ,即立即出現的唯一策略是VISAR 以某種方式在 Jevlen 上連接到 JEVEX 。普遍的感覺是他們會的 。他們能不能找到辦法完成它是另一回事 。

然後怎樣呢 ?如果 Jevlen 上的小組確實成功連接了 VISAR 進入 JEVEX ,政策制定者究竟希望 VISAR 做什麼 ?

考德威爾看不出問題出在哪裡 。 “如果 VISAR 獲得控制權 ,它可以鎖定所有耦合器 ,直到我們找到突破 Uttan 防禦的方法 ,”他告訴其他人 。 “這樣一來 ,這些樹人就再也出不來了 ,也就沒有任何入侵的危險了 。一旦我們進入 Uttan ,我們就會拆除矩陣 ,問題將得到永久解決 。”

但卡拉扎以驚人的堅定態度否決了這種可能性 。

“恩特可能有他們有問題的一面 ,但在我們看來 ,他們的起源可能很奇怪 ,他們在各個方面都是完全進化的智能 ,具有這意味著的所有權利 ,”他說 。 “無論 Entoverse 是如何存在的 ,它確實存在 ,摧毀它就等於對其居民的種族滅絕 。

Thuriens 不允許這樣做 。這不是一個選擇 。”

考德威爾想了想 ,認為圖里恩斯一家是對的 。他對自己承認 ,他說得太倉促了 。 “好吧 ,”他同意了 。 “我們不能拔掉插頭 。那麼 ,為什麼我們不簡單地斷開所有的神經耦合器 ,讓 Jevlen 在解除試用期時擁有一個不同的 、類似 VISAR 的系統呢 ?或者可以擴展 VISAR 。這樣 ,Entoverse 就可以繼續存在並以任何牠喜歡的方式在內部進行進化 。我們永久隔離它 。”

但 Thuriens 夫婦對這個想法也不滿意 。

“那些有思想、有感覺的人，被困在充滿敵意和危險的環境中，”Calazar 解釋道。“他們中的許多人寄希望於逃跑的可能性。否認他們的機會是不道德和不道德的。

我們不能容忍它。”

考德威爾優雅地接受了溫和的拒絕。“那好吧，”他承認道  
耐心地。“你想讓我做什麼？”

“我們不知道。”

考德威爾長長地、穩定地吸了一口氣，提醒自己他是  
與外星文明的有效國家元首打交道。

“太好了，”他回答道。

飛行器以適中的高度飛過城市以外的鄉村，亨特判斷其高度為三四千英尺。前面偶爾傳來嗶嗶聲，其中夾雜著合成聲音，聽起來像是飛行控制計算機。Scirio 通過手機向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撥打和接聽了很多電話，但除此之外沒有人說話。

下面，石板周圍數英里的人山人海的郊區變得稀疏了  
從蘇門答臘島到新澤西州，城市拼貼畫和散佈在道路上的建築物群，從蘇門答臘島到新澤西州，  
到處看起來都差不多。與地球上典型的發達地區相比，工業的證據較少，按照 Thurien 的做法，工業  
往往主要在地下。另一方面，一些建築達到了地球從未見過的巨大規模。在一個地方，車輛經過一條筆直的、陡峭的裂縫，穿過山脈，裂縫中充滿了金屬幾何體的纏結，亨特無法猜測其用途。在更遠的地方，  
他們在天際線上看到一排細長的梨形頂塔，由管子相互連接，一定有一英里高。

在更遠的地方，更多的開闊土地開始在定居點之間佔據一席之地 大部分是未開墾的荒地，  
儘管最近開始了很多新的土地清理工作。耶夫倫的食品生產最初與任何其他材料的合成一樣，都是  
人工加工業，傳統農業被視為一種娛樂，或者僅限於喜歡它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事情開始崩潰，一種更加混合的模式已經建立起來；自從 JEVEX 退出以來，新興企業家一直將他們的創造力應用於農業，以此作為滿足需要滿足的新需求的另一種方式。

他們爬上山，沿著山谷進入一排山丘，那裡的風景更豐富、更綠，有一片森林，部分地方染成奇特的藍色，還有幾個湖泊。條紋狀的橙色 Jevlenese 雲和放電模式是

更生動，加上黃綠色的天空，給整個遠景賦予了一種不真實、怪誕的色彩，亨特發現它的效果比他在城市景觀中看到的任何東西都要陌生得多。雖然他習慣於在幻想來臨時通過 Thurien 虛擬旅行系統在各種奇妙的地方漫遊，但他發現自己敏銳地意識到實際上是在另一個世界上。他真正離開地球的唯一其他經歷是他在木衛三的逗留，以及在月球途中的短暫停留。

這讓他再次意識到人類和 Thuriens 之間的鴻溝。就 Thuriens 而言，如果對細節給予足夠的關注，將信息帶到感官上與將感官實際傳送到信息所在的地方一樣好。如果一個人不能分辨出區別，那麼就沒有區別。人類永遠不會這樣。從這個角度來看，Thuriens 應該實際上不受導致 Jevlen 大規模上癮的虛擬現實幻想的影響，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因為 Thuriens 的超理性使他們能夠毫不不安地接受任何他們所知道的真實事物的表現，同時使他們無法相信任何他們在理智上知道是虛構的東西？亨特想，這幾乎就是吉娜對他自己和丹切克的評價。難怪心理學家們正在談論在接下來的一百年裡停止他們的工作。

亨特從他的思緒中回過神來，意識到前面的一個人正在對著他的耳機說話，傳單已經開始下降了。它轉了一個淺淺的彎，前方的景色從擋風玻璃上滑向側面，直到一座大房子矗立在樹木間的空地上，居中並穩定下來。一堵邊界牆從下面經過，空地擴大成一個由草坪、花園、果園和遊戲場組成的私人公園，還有一個包含幾個島嶼的湖。這是一棟雜亂無章的大房子，當傳單降落在後方鋪砌的區域時，亨特看到了。中間的主體部分是兩層樓，大面積的玻璃，弧形屋頂和上翹的屋簷，隱約讓人想起他們剛離開石板的那棟建築。各種各樣的附件和附屬建築在兩端形成了混亂的延伸。亨特飛快地想，它幾乎可以用寶塔和時尚莊園的碎片混合建造而成。

一群人影正在墊子上等著。站在中央的是一個圓圓的圓臉大漢，五官光潔，頭頂光禿禿的，叉腰而立，目不轉睛地看著。他戴著耳環，一隻手腕上戴著一個寬手鐲，淺紅色褲子外面套著一件裏身式短袖外套。他似乎是校長。跟在他身邊的還有五六個人，也都是一身休閒裝束，給人的感覺是副官或者保鏢。他們的態度是

當飛行艙的門打開時，他放鬆了，有點無聊。

兩個 Ichena 先下車，然後是 Scirio 和 Dreadnought。一些話在外面飛來飛去，然後 Scirio 轉身對 Nixie 說了些什麼，示意她出去。亨特疑惑地看了穆雷一眼。

默里聳了聳肩。

妮希猶豫了一下，顯然和她們一樣迷惑不解，然後從座位上站了起來並搬到門口。Scirio 再次揮手，她爬了出去。隨著他的手勢，她走到了無畏和另外兩個伊奇納之間，然後在看到月臉怒目而視的仇恨表情時僵住了。突然，似乎再也忍不住了，月亮臉開始對西里奧憤怒地吼叫，並瘋狂地揮舞著手臂向尼克西打手勢。Scirio 沒有理他，而是問了她一些事情。她搖了搖頭，顯然很困惑，然後後退了一步，嚇壞了。月面朝他的手下厲聲喝了一聲，其中兩個朝她走來，顯然是要抓住她，但西里奧的手下擋住了去路。然後 Scirio 和 Moon Face 一起大喊大叫，先是互相吼，然後是 Nixie，Nixie 最後衝著他們倆大喊大叫。

“以上帝的名義發生了什麼？”亨特要求，向前伸手抓住座椅扶手。

默里只能無奈的搖了搖頭。“我想不出來。胖子認識她，她卻不認識他。她告訴西里奧那個胖子是從電腦裡跑出來的 耶穌基督！”

他們所坐的船艙後部艙壁後方傳來一陣低沉的嗡嗡聲，月臉和離他最近的兩個人像火炬一樣升了上去。與此同時，阻止月面人抓住妮希的傳單中的伊切納從他們的外套中拔出手槍射擊了他們。

眩暈設置不會讓您猶豫不決；受害者被炸得四分五裂。Dreadnought 對剩下的一對進行了同樣的處理，嗡嗡聲再次從傳單後面傳來，燒毀了最後一個。

亨特只能瞪著眼睛，因震驚和恐懼而癱瘓。在外面，同時，Scirio 和他的手下抓住 Nixie，把她推回已經升起的飛行器門；屋內某處響起了尖銳的警報聲，百葉窗正關上窗戶，部分屋頂向外打開，露出砲塔。人影已經出現，向四面八方奔跑。

嗡嗡聲再次從身後傳來，原本被揭開的兩座砲塔轟然炸開。飛行器的後部一定有一門大砲在發射。它既是武裝直升機又是參謀車。人影湧入，Scirio 大喊命令，Dreadnought 將 Nixie 像麻袋一樣捆在他前面。

亨特從茫然中回過神來，俯身在前面的座位上抓住她，拉著她。

她進來了，穆雷及時搖晃著身子幫忙。亨特對那之後發生的事情的印象是雜亂無章的碎片：尼克西被嚇呆了，但顯然沒有受傷，並且緊緊抓住自己……飛行物傾斜和升起，它的大砲不斷嗡嗡作響，地面在外面劃過……一個光點快速彎曲從樹上看，房子的一部分在燃燒……圍牆……森林……升起前方的山丘……

“該死！”默里在他身邊顫抖著呼吸。

光是從哪裡來的？另一艘一直在跟隨他們的飛船？

從別處設置的其他東西？亨特麻木地註視著前方的景色在返回希班的路上，幾乎沒有意識到尼克西對西里奧的長篇大論，或者西里奧用平穩的語氣回答，他的態度逐漸從一直瀰漫的緊張情緒中解脫出來出去的旅程。默里開始注意他們在說什麼，在詢問和傾聽幾分鐘後，他把頭轉向亨特。

“他們吹走的那個胖子是老闆格雷維茨。他是他們中的一員——一個恩特。Scirio 認為，如果我們在他那裡說的是真的，那麼當他不再使用時，他就會和其他人一起走下管子。所以他決定在沒有人預料到的時候先行動。看來他也許是對的。”

到現在為止，Hunt 的反感已經消退，足以讓他重新開始思考。他跟了上去，但還是不解。

“好吧……但他怎麼知道我們說的是真的？他怎麼知道這不僅僅是我們和 Thuriens 阻止 JEVEX 再次開啟的最後一搏？我們本可以彌補一切。”

默里搖了搖頭。“這就是墊子上的所有東西。”他點點頭示意西里奧的後腦勺。“當我們走進他在城裡的住處時，你有沒有注意到他表現得有點奇怪？”

“給 Nixie 滑稽的表情，你是說？是的，我做到了。這是什麼意思？

“他似乎從很久以前就認識她，或者至少他認識尼卡莎，她曾經是的那個人。使你的故事更有說服力的是，她顯然以前從未見過他。真正的 Nikasha 會跑一英里，更不用說回到企鵝屁股一樣涼爽的地方了。”

亨特驚訝地眨了眨眼。“你是說她以前來過那裡？”

Murray 又和 Nixie 談了一些，Nixie 又和 Scirio 談了談。“Nikasha 曾經是 Fatso 的女朋友。“你在開玩笑吧！”

“只有胖子也碰巧有一個討厭的妻子，你看。不管怎樣，他們兩個——也就是兩位女士——打了

把胖子太太乾掉。

亨特難以置信地瞪著他。做老闆娘？她？太瘋狂了。”

“不是她。那個曾經是她的人。如果你告訴我的是真的，她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對吧？是的，讓她進去。它發生在 Scirio 的地方，我們之前在那裡。她在泳池裡用 Jev 射器擊暈了 Fatso 夫人，認為這看起來像是心臟病發作，但並沒有完全奏效。胖子把她的電話號碼報了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她做了一個消失的動作並在城市裡迷路了。這一切都發生在我來這裡之前。我對此一無所知。”

亨特看到，要確保妮克西不是出於某種原因精心策劃的一種方法，就是親自與格雷維茨對質。他一看到她就怒火中燒，而她臉上的迷惑是任何人都無法偽裝的。

“一旦 Scirio 知道她是真誠的，她就會認出 Grevetz 是另一個人。她的同類足以拼出樂譜，”亨特說，當一切都變得清晰時點點頭。他還在發抖，他注意到了。從一扇側窗，他可以看到他們正朝石板返回。“那麼現在發生了什麼？”他問。

默里聳了聳肩。“聽起來現在到處都是戰爭，沒人知道誰站在誰一邊。”

亨特想知道那意味著什麼。Nixie 在 PAC 被認可，至少有一名警察，他們在整個行業中的確切位置尚不清楚。“Danchekker 和 Gina 回到 Osaya 那裏安全嗎？”亨特擔心地問道。“一旦這個消息傳回來，人們很可能會到處發瘋。我不喜歡它。

Murray 將問題轉給了 Scirio。Scirio 調用了一些指令向前，前排座位上的兩個人中的一個對著聽筒說話。

“他正在把他們趕出去，”默里說。

Scirio 接著繼續講了更長的時間，在此過程中 Murray 的眼睛睜大了。最後默里轉向亨特。“在他看來，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 Eubeleus 打開電腦，然後讓 Terrans 和 Thuriens 解決問題。如果他們停止了 headworld 的生意，那將是一種恥辱，但如果他無論如何都要被耗盡，那也沒有任何區別。他是個商人。還有很多其他線路。他認為，與 Fatso 的人接管相比，他將有更好的機會與新管理層達成某種協議。”

亨特不確定地皺起眉頭。“那麼……這意味著什麼？他到底說他要做什麼？”

默里猛地吐了一口氣，然後搖了搖頭。“我不確定如何，但看起來

就像你成功了一樣，博士。他正在做你想做的事。他會讓他的技術人員將 VISAR 連接到他們進入 JEVEX 的通道。”

## 第五十三章

Danchekker 放鬆地靠回 Osaya 休息室的一張寬大椅子中的絲質墊子中，雙手抱在腦後，研究著他周圍無恥的富裕和色情意象。“你知道，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很想認為自己是一個虛度青春的受害者，”當他聽到吉娜回來時，他回頭對著敞開的門口喊道。“這些場所迎合的是什麼口味，恐怕我不敢想像了。”

吉娜 (Gina) 出現了，手裡拿著兩杯亨特 (Hunt) 命名為 ersatz 的啤酒。她不得不從默里餐廳樓下的女孩那裡弄來這些啤酒，因為奧薩亞 (Osaya) 廚房的廚師只對耶夫林 (Jevlenese) 有反應，而手動控制是個謎。“現在你可以看到 JEVEX 可以成為什麼樣的鉤子了，”她說著關上了門。

Danchekker 的眼睛突然睜大了，因為她和桑迪一直以來一直在說的話的全部含義終於明白了。“我的天啊，我從來沒有把它和那樣的東西聯繫起來！”他驚呼。

他接過其中一個杯子，端到一張邊桌上。吉娜坐下和她自己的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她喝了一口，想放鬆一下，但做不到。等待事情發生的拖沓折磨著她的神經。

“如果你對事物的看法足夠長，這些真的重要嗎？”她問，主要是為了打破沉默。“我是說，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從長遠來看，我們做或不做的任何事情真的會對本來會發生的事情產生很大影響嗎？”然後她想起他們在昆濕奴號上時她對亨特說過的話，大約百分之五的物種倖存下來，這全是運氣問題，她對自己承認，她只是想使他們的處境合理化。這確實很重要，他們無能為力。

Danchekker 的回答絲毫沒有緩和她的情緒。“確實可以。起因上最微小的差異有時會導致情況的結果發生巨大變化。我記得 Vic 曾經給我舉過一個例子，當時我們正在討論高度非線性系統。”

“那是什麼？”吉娜問道。

Danchekker 坐得更舒服了，很高興有別的事情可以談。“假設你在一個理想的、無摩擦的台球桌上打散了一堆球，並且你能夠非常準確地測量每個球的速度和方向，”他說。“你的計算模型會在多遠的未來繼續以合理的方式預測後續運動

有效性，你覺得呢？”

吉娜皺起了眉頭。“理想？在剩下的時間裡，我一直在想。對不對？

“在理論上，是的。這是拉普拉斯的偉大主張。但實際上，這個機制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錯誤放大器，如果你忽略了銀河系邊緣單個電子的引力影響，不到一分鐘你的預測就會大錯特錯。”看到吉娜臉上驚訝的表情，他點了點頭，對這個主題產生了熱情。

“你看，它說明了某些過程對 -

“

就在這時，鈴聲響起，一個迷人的女聲用耶夫林語說了些什麼。Gina 和 Danchekker 對視了一眼，疑惑了一秒鐘，然後意識到這是 Osaya 家裡的電腦。走廊里傳來聲音，片刻之後，留在默里公寓裡的兩個女孩出現了，後面跟著三個男人。吉娜從椅子上站起來，不確定會發生什麼。Danchekker 抬頭看著他們，帶著一種挑釁的順從表情，下巴外伸，下巴緊閉。

兩個女孩同時發出一股耶夫林語，伴隨著大量的手勢和揮手。其中一個男人，身材魁梧，面孔冷酷，眼睛細長，東方人的眼睛，穿著灰色直筒夾克和黑色高領襯衫，發出一連串尖銳、斷斷續續的音節，指著外面的門。

“看起來聚會好像在某個地方繼續前進，”吉娜對丹切克說。

“我，啊，給人的印像是沒有徵求我們對此事的意見，”Danchekker 觀察著另外兩個人臉上的表情。  
男人。

“正確的。我也有這種感覺。”

Danchekker 放下杯子，從椅子上站起來。“很好。讓我們繼續吧。

他們跟著那三個人回到外面的平台。兩個女孩來了  
和他們一起走到默里的門前，他們揮手致意，然後消失在裡面。至少他們的舉止沒有任何威脅的跡象。

Gina 和 Danchekker 和那三個人一起走到大廳，然後走到一輛車那裡，另外兩個人正在等著。

他們離開十分鐘後，一輛石板市警車停在同一個地方，開出一隊警察，他們從公寓樓的門裡跑了進來。

傳單降落在一些建築物後方的停車場  
高速公路，其中有許多其他飛行器和地面車輛

常設。幾句話沒說幾句，一行人就下了船，穿過停車場，來到一艘更大的飛船前，它看起來像一種會飛的貨車：沒有窗戶，除了機頭艙，車身兩側漆成粉色和白色，用耶夫林語寫著花哨的標誌。他們從中間的門登機，發現一半的內部裝有座椅，不到一分鐘，他們又一次升空了。

Nixie 對 Murray 說了些什麼，Murray 驚訝地呆住了，然後他們進入了一連串的問題和答案。

“這是怎麼回事？”亨特問道。

“這些人必須相信為這項工作做好準備，”默里回答道。

“我們坐的這東西是一輛送葬車。”

“你在開玩笑麼！它看起來更像是搖滾樂隊的巡演巴士。”

“它屬於一個怪人教派。似乎當有人出生時，他們都會哀悼，因為這個人在生活中將不得不忍受所有的麻煩和狗屎。但當他在這一切結束時發出嘶啞的聲音時，那是值得慶祝的事情。所以他們把它變成了派對馬車。我想它需要各種各樣的東西，嗯？”

他們在與外出旅行的總飛行時間大致相同後再次著陸，這表明他們回到了希班。果然，當他們爬出來時，亨特看到他們站在一個寬闊的平台上，該平台從城市上方一座建築物的圓形末端突出，面向建築物懸崖之間後退的寬闊交通走廊之一。在上方，他們所在的結構遇到了可以看到的人造天空的堅固天篷，可能穿透它形成了外面可見的塔樓之一。在下方很遠的地方，建築物和梯田融合在一起成為下城的結構。

他們進入一組門，穿過一個單調、光禿禿的大廳，地板搖搖欲墜和劃傷的灰色牆壁。感覺就像是那種很久以前就厭倦了存在，只等著分崩離析的地方。一部緩慢而吱吱作響的電梯帶著他們下樓，似乎沒完沒了地下下降，他們出來時是一個黑暗的、鋪著地毯的走廊，散發著陳舊和霉味。他們從那裡走下一段樓梯，來到一個畫廊，走廊和大廳向幾個方向延伸。其中一條走廊將他們帶到門口。Scirio 通過麥克風與某人簡短交談，然後門打開了。裡面是一條狹窄的通道，通向另一條通道，兩邊都有門。周圍的環境似曾相識，一行人卻絲毫沒有放慢腳步，進入帶吧台的休息室時，亨特才發現他們又回到了尋找堡盟的貢多拉俱樂部。

但這次酒吧凳子和桌子都是空的，這個地方被清理乾淨了。一群人，除了一個身材高大、四肢瘦長、頭髮和鬍子都花白、穿著棕色格子西裝的男人，他坐在一張桌子旁，有兩個

其他看起來像凱納的人。當新來的人進來時，他站了起來，西里奧還在穿過房間的時候開始了一段對話。西裝男子似乎有些激動，緊張地回答西里奧的問題。

“他聽起來像是他們的技術人員，”默里對亨特喃喃自語。“他們在談論 i-space 鏈接和 Thurien 傳輸代碼 無論如何。”亨特點了點頭，但什麼也沒說，他震驚地意識到他們離目標的距離比他敢希望的要近得多。

這位工程師的名字叫克申。當他和西里奧談完之後，他帶路到另一扇門，繞過休息室後面的一個角落。

亨特、穆雷和妮希猶豫了。Scirio 轉身揮手示意他們跟上。

他們來到一個小房間，裡面擺滿了隔間、監控面板和設備架 顯然這是機構的耦合器連接到通信網絡的地方。在網絡中的某個地方，可能遠離 Shiban，一條通過網絡的通道終止於一個帶有 i 空間鏈接到 JEVEX 的活動節點。有一個帶燈的控制台和幾個屏幕，其中一個屏幕上顯示的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符號和幾何線條圖案。

克神坐下來開始了一系列狀態檢查。屏幕上的圖案改變了；新的符號出現了。克神斷斷續續的解說，由妮希替穆雷細細闡述，穆雷則盡力向亨特解釋。

“這是他們連接到 JEVEX 的網絡鏈接，好嗎？”

亨特點點頭。“出於好奇，問他是否知道連接在哪裡進入 JEVEX 是，”他說。

默里繼續提問。克神搖了搖頭。

“網遍及全球，”默里解釋道。“進入 JEVEX 可以在任何地方。這完全取決於運行核心系統的技術人員目前如何設置它。這不是他四處詢問問題的事情。他的屁股已經夠危險了。這對你有意義嗎？

“是的，”亨特回答道。這意味著克神並不知道這種連接導致了某處的外星鏈接。換句話說，他不知道 JEVEX 本身根本不在 Jevlen 上 正如 Hunt 所預料的那樣。

克神指了指另一段設備，穆雷繼續說道。“這個通道連接到一個 i-space。你怎麼稱呼它，發件人？連接器？變壓器？”

“收發器？”亨特建議道。

“是啊，沒錯。無論如何，它在數英里之外的某個地方。自 Gs 關閉 JEVEX 以來，它一直沒有運行。但是其中恰好有一行

不應該存在，他只是再次提出來並輸入 某種運營數字？”

“參數？”

“如果你這麼說……為 VISAR 調整它。所以那條線是通向 Thurien 的，好嗎？”

“已經到 Thurien 了嗎？”亨特重複道。他禁不住大笑起來。  
這聽起來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穆雷檢查過。“那傢伙是這麼說的。”

“我們能證實嗎？”亨特說。“他現在能在這裡把 VISAR 傳給我們嗎？”

“不知道。”默里問逆邪，逆邪問克神。克神跟 Scirio 核對了一下，然後在控制台輸入了更多的指令。

然後一個聲音從控制台揚聲器中用耶夫林語說了些什麼。Keshen 回答，又回答了幾個問題，然後那個聲音用英語說，“我的天，你在那裡，Vic！看來你又完成了一項絕技。”

亨特臉上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你好，維薩。”他指了指和他一起在房間裡的其他人。“好吧，這些人也與它有很大關係。”他聽到有人用耶夫林語重複著他自己說的話。VISAR 擔任翻譯的角色。

“他們做得很好。”

“交朋友是值得的，”亨特說。“其他人的情況如何？”

“Calazar 在這裡，”VISAR 回答道。“格雷格考德威爾離開去處理其他事情，但有人去接他了。我們再也沒有從 Jevlen 的其他地方聽到任何消息。據我們所知，其他人還在我們被切斷時所在的位罷。”

“我認為 Gina 和 Danchekker 被感動了，”Hunt 說。

“他們正在來這裡的路上，”Scirio 說，他的話由 VISAR 翻譯。“它離開他們是不安全的。”

控制台上的其中一個屏幕被激活，顯示出 Calazar。

“恭喜，”他說。“VISAR 剛剛給了我這個消息。你有進入 JEVEX 的渠道嗎？”

亨特走到了克神身邊。“我們要不要？”

克神查看了另一個屏幕上的指標。“是的。而你想要 VISAR 連接進去了嗎？是這樣嗎？”

“他們現在負責了，”Hunt 說著，朝顯示著 Calazar 的屏幕揮了揮手。

隨後 VISAR 和 Keshen 交換了技術術語，最後 Keshen 確認可以完成。“馬上做，趁 JEVEX 還在睡覺，”VISAR 說。“然後當他們把 JEVEX 調到滿

打開 Uttan ,猜猜誰會控制它 。”

“而優貝琉斯不會知道嗎 ?”亨特問道 。

“JEVEX 甚至都不會知道 , ”VISAR 告訴他 。

克神一臉疑惑 。 “烏坦 ?星球 ?這跟烏坦有什麼關係 ?”他問 。

“現在講這個故事太長了 , 相信我 , ”亨特回答道 。

接著外面的休息室傳來了腳步聲 , 吉娜和丹切克一起出現在了門口 。把他們從穆雷那裡帶來的三個人落後了 。

“我的天 , 是維克他們 !”丹切克驚呼道 。 “你在這裡 。我們聽他的話猶豫了一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些 正在翻譯中 。 “這些先生召集了我們 。”

“你那裡不安全 , ”亨特解釋道 。 “這是西里奧 。他有你帶到這裡 。這是克神 。別問我們去哪兒了 。”

吉娜一臉疑惑地看著亨特 。 “翻譯是做什麼的 ?我們又把 ZORAC 弄回來了嗎 ?”

“更好 , ”亨特回答 。 “這是 VISAR 。我們已經找到了 Thurien 的鏈接 。”  
Danchekker 在其中一個屏幕上看到了 Calazar , 已經難以置信地盯著他看 。Hunt 表示 “硬件的其他部分” 。 “這就是進入 JEVEX 的渠道 。克神剛剛把他們勾到了一起 。”

丹切克眨了眨眼 。 “你做到了嗎 ?你的意思是已經 ?他們可以設置 VISAR 從這裡對 JEVEX 鬆動了 ?”

“由於 JEVEX 仍處於昏迷狀態 , 它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了它 從字面上看 , ”亨特回答 。

這個消息來得太突然 , 出乎意料 , 吉娜花了好幾秒鐘才反應過來吸收它 。 “你是說就這些 ?”她終於說道 。 “從現在開始 , 我們可以永久關閉 JEVEX 嗎 ?那還能拆嗎 ?問題解決了 ?”

“呃 , 不 , ”Calazar 在屏幕上說 。他對不得不使事情複雜化感到抱歉 。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樹人在各個方面都是完全有智慧的種族 。你所說的將構成種族滅絕 。”

“他們在說什麼 ?”克神對西里奧喃喃自語 。 “恩特是什麼 ?”Scirio 警告地搖了搖頭讓他安靜下來 。

屏幕裂開 , 考德威爾的臉出現在一半 。他朝亨特等人點了點頭 , 顯然是從維薩爾那裡得到了消息 。 “很好 。

看來我們是在做生意 , 恩 ?”

吉娜仍然對卡拉扎所說的話感到困惑 。 “那你要怎麼辦 ?”她問 。 “隔離 ?讓它成為一個獨立的、獨立的宇宙 ?”

考德威爾搖了搖頭 , 猜測著談話的進行方式 。 “這 Thuriens 也不會同意這一點 。但無論如何 , 這兩種選擇都會

取決於 VISAR 能夠保持對 JEVEX 的控制。現在，這一切都取決於您剛剛建立的單一鏈接。如果我們失去了它，我們就失去了唯一的機會。一旦尤貝琉斯和他的人民得到警告，他們就不會再給我們機會了。”

亨特看起來很困惑。“然後怎樣呢？”他問道，將目光從屏幕的一側移到另一側。“如果我們不打算擺脫它，也不打算切斷它，我們該怎麼辦？還有什麼辦法嗎？”

“我們在短期內遇到的真正問題是阻止 Ents 的大規模外逃，”Caldwell 說。“JEVEX 只是使之成為可能的手段。但這根本不會發生，無論我們是否繼續控制 JEVEX，如果可以說服 Ents 改變他們的想法。至少在我們有機會更好地了解情況並弄清楚我們如何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而不用每次有人出來就消滅一個耶夫林人。”

“什麼？”亨特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轉折。他看了看丹切克，又看了看吉娜。他們都和他一樣一臉茫然。

“我不明白，”Danchekker 對著屏幕說。“說服他們？如何？”

“通過與他們交談，”考德威爾說，好像這就解釋了一切。亨特完全糊塗了。他搖搖頭。“它們只是計算機中的模式，Gregg。怎麼會有人跟他們說話？”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考德威爾回答道。“我們為什麼不直接下去看看情況？然後，也許，我們會有更好的機會弄清楚該怎麼做。”

亨特的困惑變成了懷疑。“‘我們’是誰？”

考德威爾以一種毫無歉意、實事求是的方式回答。“好的，因為你是當場分配給工作的代理人：你。

亨特的疑慮加深了。“在哪兒？”他問。

“在那裡，”考德威爾簡單地回答。“這是 Eesyan 的主意：深入 Entoverse。”Caldwell 說話時，Eesyan 的頭和肩膀出現在屏幕的另一邊，在 Calazar 旁邊。

“我們不能，”亨特回答說。“需要另一個 Ent 才能通過耦合器進入另一個 Ent 的思想。他們在那裡進化。他們是唯一有訣竅的人。”

“啊，那是以前，當時進入 JEVEX 的耦合器是進入 Entoverse 的唯一途徑，”Eesyan 說。“但現在我們有另一種方法。”

亨特仍然沒有同意。“有什麼辦法？”他問。

“VISAR，”Eesyan 回答。“它具有更大的自然親和力，操縱 JEVEX 的內部流程，甚至連 Ents 都不如。”

亨特瞪大了眼睛。很明顯，在偽戰爭中，VISAR 創造了一支只存在於 JEVEX 想像中的龐大人族戰鬥部隊，從而獲得了 Jevlenese 的無條件投降。

“如果 VISAR 可以掃描矩陣並定位和分析數據結構，構成 Entoverse，它應該已經開始做。如果你在那裡的連接有效的話，它應該能夠弄清楚 Ent 是如何組合在一起的。從字面上看，在它的‘原子’水平上，”Eesyan 解釋道。“然後，VISAR 就會知道將自己的人造 Ent 存在寫入 Entoverse 所需的一切。”

“我已經確定了行星及其軌道，”VISAR 插話道。“好像只有一個。這很有趣。直徑大約一百五十英里。

它只能通過細胞活動狀態的相關分析來檢測。我明白為什麼 JEVEX 永遠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現在讓我們仔細看看表面細節……

“非凡的！”Danchekker 呼吸。

Eesyan 繼續說。“如果獲得許可，VISAR 還可以訪問神經耦合到其中的任何人的全套心理結構。因此，它應該能夠將這種人格銘記到它在 Entoverse 中創造的 Ent-being 中。”

“是你，”Caldwell 插話道。好像 Hunt 臉上的表情並沒有清楚地表明他知道 Eesyan 在說什麼。

“我也會去，”Eesyan 說。他看著亨特。“那我們會，從字面上看，在 Entoverse 的下面，可以和他們交談。”

這是 Thuriens 的典型特徵。在追求理性和謹慎到似乎根本無法主動出手的地步後，他們想出了一個驚人的東西，讓其他人談論的一切都變得平淡無奇。有那麼一刻，亨特對這種大膽的行為說不出話來。

“然後呢？”他終於問了出來。

考德威爾聳聳肩。“那就看你的了。但是有了 VISAR，您應該能夠取得一些非常有效的結果。畢竟，在 Entoverse 中，VISAR 將成為上帝。”

## 第五十四章

兩輛緩慢而緩慢的馬車拉著他們的六條腿懶洋洋地移動著，笨重的洗牌，車子打滑，顛簸著沿著岩石小徑朝村莊走去。皇家衛隊的一連騎兵走在前面，考官和他的副祭司乘坐馬車跟在後面，另一隊士兵在後方。

Thrax 與 Shingen-Hu 和其他十幾個被俘的修士坐在一起，衣衫襤褸，臟兮兮的，沮喪地凝視著馬車側面被毀壞的莊稼和果園在黑暗中枯萎。他們被捕時留下的傷口和瘀傷使他的身體仍然疼痛。粗糙的鎖鏈在他的手腕、脖子和腳踝處摩擦得很痛。儘管有彈性的線圈支撐著車底，但它們下面的木板的每一次顛簸和顛簸似乎都找到了一個新的痛點，並通過他僵硬的關節發出另一次刺痛。

所以，終於到了這個地步。在一天的所有希望和願望之後加入了 Arisen，並且已經如此接近 - 却看到他的機會被殘忍地從他手中奪走，並作為騙子被可恥地消滅。因為大祭司 Ethendor 已經宣布 Waroth 的所有苦難都是 Nieru 對那些被允許亵瀆紫色螺旋標誌的偽裝者的憤怒的結果，並承諾當贖罪完成後星星將回到天堂。如此一來，所有不屬於神殿的老師和修士都被追殺。人們既害怕又渴望更好的時光回來，聽從了警告，沒有提供庇護所。他看著旁邊的胡信玄。師父的眼睛呆滯而空洞，聽天由命。

遊行隊伍進村時，一群村民圍了上來。有些人嘲笑並向手推車投擲石塊和垃圾。其他人則歡呼起來，大聲讚美祭司們。將士們騎得神采奕奕，推開行動遲緩的人，揮動棍棒開道，而主考官一行人則端坐在馬車上，一臉冷酷和威嚴。

村子中心的廣場上搭起了一個平台，興奮的人群已經形成。平台上放著三根木樁，上面堆滿了柴火，準備點燃，劊子手和他的助手們面無表情地站在前面，看著隊伍逐漸靠近。守衛們打成一片

把囚犯從馬車上推下來。從要人的馬車上，副檢察官帶著兩名侍僧下來，指著其中三名囚犯。衛兵把驚恐的三人推到平台上。Thrax 和 Shingen-Hu 與其他人一起被趕到一邊，而副手則爬上後面的台階，舉起雙手向人群講話。

“Rakashym 小村莊的人們，這些是給 Waroth 的土地帶來瘟疫和毀滅的異教徒。”當人群爆發出新一輪的嘲笑和辱罵時，他停了下來，然後朝被移到一邊的那群人做了個手勢。“這些人將被帶到奧雷納什，與其他亵瀆神靈的人會合，那裡將受到眾神的報復。那時 Waroth 身上的污點將被清除，屆時將聽到關於即將降臨在我們身上的重要時刻的宣告。”

副官掃視著人群。他們盡職盡責地等待著，但這不是他們此刻感興趣的。讀懂了他們的情緒，他打消了他原本打算進行的其餘演講，轉身指責地指著在他身後顫抖的三名囚犯。“但不應剝奪 Rakashym 看到等待所有違背者的命運並展示其忠誠的機會。”

歡呼聲響起。這更像是。副官點了點頭。“讓這一天成為一個教訓……

在下面恐懼地註視著的囚犯中，Thrax 轉過頭看到 Shingen-Hu 的反應如何。令他驚訝的是，他發現師父的眼中閃耀著他原以為再也見不到的光芒。他的五官恢復了力量，Thrax 眼睜睜地看著消瘦的身體站直了，充滿了突然的內在能量。

“主人，是什麼讓你如此興奮？”瑟克斯低聲說。“你看到了什麼？”  
“我聽到一個聲音！”胡信根回答。“力量回歸。我聽到一位神在我內心說話。”

絕望帶來的幻覺，Thrax 告訴自己。眾神有很久以前就拋棄了他們。

亨特回到了纜車後方走廊外的一個隔間裡的神經耦合器中。自從他從英國搬到 UNSA 後的幾年裡，他曾在月球上行走，執行過一次飛往木星的載人飛行任務，並在木衛三上逗留了幾個月，乘坐外星飛船返回地球，虛擬旅行了很多地方 Thuriens 在銀河系局部區域的領域，最後物理旅行到一顆遙遠的恆星。但在所有這一切中，他即將開始的探險是有史以來最奇怪的。事實上，這可能是有史以來任何人所從事的最奇怪的工作。

除了他自己，其他將要進入 Entoverse 的人是 Danchekker，因為他在現場同樣是團隊的一員，Nixie，顯然是一名嚮導，還有 Gina，作為一名記者，她拒絕被排除在外。他們都在附近的其他攤位。 Eesyan 也將作為 VISAR 的技術顧問和主要聯絡人，從 Thurien 加入。

由於 VISAR 需要單個可用信道的所有信道容量，i-space 鏈接以維持其對 JEVEX 的操作及其在 Entoverse 中的幕後操作，機器不可能支持耦合器的佔用者與他們自己編寫的偽版本之間的持續實時交互進入 Entoverse。相反，一旦“代理人”對 VISAR 從其原始人身上提取的人格模式印象深刻，他們就會繼續自主運作。由於構成人格的是定義它的思維、感覺信息模式，而不是恰好支持該模式的物理媒介，因此團隊實際上將存在於 Entoverse 中並發揮作用。

在那段時間裡，他們真實世界的身體會處於昏迷狀態，直到最後 VISAR 會擦除 Ent-body 代理並將他們在此期間積累的所有印象和回憶轉移回人腦模式。出於所有實際目的，該團隊將被運送到 Entoverse 一段時間，在那裡根據等待他們的任何情況發揮作用，然後再次被帶回來。

“我們怎麼樣，VISAR？”亨特喃喃自語。

“我們到了那裡。整理這類細節涉及很多處理，甚至對我來說也是如此。”

亨特已經知道了。他只是迫不及待地想繼續下去。

為了避免他們沒有時間進行過多的嘗試和觀察實驗，VISAR 不會嘗試對人類神經系統如何感知存在於神經系統中的實際結構和它們之間的關係進行真實的解釋。

Entoverse 如果真的有任何這樣的解釋是可能的話。相反，導致 Ents 記住他們過去在 Exoverse 中的經歷的相同對應原則，有意義的術語會導致代理人以熟悉的術語來感知他們的經歷。VISAR 不會嘗試編寫一個例程來構建一些物理上可視化的描述，描述發生在 Entoverse 中的細胞間交易的抽象模式，而是賦予其偽 Ents 從宿主中提取的現成概念關聯模式。這些將通過從符合相同基本屬性集的基本人類感知庫中選擇最近的來響應外部刺激。因此，合理的表面配置特徵

永久性的，具有質量特性，並且撞擊在其上的輻射通量的反射部分看起來像一塊岩石；吸收周圍環境的成分，留在原處並系統地變大的形式看起來像一棵樹；而 Hunt，無論 VISAR 需要徵用何種性質的細胞束縛模式來創建其他 Ents 可接受的 Ent 等價物，在他看來，亨特都會以 VISAR 認為適合這種情況的任何方式進行修改和穿戴它辨別出來了。

“沒有時間去夢想一個新的、內部一致的體驗世界，”  
VISAR 已經解釋過了。“我們只需要利用現有的資源。”

“現在怎麼樣了？”亨特問道。

“我認為我們在做生意，”VISAR 回答道。“Nixie 現在正在和下面的其中一個取得聯繫。不是她要找的大首領，而是一些惹麻煩的傢伙。我可以給你快速預覽一下。”

亨特的眼前出現了這樣一幕：喧鬧、興奮的人群從小巷湧入看似原始村莊的中心廣場。人們穿著簡陋、質樸的服裝，包括粗糙的襯衫和馬褲、背心和斗篷。但也有一種奇特的無輪馬車，像雪橇一樣在滑梯上行駛，車上的乘客穿著更精緻的珠寶和長袍。大屠殺的前方是一排戴著頭盔、胸甲、手持武器的身影，而前方，更多的人騎在奇怪的六足野獸身上。大屠殺的後面是一輛粗糙的敞篷手推車，同樣沒有輪子。兩輛交通工具都拴在一對奇怪的、笨重的動物身上，同樣有六隻腳，但比承載騎手的要重。它們看起來有點像水牛，但長著巨大的柱狀腿，從身體側面伸出，然後像蜘蛛一樣向下彎曲成直角。

有一個升高的平台，上面有更多的人影，亨特驚恐地發現在他們身後，三根木樁堆在一起準備燃燒。村里的房子方方正正，可能是用泥土建造的，有尖塔一樣的突起，一些小巷裡有拱門相連。廣場上到處都是長著鱗片、長得像狗一樣的動物，像小袋鼠一樣又叫又跳。光線昏暗，一片昏暗。透過它在背景中勾勒出的輪廓是山脈，比亨特以前見過的任何自然構造都更加垂直和尖銳。

亨特雖然早有準備，但還是驚愕不已。“真的是這樣嗎，Entoverse？”他問，掙扎著接受它。

“這真的發生在離這裡幾光年遠的電腦裡嗎？”

“專注於形勢，”VISAR 回答道。“我有一種感覺，你可以

很快就參與進來。”

在平台底部附近，被更多士兵包圍的是一群看起來像囚犯的人，他們臟兮兮、衣衫襤褸、衣冠不整，戴著手銬和鎖鏈。當 VISAR 將注意力轉移到他們身上時，有兩個人似乎在亨特的視野中脫穎而出。年輕的男人，差不多是個年輕人，有一頭金色的頭髮，身上還剩下一件長長的白色束腰外衣。當亨特認出掛在他肩上的腰帶上的紫色螺旋標誌時，他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兩人中年長的那個留著長長的亂蓬蓬的頭髮和濃密的鬍子，身上穿著曾經飄逸的長袍，現在已經散架了。但他並沒有像其他囚犯那樣畏縮和沮喪地鞠躬，而是筆直地站著，臉朝上，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然後亨特聽到一個聲音，他認出是尼克西的聲音，他知道這聲音不知何故在鬍子男人的腦海裡說話。

“……你以前認識的神明。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天空即將接受新的管理。”

老者的思緒從另一個聲音中傳出，聽上去充滿了敬畏和崇高。“更強大的神將統治諸天？而我，信玄虎，要成為他們的僕人嗎？神殿的祭司和他們所有的權力，以及國王和他的軍隊，都將被戰勝嗎？”

“別擔心他們。他們現在不在了……哦，哦。”平台上，另一名身穿長袍的貴族正在喊著什麼要降怒於篡瀆者。又有三名囚犯被鎖在木樁上，而幾個兇惡的身影拿著長長的、醜陋的刀氣勢洶洶地向他們逼近。

“看，”Nixie 的聲音說。“我們現在要派你去解決我們的疑難解答之一。你看起來需要幫助。就全部交給他吧。我稍後會解釋。”

“天使？”胡信根說。“在這痛苦的時刻幫助我們？我們還會得救嗎？

亨特突然意識到她指的是誰。“嘿，等一個  
分鐘，VISAR。你不能這樣做。我什麼都不知道

“

“相信我，”VISAR 說。“考慮一下你的行動。”

頓時，胡信玄怒吼一聲，用指責的手指指著平台上的長袍人影。“停止吧，假先知和一切邪惡的工具！”一片混亂的寂靜席捲了人群，所有人的頭都轉向了他。“騙子和騙子，你撒謊！即使是現在，更偉大的神明也會把你和你微不足道的主人掃到一邊，像害蟲一樣被踩進泥潭。看哪，一位天使從彼岸降臨，他將為我作證，並為你作證！”

“VISAR，我真的不認為你      ”好吧，  
去把他們打死。輪到你了。”  
突然，亨特出現在平台上。不只是作為焦點  
VISAR 傳達的印象。他在那兒。剎那間，一片寂靜，廣場上的每一張臉都瞪著他，彷彿  
他是憑空出現一般。  
  
事實上，當然，他有。

## 第五十五章

這不好。亨特的思緒被控制住了。有那麼一瞬間，他瘋狂地想說，“我想你們都在想我為什麼這樣站在這裡，”但是下面臉上的表情打消了他的任何進一步的想法。

他低頭一看，發現自己穿著一件長長的、寬鬆的、長袍式的外衣，腳上還踩著涼鞋。“這是什麼？”他在 VISAR 內心嘶嘶作響。“我看起來像是凱撒大帝的一部份。”

“你並不完全在特拉法加廣場，”VISAR 回答道。“它的合適的。你想要什麼，薩維爾街的東西？”

原本帶頭的貴族退到士兵們身後，士兵們慢慢回過神來，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他不是神，他是騙子！”貴族尖叫道。“殺了他！”

亨特一閃而過，想知道他是怎麼理解這些話的。但眼下還有更緊迫的事情要處理。其中一名士兵是一位留著鬍鬚的巨人，胸甲上裝飾著裝飾品，頭盔上飾有羽毛，他從對特洛伊戰爭的流行描述中得到了一些啟發，向後縮回手臂，投擲了一支長矛。亨特反射性地舉起保護臂；長槍停在半空中不到一丈遠，然後爆裂成碎片掉落在地上。

“VISAR，我們必須削減那些關閉的東西嗎？”亨特顫聲問道。

“對於那個很抱歉。我仍在試驗這個地方的動態。

移動的東西變得更長，”亨特回憶道。

“你是哪種膽小鬼？”貴族喊道。“那隻是一個男人。一個人！”

一陣長矛和飛鏢襲來；所有人都被偏轉或無害地墜落。亨特在心裡稱呼他為阿伽門農的巨人拔出劍來，氣勢洶洶地向前走去。確信上帝確實站在他這一邊，亨特帶著一種新的信心走上前去迎接他。

“去死吧，偽裝者的傀儡！”阿伽門農搖搖晃晃地叫道。

“我想今天不行，謝謝你，”亨特說著打了個響指。這長劍化作開滿粉色花朵的藤蔓，纏繞在阿伽門農的手臂上。阿伽門農停了下來，困惑地註視著花朵，然後甩掉它們，用腳踩著它們。

“現在就掌握竅門了，”VISAR 說。

“是的，好吧，你覺得你能把這個傢伙移到更安全的距離嗎？”

“沒問題。”一股無形的力量毫不客氣地席捲了阿伽門農

跨越平台和邊緣。他重重地摔在地上，金屬碰撞，然後坐起來，頭暈目眩，不知所措。

“其他人也有點太近了，”亨特說。阿伽門農剛要站起來，平台上的其他士兵就紛紛湧到他身上。

“怎麼樣？”

“不錯。”

下面那個留著鬍子的男人，在亨特的腦海裡自稱是 Shingen-Hu，正指著他，向人群喊道。  
“看哪，被預言的天使！看，奸臣在他面前，是多麼的無能為力！”

“我們怎麼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亨特問 VISAR。“你不能翻譯。你也是新來的。”

“你的思維模式與耳鼻喉神經系統耦合，包括一個本地語音中心。這和樹人一出現就能聽懂耶夫林語的原因是一樣的。”

被剝奪了他的士兵，貴族在劊子手面前畏縮不前  
和他的爪牙保護。亨特把他們拿著的刀子變成了黃瓜，把他們的短上衣變成了厚厚的糖蜜外套，然後把它們撞在一起，讓它們掉下來，無助地扭動著粘在一起。他開始自得其樂，把三個不幸的人綁在木樁上的鎖鏈變成了蝴蝶的花環，飛散而去。

“所以這些人就能理解我？”他問 VISAR。

“他們應該。”

“你還能給我多少背景數據？”

“不是很多。我主要是在操縱物理數據模式。它需要通過神經系統處理以解釋它們的意思。”

“那我們這裡需要 Nixie。”

她出現在亨特旁邊，穿著一件希臘長袍，被一個人舉著腰帶形成一件短束腰外衣，正好落在膝蓋上方；她穿著帶花邊的鹿皮鞋。她看起來像處女獵手阿爾忒彌斯的化身。

Hunt 忍不住對 VISAR 駭人聽聞的選擇微笑。人群中傳出一陣竊竊私語。

“又一位天使降臨！我的話必須得到證實！”胡信根哭了出去。顯然，人群印象深刻；但從亨特看來，並沒有他預期的那麼多。在平台下方，士兵的主力最初表現出一些混亂，但隨著大屠殺的乘客翻滾而出，他們又恢復了穩定。

“你對此有何看法？”當尼克西看到這一幕時，他低聲說。

“我們那裡有紳士和軍隊，那邊有一個連鎖幫派。  
好人，壞人，哪個是哪個？這是怎麼回事？”

“從馬車上下來的，都是城裡的祭司。”逆邪說道。

“他們的標誌有一個綠色的新月，這是 Vandros 的標誌。優伯琉斯用的是同一個記號，所以他們一定是他在這裡的伙伴。”她調查了亨特即興創作的結果。“看來你是對的。”

“我不喜歡這即將舉行的那種派對。”說著，亨特將下方剩餘士兵的武器變成了菜園品種，將俘虜的鎖鏈變成了月桂葉。囚犯們把他們分散到地上，舉起雙手，低頭看著自己和彼此，為自己突然的自由感到驚奇。

“看看天使如何成為報復和正義的工具！”  
胡信玄吼道。

但祭司們並沒有被嚇倒，齊聲舉起雙臂指向平台，他們的眼睛燃燒著一種奇怪的、敏銳的凝視，亨特立即感到不安，即使是在那個距離。然後他意識到自己癱瘓了。一道道火光向他飛來，但 VISAR 出手干預，將它們驅散成火花雲。亨特和牧師們之間似乎隔著一層閃閃發光的帷幕，他發現自己的感官又解凍了。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VISAR？”他在心裡喘著粗氣。

“他們找到了你。這個地方發生的事情比顯而易見的要多。”

“好吧，我們可以匹配那個行為。”亨特轉過身，用一根手指指著堆在木樁周圍的三堆柴火中的一根。預定的受害者已經消失了。“火。”堆點燃成壯觀的火焰。人群中傳出一陣竊竊私語。亨特轉過身來，誇張地交叉著雙臂，低頭看著祭司們，希望是一種高貴的蔑視。

這並沒有讓他們感到不安。“呸！那是你們上位神的力量嗎？”其中一個人嗤之以鼻。“見習天使！”他走上前，指著第二堆，重複了這個動作。人群歡呼起來。很明顯，他們支持主隊。

“試試這個，”亨特邀請道，然後不知從哪裡冒出一隻白鴿，飛在人群之上。

“幼稚。”牧師用一枚精準的靈能高射砲將它擊落。

亨特把第三堆和它的木樁變成了玫瑰叢，上面有一棵蘋果樹。祭司們用看不見的攪拌機把這批東西切碎。亨特把他們剛剛爬出來的馬車撞成了一堆零件。他們對他所站的平台做了同樣的事情，只有 VISAR 的快速乾預再次使他和 Nixie 免於加入仍在地面上整理自己的阿伽門農和他的同伴。

“他們是假先知召喚出來的惡魔。”似乎是負責人的權貴朝士兵們喊道。“殺異教徒。”士兵們把手裡拿著的園藝品扔到一邊，抓起人群遞來的手杖和棍棒。

“VISAR，這不起作用，”Hunt 用擔心的聲音說。“我們需要更壯觀的東西。”

“我可以拆散整個世界，但它會給你帶來什麼？  
你應該是有機心理學專家。”  
“請技術顧問進來。”

Porthik Eesyan 出現在 Hunt 和 Nixie 旁邊，他們站在平台的殘骸和燃燒的木頭前。他看起來像 Thurien 的自己，但 VISAR 紿他穿上了古埃及風格的衣服，穿著緊身的裙子服裝和高高的、向後突出的頭飾，適合加長的 Ganymean 頭骨。亨特認為在他突然登上舞台之前，他會像亨特本人一樣關注這些事件。

“惡魔們已經需要幫助了。”祭司長冷笑道。  
“一個有趣的困境，”Eesyan 對 Hunt 說。  
“把分析留到以後再說。我們該怎麼辦？  
“你的做法是錯誤的。魔術在這裡很正常。你是什麼  
做是不可能的，只是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對他們來說，這只是程度的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同：  
他們習慣了同樣的事情。”

“那你會怎麼做？”  
Eesyan 向 VISAR 致辭。“維度不變性隨速度的崩潰所施加的約束有多絕對？”

“基板的潛在動態經過優化以保持形狀，”  
維薩回答。“該算法使用先寫後擦協議來提供冗餘檢查以確保準確性。”

“所以有可能發生局部違規？”  
“當然。我可以改變算法。”  
然後 Hunt 意識到 Danchekker 的聲音在他腦海中說話，  
通過 Jevlen 上的耦合器觀察，並且可能是為了 Hunt 的利益而轉發，由 VISAR 提供。“我，  
啊，相信我知道這件事。VISAR，查看你的地球記錄，了解像布萊克浦和康尼島這樣的地方，你會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我認為我們可以使用您可以設計的盡可能精細的模型，並配備充足的小工具和機  
制。他們不必做任何實用的事情。”

“你確定嗎？”VISAR 聽起來很可疑。

“請按照我的建議去做。”

當 Hunt 意識到 Danchekker 得到的是什麼時，他本可以踢自己一腳在。這太明顯了。“沒有時間夢想一個全新的、內部一致的體驗世界，VISAR，”他說。“我們只需要利用現有的資源。”說著，他霸道的伸出手臂，指向了村子廣場的中央。

當一股力量開始將人們推開以創造一個清晰的區域時，人群中間響起了警報的叫喊聲。這個區域變大，變成了一個圓圈，它的周長無情地擴大，掃過更多擁擠、抗議的屍體，就像掃雪機前的雪，直到它有五十英尺或更寬。上方亮起一盞燈，照亮了整個廣場，空曠的圓圈開始變得朦朧，然後呈現出越來越深的紫色，直到充滿了看起來像是在翻騰的紫色煙霧。從煙霧中發出一種奇怪的、刺耳的管風琴音符的音樂，機械地攢動著，而在煙霧中，一隊模糊的形狀掠過，以一種奇怪的、重複的節奏上升和下降。士兵們忘記了囚犯，轉過頭來盯著看。就連祭司們似乎也不太確定自己，擔心地互相看了一眼。人群驚恐地向後退去。

然後，煙霧散去，揭開了 VISAR 的創造。旋轉！而這一次，亨特承認，即使以他對機器能力的經驗，VISAR 也超越了自己。這是他見過的最壯觀的嘉年華旋轉木馬，馬、公雞、天鵝和老虎都在一個巨大的、色彩鮮豔的華蓋下穿梭而過，而華蓋上裝飾著一排排閃爍的燈光。在這一切的中心，一個巨大的蒸汽 Wurlitzer 砰砰作響，飛輪旋轉，滑閥爆裂，軸和皮帶連接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 Rube Goldberg 組合，由搖擺曲柄、切分桿、波浪形凸輪、旋轉齒輪系和點頭組成挺桿，所有這些都以其複雜性和獨創性執行其互鎖運動的循環，甚至令亨特感到驚訝。

人群中夾雜著敬畏、敬畏和恐懼的聲音響起。祭司們目瞪口呆地站著。一些士兵跪倒在地，低下了頭，人群中也有人效仿。重新脫身的阿伽門農緩緩直起身子，瞪大了眼睛。一陣奇怪的、高亢的、高亢的歌聲從囚犯中傳出。

旋轉木馬開始減速，但音樂還在繼續。當轉盤在停止前進行最後一次旋轉時，它帶來了兩個人影，坐在一對動物身上。這是 VISAR 唯一能找到的放置它們的地方。

當亨特看到丹切克從一隻色彩鮮豔的孔雀身上走下來時，亨特的臉無法控制地咧嘴一笑，他穿著像羅馬參議員一樣的長袍，頭戴月桂樹葉製成的皇冠，但仍然戴著金邊眼鏡，顯得格格不入。在他身後，從一頭犀牛上下來的是吉娜，她穿著涼鞋，身穿簡單、單薄、樸素的女僕白裙子，只有上帝或者在這種情況下，VISAR 知道為什麼，手裡拿著一個酒罐。

現在不是猶豫或膽怯的時候。Danchekker 鎮定自若，莊嚴地挺直身子，走到轉盤的邊緣，站在那裡審視這一幕，就像一位從奧林匹斯山降臨的神。吉娜站在後面一步，而背景音樂逐漸消失。

“出色地？”沉默持續了幾秒後，他問道。“除了帶著那些令人惱火的、愚蠢的表情站在那裡，你就不能做得更好嗎？”

又過了好幾秒，一動不動，沒完沒了。

然後，考官自己單膝跪地，舉起雙臂，並大聲喊道：“萬歲，眾神之父！這一天，Hyperia 的魔法降臨到了 Waroth。果然被我們辱罵的師父說的是真的！”

“冰雹！冰雹！”Danchekker 前面人群中的那些人附和道，並俯伏在他們面前。

其他人接過哭聲。

“萬歲，眾神之父！”

“諸天之光！”

“旋轉物體的主人！”

Danchekker 踩到地上，向前邁了一步，等待著

讓吉娜跳到後面。然後，他在通常翻領所在的地方扣緊長袍，身後跟著他的奴隸，他威風凜凜地大步穿過廣場，人群散開，阿諛奉承的人在他經過時大聲讚美並跪倒在地。等他來到亨特、妮克希和伊斯安站的地方，回頭一看，整個廣場都跪倒在地。

穿過廣場，旋轉木馬又開始了，音樂又開始了。

Danchekker 看著並滿意地點點頭。“不，亨特博士。我，我寧願認為，是有機心理學的更好判斷者，”他說。

## 第五十六章

“發電機組 3 和 5 現在已達到全功率，可以切換到系統中，”來自 Uttan 另一部分的一名助手報告說。“七人作為後備準備待命。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

在真正的 JEVEX 主控制中心的主管椅子後面，Eubeleus 簡單地點了點頭。“這端怎麼看？”他問站在不遠處檢查報告和狀態指示器的伊杜安。

“匹配陽性。我們可以隨時啟動重返社會。”

Eubeleus 向後靠去，查看其他控制台和操作員位置地板周圍。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井然有序。在整個星球上，Thurien 傻瓜認為他們控制了 Uttan 系統，因為 JEVEX 被關閉並被隔離在遙遠的 Jevlen 上，甚至不知道他們就站在它的頂部。他們很快就會發現。

“裡面的活動怎麼樣？”

“上次我聯繫我們的先知時，他們進展順利，”伊杜安回答道。“他們正在為偉大的 auto-da-fé 圍捕所有異教徒。當他們開始出現時，他們應該全神貫注地為我們在 Jevlen 上做得很好。”

Eubeleus 又冷冷地點了點頭。當然，這些都不是真的。這只是 JEVEX 創建的一個精心設計的軟件模擬，用於訓練和定位它設計的將自身擴展到外部宇宙的軟件身份。但是當這些身份覆蓋了耦合到系統中的物理用戶的個性時，這些身份就變成了真實的。這就是 JEVEX 將其存在維度外化的方法。Eubeleus 毫不猶豫地稱讚這個解決方案是天才的壯舉。畢竟，他不是它的體現嗎？

“當先知宣布大覺醒的時候到了，我想自己控制他，”Eubeleus 說。“能夠參與該項目的高潮將是令人欣慰的。可以說是親自參與。”

“如你所願，”伊杜安同意道。

Eubeleus 以一種遙遠的目光注視著控制台，陷入了他罕見的反思情緒之一。“很難相信我們自己是這樣起源的。每次連接到其中一個時，我都會尋找任何懷舊的跡象，但實際上沒有。我不記得在我出現之前我在下面的任何事情。必須有 - ”

他的話被優先音打斷了

從控制台。他對著視頻點點頭。“是的？”

其中一個屏幕亮了起來，顯示出他在大樓其他地方的另一名助手的臉。“我很抱歉。我們有一個來自 Shiban PAC 的一年級學生，在 Jevlen。”

“很好。”圖像變為 Langerif 的臉。他看了擔心。“什麼？”尤貝琉斯問道。

“這裡剛剛傳來格雷維茨被暗殺的消息，”朗格里夫說。

Eubeleus 繞過椅子坐下，瞪著屏幕。“什麼時候發生的？你知道是誰幹的嗎？”

“就在一個多小時前，他在 Cerberan 的別墅裡。他跑北邊的人做到了：他們稱之為 Scirio 的人。”

“如何？”

“他們乘飛機降落並消滅了他和他的一群人墊。然後他們幾乎拆除了整個地方。沒有挑釁或警告。這是一場大屠殺。”

“我一直認為 Scirio 是可靠的。怎麼回事，又是他們一家的爭吵？”

“我們不確定。還有更多。來自城市的妓女，那個曾經在 PAC，她和他們在一起。我們有房屋監控系統的視頻記錄。”

“她一直在幫助人族的人，”Iduane 低聲說。他已經從站著的地方走過去，站在優比琉斯的椅子旁看著。

Langerif 從屏幕上點了點頭。“必須有某種聯繫，但此時此刻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尤貝琉斯的眉頭因懷疑而皺得更深了。“什麼樣的操作這個Scirio專攻？他問。

“有代價的保護和報復。自從 Ganymean 接管以來，他在奢侈品黑市上變得越來越大，特別是對於高收入的 headworlders。他經營著許多俱樂部，作為城市的前線。”

“頭界人？”Eubeleus 凝視著屏幕。然後他的表情慢慢地變成了一種驚恐。“這意味著他可以訪問 Uttan 的 i 頻道。進入 JEVEX。”

Langerif 與屏幕外的某個人交談，然後回頭看。“是的。顯然有好幾個。”

Eubeleus 在他的腦海中經歷了一系列事件來自 UNSA Hunt 和 Danchekker 的 Terran 科學家，他們都在挫敗聯邦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表面上作為科學的一部分來到 Jevlen

任務，結果證明這是一項臥底任務，目的是調查困擾耶夫林人的事情。在 Eubeleus 的人無法滲透的大量 PAC 瘆密工作之後，科學家們開始與所有人中的一個 khena 流氓打交道。他們會對什麼感興趣？但是 Scirio 可以訪問 JEVEX。而且 僅僅是巧合？ 他們剛和 Scirio 談過，他就消滅了一個覺醒者，碰巧的是，他本應在接管完成後立即清算 Ichena 的所有外部管理人員。

Eubeleus 猛地把頭轉向 Iduane。“開始 JEVEX 的重新整合。”

“現在？”

“立刻。一旦達到必要的水平，我要全面檢查所有核心功能。從 Jevlen 掃描活動的 i-space 鏈接並停用所有鏈接。” Eubeleus 回頭看著屏幕上的 Langerif。“獲取 Scirio 的所有具有功能耦合器的機構的列表。讓每個人都出來並關閉它們。所有這些，你明白了嗎？你會在其中一個找到那個女孩和失蹤的人族。當你這樣做時，將它們帶回 PAC。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得以任何方式訪問 JEVEX。

我希望這次在場的任何人都不會犯錯。”

## 第五十七章

旋轉木馬在村莊廣場明亮的燈光下歡快地旋轉著，  
載著一群狂喜的牧師、政要和士兵，其中包括騎著一匹帶紅韁繩的白馬的阿伽門農。

在其他地方，成群結隊的村民對 Newcomen 水泵和蒸汽機驚嘆不已，它配有直徑 10 英尺的帶齒飛輪、旋轉籠內的旋轉籠佈置、旋轉多芯海底電纜和百威啤酒啤酒裝瓶機。

Shingen-Hu，新的創世副領主，在 VISAR 的禮遇下打扮乾淨，換上一身新衣，與 Eesyan 並肩而立，雙臂抱在胸前，吸收新力量的奇妙，調整自己成為被選中的感覺代理人。 Thrax 和其他前異教徒站在一邊，虔誠地聽著真神的使者透露他們被派去傳遞的聖言。

“在我們弄清楚在另一端如何處理之前，我們不希望任何其他人從這裡崛起，”亨特告訴考官。 VISAR 創建的球體像徵性地代表 Entoverse，就像一個水晶球，說明了這一點。它的內部有一個當地世界的縮影，在外部周圍，有許多紅色的小人，被從他們頭上冒出來的線連接在一起。“外面還有其他生物，就像你一樣。每當有人從這裡出現時，其中一個就會被消滅。”水晶球內，一個迷你恩特騰空而起，消失在一根線中，片刻後出現在另一端，在外面。原本貼在那裡的紅色身影倒了下去，變成了黑色。

“必須犧牲一個天使來為每個出現在 Hyperia 的人騰出空間？”  
考官問，看起來很困擾。

“如果你想那樣說，是的，”亨特說。

“此外，Warothian 精神結構與人類神經系統之間似乎存在某些兼容性問題，這經常導致崩潰並使轉移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Danchekker 告訴考官。考官恭敬地點點頭，還沒有掌握這種新教會語言的複雜之處。

“新出現在海伯利亞的天使們經常會遇到麻煩，”妮希補充道。一種跟在考官身後，村長恭恭敬敬的跟了上去。

“那預言中的大覺醒呢？”考官問道。“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麼將有許多天使墜落，偉大的將

我們群眾因加入復興者而遭殃。”

“這是什麼大覺醒？”吉娜問道。

考官似乎很驚訝。“女神不知道嗎？”

“她的意思是，給你的版本是什麼？”亨特解釋道。

“Ethendor，墮落眾神的工具，預言了一場偉大的覺醒，屆時群星將再次閃耀，電流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人們將成群結隊地湧入 Hyperia，”考官背誦道。

“入侵，”亨特看著其他人說。“看起來我們好像正確的。Eubeleus 準備好讓他們成群結隊地出來。”

“這應該在什麼時候發生？”Danchekker 問道；然後他急忙補充說：“根據你被告知的。”

“當太陽再次閃耀，白晝重現

Waroth 的土地，”考官回答道。“是這麼說的。”

Hunt看著Nixie，一臉嚴肅。“這個 Ethendor 是誰？”

“這片區域的主城奧雷納什的大祭司。顯然他下令這些傢伙正在對 Shingen-Hu 和其他人進行鎮壓。”

“這個地方在哪？”

“我們離奧雷納什有多遠？”妮邪問村長。

“乘坐 drodhz 雪橇半天。”村長顯然認為眾神應該知道；但他不打算把它當成問題。

“然後這就是一切發生的地方，”亨特說。“我們可以離開狂歡節在這裡，繼續我們的路。時間可能不多了。”

考官聽著越來越疑惑。“你一定要去奧雷納什？那麼Ethendor侍奉的黑暗主宰還沒有真正隕落？”

亨特搖搖頭。“恐怕還沒有。我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但至少這讓我們對如何著手有了更好的想法。”他看著 Danchekker 和 Gina。“我認為最好的事情是

就在這時，村長忽然指了指天空。“星星！看，星星回來了！”

所有人都抬起頭來。“VISAR，切斷燈光，”片刻後亨特說道。出現在村莊廣場周圍的柱子上的燈熄滅了。幾顆明亮的星星在昏暗的天空中閃爍。“我們到的時候那些人在嗎？”

亨特問尼克西。

“我不確定。我沒注意到，”她承認道。

“Eesyan，你是不是……”Hunt 的聲音隨著 Wurlitzer 音樂在背景突然停止。他轉身看著廣場對面。旋轉木馬已經停下來，將旋轉木馬中受驚的乘客向前推到他們坐騎的脖子上，有時還推到地板上。

蒸汽機、絞線機和裝瓶機都靜靜地靜止不動。人群中已經有人不滿的嘀咕了起來，面面相覷。“這是怎麼回事？”亨特問道，困惑地把頭往後一仰。

“它們只是道具，”Eesyan 說，但用一種困惑而遙遠的聲音說，好像還在努力自己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內部動機來源。VISAR 導致他們在外部運作。”

“VISAR，這是什麼意思？”丹切克問道。

亨特等著，然後不安地看著丹切克。“維薩？”他重複道。  
沒有回應。

吉娜突然驚慌地搖了搖頭，因為她的暗示襲來。“我們失去聯繫了？”她說，把頭轉向伊斯揚。“你的意思是我們不再有 VISAR 來支持我們了？”

“比那更糟，”Thurien 陰沉地告訴他們。“我們沒有退路。”

受 Ichena 僱傭的耶夫林工程師 Keshen 大惑不解，皺起了眉頭  
監視器顯示，並反覆刺穿纜車後部通訊室的面板控制。“這是什麼？連接消失了。”

Scirio 聽到外面房間的騷動，他坐在一張桌子旁，與 Murray 和幾個 khena 搶了一杯飲料。皺著眉頭，起身走了過去。“它是什麼？”他隔著門口問道。

“Thurien 的光束已經下降。我們也失去了與 JEVEX 的聯繫。”克神往後一坐，雙手一甩。“而已。齊爾奇。

“你無能為力嗎？”

“我能做什麼？有人切斷了鏈接。他們死了。”

後面的房間裡，其他人都站了起來。西里奧咬著嘴唇，憤怒地想著。他沒想到反應這麼快。也許 Grevetz 有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關係。他們需要成為高層聯繫才能發生這種情況。他支持了聽起來像是獲勝的一方；現在一團糟。這些人族所說的來自 JEVEX 內部的怪物是否已經擁有了整個城市？

一直在接待處外出的俱樂部經理 Fendro 爆發了  
從前面的通道穿過門進入俱樂部主休息室的遠端。

“老闆！老闆！西里奧在哪裡？

Scirio 回到休息室。“什麼？”

Fendro 興奮地指著正門。“警察！有

外面的警察就像行走的大砲。沒有混亂。我是說，他們進來了！”一連串堅實的震盪聲從俱樂部前方響起，強調了這一點。

另一名工作人員從後面出現。“他們把院子蓋好了。  
那樣是沒有出路的。

“該死，”Scirio 咕噥道。他現在惹了什麼事？“好吧，看，帶幾個人，回到前面，試著把他們拖在那裡。速球球，比恩斯，當芬迪撤退時，在這裡挖洞掩護芬迪。我們會繼續上塔搬出靈車。一旦你在盒子上聽到三聲嗶嗶聲就分開。如果必須的話，吹這個地方來舉行他們。

默里沿著走廊朝展位的方向揮手致意。“那些在裡面做夢的人呢？”

“你把它們帶到了這裡。他們是你的問題。如果你想讓他們離開這裡，就讓他們上塔。我們要出去了。”

在 Thurien，在主要城市 Thurios 的政府中心，Calazar 對其他一直在關注村里發生的事件的其他人感到困惑。實際上，他們仍然在不同地點耦合到 VISAR，包括華盛頓的 Caldwell 和 Geerbaine 的 Shapieron 上的 Leyel Torres，而不是他們認為的在同一個房間裡。

“VISAR，發生什麼事了？”他要求。

“通過 Jevlen 的 i-space 鏈接的通道已被切斷。我無法訪問那裡，也無法訪問 JEVEX。”

“你是說你失去了他們？他們不是還在嗎？”考德威爾並沒有完全遵循 Thuriens 和 VISAR 之間關於自主人格轉移和臨時狀態暫停的技術對話。

“它們都還在那裡，並在 Entoverse 中發揮作用，”VISAR 回答道。  
“但我不能再用它與他們交談或操縱事件了。”

考德威爾看起來很困惑。“但那些只是……‘副本’，或其他什麼，不是嗎？原來的人還在耦合器裡吧？”

“是的，”VISAR 說。“但一個通道的容量不足以讓我持續實時更新原始角色 在耦合器中的身體內部。因此，他們處於暫停狀態。我寫入 Ent 替代物的轉換版本是唯一作為連貫的、有意識的身份發揮作用的版本。實際上，它們就在那裡：在 Uttan 的矩陣內部。”

考德威爾仍然不確定。“但是耦合器中的物體仍然含有原來的個性，當然。不會獨立復活吧？”

“他們會復活，是的，”VISAR 說。“但是不知道什麼

發生在 Entoverse 的代理人身上。”

“那我們就沒事了” Caldwell 注意到了 Thuriens 臉上的表情。

“不？為什麼不？”

“我認為你不太明白我們的意思，Gregg，”Calazar 說。“就我們而言就此而言，自從轉移到 Entoverse 之後，VISAR 在那裡創造的生物就其自身而言是真實的、真實的身份，就像任何其他 Ent 一樣。他們是否起源於 Exoverse 中存在的其他生物的精神克隆是無關緊要的。他們被困在那裡，我們無法把他們弄出來。”

“好吧，去把他們打死，”VISAR 的聲音說。“輪到你了。”

亨特不自覺地緊張起來……然後，當大腦被機器輸入的感覺所淹沒時，那種遙遠的、夢幻般的感覺突然離開了他。他睜開眼睛，滿臉疑惑。“維薩？”亭子裡一片寂靜。他在躺椅上坐了起來。三個被鎖在木樁上的驚恐身影，劊子手拿著刀朝他們逼近，衣衫襤褸的先知在下面大喊大叫的畫面在他的腦海中仍然歷歷在目。

出了什麼問題？

門開了，默里出現了，瘋狂地打著手勢。遙遠的劉海伴隨著奔跑的脚步聲和更多的說話聲，整個大樓都在迴盪，就像爆炸一樣。“動起來！每個人都出去了。我們有警察過來開槍。”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亨特喘著粗氣，跳了起來。

“誰知道？”

“維薩？”亨特最後打了一次電話，以確保萬無一失。沒有什麼。

“算了，”當他再次消失時，默里向後一仰。

“你被切斷了。”

亨特來到走廊。Nixie 已經在那裡，Gina 正在出現從另一個攤位，穆雷從相鄰的門拖著 Danchekker。Dreadnought 和其他幾個 Ichena 拿著武器跑了過去。工程師凱申 (Keshen) 正從俱樂部匆匆走過，西里奧 (Scirio) 跟在他身後，大聲喊著命令。

“這是怎麼回事？”吉娜問道。“那三個人？什麼？現在沒時間了，”默里打斷道。“我們這裡有一場戰爭。每個人備份塔。我們坐靈車出去。”

Nixie 和 Gina 跟著 Keshen 匆匆離去，Danchekker 看了一眼手錶。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種奇怪的表情。就在亨特正要跟上其他人的時候，他抓住了亨特的袖子。“我不確定現在是否有必要擔心這三個不幸的人，”他說。“情節到

我認為你指的是歷史。”

“你在說什麼？”亨特問道。

Danchekker 敲了敲手錶。“我們大約在  
1420 小時，不是嗎？”

“沒錯，”默里確認道，在他努力移動時抓住了要點  
他們跟在其他人之後。“那是問題嗎？”

“我們在那些隔間里呆了多久？”亨特問道。

“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為什麼？這一切有什麼奧秘？趁我們還抓著他  
們，就把我們的驢子搬離這裡吧。”

## 第五十八章

慢慢地，當考官抬頭凝視天空時，他明白了這些跡象意味著什麼。當他意識到自己是如何被欺騙時，憤怒在他心中升起。是 Ethendor 預言了群星將重返天空。群星一開始回歸，這些自稱是更高神靈使者的陌生人的力量就拋棄了他們。

所以那些花樣和玩具根本就不可能是上位神的傑作。它是次等諸神企圖欺騙 Waroth 的人民放棄他們應有的命運的大覺醒。因為忠實的軍團會消滅玷污海波里亞的虛假神的追隨者，而虛假神害怕了。現在他都清楚了。發生在 Rakashym 村的事件被允許作為大覺醒前對考官信仰的最後考驗。他不會失敗的。

他將目光轉回那些被偽神扔進來的人偶身上。他的道路使他偏離路線。他們現在看起來笨拙而愚蠢，暴露出他們的無能。“神”，他們沒有聽說過大覺醒或埃森多，也不知道奧雷納什在哪裡。廣場對面，牧師和士兵從施了他們的咒語中解脫出來，正回來，而村民們則陰鬱而憤恨地圍在他們身後。

“我們使用的力量通過渠道流入這裡。”第一個已經開始了，聽起來像是懇求的開始。

“安靜！”考官輕蔑地揮手打斷了他。“你暴露在你的背信棄義中。

和他一起出現的女子做了一個懇求的手勢。“看，你必須相信這些人說的話。我知道。我是你們中的一員，來自 Waroth。我從他們控制的力量中出現並回來了……”

考官轉過身去。“這些是暴露的騙子！在我們前面，”他向人群喊道。“Ethendor 確實說的是真的。”眾人回應：“騙子！”

“邪惡的僕人！”

“必須清除 Rakashym 的污點。”  
“拿走這些！拿走這些！”

考官對出現在最前面的阿伽門農說話。  
士兵們正在等待命令。“抓住他們，捆綁他們。重建柴堆。每一個被俘的假先知，除了那些

二。”他指著 Shingen-Hu 和 Thrax。 “Rakashym 將充滿燃燒。”他指出了他挑出的兩個，以及次級神派來的五個冒名頂替者。 “他們將與我們一起返回奧雷納什，參加埃森多準備的特殊慶祝活動。應該會很有趣。”

士兵們進來將兩組人分開。當他們開始移動時，亨特踩到了拆卸的馬車上的一個跑步者的一塊碎片。他的腳像踩到皮球一樣滑向一邊，使他失去平衡，痛苦地單膝跪地。

“自稱上位神使者！”考官指著人群向人群喊道。“連小孩子都不知道鞋革會被 mobilium 排斥嗎？”眾人嘲諷地笑了起來。

Shingen-Hu 紛忙幫助 Hunt 站起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偷偷地撿起幾塊破碎的動質合金碎片，把它們藏在長袍的褶皺裡。

從 Thurien，Calazar 能夠通過 VISAR 聯繫 Uttan 上的 Parygol。但 Parygol 隨後發現，他的 Thurien 看守部隊與地球其他地方的聯繫被切斷了，他們佔據的設施，他們認為控制著地球的工業園區及其與基於 Jevlen 的 JEVEX 的聯繫，突然無法運作。Eubeleus 從別處獲得了系統的控制權。

Porthik Eesyan，他佔用了一個仍然連接到 VISAR 的耦合器，並且已經“加入”了卡拉薩爾等人，確認了他們對情況的了解。“是的，這就是它的工作方式。此刻，還有另一個版本的我仍在 Entoverse 中發揮作用。當然，還有所有其他版本的我。

知道它是一種奇怪的感覺。”

“而且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你 - 另一個你們中的一個 被調進來了？”考德威爾檢查過。

“不。當代理被刪除並且原件被重新激活時，更新將會生效，”Eesyan 說。“但斷開連接發生得太突然了。”

一陣長久的、沉思的沉默。

“沒有 VISAR，他們會在那裡遇到麻煩，”Calazar 最後平靜地說。

“我知道這一點，”Eesyan 回答道。他的聲音異常尖銳  
尖銳的 Thurien。“我碰巧在這件事上有相當個人的利害關係。”

“我很抱歉，”Calazar 承認道。

考德威爾坐在那裡，他那崎嶇的下巴下垂成一條直線，一言不發。知道原來的亨特、丹切克、馬林女人和耶夫林女孩完好無損，在地球上的某個地方走來走去

傑夫倫並沒有安慰。正如 Calazar 所說，代理人現在完全一樣真實。考德威爾不喜歡這個在他意識邊緣揮之不去的想法，他知道他拒絕完全正視這個想法：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消耗品”的暗示。他一點都不喜歡。

Shapieron 號的代理指揮官 Leyel Torres 看著一張又一張的臉。“我們必須做點什麼，”他簡單地說。

“如果沒有與 JEVEX 的另一個鏈接，我完全不確定我們能做些什麼，”Calazar 回答道。

托雷斯坐立不安，顯然不滿意。“亨特是如何設法獲得我們確實擁有的鏈接的？”他問。

“不知何故通過了 Jevlenese 犯罪團伙，”Eesyan 回答道。

“如果我們與他們恢復聯繫，他們還能再做一次嗎？”

“只有他們知道。他們在石板的某個地方很鬆散。”

托雷斯想了想。“VISAR，你有聯繫的時候知道 Hunt 在 Shiban 的什麼地方嗎？”

“幾乎可以肯定是他們找到堡盟的那個俱樂部，”VISAR 回答道。

“ZORAC 已經從它的通信路由代碼中找到了它在城市規劃中的位置。”

托雷斯死死地盯著地板，然後突然抬起頭來，神情堅定。

“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做，”他說。“對不起，先生們。VISAR，斷開連接。”他立刻回到了安裝在 Shapieron 上的一個神經耦合器中。他起身，離開房間，走進船的指揮甲板。待命的船員們在他們的崗位上騷動起來。

“ZORAC，報告船的狀態，”他喊道。

“按照指示，準備起飛。”

“準備立即起飛。”

“是，是，先生！”

在 Shiban 的行星管理中心內，Garuth 被帶到通訊室，旁邊是他最近的辦公套房。位於地板中央的一家銀行的主屏幕之一顯示了 Eubeleus 在 Uttan 地表深處的控制中心。Eubeleus 獲得了 JEVEX 的控制權，JEVEX 現在正在運行並引導 i 空間鏈路攜帶通道進入 PAC；Thurien 佔領軍被一個虛擬系統愚弄了，現在被孤立了。

“我想讓你在這裡見證你在耶夫倫的傻事是徒勞的，以及我們最終勝利的第一階段，”朗格里夫在他的隨行軍官中間幸災樂禍。“我們的報告是，我們在軸心國追隨者中建立起來的熱情很好地達到了目的。有

現在有成千上萬的耦合器，熱切地等待 JEVEX 承諾的修復。一旦得知諾言已經兌現，將有數萬、數十萬人跟進。到今晚我們就會拿下石板。到明天，傑夫倫。”

Garuth 冷酷地保持沉默，但當 Eubeleus 本人出現在屏幕上時，他轉移了注意力。“與你上次遇到 Jevlenese 時截然不同的事態，”Eubeleus 說。“這次你不是在和那些試圖建立聯邦的傻瓜打交道。你真的相信你可以對抗一種本質上註定要取代你的智慧的表現嗎？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期待更多的反應。“我相信你知道 JEVEX 設計的將自己投射到外部宇宙的方法，像我這樣的人有幸成為原型。”

加魯斯什麼也沒說。

在 Uttan 上，一名助手走近並在不遠處停下，做出手勢以引起 Eubeleus 的注意。Eubeleus 轉過身，詢問地抬起下巴。助理向前走了一步。“伊杜安現在正在與先知溝通。城裡一切都準備好了。”

Eubeleus 點點頭，回頭看著顯示 Garuth 的屏幕。“沒關係。你很快就會親眼看到，”他說。把助手和其他人留在屏風旁邊，他轉身離開，穿過地板來到通往耦合器組的門前。在遠處的通道裡，他遇到了從另一邊走來的伊杜安。

“一切就緒，”伊杜安說。“先知正在等待。”

“在控制中心接管，”Eubeleus 說，然後繼續朝隔間走去。

Iduane 進入控制中心。當他從地板周圍的高架走廊下方經過時，他看到仍然對 Jevlen 敞開的屏幕周圍爆發出驚愕，並加快了步伐。

“發生了什麼？”他加入小組時要求。他看到在 PAC 上顯示 Langerif 和 Garuth 的屏幕旁邊出現了另一個屏幕。這是 Geerbaine 的 Thurien 太空港的外景。他一眼就認出了沙皮隆號半英里高的圓滑、明確無誤的塔樓，它有獨特的後掠式尾鰭，在整個加尼米亞人存在期間它一直佔據著的平台上。但現在它在移動，起初緩慢向上滑動，但就在他注視的時候加快了速度。

“發生了什麼？”“他要求，匆忙穿過並加入該組織。

一名助手不必要地做了個手勢。“Shapieron，在耶夫倫。它起飛了！”

在顯示 PAC 的屏幕上，Langerif 困惑地搖著頭。 “這一秒剛從格爾班那里傳來消息。沒有警告，什麼都沒有。

剛剛起飛。”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知道。”

Iduane 將頭轉向助手。 “快去包間。把領導叫回來。先別讓他耦合進系統。”助理點點頭離開了

一次跑步。

在 Geerbaine 的屏幕上，視圖已更改為另一個顯示  
星艦巨大的身影再次減速，變成一個黑色的剪影，看起來像一隻奇異的鳥，盤旋在石板的天際線  
上方，城市在下面的背景中似乎被透視縮小了。船頭保持向上，開始在城市上空緩慢地側向移動。

手持聖器和綠色新月會標誌的人群擠滿了范德羅斯神廟的前院，並從城門通向地面的大  
門湧出。天空中，星星開始重新出現；聶魯的臉色變好了。大覺醒的日子臨近了。

在神廟台階下的石台上，第一批顫抖的受害者已經被帶到了木樁、絞刑架、石塊和祭壇前。劊子手已經  
準備就緒，等待天亮和命令下達。

在上方，在台階頂部的平台上，埃森多站在他的祭司和先知隨從身邊，張開雙臂期待地站著……  
但變得更加困惑。就在片刻之前，那個聲音再次在他的腦海中說話，承諾時間即將到來，一位偉大的靈  
魂將與埃森多交談，確認他作為被選中的先知的地位。但是大精靈不僅沒有出現，而且還沒有出現。現  
在 Ethendor 也沒有從聲音那裡得到任何回應。

“眾神怎麼了？”大先知喃喃自語，走近他身後。 “你汲取的電流還在流動，但它已經減弱  
為閃爍。”

“我不知道，”埃森多回答道。 “考官和他的火車回城了嗎？”

另一位祭司與一位小祭司商量，小祭司轉向盤旋在拱門後面的信使。 “他們還在大門口  
等著，聖者啊，”祭司回答道。

毫無疑問，就是這樣，Ethendor 心想。眾神會等到  
所有要人和異教徒都出席了贖罪儀式。

“我們必須等待他們，”埃森多說。“帶領人們進行更多的祈禱和奉獻。當那個聲音再次對我說話時，我會回來。”說著，他又回到了神殿之中。

優比琉斯和前來接他的助手一起出現在控制中心的側門。他趕忙走過去，從吉爾拜恩那裡看到了沙皮龍號緩緩飄過希班上空的景象。“他們在那艘船上做什麼？”他問道，同時將目光轉向了Garuth，他仍然和Langerif站在另一個屏幕上。

在PAC通訊室裡，即使剛才還籠罩著他的絕望，Garuth還是在看到他的船在運動以及它帶來的其他人仍在做某事的信息時感到一陣興奮。儘管至於它可能會做什麼是的，他和其他人一樣迷惑不解。他回頭看了看尤貝琉斯從烏坦的屏幕上瞪眼的地方。“你會親眼看到的，很快，”他回答道。

Ganymeans每隻手都有雙拇指。在他的背後，加魯斯穿過所有四個。

## 第五十九章

煙塵從通向的門口湧入樓道  
到俱樂部的主休息室。聽起來好像這個地方正在被拆除。  
Hunt 和 Danchekker 忘記了失去的時間可能會發生什麼，Hunt 和 Danchekker 匆匆  
帶著 Murray 回到其他人走的後出口，這是他們從塔樓電梯進入的那個出口。當他們開始  
穿過走廊上外面的樓梯時，俱樂部經理 Fendro 趕上了他們。

當他們四人走近電梯所在大廳的開口時，他們看到吉娜和尼克西以及工程師凱申站在角  
落裡。喊叫聲和槍聲從前方傳來。亨特停下腳步，凝視著大廳。其中一扇電梯門是開著的，裡  
面有幾名凱納人，正在與一些躲在從遠處打開的走廊裡掩護的警察交火。一個 Ichena 倒下  
了，阻止了門的關閉。嘗試穿過開闊的地板是不可能的。

Fendro 對 Murray 大喊了些什麼，然後沿著畫廊走回去，做了個手勢。“他說  
那邊還有一部電梯，”默里告訴其他人。

“服務豎井之類的。來吧。”他揮手示意妮希和吉娜先走，然後丹徹克爾和凱申跟在後  
面。亨特又等了幾秒，查看大廳裡的情況。電梯裡的某個人出現了足夠長的時間，足以將屍  
體拖到地板上，被撞到自己並被其他人拖回裡面，然後門關上了。亨特轉身追上了克神遠去  
的身影。

其餘的人在電梯外一條狹窄的側通道裡等他。汽車就在他來的時候到了，他們全都  
擠了進去。芬德羅用耶夫林語下了命令，然後他們開始上山。Danchekker 臉紅了，氣  
喘吁籲，Hunt 可以看到他靠在汽車後壁上讓自己呼吸。吉娜充滿了腎上腺素，準備好迎接任  
何事情。默里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為什麼生活總是對我做這樣的事情？看。妮希似乎泰然  
自若，從容應對。

“看起來 Scirio 可能失算了，”默里說。“我猜他的朋友是  
比他想像的還要難過一點。”

“他支持看起來像是獲勝的一方。我認為他很不高興，”亨特回答道。

“我認為我們與 VISAR 的通信再次終止

在可預見的未來，”Danchekker 在喘息和喘息之間控制著。 “真不幸。”

“當事情冷卻下來時，我們有沒有機會回到那裡？”  
亨特問默里。默里譯為克申。克神應了一聲，芬卓又補充了一句，揮了揮手，搖了搖頭。

“聽起來似乎沒有什麼意義，”默里說。 “看來那裡的硬件除了在裡面種矮牽牛外沒有什麼用處。”

吉娜困惑地看著亨特和丹切克。 “我不確定我明白髮生了什麼，”她說。 “是否還有其他版本的我們仍在 Entoverse 中 仍在運作？還是當連接被切斷時它們就消失了？或者我們到底有沒有到過那裡？我很困惑。”

“我也不確定我是否理解它，”亨特告訴她。  
芬德羅喃喃自語了一句聽上去像是宿命論的話，然後他的眼睛瞬間向上看了看。

“那是什麼？”亨特問道。  
“他說，現在只需要靈車不要啟動，”默里回答道。  
“那不就是為了這一天，是吧？你知道嗎？有 Jev 機械師負責，這可能不會那麼有趣。”

電梯砰的一聲停了下來，所有人都失去了平衡。 Fendro 咕噥了幾句，然後控制計算機回復了。出事了。

“停電了，”默里說。 “要么有人按下開關，要么樓下的東西壞了。”他們感覺到汽車又開始下降，但只是為了與下面的隔壁門對齊。一個緊急制動器將它鎖定在適當的位置，然後門打開了。 Fendro 帶著他們跑到一些樓梯上，把雜亂無章的話扔回他的肩膀上，聽起來好像他正處於恐慌的邊緣。 “還有三個級別，”默里補充道。 “西里奧不會等的。” Danchekker 靠在第一層底部的門框上，閉上眼睛一秒鐘，長長地吸了一口氣，然後以瘦長的速度跳了起來。亨特留在他身後，準備在需要時提供幫助。

第三層樓頂的一扇門把他們帶到了光禿禿的灰色入口  
牆壁有划痕的大廳。在他們前面，通向著陸平台的外門是開著的，透過門，他們可以看到靈車正在轉彎準備起飛，一個凱納從門口爬進來，還有兩個緊跟在他身後。當這群人從樓梯上走到空曠的地方時，克申跑在前面，揮舞著手臂，指著其他人，顯然是想讓西里奧再拖延幾秒鐘。

但是當凱申走到門口時，西里奧的聲音從裡面喊了出來，而  
工藝開始移動。克神想跳，但無畏出現在門口把他踢開。克神剛起身，門就砰的一聲關上了

靈車加速駛離月台邊緣。亨特和其他人看著它轉入一個轉彎的爬坡，困惑地停了下來。亨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站在原地，無助地看著，而芬德羅跑在前面，揮舞著手臂大喊著。

然後妮希喊了一聲，指了指一邊的一個方向。一群漆黑的流線型身影正俯衝而下，從不同的方向散開，圍攏還在升起的靈車周圍。

“Shiban PD 傳單，”默里喊道。“看起來我們的朋友可能在狗屎溪上。”

靈車也看到了他們，躲閃地轉身離去。面板在它的側面打開，露出小型球形砲塔，每個砲塔都安裝了一對短管武器槍口。亨特猜測，這與隱藏在對格雷維茨的攻擊的私人飛行器中的槍口相似。兩艘警用艇開火，但效果不明顯。靈車的一個砲塔中閃回一道黃色的流光，但被短暫出現在警用飛行員面前的一片閃閃發光的紫羅蘭色擋住了。靈車轉身向後俯衝，使它靠近塔的上部。另一架警察飛行器開火，擊中了大樓，碎片如雨點般落到平台上，亨特和其他人仍在註視著，看得入迷。

“躲起來，”亨特喊道，猛地掙脫出來並向其他人揮手。

他們跑回入口處，Fendro 帶頭。在裡面大廳的盡頭，第一個身穿黃色制服的人正小心翼翼地從樓梯間的門裡走出來。

當凱申走到他身邊時，芬德羅轉過身來。“這不好。他們在這裡，”他陰沉地說。

在上方，靈車在進入另一個轉彎時同時受到兩次爆炸的襲擊。它在橙色的光和黑色的煙霧中爆炸，殘餘物像瀑布一樣傾瀉在城市上空。

在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上，Leyel Torres 和一群船員站在一起，看著船尾攝像頭拍攝的景色，顯示城市的上層尖頂和屋頂從下面滑過。一個全息地板投影顯示了一張船懸停在下面的樓層和建築物的剖視圖上方的圖像，從 ZORAC 存儲的城市計劃中檢索到。顯示在船下方區域內的閃爍符號集中在一個由相互連接的建築群底部的小巷和小巷組成的迷宮中，這些建築群合併成一個階梯狀的塔樓。這座塔聳立在城市一部分被高高的外冠覆蓋的幾條寬闊交通走廊的交匯處。

“俱樂部就在下面，”ZORAC 說。“探測器三正在註冊以該地區為中心的大量警察活動。”夏皮隆的幾個探測器在上方盤旋了一段距離，擺脫了耶夫林人在格爾班周圍設置的干擾幕，正在收集城市上空的雜散通信。

“我們確定這部分的頂篷是輕質結構的？”一名警官檢查。“上面不會有人嗎？”

“這就是計劃顯示的內容，”托雷斯證實。他飛快地看了一眼公司周邊。“我們必須試一試。”

“警察傳單和總部之間的信息交換，”ZORAC 報導。“聽起來他們好像在攻擊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配置外部應力場？”托雷斯問道。

“足以阻止重大跌倒並重定向到城市限制之外，”

索拉克回答道。“可能會有一些局部周邊影響。”Shapieron 的驅動器在船周圍創造了一個扭曲的時空區域。

ZORAC 說它可以將外部場塑造成一個力區，將物體投射到附近。

托雷斯看著其他軍官。“完全是我的決定，”他說。

“ZORAC，按照規定執行計劃。我們進去了。”

“杰羅尼莫！”佐拉克回應道。

“什麼？”

“這是 Terran 傘兵在作戰時使用的表達方式，回到他們打仗的日子，”ZORAC 解釋道。“這似乎很合適。”

“請駕駛這艘船。”

“是的先生。”

在 PAC 內部，Langerif 困惑地看著從那裡轉播的場景。外面，隨著盤旋在城市上空的巨大星艦開始下降。音頻中傳來負責格爾班的首領激動的聲音。“我不知道它在做什麼……它似乎又在下降。這不可能！它會降落在上面。”在視圖中，Shapieron 正下方的一部分城市樹冠被拉起並破碎成碎片，向上飛出視線。聲音變得狂暴起來。“不，它沒有減速！它在做什麼？我不相信這個。直接下山了！”

“那裡發生了什麼？”Eubeleus 在 Uttan 的屏幕上尖叫。

“我認為註定要取代我們的情報可能已經註銷了我們

有點太早了，”加魯斯邊看邊說。他設法讓它聽起來令人滿意地神秘。事實上，他一點也不知道。

他們停了下來，被打敗了。無處可去，沒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了。

然後 Hunt 意識到 Gina 正在註視著他，難以置信地指著他。他轉身看到，幾乎在他們頭頂上方的仿天有一段已經變暗，向內隆起。幾秒鐘後，它分裂成巨大的頂篷和支撐結構，分崩離析，不自然地向側面分開而不是掉落，然後向上消失，就像被一個巨大的吸塵器吸走一樣。與此同時，耶夫林人的聲音像雷聲一樣在整個城市炸開。亨特的頭轉向默里。

默里感到困惑。“它告訴人們要躲起來。我不 耶穌基督！”

亨特回頭看了看。在外面淡綠色的映襯下，一個巨大的形狀由一個扭曲的十字形組成，固定在一個巨大的流線型塔上，在透視的急劇縮短下，塔從天篷上的洞裡縮進了天空。一陣急促的空氣在他們耳邊響起，隨著上面的天篷繼續彎曲和撕裂，小碎屑從上面的建築物表面散落下來並彈開。

“該死的飛船！”默里嘶啞地喊道。“宇宙飛船降落  
穿過該死的屋頂！”

“那是夏皮隆！”吉娜茫然地喊道。“Vic，是 Ganymedes！”  
星艦像戰艦一樣從盤旋的警察飛行器中降落  
散落的小魚填滿了城市屋頂上方的空間。  
“我的上帝！”Danchekker 驚呼道，抬頭凝視著四個彎曲的、後掠的鰭之間的大教堂般的空間，就在它們的頭頂上方一秒一秒地擴大。包含入口鎖的主體的可伸縮最後部分已經向下滑動。

擴音器的聲音響起，沒有之前那麼響亮，而且是英語。  
“就是他們，比我們希望的幸運。好的，維克，我們再見。讓所有人都過去。  
我在開門。”聽到計算機的聲音，亨特從未如此高興過。

Murray 對 Fendro 大喊大叫，Fendro 從恐懼中走出來，按下了入口處蓋板內的按鈕。門關上了，切斷了開始向前穿過大廳的警察。亨特已經催促其他人回到著陸平台。

Shapieron 無法機動到足夠靠近建築物以降低其後部在平台上，但懸在頭頂，打開的入口剛好越過邊緣，距離下方不遠。吉娜來到欄杆旁，低頭看著船尾之間似乎無底的空隙。

船的一部分懸掛在太空中，塔的下部懸垂在平台下方。在打開的鎖內，加尼米亞人正在瘋狂地打手勢。

“沒關係，”ZORAC 的聲音鼓勵道。“你在一個成形的領域。我帶你進去。”

亨特催促她爬上護欄。她有意識地想這樣做，但某種根深蒂固、原始的求生本能阻止了她。她無力地搖了搖頭。“我不確定我能做到。”

妮希敏捷地爬到她的另一邊，停頓了一下，然後  
然後向前衝去。一生製約的所有經驗和本能告訴吉娜，妮希不應該成功；但是看不見的力量引導著  
她，她輕輕地降落在夏皮隆號內。

吉娜咽了嚥口水，看了亨特一眼。

他點了點頭。“繼續！”

她把所有其他想法都從腦海中擠出來，從欄杆上傾斜了下來，完全沒有注意到背後推動她移動的力量。

Danchekker 搖搖晃晃地爬了上去。“如果我們在這之後設法返回  
逃跑，我會用鮮花迎接 Mulling 女士，”他對 Hunt 喃喃自語，然後跳了起來。

就在克神追上去的時候，芬卓回頭一看，驚呼一聲。  
“我們永遠做不到！”

亨特轉過頭。大樓的門又開了，警察衝到站台上。“走！”他大喊，把克申推開。但芬德羅是對的：還有三個人要走，一些警察已經在舉起武器。

然後，Shapieron 的一個探測器發出咆哮、嗖嗖的聲音向下俯衝，平地飛過平台，以頭部高度飛過平台，直奔門口，就像一名戰鬥機在掃射時一樣。警察在驚恐的叫喊聲中四散開來，有的躲開，有的退到門口。在最後一刻，探測器折斷並向上剝落，掠過塔面幾英尺的地方，然後開始轉向另一個

跑步。

默里和芬德羅爬上了欄杆，亨特回頭時兩人一起消失了。亨特最後一次回頭看了一眼，然後撲向他們。有那麼一瞬間，他似乎懸在深淵上方的半空中，然後他並沒有真正意識到發生了什麼，雙手在夏皮隆內穩住了他。

“都上船了，”ZORAC 的聲音從某處傳來。“有人想改變主意嗎？不？那我們就離開這裡吧。下一站，軌道。卡拉扎和

考德威爾通過 VISAR 到達指揮艙，等著和你談談。”

亨特從一個加尼米斯人那裡接受了一套通訊器配件，並在他們走路時將它們戴在他的脖子、耳朵和前額上。

“誰在操縱這艘船？”當他們走近其中一根內部運輸管時，他問道。

“Leyel Torres，為您服務，”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

“真是絕技，”亨特稱讚道。“可惜屋頂上的洞。”

“我想他們的保險會涵蓋它。”

“否則得分是多少？”

“好吧，看來你已經走了，把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加倍了。真的。

我們剛剛從混亂中解脫出來的你們只是故事的一半。現在我們不得不擔心另一半。”

## 第六十章

Shingen-Hu 拒絕讓自己再次沮喪。更高的神告訴他，他將成為他們選擇的工具，他已經看到了他們的力量。因此，示威的突然停止對他來說是一個徵兆。這意味著什麼。他們已將他們的使者交由他負責，他決定在隊伍蜿蜒穿過 Rakashym 周圍的群山時，讓他們失去保護。一直以來，使者都保持安靜和壓抑，顯然讓胡信根自己去解釋。只能說明眾神將拯救眾神的重任交給了他。這是對他的信心和價值的考驗。

滿足於此之後，他操縱自己進入其中一個兩個騎在前面的衛兵下方的馬車拐角處，在他們的視線之外。然後，在圍著他的其他屍體的掩護下，他從長袍裡偷出一塊來自政要大屠殺的彈藥，當他們回到村廣場時，他撿到了這些彈藥並藏了起來。

他把棉條放在他的一根手指上，集中他的力量，慢慢地將他的手指穿過束縛他手的鍊子的一個鏈節。跟隨在他手指後面的動力排斥了材料，阻止了它在後面重新結合，於是鏈條就分崩離析了。他推了推 Thrax，說明他做了什麼，然後遞給他另一塊 mobilium。Thrax 鬆開他自己的鎖鏈，然後努力穿過馬車的另一邊。當馬車又開了一英里時，他們已經釋放了眾神託付給他們的所有五個俘虜。

火車在小道開始下降的地方拐了一個急彎，胡信玄看到了眾神為他準備的機會。

在一側，一條陡峭的溝壑升入小徑上方的岩石中，其路線散落著許多鬆散且不穩定的巨石。在另一邊，就在溪谷溢出到小徑的拐彎處，有一條深谷，谷底有一條小溪，橫跨它的是一座由破碎的紅棕色砂岩構成的懸崖，它的表面斑駁不平，佈滿水晶紋路的各種顏色。

Shingen-Hu一直等到載著囚犯的馬車經過溝壑，這時，補給車和跟在後面的押運士兵主力被彎道一時遮住了。他猛然直起身子，伸出雙手指著溝壑，挑出一塊充當水壩的大石頭，上面堆積了一堆從高處掉下來的小碎石。石頭動了。Shingen-Hu 發送了一個螺栓

集中的力量，他感覺到 Thrax 增強了力量，集中在他身邊，片刻之後，一場小型雪崩隆隆作響，從峽谷中翻滾而下，封鎖了後面的小徑。

前面，貴賓們乘坐的馬車 從村民們更換了馬車 在一條狹窄的路段停了下來，小路穿過兩堵岩壁。居民們驚慌失措地湧了出來，擋住了前線士兵的去路，後者正試圖返回。 Shingen-Hu 驚嘆於眾神為這一刻準備的如此完美。

向前施展他的力量，他實體化了一道濃黑的煙霧，讓他們更加困惑。現在火車前後都被堵住了，逃生的通道在峽谷的一邊。

再次將他的力量與 Thrax 的力量結合起來，他走出了一塊突出的岩石 眾神提供的。他在那裡停了下來，直到他感到一股水流湧動，集中了他的力量，然後自信地向前邁步，感覺自己被帶到懸崖底部附近的一個狹窄的壁架上，離水面不遠。

Thrax 移動到突出的岩石上，整理使者。 Shingen-Hu 可以看出，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他們沒有幫助 Thrax，而是像無助的新手一樣讓他通過自己的優點來接受考驗。

“向前走過橋，”他招手示意他們跟上。  
“什麼該死的橋？”被稱為亨特的使者回喝道。  
“信仰將為你建造的橋樑。相信我的話，我的力量會讓你安全。”

亨特聳了聳肩，從岩石上走下來，信玄虎帶著使者走了過來，心中一陣興奮。接下來是紅發女子，緊接著是環眼神父，他們已經來到了旋轉的獸神殿中。那個時候岩壁上已經很擁擠了，Thrax 和短裙女性和長頭巨人一起留在了另一邊。

“現在我們必須爬了，”胡信根勸告道。他的力量永遠不會將他們中的五個提升到頂峰。考驗是讓他們到達那裡，他確信。在那之後會發生什麼將被揭示。說著，他開始平穩而穩妥地向上移動，利用硬質岩脈在不方便抓握的地方提供抓握力，並避開綠色長石和黑色抓石的突出部分，這是任何年輕人都會做的。

但他剛爬到一半，下面就傳來一聲叫喊，讓他停下了腳步。  
“我的天啊，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我不能動。”

Shingen-Hu 身體向外探出身子，往下看。眾神之父被粘在一個隱士的旋鈕上，瘋狂地比劃著。亨特開始朝他走來，但被掛在一棵樹上的一株浮萍纏住了。

裂縫，而他們下方的紅發女性正在徒勞地抓取一塊含有動鐵顆粒且無法攀爬的潤滑劑。Shingen-Hu 意識到，他們像孩子一樣要試探他。測試還沒有結束。

與此同時，峽谷另一邊的混亂中出現了祭司和士兵。“特拉克斯，你現在必須過去幫忙。”胡信恩低聲喊道。他站在上面幫助 Thrax 穿過峽谷，然後轉身繼續攀登。

但當他到達頂端時，Thrax 的聲音從下方傳來。“超越萬事如意，師父。他們就像困在泥裡的魚。”

胡信玄隔著峽谷回頭望去。士兵們已經到了突出的岩石邊，正把那隻雌性和剩下的長頭雌性往回拖。“那就救你自己吧，Thrax，”他低聲喊道。“你的犧牲無法獲得任何東西。”

幾分鐘後，Thrax 在懸崖頂部與他會合。這時長頭的和短裙的女子已經被牽走了，士兵們已經下到溪邊涉水過去了。在士兵上方的小徑上，祭司們聚集在考官周圍，正對滯留在下方的三名使者施加麻痺影響。胡信恩垂頭喪氣地看著。他失敗了。

高處的動靜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群禿鷹在小徑上方盤旋，就在祭司聚集的地方上方。他抬起手臂，指著他們，眼中閃爍著惡毒的光芒。被突然的衝動抓住，鳥兒把裡面的東西排到高處的祭司身上。

Shingen-Hu 和 Thrax 轉身傷心地走開了。

在繞著耶夫倫上空飛行的夏皮隆號上，伊斯揚正在解釋 Thurien 的連接將涉及恢復 VISAR 與 JEVEX 的連接。

“從俱樂部出來的線路連接到常規的 Jevlenese 行星通訊網絡，”他在俯瞰指揮甲板的大屏幕之一上說道。“輸入的激活碼在某處觸發了一個 i-link 終端節點，該節點使用運行參數進行編程以訪問 JEVEX。要恢復連接，我們需要做兩件事：首先，找到繞過正常安全檢查的行星網絡入口點；其次，輸入克神從俱樂部輸入的相同激活碼。”

“這樣會觸發同一個 i-space 終端連接到 Uttan，”Hunt 說。他與 Danchekker 和 Keshen 站在 Ganymean 旁邊，

Leyel Torres 和 Rodgar Jassilane。 “我們不需要知道節點位於何處或它是什麼，或者 它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沒錯。”克神肯定道。

“但我認為所有鏈接都已關閉，”Jassilane 說。 “那不是什麼一開始就把你斷開了？”

“是的，”Eesyan 同意道。 “除了他們可能已經向 PAC 內部的人員開放的一個之外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訪問。但為了從 Uttan 發起入侵，Eubeleus 將不得不再次打開 JEVEX 以從基於 Jevlen 的主干節點進行訪問。我們的意思是，當他這樣做時，VISAR 將被路由到其中一個。”

賈斯矽烷詢問地看著克神。

耶夫林人點點頭。 “如果我們能回到網上，”他證實道。

Gina 和 Nixie、Fendro 以及 Murray 在一側觀看。她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的，而且拋出可以稍後回答的問題只會拖延事情。 Nixie、Fendro 和 Murray 仍然對星際飛船的內部充滿敬畏之情，無暇顧及其他任何事情。

“而且我認為我們有辦法做到這一點，”Keshen 說。他迅速環顧四周。 “通過其中一顆仍在運行的重定向衛星。大約有三十個。它們是常規網絡的一部分，無人駕駛，而且距離很遠。”其他人也在專心聽著。他攤開雙手繼續前行。 “如果我們能找到其中一個並找到進入其中的方法，我想我可以闖入其中一個主要電路。那將繞過保護。網絡本身會負責尋找通往訪問代碼指示的任何地方的路線。我們不必知道它指向哪裡。”

“你知道密碼嗎？”伊斯揚問道。他聽起來半信半疑，好像他覺得這個想法不太可能。

克神一臉驚訝。 “但我認為 VISAR 有密碼，”他回答道。

“當我進入俱樂部時，VISAR 已連接。是不是真的？

“它們存儲在本地內存中，”VISAR 說。 “當我被切斷時，他們迷路了。”

Eubeleus 在 Uttan 地表深處的主控制中心地板上焦躁地來回踱步。 Jevlen 的最新報告是 Shapieron 已經離開地球並在軌道上行駛。偽戰爭期間，Shapieron 潛入了星球的防禦工事下方，攔截了一條通訊光束，讓 VISAR 進入了 JEVEX。

他所有的直覺都告訴他，人類將再次嘗試同樣的事情。

他應該感到完全自信，他知道，因為這一次他預見到了

他們的計劃；但他發現自己無法擺脫壓抑的緊張情緒，他將這種情緒追溯到知道亨特和丹切克牽涉其中。這意味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其他人沒有想到的事情。

“最後的整合序列離完成還有多遠？”他問  
操作員聚集在監控控制台周圍。

“現在幾乎完成了，”Iduane 回答。  
“好的。對所有通信輸入通道進行雙重檢查。我想要  
絕對確保沒有在任何地方嘗試非法訪問。賦予它一級優先權。”

“明白了。”  
“Shapieron 在做什麼？”Eubeleus 問另一位操作員，他是  
監控從 Jevlenese 監視系統通過 PAC 轉發的跟蹤數據。

“仍然持有 LJO。沒有新進展。”  
Eubeleus 停了下來，盯著 PAC 通訊室裡 Langerif 和他的軍官們的屏幕，然後轉身又開始踱步。“我不喜歡，”他喃喃地說。“我不相信那艘船。”

“它什麼也沒做，”Iduane 指出。“它能做什麼？無論它走到哪裡，我們的監視都會從 Jevlen 一路跟蹤它。”

“只要它在 Jevlen 附近的任何地方，它就不安全，”Eubeleus 說。  
“在我們擺脫它之前，我不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擺脫它？”Iduane 看起來很困惑。“如何？耶夫倫沒有任何戰略防禦。”

“一定有什麼辦法。”優比琉斯停下來，再次看向朗格里夫的屏幕。“等待。我們還有他們傑出的指揮官，不是嗎？”他一邊說一邊往回走。“多年後將他們帶回來的領導者。他們現在不想讓他出事，對吧？”他滿意地點點頭。“你那裡還有其他人可以當人質，對吧？他們是誰？”

“兩位科學家，他們與 Hunt 和 Danchekker 一起工作，”Langerif 回答道。  
“還有負責這裡治安的人族。”

Eubeleus 看起來很滿意。“完美的！與 Shapieron 的指揮官建立激光聯繫，並立即  
將這三個人帶到你所在的位置。我們將在一個小時內讓那艘船脫離危險。”他看著對面的伊杜安。  
“暫時停止所有關於覺醒的進一步行動，”他命令道。

Iduane 點點頭，但看起來並不高興。“先知呢？他是

還和所有人一起，等著你接手。”

尤貝琉斯不耐煩地揮了揮手。“哦……回去告訴他們再唱幾首讚美詩什麼的，”他回答道。

鄧肯和桑迪坐在 PAC 內的保安人員、Ganymeans 和其他俘虜中間。

“這對一個無賴來說怎麼樣？”鄧肯說。“我們千里迢迢來到一個新城市和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我們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甚至都沒能看到這個小鎮，”桑迪沮喪地同意道。

鄧肯漫不經心地環顧四周坐在房間裡的其他人，沒有說很多，等待。“你出去的時候喜歡做什麼？”他問。

“出去？那是什麼？我為 Chris Danchekker 工作，記得嗎？假期正在吃不是從紙袋裡拿出來的午餐。”

“像那樣的人應該結婚，”鄧肯說。

“也許他在幾年前做過，然後忘記了一切。我見過他穿著奇怪的鞋子出現在實驗室裡。”

“舊金山呢？”鄧肯說。“曾經那樣出去過嗎？漁人碼頭，恩里科咖啡館？你知道嗎，我認為如果他們將這座城市交給舊金山唐人街的經營者，他們將在一個月內建成並投入運營，而無需 JEVEX。”

桑迪伸了個懶腰，想了想。“我想我會去南方，”她說。

“新奧爾良，德克薩斯州的一些地方。也許我只是不適合緩慢、懶惰的生活。”

“告訴你什麼，”鄧肯說。“當我們在這之後回來時，我們會繼續遊覽並查看所有內容。回想起來，我會說我也花了太多時間關在實驗室裡。維克總是說，為什麼要換工作？它只是更多的相同。改變你的生活。你怎麼看？聽起來不錯嗎？

桑迪側過頭看著他。“您的意圖是否非常高尚，先生？瓦？”

“絕對不。”

“那就這麼定了。”

一些警察走進房間，開始和那些被關押的人交談。站崗。新來的人似乎很興奮，揮手示意。俘虜們看著等待著，反應不一。就在這時，德爾卡倫走到桑迪和鄧肯坐的地方。

“看來戰爭還沒有結束，”他喃喃地說。

“為什麼？發生了什麼？”鄧肯問道。

“我只聽到了它的一部分，但聽起來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下來了。穿過城市的屋頂。我想他們中的一個人說這是 Shapieron。”

桑迪看起來很吃驚。“你是說它墜毀了？”

“一定不行。它又起飛了……但是外面還是有事情發生。  
其他人在搞事情。”

隨後進來的警察過來指了指他們三人。

侍衛示意他們起身跟上。在後台，Koberg 和 Lebansky 開始反對，但當其他警衛威脅性地放下武器時他們停止了。庫倫聳聳肩。“我想我們沒有太多選擇，”他說。囚犯們在派來接他們的護送人員的陪同下離開了。

他們被帶到通訊室，Garuth 和 Langerif 以及一群其他 Jevlenese 站在顯示 Eubeleus 的屏幕前。在另一個屏幕上，他們看到 Hunt、Danchekker 和其他一群人在燈火通明的顯示控制台和控制站周圍，Duncan 猜想這是 Shapieron 的內部。

“是他們！”他驚呼。“他們出來了！他們是——‘安靜！’  
朗格里夫厲聲說道。

在另一個屏幕上，Eubeleus 正在說話。“我們確實擁有所有這些正如你們自己所見。我沒有心情做長篇大論。含義太明顯了，不需要拼寫出來。我的指示是——‘別聽，’Garuth 打斷道。“做任何事——”Langerif 命令道。兩名武裝警衛將加魯斯帶走，

超出屏幕範圍。

尤貝琉斯繼續說道。“你會立即把你的船從傑夫倫帶走以最大速度，完全脫離雅典娜的行星系統。Thuriens 將投射一個環形線圈將其從該地區移除。”他舉起一隻手，看到托雷斯的臉上開始出現抗議。“沒有什麼可以談判的。

你馬上開始。

看到其他人都安全了，桑迪很高興，暫時她並不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吉娜站在托雷斯身後人群的最前面，顯得格外垂頭喪氣。“別擔心，吉娜，”桑迪喊道，好像她只能對著她說這些話。“事情會解決的。也許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的腦海裡。”一個私人笑話。吉娜接住它，回以微笑。

“很高興你成功了，長官，”鄧肯在桑迪旁邊喊道。亨特點點頭，微微一笑。

尤貝琉斯氣得臉色蒼白。“全部帶走！”他喊道。“他們達到了目的。Ganymeans 知道我們有他們。”他回頭看著托雷斯的景色。“別讓他們的輕浮誤導了你，船長。立即把你的船開出去。否則，我不必告訴你會變成什麼

那裡有你珍貴的朋友。”

托雷斯只能木然地點點頭。但在他身後，Danchekker 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剛剛看到曙光的欣喜若狂的表情，就好像他才剛剛意識到一件早就應該顯而易見的事情。

## 第六十一章

Eubeleus 的臉從 Shapieron 指揮甲板的屏幕上消失了。 Calazar 和 Eesyan 留在另一艘船上，從他們的首都 Thurien 陰鬱地註視著，華盛頓的 Caldwell 仍在相鄰的船上露面。但 Danchekker 已經在地板中央跳來跳去，先是用一種方式興奮地打著手勢，然後又是另一種方式，指著他周圍的 Terrans 和 Ganymean。

“她剛才說了！桑迪剛才說了，在屏幕上！在他們的腦袋裡！”他瘋狂地指著 Keshen，Keshen 驚慌地後退。“他還有他們！”亨特舉起一隻手製止。“Chris，冷靜點，別再那樣手舞足蹈了，不管你想說什麼他媽的都說吧。”

Danchekker 恢復了大部分的鎮定，但仍然無法阻止他的手指反覆戳向 Keshen 的方向。“激活碼！你不明白嗎？他把它們輸入了俱樂部的觸摸屏！在他的腦海裡，潛意識裡仍然保留著它們。VISAR 可以再次把他們救出來！”

亨特盯著他看了整整五秒鐘。“那正確嗎？”這個問題是機械的。他已經足夠了解答案了。

“是的……當然要得到 Keshen 的許可，”VISAR 說。

“當然，”Calazar 麻木地低聲說。這是聞所未聞的，以至於 Thurien 都不會想到它或者面向 Thurien 的計算機。

亨特看著克神。“你沒事吧？”克神聳了聳肩，仍然對自己突然成為人群的中心感到吃驚。事物。“嗯，我想是的……當然。”

亨特轉向托雷斯。但是加尼米亞人在搖頭。“但是有沒有什麼意義嗎？耶夫林人會注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如果我們把船帶到重定向衛星附近的任何地方……”他做了一個無奈的手勢，沒有說完這句話。

一片寂靜，被埋在船裡的遠處機器的嗡嗡聲和脈動聲打破了。

然後考德威爾說：“也許有道理。如果 Jevlenese 打算將所有註意力都集中在 Shapieron 上，那可能會使它成為一個理想的誘餌，而其他東西則試圖攻擊衛星。也許是船上的探測器之一。

其中一些探測器配備了 i-space 設備，可以與 VISAR 對話。如果 Keshen 說他可以從衛星進入行星網絡，那麼你只需要建立一個連接就可以了。需要多少人才能做到？”

每個人都看著托雷斯和加尼米亞的船員。他們是

只有那些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它有機會，”Rodgar Jassilane 最後說道。“當主驅動加速下的應力場崩潰時，船舶的整個外部電磁環境都會被破壞。如果探測器在正確的時間彈出，它很可能會在背景中不被發現地離開……我們別無選擇。”

“誰需要去？”亨特厲聲說道。“首先是克神，我想。”他轉向耶夫林工程師。“你會做嗎？”

克神艱難地咽了嚥口水，但還是點了點頭。

“我會和他一起去，”賈西蘭立即提出。“就這樣。你不會得到無論如何，我們兩個以上的人都進入了一個 i-fitted 探測器。”

沒有時間再花時間了。Eubeleus 可能已經在想為什麼船不加速了。亨特看了托雷斯一眼，點了點頭示意克神。“我們開始做吧。快把他帶到車鉤上。”

Torres 向其中一位 Ganymean 挥手確認了命令。

“ZORAC，準備發射探空探測器。”他向另外兩名船員揮手致意。“在門鎖處準備好兩套 EV 套裝，一套 Terran 模型，一套 Ganymean。”

Keshen 已經被加速通過從指揮甲板到耦合器的門口。其他伽尼米亞人行禮匆匆離去。

囚犯們再次被鎖在鍊子上，守衛不斷地用矛尖掩護他們，囚犯們悶悶不樂地坐在顛簸、滑動的手推車上，因為它正在接近奧雷納什的郊區。太棒了，亨特想。既然他正在適應這個地方的瘋狂動態，每次馬車繞過一個近似直角的彎道時，他都能看到南北和東西長度之間的變化。他身上的科學家，即使在使其他任何事情都顯得毫無意義的困境中，也將其視為手推車長寬比例的可檢測變化。難怪這裡的人除了一些原始工具之外從未製造過任何東西。暮色中左邊可以辨別的群山明顯比隊伍出來到平原時更近了，儘管路線肯定或多或少與他們平行。

在他身邊，吉娜被緊緊地壓著，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他伸手越過她的大腿安撫地握住她的手臂。一名守衛發出威脅性的咆哮。亨特退縮了。

“嗯，就在這裡，”她說。“地球神話的世界，只是真實的，就像我們說的那樣。但誰會想到我們最終會捲入其中呢？”她長長地、顫抖地吸了一口氣，她一直努力保持的勇敢的臉崩潰了。

“你看，我不太擅長這個。我不知道他們在這次騎行結束時排起了什麼隊，但是‘保存它，’亨特說。“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個神話變成了現實。奇蹟是可以發生的。”

“什麼神蹟？”

“誰知道？”

“你知道我們獲得這種聯繫是多麼僥倖。在石板的任何地方，還有什麼機會？如果它被切斷，那一定意味著俱樂部被接管，或者 Eubeleus 關閉了所有鏈接。他們還能有什麼？”她搖搖頭，在恐懼和困惑中無法理清哲學上的細節。“我們，不管那些人還在外面……”

”

他們能做什麼？你知道嗎？”

“不完全是，”亨特承認道。

“看！”可能是由於某種內部防禦機制的作用，吉娜變得幾乎好鬥了。“你不知道。但是外面的你完全是同一個人，不是嗎？直到我們分道揚鑣，他知道的和你一樣多。那麼他為什麼要有更好的主意呢？對我們其他人來說也是如此。”

亨特沒有答案。他只能移開目光。

他們正在進入奧雷納什市。該架構是大規模

氣勢磅礴，預示著。前方，號角聲響起，率領的士兵穿過高牆兩座方塔之間的大門。人群在車輛周圍轉來轉去，大聲讚美牧師，嘲笑俘虜。

亨特發現，這是一種奇怪的感覺，試圖預測他對自己的感受。對於它們所衍生的它們自己的原件來說，它們只是計算機代碼的結。他想知道那裡的那些原件到底有多在乎。現在的他，一點都不像是一段電腦代碼，他很在意。但其中有多少可能會給另一個宇宙中的其他生物留下深刻印象，無論他們表面上的相似之處和理論上一致的身份是什麼？他們對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沒有同樣的利害關係。

發現自己被牽著走並不是一個讓人安心的想法。

“來自傑夫倫的數據更新，”接線員突然喊道。優比琉斯從地板中央轉身面對他，他的匆忙暴露了他一直努力不表現出來的緊張。“Shapieron 現在正在加速脫離自由落體。讀數表明剖面與星際的最大斜坡一致

速度。”

Eubeleus 花了一兩分鐘才完全記下這個事實。然後，漸漸地，他的賭博得到了回報。他讓自己的緊張感慢慢消散，享受著取而代之的如釋重負的感覺。

儘管他的最後通牒很嚴厲，但他預計會有一些延遲，因為船上的人和他們接觸的其他人之間必然會進行審議。他們最後的提交，以船隻離開的形式表達，只會作為最後的手段。他一直擔心他們會認為他們認為這是虛張聲勢，因此迫使他出手，從而需要一張令人遺憾的醜陋便條來開始新政權。但現在危險已經過去了。

“我們的祝賀，”其他人之一說。“這正是那種該計劃需要堅定不移的意志。”

Eubeleus 隨口駁斥了這句話，好像事實本該如此足夠明顯，不需要發聲。“他們最後一次絕望的嘗試到此為止，正如你所看到的，結果證明這只是一種分心。”他說。

“現在，回到我們的主要任務。JEVEX 現在在運行嗎？”

“功能齊全，閣下，”JEVEX 熟悉的聲音回答道。控制中心周圍的其他人相互交換了放心的眼神。

“在我們打開與 Jevlen 的鏈接之前，我想做最後一次檢查，確保我們沒有通過 i-link 或通過傳統的 Jevlene 行星系統記錄任何不規則訪問的嘗試，”Eubeleus 說。“我希望系統在所有方面都完全安全。”

“在連接到 Jevlen 之前開始核心重新整合，”JEVEX 確認的。

“Shapieron 的應力場開始崩潰，”第一個接線員喊道。“飛船正在與正常空間脫鉤……Delta 指數正在減弱……最後的讀數顯示加速度沒有減弱。”

Eubeleus 終於感到安全了，他的嘴角瞬間浮現出勝利的微笑。“是時候開始了，”他宣布。他轉向其中一名助手。“我將按照計劃親自指導先知。你在這裡看著，直到 Iduane 回來。”他讓目光慢慢地掃過公司。“等我們再見面的時候，石板就是我們的了。”掌聲迎接他的話。Eubeleus 轉身離開了房間。

與此同時，在傑夫倫表面上方兩萬英里的黑暗太空中，跟蹤傳感器在星艦離開的干擾中錯過了一個微小的斑點，在電磁劇變中看不見，消失在星空背景中。

ZORAC 報告說：“繼續探查，檢查結果呈陽性。”

“好吧，就是這樣，”亨特在夏皮隆號的指揮甲板中央說，顯示船上掃描儀獲取的外部視圖的屏幕消失了。這艘船現在與宇宙的電磁聯繫脫節了，它唯一的通訊方式是 VISAR，使用 i 空間。

“這不在我們的掌控之中，”Danchekker 表示同意。“我們現在無能為力，只能扮演誘餌的角色。”他想了想，嘆了口氣。

“考慮到事關重大，發現自己淪落到這個角色並不是一個特別令人滿意的角色。在您之前讓我們遇到的情況下，我們通常能夠做出更積極的貢獻。”

亨特正要回答，但克制住了自己，看著丹切克奇怪。“嗯，這不完全是真的，對吧，克里斯？”

“你是什麼意思？”

“這不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不完全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那些仍然在 Entoverse 中的代理人成功實現了什麼。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我們’，不是嗎？如果 Calazar 和其他人說的是對的話？”他皺著眉頭揉著下巴，發現這個想法和 Danchekker 臉上的表情表明 Danchekker 本人一樣令人困惑。“這是一個特殊的情況，當你終於有時間考慮它時，不是嗎？”

一名信使擠過擁擠在凡德羅斯神廟場地的人群，然後上到裡面的房間。他對一位祭司說話，後者走到通往舉行儀式的主要台階的門前，招呼埃森多過去。

“來自大門的消息，”牧師告訴他。“考官和他的商隊正在進城。他們帶來了更多的異教徒，面孔未知，聲稱來自眾神。”

“啊，所以慶祝活動應該完成了，”Ethendor 點點頭說。他現在全明白了。

“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被告知要有耐心？”神父問道。

“計劃完美展開，”埃森多向他保證。

然後那個聲音再次進入埃森多的腦海。“時間會很快，被眾神選中的先知。你準備好接受偉大的靈魂了嗎？

“我們最後的敵人被帶到我們面前接受贖罪，並且 Waroth 已經清除了它的污點，”Ethendor 回答道。“都準備好了。”

“你做得很好。許諾的一切都將在 Hyperia 成為你的。”

“我將統治廣大人民？我的話將感動軍隊，我的願望將成為法律？國王會因我的不悅而顫抖嗎？” Ethendor 的內心聲音在顫抖，他的眼中閃耀著異象。“我將在我面前無情地將我的敵人驅散成風中的塵埃，並像眾神一樣強大？”

“這就是我們的合同。”

“謙虛，我接受。”

這顆衛星呈階梯狀八角棱柱形，上面佈滿了突起和天線。使用手動引導，Rodger Jassilane 逐漸將探測器移入，直到它懸掛在距離後部入口幾碼的地方，從向外的方向接近，以避免中斷任何指向行星的信號束。“到達並靠岸，”他宣布。探測器攜帶的 i-space 設備為他們提供了與 Thurien 上的 VISAR 的鏈接。

他瞥了眼對面的克神，他也整裝待發，笨拙地擠進了狹窄的空間。“好的？”

克神在他的面罩後點頭。

“打開艙門，”賈西蘭指示機載計算機。

經過幾次專業的推拉，Jassilane 將自己推出開口並打開檢查線，從艙口旁邊打開的儲物箱中取出工具包。裡面，克神的行動似乎更加困難了，笨拙地脫身。

“在零重力方面沒有太多經驗，嗯？” Jassilane 說，靠在和從艙口蓋的突出鉸鏈上解下 Keshen 的背帶扣。

“我以前從未離開過地球，”凱申告訴他。

一瞬間，Ganymean 僵住了，不知道該說什麼。“你有點，呃……在這麼說之前離開了很長時間，”他終於說道。

“以前沒有人問過我。我不想聽起來像是在退縮。”

賈斯矽烷想了想。“人類科學家亨特讓你捲入其中了嗎？”他問。

“那就對了。你怎麼知道？”

“哦……我只是有一種感覺，”賈西蘭邊說邊用繫繩系上了探測器。

當 Jassilane 用等離子火炬燒開通往衛星的艙門時，Keshen 解開電纜，為 VISAR 提供與探測器內部鏈路硬件的連接。他們進入了衛星，克申找到了一個維護和測試控制台，他用它找到了包含用於行星通信網絡輸出電路的緩衝端子的盒子。

Jassilane 設置了一個終端返回探測器的機載計算機，ZORAC

加載了 Jevlenese 互連協議和參考數據，以及 VISAR 從 Keshen 的內存中檢索到的激活代碼。

“你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賈西蘭評論道，希望他的通過 VISAR 返回的翻譯中沒有顯示出解脫。

“你看？並不是所有的 Jev 都是傻瓜。”

“你之前是做什麼的？”

Keshen 根據 Jassilane 從 Shapieron 商店收集的一套 Jevlenese 標準模式檢查了連接器。“運營監督 JEVEX 遠程輸入系統的一部分。當 JEVEX 關閉時，一些人找我建立一些連接到仍在運行的剩餘核心系統。沒有問他們想要它們做什麼。”

Jassilane 搜索了他所知道的人類所做的奇怪事情背後的動機。“出於報復？”他猜。“為了報復當局？或者是為了表明你認同你認為被違反的意識形態原則？”

“不。為了錢。”

他們找到了匹配的連接器組合。Jassilane 開始將其組裝在一起，而 Keshen 使用控制台隔離衛星的一個主要下行鏈路波束。他一邊工作一邊想，他們這樣做的巧妙之處在於，JEVEX 可以為試圖闖入它的人檢查所有它想要的東西；它什麼也找不到。VISAR 將通過衛星連接到一個表面節點，無論它位於何處。Eubeleus 本人已下令關閉該節點，並且在 JEVEX 本身打開其通往 Jevlen 的通道進行入侵之前不會再次激活。這有點像把劫匪打扮成保安，等著銀行叫他們進來。

聲音的瀰漫似乎消失了，Ethendor 感覺到另一個存在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不知何故更冷漠、更遙遠、冷漠和支配。“先知聽到了嗎？”

Ethendor 敬畏地向上看。“這就是終於來到這個卑鄙僕人身邊的偉大精靈嗎？”

“這是。我通過你看到和聽到，並將成為你的靈魂。現在向人們前進，向他們宣告所應許的時刻近了。

現在太陽會照耀，當白天回來時，水流會再次流向你。”

Hyperia 的幻象來到了 Ethendor。他半恍惚地緩緩移動，高高舉起雙臂，走到了平臺頂端的平台邊緣。

步，而一直在進行奉獻的祭司分開讓他通過。期待的寂靜席捲了下面的人群。兩邊和稍靠他後方的祭司擺出祈禱的態度，等待著。

“時間到了！” Ethendor 的聲音在寂靜的人群中響起。

“我們所有的耐心、我們的苦難、我們對抗不信者的努力，以及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心都會得到回報。來自彼岸的偉大靈魂已經進入我體內，現在我向你宣布覺醒即將開始。”他高高地伸出雙臂，把頭向後仰。“讓陽光再次普照，Waroth 的日子又回來了！然後水流就會下降，將人群帶到海珀里亞！”

昏暗中，整個人群都一亮，成千上萬的人臉齊齊仰起。

而在頭頂的天空中，太陽開始變亮。

## 第六十二章

隨著暮色變成白晝，這座城市的全貌和色彩顯露出來，歡呼、吶喊、歌聲和讚美聲席捲了人群。

在亨特看來，這是一種奇怪的混合體，既有古典柱廊、隱約帶有東方風味的尖塔和尖塔，也有看起來像阿茲特克人的巨大梯田金字塔，材料從拋光的白色，如大理石，到粗糙的棕色和泥黃色住宅。許多較小的小巷都有拱門，還有可能是渡槽的高橋。人們的服飾是古代和中世紀的混合體，有的地方穿著長袍和帶裙子的束腰外衣，有的地方則穿著帶兜帽的背心和粗大衣。

更多的乘客在火車的兩邊聚集起來，車隊蜿蜒穿過擁擠的街道，走向岩石山上的一座高樓，四周環繞著內牆。

“這是什麼意思？”尼克希問亨特。“天亮了。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JEVEX 又開始運作了，”Hunt 冷靜地告訴她。

她用不確定的表情看著他。“有什麼他們可以現在，在外面做什麼？VISAR 是否還有可能重新連接？”

吉娜一臉緊張的看著。亨特什麼也沒說。

“JEVEX 將檢查訪問嘗試，”Eesyan 面無表情地說。

妮希抬頭，臉上浮現出一種陌生而疏離的神情。幾秒鐘後，情況變得嚴重了。

亨特盯著她。“它是什麼？Nixie，你能聽到我說話嗎？”

“天空佈滿了水流。一定有成千上萬的等待，耦合進入石板系統。”

亨特抬頭看著天空。看起來很normal。“我什麼也沒看到，”他說。  
“你不會的。”

穿過內牆的一道大門，來到了一個和外面的街道一樣擁擠的廣闊空間。在他們面前是山，它的底部隱藏在精心裝飾的建築物和雕像之間。在上面，它的質量被雕刻成一個金字塔，高而寬的台階佔據了面向大門的大部分側面，更高的地方是垂直牆壁的頂端，頂部是一個圓頂，圓頂周圍環繞著較小的尖頂。台階的頂端是一個平台，平台上站著一群頭戴高頭飾、身穿紅白長袍的人影，圍繞著中央的一個金色人影，張開雙臂站著。靠近台階底部的一個更大的平台上已經準備好了木樁和可怕的執行裝置，而

下面，許多傷痕累累、破爛不堪的身影孤零零地聚集在一排表情嚴肅的士兵後面。

手推車停在士兵面前的空地上。考官和他的隨從重要地爬到前面，而警衛則讓最後一批受害者下船。亨特試圖告訴自己，這並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他在另一個領域，在他認為他所看到的整個瘋狂世界之外。在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之後，他還會在那裡……

但它並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從他的角度來看，這種理智化並不令人信服。

通過 Ethendor 的眼睛，Eubeleus 凝視著外面的場景，看到他的勝利已經完成。他又站了一會兒，高高地站在人群上方，他的金色長袍反射著陽光。然後他慢慢地走到階梯頂端的平台邊緣，張開雙臂，神情莊嚴地轉身，先是看到神殿庭院的一側，然後是另一側。

“奧雷納什的公民，沃羅斯的人民……”

安靜降臨在人群中，像鎮定油一樣散佈在面孔的海洋中洶湧的水域。一切都靜止了。

下面，亨特和其他人站在那裡，最後交換了一個無奈的眼神。

然後一陣低沉的、脈動的、悸動的聲音斷斷續續地穿過寂靜：耳語，在吹過城市的微風中忽高忽低。隨著雜音變得越來越響亮和清晰，Hunt 的頭猛地轉了過來。在高處，Ethendor 抬起頭來，皺著眉頭。在大祭司的腦海裡，尤貝琉斯不知所措，一時迷失了方向。這根本不對。

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現在是穩定的嗡嗡聲，不時被固體物質拍打空氣時有節奏的敲擊聲打斷。難以置信湧上亨特的臉。他只知道有一種東西會發出那樣的聲音。他望著那聲響傳來的方向，幾乎不敢再抱有希望了……然後就聽到城外城牆外，人群中傳來驚恐的叫喊聲。

Waroth 的居民從未見過 1960 年代的老式波音 Vertol CH-47 Chinook，雙串聯旋翼，渦輪驅動，部隊運輸和補給直升機。當它越過神殿的牆壁低空飛來時，尖叫聲和哀號聲從四面八方傳來。一些人撲倒在地；其他人則衝來衝去，驚慌失措地喋喋不休。來自拉卡希姆的政要和士兵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裡，不知道如何看待這種他們之前見過的突然重現的力量。

一直設法保持驚人鎮定的丹切克點頭表示贊同。“沒錯。還有時間，”他說。“它

看來我們的另一個自我終於設法讓自己組織起來。我很高興看到我們沒有失去聯繫，維克。”

在亨特身邊，吉娜如釋重負地流下了眼淚。“我從沒想過會愛上電腦，”她哽咽著說。

亨特突然發現自己筋疲力盡，以至於他無法控制自己試圖強加的笑容，腦海中浮現的輕率話語也無法形成。他把手放在嘴邊，發現自己在發抖。“你假期過得愉快嗎，VISAR？”他終於只能喃喃自語了。

“這裡有點技術故障，”熟悉的聲音在他腦海中回答。“它的現在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我想細節可以等到以後再說。”

在他們上方，埃森多幾乎是跑下神殿的台階，他的臉因憤怒和不解而扭曲。其他一些祭司跟在他後面，而其餘的則在上面的平台上被恐懼和驚愕所籠罩。

奇努克轉身盤旋在畏縮的人群上方的寺廟上。它的大側門是開著的，框在開口處的是 Shingen-Hu 和 Thrax 的身影，他們從眾神那裡得到了貴族般的威嚴，凝視著下方。

這是一個測試，主考官看到了。他不會失敗的。“向被選中的人致敬，他確實是至高神的真正使者！”他興奮起來，這次雙膝跪地。在他周圍，其他從拉卡希姆來的政要和士兵也跟著喊了起來。

Ethendor 衝到台階下的露台上，將長袍甩在身後並將雙臂對準 Shingen-Hu。Shingen-Hu 反射性地進行自衛，向後指了指，在 Ethendor 能夠集中意誌之前，由於瞬間的強度而集中在他體內的所有力量都進入了向下閃爍的閃電。大祭司的身形僵硬起來，變得熾熱起來。從下面，亨特和他的同伴們驚恐地註視著。

然後，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摧毀了 Ethendor 的心靈的精神能量衝擊沿著灌注它的電流傳播回來，並通過連接的神經耦合器進入 Eubeleus 的大腦。由於控制耦合器的系統現在不是在 JEVEX 而是在 VISAR 的指導下，VISAR 看到形成 Eubeleus 人的精神構造的配置開始錯位和分崩離析。

VISAR 的基本編程賦予它尋求保護和保存生命的性質。它無法拯救 Ethendor，因為曾經的 Ethendor 已經消失了。以及它必須考慮的毫秒數

關於 Eubeleus 的研究幾乎沒有給創新或對可能的後果進行深刻反思的機會。它使用了它擁有的工具。它知道保存人類個性的唯一方法是在它仍然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運作時將其註入人造的 Ent-being VISAR 立即將其寫入 Entoverse。出於同樣的原因，亨特和其他人的代理人在他們看來就像他們的人形在 Exoverse 中一樣，Eubeleus 代理人看起來像 Eubeleus。

誰發現自己突然站在聖殿台階脚下，身著羅馬  
託加，站在剛才是 Ethendor 的悶燒堆旁邊，盯著一架雙旋翼直升機盤旋在石化的人群上空。

他站在那裡，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己，困惑而困惑，而跟著 Ethendor 走下台階的牧師們嚇得後退了……然後他張大了嘴，因為他第一次認出了那群人站在下方不遠處。

“不，”他抗議道，搖著頭。“這不可能！你怎麼會在這裡？”

“你好，尤貝琉斯！”亨特高興地回電話。“我們似乎有這種出現在最奇怪的地方的習慣，不是嗎？”他設法讓自己看起來若無其事，但內心深處他對 Eubeleus 為何會出現在那裡感到困惑，就像 Eubeleus 本人似乎一樣。

“JEVEX，這是什麼意思？” Eubeleus 野蠻地要求。

“抱歉，但係統不再在該管理下運行，”來了

答复。“這是您新的、友好的、集成的計算機服務 VISAR，從 Thurien 一路免費為您帶來。祝你今天過得愉快。”

“這是不可能的！”

“我還能告訴你什麼？”

Eubeleus 來到露台的邊緣，衝著士兵們尖叫。

“殺了他們！我吩咐你，把他們一個個殺了！”士兵們的武器變成了聚會用的尖叫聲和拐杖糖。在優伯琉斯站立的地方，柴堆、絞刑架和刑具變成了花園鞦韆、蹺蹺板和滑梯；一些草坪裝飾品、一棵聖誕樹和一把沙灘傘。

“這不是你的一天，是嗎，Eubeleus？”亨特觀察到。

“你忘了，在這裡，我掌握著力量！” Eubeleus 咆哮著，豎起一根手指在亨特。一道淡黃色的光芒從他的指尖射出；但在移動了大約三英尺後，它停在了一個團塊中，它嘲諷地旋轉成一個圓盤，變成了一個奶油餡餅，然後飛回了 Eubeleus 的臉上。VISAR 釋放並清理了所有俘虜，然後開始轉動士兵的頭盔。

變成各種各樣的帽子和軟帽，他們的盔甲變成緊身胸衣和睡衣，並在牧師身上塗上紅鼻子和小丑臉。

“VISAR，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亨特問道。“他怎麼來了？”

“他和那個被炸了的啦啦隊長結合在一起。只有一種蔬菜  
留在 Uttan 上的耦合器中。我還能做什麼？  
在寺廟前院，契努克人降落了，信玄胡在他的侍僧的陪同下跪倒在地，人群、士兵和政要都跪拜。

亨特看著其他人。“我認為這個地方現在有了一位可靠的首席執行官。我們為什麼不現在就出去，在事情變得複雜之前，讓他從頭開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你們的原作也這麼認為，”VISAR 說。“他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Eesyan 同意道。“其實，既然我的原作已經在 Thurien 的耦合器中，我現在可以成為第一個。”他環顧了這群人。“這是一次奇怪的經歷。我期待著在更熟悉的情況下與大家再次見面，屆時我們無疑可以討論哲學問題。直到那時……”他沒有完成。他身體的細節消失了，只剩下他的形狀被毫無特色的白色勾勒出來；它持續了一會兒，然後就消失了。

在 Shapieron 上，亨特和其他人已經在前往位於指揮甲板外的耦合器的路上。快到的時候，吉娜攔住了亨特，轉頭看向他，一臉疑惑。

“維克，這應該如何運作？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個副本，在過去的幾個小時裡，它們已經分道揚鑣，獨立存在。

其中一個是否以某種方式被……“選中”，而另一個被刪除，就像以前發生在我身上的那樣？如果是這樣，誰會選擇？我不認為我喜歡它。”

亨特不知道。他沒有考慮過。仔細想想，他不喜歡它，要么。他怎麼知道他會是那個幸運兒？但是話又說回來，在 Entoverse 中的另一個“他”難道不會有同樣正當的理由來感受同樣的方式嗎？所以他們把問題交給了 VISAR。

“為什麼你必須選擇其中一個？”是 VISAR 的回答。

亨特不明白。對他來說，這似乎仍然是個好問題。“你說 Eesyan 已經回到了 Thurien？”他說。

“正確的。”

“他做了什麼？”

“當我在 Entoverse 中抹去他的代理人時，我只是將其積累的印象轉移到他原來的身體自我中。這是他的大腦，現在它

包含著他的記憶。哪裡出了問題？”

亨特看了吉娜一眼，搖了搖頭，皺著眉頭。“你是說你只是將它們串聯在他的腦海中，連續？他對這兩種經歷記憶猶新？”他對 VISAR 說。

“是的。”

“但它們同時發生，”吉娜說。

“所以呢？”

亨特和吉娜對視了一眼。VISAR 是對的。顯然，這是 Thuriens 可以忍受而不用擔心的另一個 Terran 問題。真的沒關係，不是嗎？他們已經習慣了一些更陌生的事物。

“所以呢？”亨特重複道。

吉娜點點頭，對完全接受這一切的不可能感到微笑。“所以呢？”

他們繼續進入耦合器所在的走廊。

在范德羅斯神廟的前院，亨特和他剩下的同伴們正準備離開，就像眾神的使者所期望的那樣。在 Chinook 的門口，他停下來和 Shingen-Hu 說了幾句告別的話。

“在我們從外部弄清楚如何處理之前，不會再出現任何問題，”

亨特說。“我們會保持聯繫，這是一個承諾。與此同時，讓他們相信我們沒有拋棄他們，並保持這種信念。”

“這將按照新神的命令，”Shingen-Hu 向他保證。

“而且我們不想要獻祭、殺戮、贖罪、淨化，或更多類似的東西。嘗試對人友善以換取改變。幫助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你會對結果感到驚訝。”

“誠命將被遵守。”

亨特想起發生在耶夫林人身上的事，向機器揮了揮手，其他人已經在機上等待，它的轉子空轉。“這個和其他奇蹟將停止。他們不屬於這裡。人們將不得不學習發展自己的方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和滿足他們的需求，以當地自然的方式。這樣，他們也會發展。”

“我們將等待這個詞。”

“僅此而已。”亨特伸出一隻手。Shingen-Hu 看著它，猶豫了一下，然後回了一個手勢。他們堅定地顫抖著。然後亨特爬上去，從門口轉身看最後一眼。當渦輪機的聲音升起時，尤貝琉斯從一群站在敬畏的人群前面的牧師和顯貴中跑了出來。

“這是什麼？”他尖叫道。“你不是把我丟在這裡嗎？你不能！”

“沒有太多選擇，”亨特回道。“你似乎還沒有抓住要點，Eubeleus，老伙計。我們有完整的頭腦可以返回。你不知道。

當然，Eubeleus 沒有。他仍然認為這是 JEVEX 製造的軟件幻覺，並且不知道他是如何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的。

“暫時不要太擔心，”亨特大聲喊道，因為奇努克人開始上升。“你應該有足夠的時間來弄清楚。”

當人群靜靜地註視著時，機器爬升到城市上空，它的轉子在陽光下閃爍，證明了 Waroth 出現了新的、難以想像的力量。那個身影凝固成白色輪廓，持續了一秒鐘……然後消失了。

## 第六十三章

Shapieron 回到了 Geerbaine 的發射台上。它的孔的邊緣已經撕裂了城市的屋頂，已經被修整，以消除鬆動的碎片帶來的直接危險，但還沒有真正開始修復損壞的工作。毫無疑問，耶夫林人最終會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人群或任何公共儀式。Garuth 和來自 PAC 的一小部分人開車離開城市。那天地鐵沒有運行。送行返回地球的團隊並告別，其中大部分是個人的，而不是任何辦公室的功能。無論如何，耶夫倫人中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即將離開的科學家與最近發生的事件有很大關係。他們只知道兩週前關於 JEVEX 回歸的大肆宣傳已經平息，在 Eubeleus 遷移到 Uttan 的所有炒作之後，那裡似乎並沒有發生太多事情。（實際上，許多 Thurien 船隻已經到達 Uttan，但這還不是常識。）除此之外，與 Shiban 警察的一些分子勾結奪取 PAC 的魯莽分子突然改變了調子並投降了；Ganymeans 又回來了。但這次他們更致力於建立一個本土的 Jevlenese 政府，而不是試圖自己直接管理事物；再也沒有人能以任何價格獲得一次 headworld 旅行了。

Leyel Torres 和來自 Shapieron 的機組人員代表正在太空港等待他們自己的告別。這些團體在主要的候機室會面，旁觀者好奇地註視著處理日常事務，而其他人則聚集在同一艘船上返回。這又是毘濕奴號。Thuriens 仍然一如既往地隨便帶走任何想去的人，而且尤其是在最近的並發症之後，避開任何人類政治的參與。如果任何 Terran 或 Jevlenese 派系、教派、權威、政府、政黨、工會、教會，或人類堅持聯合起來干涉彼此生活的任何其他形式的組織，有問題，他們可以解決通過他們自己難以理解的方法在他們之間。

“這次應該會好很多，”亨特對加魯斯說。

“雖然在你出現在木星之前花了二十年的時間讓你的飛船回來，但我不需要告訴你任何關於毅力的事情。”

“現在我們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我認為這會改變很多事情，”Garuth 回答道。“新系統會給整個

人口是一個共同的目標，也是團結他們的象徵。”他的臉扭曲成 Ganymean 特有的笑容，他看著 Danchekker。“但是沒有金字塔或寺廟，新月或螺旋，嗯，教授？”

“我認為人類已經受夠了那種東西，”  
丹切克同意了。

Garuth 指的是新的行星計算機系統，它將由 Jevlenese 自己在 Jevlen 上從頭開始構建，而 JEVEX 本來應該在那裡。與此同時，他們還要學會主動滿足自己的需求，因為他們當中越有進取心的人，已經表現出了驚人的做事傾向。隨著他們的成長，系統將與他們一起成長。這次不會是現成的禮物。Thuriens 自己堅持要這樣做。

“這應該能讓你們兩個忙一陣子，”亨特說著轉向希洛欣和凱申，他們兩人都將參與該項目。“但不要試圖提前計劃好一切。這就是事情最終變得僵化的原因。肯定會發生的一件事是你從未想過的。”

“沒有人計劃 Entoverse 或這個，”Shilohin 說。

“我們會讓它自己計劃，”Keshen 同意道。他咧嘴一笑。“而且我知道這次不要坐視任何一方。”

“注意你駕駛那艘船的位置，下次你拿起它時，”Hunt 告訴 Torres 和 Jassilane。“告訴你的電腦，盡量不要撞到任何城市。它確實會讓居民感到不安，警方對此持模糊看法。”

“我不記得他們當時正要給你頒發年度公民獎，”ZORAC 插話道，暫時從翻譯模式恢復到自己的聲音。

Del Cullen 熱情地與 Hunt 握手，並使勁地拍了拍他。  
肩膀 一支由地球人警察和安全顧問組成的特遣隊與昆濕奴一起從地球抵達，幫助加魯斯的耶夫林政府建立一些機制來保護政府理應維護的基本權利。Cullen 最初將與他們合作，以調整他們的思維以適應當地社會的需求，而不是相反。

“三個月，他們告訴我們，”他說。“所以在那之前，請替我們向美國問好。當我們到達那裡時，這將是 R 和 R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歸來以來最狂野的時刻。對吧，伙計們？

“是的，”科伯格和萊班斯基在他身後由衷地表示同意。  
Sandy Holmes 和 Duncan Watt 與 PAC 的小組站在一起，而不是那些應該離開的人。他們將至少停留三個月，將 PAC 的 UNSA 實驗室組織為永久性設施，並

啟動了該小組正式來到 Jevlen 開始的一些工作。亨特還懷疑他們有很多自己的R和R計劃，涉及很多Shiban夜生活。 Erwin Reutheneger 會感到自豪。

“向格雷格和公司的每一個人致意，”鄧肯告訴亨特。“告訴他，他在戈達德學院為那把椅子加熱太久了。是時候在球場上看到更多他的身影了。”

“也許我可以讓他搭乘昆濕奴號返回的航班，”亨特說。“如果我對 Gregg 有所了解的話，我們在這之後回來時就會省去很多狂熱和通宵的會議。”

一直在跟桑迪說些什麼的丹切克轉過身來  
當他聽到談話時，臉上露出好奇的表情。“是的，這多有可能……而且，呃，也許有機會說服蘇女士。”  
想和他一起去，你覺得呢？”

桑迪搬到了亨特身邊。“好吧，維克，格雷格確實警告過我，他派你去的探險都沒有像任何人想的那樣成功。他說這次他告訴你，你能帶回來的只有一個宇宙。

而你做到了！”

“他現在應該更清楚了，”亨特說。

“你覺得我以後有機會進入 Entoverse 嗎？”

“可能是。這取決於 Thuriens 想出了什麼以及他們決定如何處理它。我會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並不完全認為格雷格在誇大其詞，但我做夢也沒想到會發生那樣的事情。”

“注意你的夢想，”吉娜站在亨特旁邊說。“現在越來越難區分了。”

“在回來的路上你要小心 VISAR，”桑迪告訴她。

“記住上次的事情。”

“不只是我，我記得，”吉娜回答道。

“和你們一樣好，”亨特對他們倆說。“我每次都會為好奇而喝酒。請記住，客觀性是你創造的。”

其他登上圖里恩水面登陸艇的人此時已經沿著坡道消失了，只有穆雷和尼克西除外。默里決定是時候抓住機會，把家裡的事情理順了，而尼克西將有機會看到地球。但是，儘管他們無疑會保持聯繫，但他們以前的聯繫已經結束了。憑藉著獨特的心理和能力，妮希在戈達德與丹切克等人一起工作，之後前往圖里恩協助伊斯揚和他的科學家們進一步研究內宇宙。

Murray 和 Nixie 消失在斜坡上，經過最後一輪海浪  
道別後，亨特、丹切克和吉娜轉身跟在他們後面。不久之後，光滑的金色卵形體從傑夫倫表面升  
起，與二十英里長的圖里恩星艦停靠在軌道上。不到一個小時後，昆濕奴號加速離開了雅典娜星  
的行星系。

而 Entoverse 本身呢？

Thurien 的立場一直是它必須保持運行 一旦 Thurien 的觀點得到解釋，沒有其他人真正  
反對。

外面的人都知道，許多樹人可能想留在那裡，而且沒有人會反對他們這樣做的權利。

但是，對於許多希望離開的人來說，這是 Thuriens 大力捍衛的另一項原則呢？顯然，  
他們不能被允許接管更多的 Jevlenese 或任何其他可能在未來出於任何原因加入該系統的人。而  
且，正如 Danchekker 所指出的那樣，無論如何這都沒有問題，因為 Ent 的思維與人類神經系統之間  
顯然存在兼容性問題，他開始懷疑這是導致“附身”個體表現出的大多數異常行為的原因都是通過有  
記載的歷史。

但是，為什麼未來出現的任何 Ents 都應該僅限於不合適的人類宿主呢？Ganymean  
一直是出色的基因工程師。

Eesyan 曾建議，也許他們可以創造一種專門設計的有機體，這將成為希望轉移到 Exoverse 的  
Ents 的理想載體 實際上，VISAR 以其 Ent 代理人的形式即興創作，但工作方式相反大約。更奇怪  
的是，也許有一天，雙向的遊客和移民的定期交通會從這裡發展起來，並被認為與在澳大利亞或月球  
度假勝地之一度假一樣自然。

無論如何，Thuriens 已經開始了對此事的密集研究計劃，無論最終答案的確切形式如何，恩  
特似乎都有機會充分利用他們獨特的能力和天性，並採取他們在 Omniverse 中的位置，與 Terrans、  
Jevlenese 和 Ganymean 並列。

## 結語

“你好，尼克。還在星際飛船的酒吧里調酒？”

“說！你好呀！估計是謀生吧耶夫倫怎麼樣了？”

亨特瞬間抿緊了嘴。“無論如何，不一樣。”

“聽上去，那裡好像還有些激動呢。但也許你不會看到太多。你是科學家，對吧？”

“你記得。”

尼克點點頭示意牆邊桌子那邊的那群人，  
亨特來自哪裡。“會怎樣？和之前一樣？”

“請。”

“我帶他們過來。”

“謝謝。”

亨特轉過身去，離開了那個深夜仍然聚集在船上人族區域的雜物區酒吧周圍的少數人，然後穿過回去與其他人會合。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教師鮑勃在有關州官員和驚慌失措的父母的壓力下，被尷尬的理事會召回了他的羊群。

“見鬼，怎麼會有人知道他們會選擇這個時間來進行一場革命呢？”亨特坐下時，他對其他人說。

“孩子們擔心嗎？”吉娜問他。

“孩子們？不影響你的生活。他們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時光。當那艘 Ganymean 宇宙飛船穿過城市的屋頂時，他們認為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情。但是國內的媒體讓它聽起來像是一場銀河戰爭爆發了。我們收到了一些憤怒的父母的訴訟，他們認為他們的寶貝被太空怪物襲擊了。”

來自迪士尼世界的兩位營銷主管 Alan 和 Keith 也在現場  
在他們回來的路上。他們對耶夫倫可能性的初步調查揭示了一些潛力；但更令人興奮的是，革命性的 Jevlenese 方法擺脫了他們所了解的一切，這可能會改變國內的整個行業。

“你知道嗎，這真的是 Jevs 的全部問題，”Keith 告訴公司。“他們擁有的那台電腦可以在你的腦海中製造出完全虛幻的世界，如此令人信服以至於沒有人能分辨出其中的區別。但這一定是一種癮，無處不在，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地方如此混亂的原因。

這就是為什麼 Ganymean 不得不將其關閉的原因。”

“真的？” Danchekker 喝著果汁說道。

“是的，真的。但想像一下，如果他們能弄清楚如何從中清除錯誤，它會做什麼。”

艾爾接過話題，看著妮希。他們都戴著 Thurien 翻譯盤，所以 VISAR 可以為她翻譯。“假設你可以生活在一個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裡，只要你願意。你可以讓神奇的事情發生。去度假會怎樣？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是在談論您在屏幕上看到的東西，或者以某種方式偽造的東西。這是真的。”

妮希裝出一副迷糊的樣子。“我想我很難想像那樣的事情，”她回答道。“我想我得考慮一下。”

她瞥了穆雷一眼。他聳聳肩點點頭，表示這是一個最好的回答。

“你呢？你去地球幹什麼？”基思問她。他揮手示意亨特、丹切克和吉娜，他從他們在外出旅行時的談話中知道他們正在執行一項科學任務。“你現在和他們一起工作，對吧？”

“沒錯，”妮希說。“我要回去幫助 Thuriens 進行一些研究。”

阿爾看起來很感動。“說，這很有趣。你到底在傑夫倫做了什麼？”

妮希不解地看著穆雷。

“呃，小企業環境中的自由企業，”默里說。“我們兩個做過。Thuriens 對鼓勵 Jevlenese 私人主動性的方法很感興趣。”

“哦，你們是經濟學家，”艾爾說。

“是的……是的，”默里同意道。

尼克端著吧台裡的托盤出現，開始放下酒水，收拾空酒瓶。

“那麼，教授，對 Ganymean 科學的看法如何？”鮑勃問丹切克。“有沒有發現什麼有趣的事情？”

“是的，我想你可以這麼說，”Danchekker 回答道。

“我記得在出去的路上，你說過一種瘋狂的耶夫林動物，有點像蝙蝠，只是它可以傳授它學到的東西。那是什麼，‘ag’，‘ank’……什麼的？”

“Anquiloc，”吉娜補充道。

“那就對了。你還遇到過類似的事情嗎？”

“啊，是的，好吧，我們已經知道它代表了一整類生物，它們具有對獲得的知識進行基因編碼的能力。”

“好的，”鮑勃說，喝了一口酒，點點頭讓丹切克

繼續。

這就是 Danchekker 所需要的所有鼓勵。他換了個位置，讓艾爾和基思也聽他說話，讓自己坐得更舒服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遺傳機制 僅此而已。我一直堅持認為，後天特徵不可遺傳的流行格言是不幸的，因為它往往會使人們的思想封閉起來，無法考慮我們的實際運作方式。當然，我們世代積累的信息會傳遞給我們的後代。但大自然以兩種方式完成它：通過基因編碼，以及通過外部編碼學習。隨著我們沿著進化樹向上發展，唯一的區別在於兩者之間的相對比例。這就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涉及無機的、計算機衍生的智能，例如……”

一邊，亨特偷偷把椅子往後挪了挪，給了吉娜一個認命的樣子。她笑了笑，靠得更近一些，這樣他們就可以多聊幾句。“他玩得很開心，”她低聲說。“而且他們很感興趣。他贏得了它。此外，我有一種感覺，我們會再次聽到這一切。”

“但我已經有了，”亨特用緊張的耳語回答道。

“好吧，考慮一下你自己的計劃，”她說。“回來之後怎麼辦？有想法了嗎？

“哦，我相信 Gregg 不會花很長時間想出點什麼。”他看著她，將手肘擱在她的椅背上。“你呢？回西雅圖？”

“我不肯定。我有足夠多的事情要做，這是肯定的。”

“你從來沒有在你談論的書中走得太遠，”亨特評論道。“記住，你要查明誰才是 Jevlenese 的真正特工，並一次性弄清真相。”

“現在看起來很溫和。正如我們所說，每個人都在這樣做。看看所有這些我付出很多努力的其他事情。人們真的關心真實的故事是什麼嗎？”她喝了一口酒，想了一會兒。

“無論如何，我現在有一個更有趣的故事，沒有其他人在做：地球神話世界的來源，它實際上仍然是真實的，現在，今天。

所以也許我會在華盛頓度過更多的時間。畢竟，那是我所有消息來源的地方。你認為 Gregg 會讓我在這方面得到 UNSA 的幫助會有什麼感覺？”她撒嬌地看著他，表示她真正的問題更多是關於他對此的感受。

亨特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地看著她迷人的面部線條和烏黑的秀發。熟悉的公司和周圍的環境，彷彿是很久以前的事，勾起回憶；的重新覺醒

自從他們到達耶夫倫以來，事件的壓力就迫使他們退居幕後。現在他們已經離開了，這個星球及其環境在不知不覺中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影響也消失了。數週以來，他第一次感到放鬆，沒有任何事情需要立即引起注意或壓在他的腦海中，輕鬆時光的記憶和隨之而來的聯想像柔和的光芒一樣流了回來。

吉娜臉上頑皮的表情和那天晚上他們在華盛頓共進晚餐時看到的一樣。他突然覺得，她剛才也認出了同樣的東西，一直在等他追上來。

他舉起酒杯，從酒杯上方瞥見她的目光，然後咧嘴一笑。她神秘地回以微笑。

“習慣了嗎？”他問。“擁有兩組獨立的記憶，但知道它們同時發生的感覺？”

“有很多新事物需要習慣，”她冷冷地說。

“各種各樣的事情回來了，我好像還記得……”

“很有趣，不是嗎？”

“生活有時怎麼會被其他事件淹沒？”

“所有那些應該發生但不知何故沒有發生的事情。”亨特回頭看了看其他人一秒鐘，想知道最好的解脫方法是什麼而不是太明顯。就在他回頭看他還想說什麼的時候，吉娜喝了一口酒，突然臉色一變。

“哦，我想要伏特加和酸橙。這是杜松子酒。我想知道我是否能讓他改變它。”

“在這裡，讓我。我 - ”但在亨特可以做任何事情之前，她站起來，拿著酒杯消失在酒吧里。亨特看著她穿梭在深夜的人們之間，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記得她早些時候嚐過。當她滑到一張空凳子上時，他更加困惑了，他看到尼克低頭指著她的飲料問她什麼；她點點頭表示一切都很好。然後她舉起杯子，抿了一口。然後，幾秒鐘後，她的眼睛轉過頭來看著亨特。

慢，慢，慢，他告訴自己，又看了看其他人。

Danchekker 正在對繼承機制進行規勸，其他人全神貫注，只有 Nixie 除外，她會意地看著 Hunt，嘴角掛著微笑。她朝他眨了眨眼，點了點頭，用一種她會處理的方式向其他人示意。亨特站起身，漫步走到吧台與吉娜會合。

她等待著，好奇地看著他。沒有太多需要拼寫出來的東西。

“我不想讓你離開 VISAR .....我的意思是，看到你有這樣一個出去的路上很有趣，”他說，看著他的飲料並在玻璃杯中旋轉。

“哦，那隻是迪士尼世界的一個景點，”她說。“我想我已經足夠長時間了。”

亨特舉起杯子，一飲而盡。“我真的在你曾經提到的那種幻想中嗎？”他問。

“我告訴過你，你必須告訴我你的，我才能告訴你我的，”她回答。

他們疑惑地看著對方。她的眼睛在笑。他放下杯子，從她手中接過她的杯子。她站起來，他們開始朝門口走去。

“你知道，很遺憾桑迪不在船上，”亨特輕聲說。“那我們真的可以發現，不是嗎？”

吉娜開玩笑地拍了拍他的胳膊。“英國人都那麼浪漫嗎？”

“哦，不，”他向她保證。“一個人必須為此努力。”

兩人哈哈一笑，十指相扣，出了休息室，前往通往客艙套房的走廊。

那時，毘濕奴號已經越過雅典娜最外層行星的軌道，正在接近從圖里恩投射出來的空間入口。

轉移後，它將回到冥王星以外某處的正常空間，距離地球有二十小時的飛行時間。

#### 關於作者

JAMES P. HOGAN 1941 年出生於倫敦，在肯辛頓的 Cardinal Vaughan Grammar School 接受教育。他在範堡羅皇家飛機研究所學習通用工程，隨後專攻電子和數字系統。1977年年中，他從英國移居美國，成為一名高級銷售培訓顧問，專注於小型機在DEC科研中的應用。1979 年底，霍根選擇全職寫作，現居愛爾蘭。